二十五別史

大金國志
元朝秘史

齊魯書社

該書得自網絡，勿做商業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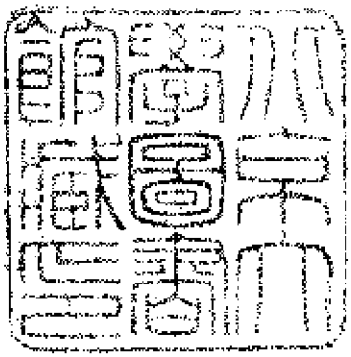
歡迎光臨文化人類學論壇

http://culturalanthropology.5d6d.com/bbs.php

二十五別史

大金國志

元朝秘史



齊魯書社

該書得自網絡，勿做商業用途

歡迎光臨文化人類學論壇

http://culturalanthropology.5d6d.com/bbs.php

大金國志

[金] 宇文懋昭 撰

李西寧 點校

該書得自網絡，勿做商業用途

歡迎光臨文化人類學論壇

http://culturalanthropology.5d6d.com/bbs.php

經進大金國志表

臣懋昭上言，竊惟紀外國之曆年，簡書具在；考累朝之文館，事迹難磨。(愛)〔爰〕輯遺聞，少(裨)〔裨〕淵覽。伏念臣偷生淮浦，竊禄金朝，少讀父書，因獲清流之選；日親文苑，粗知載記之詳。迹其所以興亡，是以可為鑒戒。其《金國志》，起自武元天輔至于義宗，九主百一十七年，裒集成編，卷分條別。本其初興之地，勢局一隅，肆此兼并之謀，志吞四海。釁淫日積，篡弑相仍，雖運數之使然，亦事機之適爾。獨世宗寬厚，遂得"小堯舜"之稱。然泰和荒昏，已階周幽厲之釁。日斜西崦，數到盡頭，皇天從而降災，聖明為之啟運。

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包文武，德運聖神，新天開地闢之規模，奮雷厲風飛之氣勢。奏蔡城之凱，人(無)〔覩〕漢官威儀；清關洛之塵，民快唐家日月。皇靈遠被，天意交歸，由江漢而出師，願見〔舊〕時天子；從淮西而入覲，永作皇家老臣。臣下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輯《大金國志》謹隨表上進以聞。

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昧死謹言。

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臣宇文懋昭上表

金國初興本末

金國本名朱里真，番語舌音訛為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之後，姓箏氏，於北地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

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揀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同江，深可二十丈餘，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者至百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臣於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為首領，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

又云：契丹乘唐衰興北方，吞諸番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為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口至東涐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極遠邊而野居者，謂之"黃頭女真。"

又，居束沫江之北，寧江州之東，地方千餘里，户十餘萬。〔無〕大(居)〔君〕長，亦無國名，止是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為酋長。小者千户，大者數千户，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

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其自此傳三人至楊割太師，以至阿骨打。以其國産金及有金水源，故稱大金。

金國九主年譜

太祖武元皇帝[1]以戊戌[2]稱帝，國號大金，建元天輔，至癸卯天輔六年[3]五月乙丑崩，在位六年。

太宗文烈皇帝[4]癸卯改元天會[5]即位，至甲寅天會十二年[6]。冬崩，在位一十二年。

熙宗孝成皇帝[7]。甲寅天會十二年冬即位，至戊午改元天眷，辛酉改元皇統，至己巳皇統九年[8]十二月丁巳，為從弟岐王亮所弒，在位一十六年。

海陵煬王。己巳改元天德[9]即位，癸酉改元貞元，丙子改元正隆，至辛巳正隆六年[10]十一月乙未，為諸將弒于揚州瓜洲鎮龜山寺，在位一十三年。

世宗聖明皇帝[11]辛巳改元大定，[12]十月丁未自立于會寧府至己酉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13]癸巳崩，在位二十九年。

章宗皇帝[14]〔己酉正月癸巳即位〕，庚戌改元明昌，[15]丙辰改元承安，辛酉改元泰和，〔至〕戊辰泰和八年[16]十一月丙辰崩，在位一十九年。

東海郡侯[17]己巳改元大安[18]即位，壬申改元重慶，癸酉改元至寧，[19]八月甲午，為紇石烈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弒

于其府，在位五年。

宣宗皇帝[21]癸酉九月丙午即位，改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22]丁丑改元興定，（癸未）〔壬午〕改元元光，至（甲申）〔癸未〕元光二年[23]十月崩，在位一十二年。

義宗皇帝[24]〔癸未〕元光二年冬即位，（乙酉）〔甲申〕改元正大，壬辰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25]癸巳歸德府絶糧，六月棄蔡州，八月，大兵與宋兵攻蔡，甲（申）〔午〕天興三年[26]正月己酉，禪位于後主總帥丞麟，即閉閣自縊，在位一十一年，金亡。

金主自宋徽宗（重）〔政〕和（戊戌）〔乙未〕稱帝，至理宗端平甲午，計九主，一百一十（七）〔年〕。

①元名阿骨打，改名旻，遼楊割太師子。 ②宋徽宗重和元年、遼海濱王天慶八年。 ③宋徽宗宣和五年、遼海濱王保大三年。 ④元名吴乞買，改名晟，太祖之弟。 ⑤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 ⑥宋高宗紹興四年。 ⑦元名昌剌馬，改名亶，太祖嫡孫，（定）〔宗〕浚之子。 ⑧宋紹興十九年。 ⑨元名孛烈，改名亮，太祖孫，遼王宗（翰）〔幹〕之〔子〕。宋紹興十九年。 ⑩宋紹興三十一年。 ⑪元名褒，改名雍，太祖孫，贊王宗輔之子。 ⑫宋紹興三十一年。 ⑬宋（光宗庚戌紹熙元年正月）〔淳熙十六年〕。 ⑭諱璟，世宗之孫，太子允恭子之。 ⑮宋〔光宗〕紹（興）〔熙〕元年。（正月甲午即位） ⑯宋寧宗嘉定元年。 ⑰諱允濟，世宗第七子。 ⑱宋嘉定二年。 ⑲宋嘉定六年。 ⑳諱珣，世宗之孫，顯宗允恭長子。 ㉑宋嘉定六年。 ㉒宋嘉定十（七）〔六〕年。 ㉓諱守緒，宣宗第三子。（甲申） ㉔宋理宗紹定（六）〔五〕年。 ㉕宋理宗端平元年。

大金國志目録

經進大金國志表 …… (1)
金國初興本末 …… (1)
金國世系之圖 …… (1)
金國九主年譜 …… (1)
第一卷　紀年一 …… (1)
太祖武元皇帝上 …… (1)
第二卷　紀年二 …… (9)
太祖武元皇帝下 …… (9)
第三卷　紀年三 …… (18)
太宗文烈皇帝一 …… (18)
第四卷　紀年四 …… (29)
太宗文烈皇帝二 …… (29)
第五卷　紀年五 …… (41)
太宗文烈皇帝三 …… (41)
第六卷　紀年六 …… (54)
太宗文烈皇帝四 …… (54)
第七卷　紀年七 …… (63)
太宗文烈皇帝五 …… (63)

第八卷　紀年八 …… (71)
太宗文烈皇帝六 …… (71)
第九卷　紀年九 …… (77)
熙宗孝成皇帝一 …… (77)
第十卷　紀年十 …… (84)
熙宗孝成皇帝二 …… (84)
第十一卷　紀年十一 …… (90)
熙宗孝成皇帝三 …… (90)
第十二卷　紀年十二 …… (98)
熙宗孝成皇帝四 …… (98)
第十三卷　紀年十三 …… (104)
海陵煬王上 …… (104)
第十四卷　紀年十四 …… (109)
海陵煬王中 …… (109)
第十五卷　紀年十五 …… (115)
海陵煬王下 …… (115)
第十六卷　紀年十六 …… (122)
世宗聖明皇帝上 …… (122)
第十七卷　紀年十七 …… (129)
世宗聖明皇帝中 …… (129)
第十八卷　紀年十八 …… (135)
世宗聖明皇帝下 …… (135)
第十九卷　紀年十九 …… (140)
章宗皇帝上 …… (140)
第二十卷　紀年二十 …… (148)

章宗皇帝中 …… (148)
第二十一卷 紀年二十一 …… (153)
章宗皇帝下 …… (153)
第二十二卷 紀年二十二 …… (159)
東海郡侯上 …… (159)
第二十三卷 紀年二十三 …… (165)
東海郡侯下 …… (165)
第二十四卷 紀年二十四 …… (171)
宣宗皇帝上 …… (171)
第二十五卷 紀年二十五 …… (182)
宣宗皇帝下 …… (182)
第二十六卷 紀年二十六 …… (190)
義宗皇帝 …… (190)
第二十七卷 …… (202)
開國功臣傳 …… (202)
粘罕 …… (202)
胥捨 …… (203)
斡離不 …… (204)
蒲路虎 …… (205)
兀朮 …… (205)
銀朮 …… (206)
兀室 …… (207)
婁室 …… (208)
撻懶 …… (209)
撒離喝 …… (210)
窩里嗢 …… (210)

烏陵思謀 …… (211)
韓常 …… (212)
第二十八卷 …… (213)
文學翰苑上 …… (213)
宇文虛中 …… (213)
蔡松年 …… (213)
蔡珪 …… (214)
高士談 …… (214)
馬定國 …… (214)
施宜生 …… (215)
郝俁 …… (215)
李晏 …… (215)
王寂 …… (216)
劉昂 …… (216)
楊雲翼 …… (216)
史肅 …… (217)
蕭貢 …… (217)
李遹 …… (218)
馮延登 …… (218)
梁持勝 …… (219)
馮璧 …… (219)
韓玉 …… (220)
第二十九卷 …… (221)
文學翰苑下 …… (221)
王若虛 …… (221)
麻九疇 …… (221)
高廷玉 …… (222)

張萬公 …… (222)
董師中 …… (223)
胥鼎 …… (223)
張行中 …… (223)
路仲顯 …… (224)
耶律履 …… (224)
王予可 …… (224)
李獻甫 …… (225)
党懷英 …… (226)
趙秉文 …… (226)
周昂 …… (227)
第三十卷 …… (228)
楚國張邦昌録 …… (228)
第三十一卷 …… (232)
齊國劉豫録 …… (232)
第三十二卷 …… (240)
立楚國張邦昌册文 …… (240)
立齊國劉豫册文 …… (241)
金國檢視大宋庫藏 …… (243)
金國取去大宋寶印 …… (243)
宗族隨二帝北遷 …… (244)
第三十三卷 …… (247)
天文 …… (247)
地理 …… (247)
燕京制度 …… (248)
汴京制度 …… (249)

陵廟制度 …… (251)
儀衛 …… (252)
第三十四卷 …… (254)
旗幟 …… (254)
車織 …… (254)
服色 …… (255)
千官品列 …… (256)
第三十五卷 …… (264)
雜色儀制 …… (264)
誥勅 …… (268)
除授 …… (268)
天會皇統科舉 …… (269)
天德科舉 …… (271)
第三十六卷 …… (272)
皂隸 …… (272)
浮圖 …… (272)
道教 …… (273)
科條 …… (273)
赦宥 …… (274)
屯田 …… (275)
田獵 …… (275)
兵制 …… (276)
第三十七卷 …… (277)
兩國往來誓書 …… (277)
第三十八卷 …… (281)

京府州軍 …… (281)
第三十九卷 …… (286)
初興風上 …… (286)
男女冠服 …… (287)
婚姻 …… (288)
飲食 …… (289)
第四十卷 …… (290)
許奉使行程録 …… (290)
附録 …… (301)
女真傳 …… (301)
校點後記 …… (310)

大金國志卷之一

紀　年　一

太祖武元皇帝上在位六年

太祖武元皇帝(初)〔番〕名阿骨打，後改名旻，楊割太師之長子也。其先龕福，五世至胡來，世為酋長，襲節度使。胡來生三子：長曰核里頗，次曰蒲剌束，季曰楊割。楊割生三子：長曰阿骨打，次曰吳乞買，又次曰思改，即粘罕父也。金人至楊割太師始雄諸部。

初，契丹國舅帳蕭解里聚衆為盜，潛奔女真，因命楊割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遂懷大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遼主延禧初立之年，楊割死，阿骨打立。阿骨打生于遼咸雍四年戊申。初在妊娠時，骨重異常兒。將生，(何)〔河〕水為沸，野獸盡嗥。及生，若有光照其室，部落咸異之。既長，臂垂過膝，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沈毅

窘言笑，而有大志。力力過絶于人。嘗至其部落，有意欲謀害之者，阿骨打覺之，奮劍殺數人而去，追者不敢當。既立，承楊割富庶之餘，兵强馬壯，加以遼主天祚掊剥是嗜，上下荒淫，其相李儼、蕭奉先輩庸瑣貪婪，阿骨打益有異志。

阿骨打之十三年，[1]是春，蘇濕孛室蒲古率其部落内附，共七千餘户。是年，始破遼國寧江州。先是，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遼人酷愛之，求之女真，女真苦之。又沿邊諸帥，邀求賂遺無虚日。遼主天祚如混同江釣魚，時疑阿骨打，欲殺之，蕭奉先諫止。阿骨打知其意，始謀叛。于是用粘罕、胡捨等為謀主，銀朮割、移烈、婁宿、闍母為將帥，侵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州。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天祚再以蕭嗣先帥奚、契丹五千人出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又獲甲馬四千。天祚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付兵十萬使討之。計人家户貫備一軍，富人有出一二百軍者。琳等非經濟才，統御無法，器甲聽從人便，往往以槍刀穬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于是分四路竝進，獨涞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壘。都統(幹)〔斡〕离朵者以為漢軍遁，即領契丹兵棄營而奔。漢兵尚三萬餘，推武朝彦為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悉為女真攻克。

阿骨打之十四年[2]夏五月，北方有光燭地，火星出，

殷殷(有)〔如〕雷聲。

六月，括寧江州一路金銀粟帛，盡數以往，民間有隱者斬。丁夫强壯集得萬餘人，勒歸軍前。

是年，生紅芍藥花，北方以為瑞。女真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絶無紅者。好事之家採其芽為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之。其味脆美，可以久留。金人珍其，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寘楪中，以為異品。

十一月，敗遼師于混同江。先是天祚征女真，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步卒三萬人，命蕭胡都姑、柴誼將之，南出寧江州，齎數月糧，期必滅女真。阿骨打以刀撏面，仰天大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將皆拜曰："事以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天祚遇，乘其未陣，三面擊之，天祚大敗，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

阿骨打之十五年[3]春正月，升昏捨為正都統，粘罕為左副都統，阿忽為右副都統。

是年，北方寒甚，裂膚墮指，多有死者。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人以羔皮帽為飾，至直十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剥落無色也。

是歲，女真克遼渤海軍。先是渤海人高永昌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之，至瀋州，女真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淳為都元帥，仍募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以

行。淳至乾州，武朝彥等謀殺淳，不克，復召淳還，遣蕭德恭、耶律余覩等屯田為備。既而女真破渤海軍，斬高永昌，其衆散為盜，所至擄掠，而遼不能制。

阿骨打之十六年，[4]次年之冬始稱帝。金天輔元年，[5]是春，宋遣其使馬政來約夾攻遼。先是宋建隆以來，女真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漢兒郭藥師者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宋遣馬政同藥師講買馬舊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骨打所居阿芝(州)〔川〕涞流河，問遣使之由。政對以"貴朝在建隆時講好已久，今聞貴朝攻破遼國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共行弔伐。"阿骨打與粘罕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六人，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真二人，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為贄。

是時，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金人適至，淳遇于徽州，未陣而潰，退保長泊魚務。于是金人大掠，經新、(城)〔成〕、懿、濠、衛五州皆降之。

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累官校書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是冬，阿骨打用楊朴策，始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為姓，以旻為名，國號大金。楊朴又勸國主遣人詣天祚求封册，天祚付(東)〔南〕北面大臣議，遂遣使備衮冕之服，册為東懷皇帝。國主召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大怒，欲斬其使，諸將為謝，乃解，尚人答百餘。尋遣還，邀令稱大金皇帝兄，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議遂格。

《契丹志》云，楊朴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册。八月，阿骨打遣人詣天祚求封册，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趙三、阿鶻産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此無患。差静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等備子衮冕、玉册、金印、車(駱)〔輅〕、法駕之屬，册立阿骨打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册為兄之文，阿骨打大怒，叱出來使，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為謝乃解，人笞百餘。次年三月，遣蕭習烈等回，云册文罵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皇帝兄。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則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十二月，七代祖龕福追謚景元皇帝，號始祖；六代祖名訛魯，追謚德皇帝；五代祖名洋海，追謚安皇帝；高祖名隨闊，追謚定昭皇帝，號獻祖；曾祖名實魯，追謚成襄皇帝，號昭祖；祖太師名胡來，追謚惠〔桓〕皇帝，號景祖；父太師名楊割，追謚孝平皇帝，號穆宗。妃后皆追加謚號。

天輔二年，[6]是年春北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城)〔地〕滅。

二月，遣李善慶通使于宋。善慶至宋國門，宋相蔡京、童貫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止用詔書。有開行至登州而死，會諜者言金已受東懷皇帝之封，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牒送善慶等歸。呼慶至軍前，國主及粘罕等責以中輟，且云登州不當行牒。留半年始遣之。臨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事，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

是年，知樞密院內相楊朴建議以為陛下肇登大寶，混一封疆，應天順人，奄宅天命，而六宮未備，殊失四方觀覩，欲乞備員，册命正后妃之位，國主從之。詔册蒲察氏為皇后，番漢羣臣稱慶。先是女真驟興之初，未具六宮之典，僅有賢妃、淑妃，自餘姬侍並稱娘子而已。平遼所得中原士女，艷裝麗色，盡掠而北。后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綃而已。

是年，攻破遼上京。

天輔三年[7]春正月，肇州之始興、隆州之利涉地震，陷死數千人。

知樞密院楊朴建言："惟我國家興自遐荒，朝儀、典章猶所未備，以中朝言之，威儀、侍衛尊無二上，諸親從、諸王部族尊貴者馳驅戎行，雖不可盡責，其自番漢羣臣以下宜致敬盡禮，所合定朝儀、建典章，上下尊卑粗有定序。"國主從之。

是月宋遣其使趙良嗣來。先是金使呼慶持國書來

宋，因遣良嗣來通好，猶以買馬為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雲舊地也。第面約不齎國書。

時金人出師二路攻遼之上京。是夏，良嗣等在青牛山追及國主，遂從至上京，觀其攻城，不旋踵而破。

良嗣之來使也，大概議夾攻遼，使金人取中京，宋朝取燕京，許之歲幣。初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國主亦許之，遂以手劄付良嗣，約以本國兵自平地、松林趍古〔古〕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則難依已許之約。仍遣使偕來，止作新羅人來朝見。其國書略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緣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貴朝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為定。具形敝幅，冀諒鄙悰。"

馬政回使于金，國書略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伐契丹，遊閑為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時春正月，趙良嗣來使，國主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轣)〔轆〕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十里。所攻城不旋踵而破。七月，回至女真所居，留飲數日，令契丹吳王妃歌舞飲讌。妃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復以他過囚于上京。女真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令作奴婢。"遂使人懼。時國中議論不決，以宋朝欲還山前、

山後地，意皆狐疑。且以山前、山後北朝得之而雄，若我滅契丹，彼自以幣帛奉我，粘罕云："宋朝四面皆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强大如此，亦未可輕之。當且為良圖，少留使人。"國主遂將宋使馬擴遠行射獵。每晨，國主坐一虎皮椅上，縱騎打圍。嘗曰："此吾國中最樂事也。"既還，令諸將具飲食，迎邀南使。夾攻之(謀)始〔謀〕如此。

①時宋徽宗政和四年、遼海濱王天慶四年也。 ②時宋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也。 ③時宋政和六年、遼天慶六年也。 ④時宋政和七年、遼天慶七年也。 ⑤時宋徽宗重和改元、遼天慶八年也。 ⑥時宋徽宗宣和改元、遼天慶九年也。 ⑦時宋宣和二年 遼天慶十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二

紀　年　二

太祖武元皇帝下

天輔四年[1]春二月，始于渤海遼陽等州〔置〕榷筦庫，歲課稍重，商人疑惑，金人但一切取辦于所在官場，他不恤也。

是春，日有眚，忽(青)〔眚〕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鈲金而湧沸狀。日旁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

四月，韓州千户皮兀室帥其衆謀入漠北以畔，伏誅。

五月，遣使烏曷魯等如宋，宋詔司業權邦彦、内侍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彦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左)〔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諭金使令歸。"邦彦驚曰："如此，則失其僅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侯童貫回議之。二使留宋國凡二月餘，方遣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復遣使。後曷魯等自海上歸至其國，國主得書，

意宋朝絶之。乃命其弟國相孛極烈吳乞買并粘罕、兀室等悉師度遼而西，用遼降人余覩為先鋒，以趨中京。

天輔五年，[2]春正月，知樞密院内相楊朴權知行營留守事。先是國主出征，骨捨留守。既而有中京之行，召骨捨共謀。蓋骨捨〔在〕諸將中最有智而黠猾者也。朴為人慷慨有大志，多智善謀。建國之初，諸事草創，朝儀 制度皆出其手。

二月，金兵攻破中京。中京，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已與宋朝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天祚震驚，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温與燕王耶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馬三千匹奔入夾山。淳守燕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奔夾山，李處温與其弟處能及子奭、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淳，乃率燕京數萬人勸進，淳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自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淳主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番部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金兵追至雲中，蕭查剌降。進追天祚，幾及，凡行帳、輜重、寶貨及其幼女盡俘獲之。

五月，國主用楊朴議，始合祭天地于南北郊及禘享太廟，頒賜番漢羣臣以下有差。宋師與遼人遇，戰失利。六月，退保雄州。

未幾，耶律淳死，蕭(斡)〔幹〕與大石林牙立其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

時宋童貫為宣徽使，蔡攸副之，同復燕雲。趙良嗣遺書開諭燕王淳，使納土。大略云："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

歸朝，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懽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恩數有加。苟執迷失機，恐有彭(龐)〔寵〕之禍。淳得書，斬其使，又令董寵兒遣人說易州上豪史成獻城，復執送燕京斬之。宋种師道、辛慶宗總東西路軍至白溝，意謂燕人有(簞)〔簞〕食之迎。初至蘭溝甸，為遼大石林牙所襲而敗。既而淳益師二萬人渡白溝挑宋師，宋師遇之，又北。燕王死于六月間，國人立蕭太后。

八月，國主追襲天祚于國崖，禽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國主遣偏師七千擊破之。于是乘勝，遂因秋成竝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九月，遣宇堇烏歇、高慶裔等使于宋。初，宋朝回書附其使還，不遣報使，國中疑宋有謀。兼又未嘗先報師期，輟進兵取中京，移軍泉泊，襲破天祚行帳。既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宋童貫舉兵。國主與羣臣議，恐爽約自我。或南朝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專遣使來。烏歇等奏："聞知貴朝遣童貫舉大兵，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館伴趙良嗣答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應夾攻之約。彼此不報不必較也。"宋徽宗待烏歇等甚厚，賜予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籞別館、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桀黠知書，雖外為恭順，稱藩頌德，而屑屑求故例不已。烏歇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略曰："所有漢地及夾攻竝如昔議。"慶裔曰："夾攻一段且莫是，候本國兵來否。"良嗣曰："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後也。"趙良嗣報使，馬擴副之。

冬十月，宋師再舉伐遼，高鳳、郭藥師以易、涿二州降。

時蕭后管"常勝軍"，郭藥師聞宋師忽自燕來進涿州，藥師以為陷己，召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于是萬口響應，囚監軍蕭餘(度)〔慶〕，遣使奉表來降。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

宋師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趍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駐盧溝河，攻燕京。蕭后密遣人招盧溝河四軍馳騎自南門入，殊死戰，宋師連戰敗績。

十一月，金國遣使于宋，議割燕山地。初，宋朝與金人約，但求石晉故地，初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不肯割。至是，趙良嗣、馬擴見國主于奉聖州，主令其弟國相蒲結與計事。蒲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遣兵失期為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六州謂(冀)〔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兩朝皆以信義為主，元約山後、山前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辨論數四，卒不從。于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來，仍留馬擴于軍前。未幾，趙良嗣送金使還，且求營、平、灤三州。

十二月，童貫密使其客王瓌禱國主，具言貫兵已壓燕境，乞如約夾攻。國主遣瓌先歸，遂分三道進兵：粘罕趍南暗口；撻懶駙馬趍北牛口；國主親趍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延慶獻捷于金，奉表稱藩請和，〔國主〕不許。自媯、檛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走。時馬擴

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騙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聞南軍到燕，我心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兵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夜燒營而遁，乃至此邪？似此喪師，有何誅賞？"擴答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果敗，雖(賞)〔貴〕亦誅。"國主云："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

是月初六，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守，夜率蕭幹等出奔。未行五十里，國兵遊騎已至城，遼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出丹鳳門，毬場內投拜，國主戎服坐萬歲殿，皆拜伏，待宰于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炮繩(席)〔蓆〕角〔都不曾解動〕，是無拒我意也。"竝放辜。纔撫定燕山，即遣馬擴歸獻捷。國兵之入燕也，大石林牙以蕭后歸遼主于夾山。天祚殺蕭后，蕭幹以奚渤海人入奚。

良嗣至軍前，時諸帥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使一廢寺中，以穹帳為館。是時國主營已立，閤門官吏皆服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遼人規式。每日入穹帳門，謂之上殿。

天輔六年[3]春，陞"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先是女真之初無城郭，止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至是改焉。置三省六部、尹貳曹屬，仍命左丞相陳王兀室撰女真字以行。大宴番、漢羣臣于乾元殿。大合樂擊鼓百戲為樂，至夕有沾(酒)〔醉〕匍匐于殿之側者。詔諸州積粟峙芻，備軍前支給，不許雜以糠土。

正月，遣李靖、寧术割、王度剌、撒(母盧)〔盧母〕使于宋。宋趙良嗣報使。先是趙良嗣至軍前，國主曰："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矣。"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讀至"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其熟計之。若不早見與，請速退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于是遣李靖、王度剌、撒(母盧)〔盧母〕與良嗣偕來。靖既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上亦時許，遂命良嗣與靖再使。良嗣偕靖抵燕京，見國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國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國主曰："燕祖(三)〔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本朝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為國主謀，嘗以詩獻之曰："君王莫信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索南朝不已。然國中自以分軍護送擄獲東歸，又山後告急，以天祚謀復故地，而張毅據平州，不能無懼。自南使過盧溝，悉斷橋梁，焚次舍，亦恐宋不從而自防也。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遞奏。其略云："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己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倘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使。國書略曰："本朝與貴朝通和，每曲從〔貴朝〕所欲以成交契。今代稅之物悉如來諭。"國主大喜，遂議雲中地。兀

室曰："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然其民却待遷去。"良嗣曰："若止空城，安用之？"兀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犒賞諸軍耳。"

三月，郊，合祭天地，依天輔年間例施行。車騎填咽，諸大臣骨捨之屬躑躅其前，仗衛不肅，無復中朝儀制矣。寧术割、王度剌、撒(母盧)〔盧母〕持誓書再同良嗣等至宋，求西京犒賞金帛。引對，徽宗許以二十萬。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及誓書議交割燕京日子。良嗣與寧术割皆言國主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蓋良嗣與寧术割共為欺罔，卒啟兵端。

夏四月，以燕京六州歸于宋。先是盧益與國使寧术割至燕山，金人止之，以候犒師金帛。已，乃得見。兀室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敬，屢却回，令至京師易之。益等論以南朝皇帝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猶不聽。凡改更三四，宋朝皆曲意從之。且言近有燕人趙溫訊、李處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可議交燕地。趙良嗣諭宣撫司，縛溫訊等與之。既至，粘罕釋其縛，以為用，遂遣楊朴以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于宋，且索米二十萬石。自是，童貫、蔡攸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凡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户，為金人席卷而東，宋朝捐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涿、易，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蓋海上初約燕人歸南朝，奚、契丹、渤海人皆屬金國也。

燕雲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

〔榆〕關。(榆)〔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也。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當時南宋之割地也，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地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為燕京，以控六郡，號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昔宋朝海上密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故斡离不後自平州入攻，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誤也。

國主以徽宗建中初元立，歷崇寧、大觀至政和凡十二載，疑遼主天祚知其意志，始謀叛。逮政和四年初，屠寧江州，再敗蕭嗣先于出河店。繼而張琳四路之師敗，又繼而天祚親征，敗。高永昌據渤海，而女真屠之。遼東(燕)〔怨〕軍畔燕王，而女真殪之。遼東、長春兩路以次克捷，而國主始稱帝矣。

當盧益奉使時，國主賜益等花宴。是日，國主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觴)〔觶〕謝漢兒。左企弓已下悉搢笏捧觴稱壽，一如契丹之儀。時國主自入燕以後，所擄中原士大夫之家姝姬、麗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歸其國，酣歌宴樂，惟知聲色之娛。至此，形神已病。中觴，令盧益便辭，全不及交燕事。

國主有子八人：一曰阿母；二曰室曷；即亶之父；三曰設梁虎，與室曷同母，乃正室所生；四曰斡离不，昔誤呼

“二太子”；五曰窩里嗢，昔誤呼“三太子”，宋紹興四年冬曾至江上者；六曰兀朮，昔誤呼“四太子”；七曰窩里混，昔誤呼“五太子”，今號“自在郎君”；八曰阿骨保，邢王是也，與兀朮同母。蓋國主稱兵之初，長子阿母在世，呼作“大太子”，而第二、第三子已亡，所以斡离不人誤呼為“二太子”，如兀朮亦誤呼為“四太子”也。國主立其弟吳乞買為之後，除諳版孛極烈，為都元帥。

是年五月，國主旻殂，上謚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建國登皇帝位，首末凡六年。

①時宋宣和三年、遼海濱王保大改元。　②時宋宣和四年、遼保大二年也。　③時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三

紀　年　三

太宗文烈皇帝一在位一十三年

太宗文烈皇帝初名吳乞買，又云吳乞馬，後改名晟，楊割太師第二子也。生時有白雉之祥。既長，方頤隆準，身長八尺，立髮垂地。為兒童時，不喜嬉戲，落落有大度。曾有道人以所佩劍授之，光彩殊常，曰："佩此可辟惡兵，除不祥。"受訖，道人不見，遂寶祕之。凡太祖用兵，時密謀祕計皆其所與。性特(果決)〔殘忍〕，抑服旁近部族，說以甘言，不服，則以兵加之。攻遼時，三數大戰皆親犯矢石為部衆先。金國自胡來以諳版孛極烈為儲副，太祖之時，以弟吳乞買為之。後太祖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死于軍中。時天輔六年五月。[1]

太祖有八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弟吳乞買。吳乞買立，就是年改元天會。賜文武官爵秩有差，親從兄弟各加一等。其諳版孛極烈又以弟斜也馬為之，務欲兄弟相傳，其

都帥之權歸儲副耳，不論年也。是時大功臣如粘罕、斡離不、兀朮、蒲路虎、兀室、撻懶之徒。國人謂之"郎君"，皆有大功。既滅遼，駸駸氣燄，虎視中原。自張覺平州之叛，南北〔之〕釁啟矣。

天會元年[2]夏，燕人張覺畔。覺仕遼，知契丹必亡，盡籍丁壯，潛練兵為備。國兵下燕，粘罕謂康公弼曰："我欲擒張覺何如？"公弼曰："是趨之畔也。"親見覺，諭金國之意。覺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公弼達其語于粘罕，粘罕信之，改平州為南京，加覺同平章事。至是，國主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患遣徙，私訴于覺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立)〔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興復，先責企弓罪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如金國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宋朝之援，何懼乎？"覺以其事問李石，石以為然。遂拘企弓，數其辜殺之，遂以平州附宋。

八月辛巳朔，日當食，陰雲蔽之不見。

是時，宋已得燕山之地。先是金人克燕京時，蕭幹[3]據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衆，幹循去，尋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皆藥師之功也。藥師在燕山，凡有請宋朝，無不從。

十一月，國兵破平州，得宋朝所賜覺詔。覺挺身走燕山，其弟懷宋詔書走，又為國兵所獲。自是歸曲宋朝，未

幾入侵。

張瑴遣其弟來通款宋朝，宋朝授瑴節度，世襲平州。令李安弼賫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授瑴。惟燕山路轉運趙良嗣力爭，以為不可，恐必招金人之兵，宋朝不從。瑴聞安弼至，率官吏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宋詔書，乃歸曲宋朝。累檄宣撫司取瑴，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函首送至。未幾，金太子窩里孛由平州入侵矣。

十二月，國使初往宋賀正旦。

天會二年[1]春正月，慶陽府環、涇州大水，漂居民三千餘家，詔于大定府置廣積倉。上京府之宜春有狗生角。

三月，國主之豹子河避暑。是月，遣使往宋乞糧。先是良嗣使金時，許金人(糗)〔借〕糧二十萬斛。至是詣宣撫司來索所許。譚稹曰："二十萬斛豈易致邪？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金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稹曰："口許豈足憑邪？"終不之與。由是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云。

五月，國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許(元)〔亢〕宗為賀登位使。(元)〔亢〕宗至涞流河。金國素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燕，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幢角觝之伎、鬥鷄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于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

其國初無城郭，四顧茫然，皆茅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

七月，國兵破應、蔚等州。

天會三年[5]先是遼主天祚竄入陰、夾山，國兵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其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攜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為國兵所敗。又畏中國不可仕，乃謀奔西夏。未至，國兵擒之，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逾年而卒，遼國遂亡。

十二月，斡离不、粘罕分道入侵南宋。東路之軍斡离不主之，建樞密院于燕山，以劉彦宗主院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于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國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于是斡离不之軍自燕山侵河北，粘罕之軍侵河東，克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

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連遣三使聘宋：初曰報謝通好也；次曰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曰賀天寧節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疲敝。其實窺覘道路，使之不疑。及三使北歸，宋禮部郎中陳楠為送伴使至境上，〔虜人〕已宣言大舉，公為掠奪無常儀，楠懼馳還。時粘罕已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畔奔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畔歸粘罕，由是劉彦宗、余覩、蕭慶力勸粘罕言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粘罕遂決意入侵，然尚未顯然渝盟。宋朝以故事命吏部員外郎傅察為接伴賀正旦使，行至境上，值斡离不入侵，遂執察等，責使投拜。自副使蔣璪以下皆維拜臣服，察獨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金人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

"(故)〔胡〕欲敗盟，以此為兵端，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金人怒執而殺之。

宋朝聞其南侵，詔童貫再行。貫又遣馬擴往使，且交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至境，嚴兵以待，止許吏卒二人從。乃趣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如見國主禮。首議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斁。不謂貫朝陰納張瑴，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紿，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瑴之請，上每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蔚、應州，飛狐、靈邱兩縣。"粘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乘)〔奚〕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粘罕所言告貫，貫驚。未幾，金使撒盧拇王介儒來，問曰進軍，直薄馬邑而營，撒盧拇至太原，貫曰："如此大事，何不預告我？"答曰："兵已興，何告為？"擴微言以撼之。撒盧拇曰："國相若以貴朝可憚，不長驅也。莫若勸童太師速割大河以北。"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其屬宇文虛中等赴闕禀議。至太原諭帥臣張孝純以赴闕之意。孝純愕然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搖，是將河東與敵，河北亦豈能保？"貫怒目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撫掌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臨軍乃畏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士乎？"貫翊日遂行，用九日止京師。

冬十一月，斡离不軍至燕山府鹽場。

十二月初，破檀、薊州。時郭藥師已屯東郊，蔡靖出金帛犒軍，行至三河，藥師〔之兵〕戈甲鮮明，步伍整肅，金人初見亦懼。斡离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藥師鏖戰三十餘里，金人已北，張令徽等先自遁，金人力追之。是役也，令徽與刺史呂貴陰約開門內應。初八日，靖見藥師，其議死守。晡時，藥師招靖等計事，會藥師家。藥師迎謂靖曰："令徽初無戰意，已遁矣。太學不得已，姑降如何？"靖曰："誓死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衆共抱持之，軍官方驅運使呂頤浩等出。藥師曰："不必，爾聚而鑊之，并其家。"斡离不至，藥師率衆降。金人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令悉降。"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十一日，斡离不遣蕭室奴、王丙、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諸軍勿恐，此坐南朝渝盟耳。"曰："太學南朝賢臣，將大用。"靖曰："靖一書生，身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何足用？"次日，斡离不遣人議相見之禮，靖曰："兩朝兄弟之國，望闕之拜，靖不敢辭。拜見太子，不可。"藥師曰："太學與部使者拜堂上，衆官拜堂下可也。"靖乃曰："太子能議和，靖一屈膝何所惜？"遂如藥師議。既退，斡离不使王丙來取和議之書，中山府連日奏至京師，宋朝失色。

金人初于漠北，為契丹苦虐幾二百年，一旦乘怠而起，重以遼主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久)〔日〕不親兵革，往往〔遇賊〕聞風而潰。武元稱兵之始，成敗未保，推心用人，苦樂同之。有得其勝計者，恣所剽掠，故貪婪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脅卒伍以應之。以至渤海酋長大撻不也、高永昌，契丹副都統耶律章奴、耶律余

覩亦率衆而歸之。于是金人之勢遂莫禦。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人入遼東、長春等路討賊，自累戰累敗，多為所虜，不得西歸鄉里。乃金人于天輔六年驅燕山上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驅，失業人皆歸怨于朝廷。及金人已立劉彦宗、時立愛為金國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墟、田園、親戚之故，愈勸金人南侵。兼契丹舊臣降金人者，如余覩、締里、稿里、特离不、王肉、鐸剌、乙信、特可、九哥、馬五、耶律晖、毛易魯、(王)〔王〕寶奴、(蕭)〔楊〕天吉、蕭庭珪之徒，已得用事，又〔二〕太子之妻金肇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粘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元妃，各因間可入，内外勸之南侵，陰報宋朝助兵攻遼之隙。(仍)〔乃〕四來番漢烏合之衆，蟻聚蠭起，燕雲陷北之人，皆欲西歸，故金人驅率其衆，假以平州張覺為名，渝盟入侵。時藥師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欲乘勢東歸，故金人南侵也，驅(力)〔久〕勝貪忿之徒，乘契丹報怨之勢，率陷北燕雲之人，燕山之失，其理必矣。粘罕自雲中遣女真萬户温敦郎君蒲魯虎、賽里，契丹都統馬五東侵居庸關，以應斡离不同取燕山。

遼主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州，又退保廣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既而西走雲中，至于夾山，以保四部族衙。武元及粘罕、兀室以契丹畔臣余覩為鄉導，自中京由平地松林徑趨雲中路以追之，後于山金司獲天祚，于是媯州、儒州、歸化、奉聖、弘州、雲中、寧州、德州、東勝、天德、雲内，皆為金人之有。後武元帝死，粘罕

專制軍事，遂據雲中，已違元議，不肯歸雲中地。至是，以斡离不來征燕山之境，粘罕遣兵攻居庸關以應之。慮居庸難取，遂分兵由紫荊口、金坡關攻易州，及出奇取鳳山，沿皇太妃嶺道以入昌平縣。既至昌平，則反顧居庸矣，于是居庸亦潰，金人遂入居庸。

初，藥師之備金人也，嚴于東北而弛于西何哉？蓋東北乃金人來路也。燕山之東，以韓城鎮為界，東北以符家口為界，韓城、符家口去燕山皆四百餘里。斡离不既侵東北，探騎、潰軍洛繹而來，燕山得預聞之，故藥師出"常勝軍"屯于燕山之東白河以待敵，西則居庸為絶邊，去燕山無百里之遠，但閉關而已，更無他備。不意粘罕間道取居庸，一夕攻城，故預無警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果能全勝，追敵而東，則西亦為粘罕乘虛矣，況戰復不利，何以禦之？

斡离不留蔡靖守燕，引兵向闕。以藥師為先驅，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宋詹度禦之？

藥師既畔，金使詣宋國具言擁兵來因，辭頗不順。徽宗引咎歸己，連下哀痛之詔，國人讀之，有流涕者。沈琯是時留守在營，聞斡离不初告靖議講和事，請將文字來。至慶源府，太史局占帝星復明，怪之，已而徽宗內禪，大驚欲回。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至信德府，不移時遂克，執守臣楊信功。斡离不登城，撫諭居民。

金人以斡离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罕守雲中，以圖入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斡离不越三鎮，直至堂轂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宋朝雖得朔、

武、蔚、應四州，而未嘗得雲中之地，故舊邊尚不失備。粘罕所以不敢輕至雁門石嶺之險，越太原之重地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竭舊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一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斡离不乘隙可入焉。然亦有說斡离不所以易中國之本其，在藥師不得無謀，何以見之？觀夫斡离不與粘罕始則分路以圖入攻河東、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闕之志。以粘罕之雄，尚且遠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地以為牽制，猶不敢輕舉，[11]況斡离不者，才居粘罕之下，豈敢直越太河以至宋闕邪？此蓋燕山之陷，藥師〔部〕族隸斡离不之軍，藥師欲自結知，必告以方今童貫在并州，以圖雲中，貫之所在，重兵係焉。粘罕既自雲中入侵，貫必與之相持。今京畿內虛，河朔無備，可因粘罕以為牽制也。斡离不信而行之，故是歲入侵中原，功居粘罕上，其為藥師之謀明矣。

粘罕進兵取朔、武、忻、代四州，進距石嶺關，遂圍太原。代州安撫史抗父子迎戰，死之。

初，宋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等軍，皆山後漢兒，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十餘萬，官為贍給。久之，倉廩不足，因飢而怒出不遜語。〔時〕官軍所請皆陳腐，亦怨。每詰漢軍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番人乎？吾誅汝矣！"漢兒聞之懼。至是，金人至朔、武之境，朔州守將係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決，漢兒開門，進至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時十二月初九日也。忻州守賀懼度孤不敵，開門張樂以

迓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得入城，遂即石嶺關。關(猶)〔尤〕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命冀景，景辭，孝純不許。復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其前。及至關，守忠果啟而獻之，景單騎奔還。

金人至太原。太原既受圍，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為備。義勇將劉嗣初領衆四千先屯平陽，有欲降心，會金人已屠太原，其餘黨謀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平陽于大金，于是偽為入城貿易者，既入，則殺守關者，啟關以納其軍，其徒大譟而入，取器甲，分隊而出，土民股栗，馳而呼曰："奸臣置漢兒內地，今果墮其計中。"其徒輩宿憤，縱兵屠城，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衷)〔裹〕金銀，掠婦女，然後投金。于是金人益熾，留數萬人屯守太原，而去半趨宋關。粘罕過城必攻，故比離不其行稍緩。

粘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7]，遂分兵由胡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覩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初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破矣，"既行，越家計寨直至代州，并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忻州石嶺關聞風皆降，于是金人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始有輕中國之心。

是年冬，宋徽宗(傳)〔禪〕位于皇太子，是為欽宗，改明年曰靖康，仍令李鄴來使，告內禪，且求和。

①宋宣和五年也。 ②天輔六年改元，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二年也。 ③名變離本者。 ④時宋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也。 ⑤時宋宣和七年，滅遼之歲也。 ⑥是時粘罕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兜答斯剌、昆都、野鵠神堂、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入侵麟府，以牽河東之勢。 ⑦代州絕邊控扼之所。

大金國志卷之四

紀　年　四

太宗文烈皇帝二

天會四年[1]春，翰离不克宋相、濬二州。先是，内侍梁方平領軍在河北岸，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斷橋纜，陷没凡數千人，金人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絶，步兵猶未渡也。

初，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州。癸酉，翰离不圍宋京師。先是，藥師嘗打毬于牟駝岡，知天駟監有馬二萬匹，芻豆山積，至是導翰离不使奄而取之。翰离不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宋李綱督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邱、衛州門，綱登城督戰，殺數千人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金人于順天門外，宋師稍振，

游騎不敢旁出。

宋遣鄭望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康王構質軍前。斡离不憚之，更請肅王樞代之，遣康王還。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李棁為使，而改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賜斡离不，斡离不盛兵南向坐，棁、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者，徒以主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犒犒(賚)〔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須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棁達宋朝。欽宗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在金營幾月，斡离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李綱力爭，以為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于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綱獨留三鎮，詔不遣。

遣王汭、素頗頗入使宋朝，會种師道等勤王兵至。

宋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略姚古，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种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

先是李鄴使于斡离不軍求和，斡离不以兵攻京師不克，乃遣王汭偕來。鄴盛談金強我弱，以濟和議：人如虎，

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太)〔泰〕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懼意，李邦彥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安社稷。惟李綱言擊之便，欽宗不從，乃用邦彥計。

二月，姚平仲夜劫營，金人覺而敗之。

宋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种氏，乃欲夜叩金營，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歸。平仲謀泄，金人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劫寨，為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金戰，于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兵馬為金人所殲，欽宗大驚，有詔不得進兵，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

圍宋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退師。

斡离不師退，抵中山、河間，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擊之而退。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之，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並不從。

三月，宋詔三鎮堅守，又以李綱為兩河宣撫，至太原，克平陽，始議棄守三鎮。粘罕克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會平陽府威勝軍相繼而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破，守臣張確死之。

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兵追斡离不之師。及于那、趙開，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啟欽宗，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速還。綱力爭于宋欽宗，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諭二王，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遥護之而已。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繞，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阨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

粘罕敗朔州守臣孫翊于太原城下，翊没于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于交城。

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雁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岢嵐〕、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于城下，粘罕憚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于金，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于是軍畔。翊方戰，為畔徒害之。

可求統〔麟〕府(州)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于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折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

蓋金人初攻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

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皆是坦(徒)〔途〕，更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府州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係臘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斡离不亦喪氣矣。由是歎跋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國兵克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于是武州為西夏所陷。

夏，斡离不自東京歸至燕山，宋師送之至境上而回。

國主始改都統府為元帥府，用國相劉彥宗之議也。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始以其弟諳版孛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弟骨盧你移賛孛極烈〔粘罕〕為左〔副元帥，子斡离不為〕右副元帥，弟撻懶為左監軍，兀室為右監軍，闍旦為左都監，耶律余覩為右都監。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彥宗議，始改為元帥府。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于是絶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

斡离不奪郭藥師"常勝軍"器甲、鞍馬，散歸遼東、遼西。

時京城未破，兩河未失，燕雲人心未安，戰爭勝負未保，而藥師反覆之徒，存之或為後患，故遽奪器甲、鞍馬而

散之，此金人之所以得志也。

粘罕、兀室、余覩自太原，斡离不、撻懶、闍母自燕山，會于山後避暑議事，及秋而還。

時三大帥避暑，而宋朝援兵四合，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女真萬户婁室敗种師中軍于榆次，師中死之。

金人圍太原，多于潞汾兩路以拒宋師，不謂師中由平定出土門，一旦去太原無一舍遠，敵衆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以為表裏，則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汾潞，由是汾潞之師亦可前進，太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以孤軍為憂，回趍榆次就糧，宜乎為敵人所襲，以至敗也。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秋，粘罕、兀室、余覩自草地歸至太原，斡离不、撻懶、闍母自草地歸至燕山。

九月，粘罕破太原。始粘罕攻太原，久不下，乃于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行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破，金帥盡殺勝(犍)〔捷〕軍，帥臣張孝純被禽，繼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宋下哀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

王稟係宣撫司統制。自竜買棄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居多。及至城破，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

間，士卒勸稟降，稟嘆曰："城破，士無鬬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逆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赴汾水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大罵，率諸將執兵同踐之，而暴于野。

宋遣使吴革至軍前。

革以閤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參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金人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威勝軍等處人馬，(受)〔授〕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彦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欽宗問割地事，革曰："金人有吞衛之誓，渝盟必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乃遣革陝西勾兵，委〔同〕諸帥臣講武備，仍置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斡离不破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死之。先是，斡离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置乖謬，翊率衆晝夜搏城上。金人初攻北壁，翊力拒之。至是，偽攻東城，還薄北城。黎明，鼓衆憑堞而上，城破，邈被禽，翊猶率衆巷戰，知不免，縊而死。

真定之破也，邈已抗節，故斡离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彦宗逼邈出仕，邈不從，復逼邈剃頭頂髮，邈亦不從，彦宗逼之，遂削髮為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以不仕。彦宗憾之，聞于粘罕，粘罕命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屈。邈之忠義，于斯著矣。

先是，宋真定帥劉翰守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土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朝廷以太原危急，恐東軼征河朔，命翰為宣

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險。翰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拙于應變，人心未附，金人卒至圍城，不旬日而破。

劉彥宗勸斡离不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授以勅命。

斡离不、粘罕以書遺使宋朝，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書，交元割三鎮。

書略曰："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復，回日輒受間諜之(謀)〔語〕，陰傳構結之文。今〔差〕楊天吉、王汭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暉)〔鄆〕王，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即行誠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

先是，斡离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降德，遣簽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止)〔上〕之。粘罕既聞斡离不獲金帛不貲，而己無所得，于是遣使求賂。時宋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既領肅王過河，吾益留其使，與之相當。"于是館其使，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伴使邢倞曰："金國有余覩者，領契丹精銳甚衆，武于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粘罕、斡离不。"倞遂以聞，宋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倫，納衣領中，仍賜倫等絹各千疋，白金千(金)〔兩〕。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奏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粘罕復提兵南下。

又，麟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子〕

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吴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粘罕遊兵所得，故金人以為辭。金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于欽宗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欲復立契丹之後？"欽宗曰："此乃奸人所為也。"金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欽宗乃卑辭，深明其非朝廷之罪，更命王時雍特館之。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總增歲幣，并祖宗内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金使頗頷其説，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

粘罕克汾、澤等州。

初，粘罕既克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壘十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並力攻，逾月又克之，知州張克戬死，士難者八人。乃東攻太原之(青)〔壽〕陽，(青)〔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而金衆萬人竟不能拔。欲據井陘，其始攻也，喪上千千。復與斡离不合兵攻平定，斡离不自真定西之平定軍，亦喪萬人，拔之。

粘罕、斡離不會議平定軍，再(往)〔征〕宋京城。

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斡离不未有語。粘罕怫然以手去貂帽擲之于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

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斡离不忻然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南征之計遂決。于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于東京，是歲百姓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

粘罕留銀朱守太原，斡离不留韶合、韓慶和守真定，各率其衆南征。斡离不侵慶源府，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拒扼。又宣撫范訥軍五萬守滑濟，斡离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

十一月，斡离不侵宋京師，屯劉家寺。

京師危急，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皆以有詔“毋得逼城，有妨和議”，皆粘罕、斡离不以和議之說，而誤攻守之計也。

粘罕克平陽府，又克西京及河陽府。

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宋宣撫副使折彦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提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金兵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瑛皆棄城去，粘罕乘勝克河陽及西京。

閏十一月，克鄭州，克懷州，守臣霍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譚)〔訚〕、張(肯)〔堪〕、(丁)〔于〕濬、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粘罕圍宋京師，屯青城。

金師已抵城，而國事危矣。惟何桌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此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貢金幣、議和為說。

丙辰，宋京師破。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破。時宋京城中不過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收，金師得之以為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三萬人，轉戰而前。勤王之師無一至者。貢糧之請，會盟之說，粘罕不過假"和"之一字以誤之，而攻城日急矣。

先是在平郭京者，都人盛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斡离不。何桌、孫傅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官〕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

是日，大啟宣化門出，去敵不百步，時天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宋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俄頃金兵分四路，鼓譟而進，前軍殲焉，後者悉墜河。城門急閉，京自叔夜云："須自(自牟)〔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國兵登城者纔數人，衆皆披靡，城遂破。王宗濋引殿班下城，急呼救駕，四壁兵大潰，國兵因而上城，京師里巷强梁，乘此作亂。

粘罕遣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城中子女、玉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

辛酉，宋欽宗往青城，二宿而返。

宋何桌、陳過庭，與粘罕、斡离不相見，粘罕應答琅

然，斡离不唯唯而已。初，何栗率都民欲巷戰，聞者争偕，由是斂兵不下，乃偽唱和議，人心稍安。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粘罕、斡离不令若水、何栗來議事。若水入見欽宗曰："粘罕止欲得兩河地，别無他事。"乃遣栗為請命使。粘罕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議期在割地而已。"栗拜回言："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朕當自往耳。"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宋之君臣往往惑于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鋌，縑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下，在京共七千匹，皆歸于我。

宋朝大括金銀，户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根括，而監察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副之。

①時宋欽宗靖康元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五

紀　年　五

太宗文烈皇帝三

天會五年,[1]宋親王二人來軍前賀正。粘罕遣使入朝賀正,頗不為禮。

庚子,欽宗復如青城,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妃嬪皆挈而北。

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二十九日,又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賫金國之書曰:"今已破汴,二主不可復(居)〔君〕,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號,但稱宋王。"

二月十一日,欽宗車駕出幸金營,百姓數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己求和,今幸金營,且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

輅之人也。至軍營，粘罕坐帝西廡，使左右以詔書示之，諭以別立賢君之意。

十八日，車駕入城。

三月初一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欽宗前曰："今日北國皇帝已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初三日，欽宗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王。"使人擁帝降自北道，至一室，以兵刃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旁門小道而去。自初四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王，纍纍至軍中，日夜不止。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擁二帝至堦下，宣詔曰："宜擇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津遣前來。"是日，以青袍易二帝衣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褫，若水惟有死而已。"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瓊誘殺之。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上皇曰："元帥今遣汝趍燕京朝皇帝，已(詔)〔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十八日，車駕北行。

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傳詔，令往雲中聽候旨揮。

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若水至軍前，罵聲不絕，粘罕擊之，面目為傷，若水氣悶仆地，良久乃甦。粘罕使人監視，日三飯之，若水絕不食。粘罕怒因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

至是，粘罕再召若水、若水歷數失信五事，肆罵不絕。粘罕大怒，即圍邸下敲殺之。若水將死，益罵愈切。軍中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履臨被害，略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憾。"人聞而悲之。

劉韐、徐揆死于金營。

劉韐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韐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予之所以死也。"乃以衣帶自經。徐揆本太學生，為書以獻粘罕，厲聲抗論，殺之。

粘罕責金銀不足，殺宋從人梅執禮等四人。

户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並坐根括金銀不足，乃敲殺之。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俁，各杖數百，唐老死。于是再括。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分詣懿親(藩)〔蕃〕衍宅遍括。

宋昱革謀起兵，范瓊誘殺之。

革初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迎二帝，事泄，為范瓊所害。革至死顏色不變，人為泣下。

粘罕又以國主之命逼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邦昌僭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稱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

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曰手書。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

春三月，斡离不退。

夏四月，粘罕退。

宋建炎元年，宗澤留守東京。

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宋太祖即位，迎周太后西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甲戌，降手書迎康王，其語略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循羣臣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上表勸進康王。其表略曰："使生靈惟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何益？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禮，且慰撫之。是年五月，康王即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建炎元年，張邦昌安置潭州，尋賜死。

夏，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斡离不由河北歸至燕山，約會于山後草地避暑議事。斡离不以病死。

斡离不知康王即位，張邦昌入覲，故會粘罕于草地，議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斡离不打毬冒熱，以水沃胸背，致傷寒而死，遂中輟。時六月二十一日也。

秋，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取陝西，夏人從之。

粘罕已嘗渝盟于夏國，而夏人又從之，何哉？蓋夏人

非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擄掠耳。

七月，宋王帝自雲中如燕山府。

起燕山、雲中、上京、東京、遼東、遼西、平州、長春八路，隸于諸萬户，入侵兩河，取諸州郡。惟左監軍撻懶親圍中山。

兩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故各據人馬，以圖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復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官〕盡為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官軍多棄城南走，兩河州郡外無救援，内復自亂，于是為金帥乘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磁、相、絳，久而後克。撻懶親圍中山，中山重鎮，守禦尤堅于他郡故也。

諳版孛極烈斜也馬都元帥以病死，除曷剌馬代之。曷剌馬乃亶小名也。是時，亶方童稚，國主擬為儲嗣，故有是除。

是年冬，除斡里嗢[2]為右副元帥，代韓离不，遂自本國至于燕山。粘罕約諸將分征河南，斡里嗢自燕山率衆由清、滄渡河，以征山東。

粘罕知張邦昌之廢，故約諸將分征河南。攻山東者斡里嗢，攻西京者粘罕。又除萬户婁室為陝西路先鋒都統，以萬户撒离曷孛堇副之，以攻陝西。宋賀師範以陝西兵與金人戰于八公原，死之。

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渡河陽，再破西京，及遣銀朱、拔束、茶曷馬等以攻漢上。

先是，去年冬，粘罕已破西京，以高世由守。其後翟進殺世由，據其城。粘罕至此再破。

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口磁，金師不得渡。粘罕乃以重兵屯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與進，陰遣銀朱領輕騎取九鼎渡河，還攻河陽南城，建雄之軍遂潰。粘罕得渡，首敗姚慶軍于偃師，慶死之。西京官吏棄城南走，殘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屯于大內。以代州降守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銀朱前攻潼上。粘罕不自行者，時以宗澤守東京，恐邀其後，故親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潼上之帥無後顧之憂也。

婁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攻長安。

時婁室屯河中蘇村，宋軍扼蒲津西岸，金師不得渡，遂濟從韓城上流一夕履冰而渡，直攻長安。于是長安之衆不戰而潰。

天會六年[3]春，粘罕屯西京，窩里嗢破青、濰二州而還。

婁室既破長安，繼攻鳳翔、秦鳳等路，後為張嚴所敗。粘罕聞之，將自西京提兵，西援婁室。行次陝府，會聞嚴已敗績，婁室北渡蒲津，故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汾〕、晉、絳以歸雲中。

婁室攻鳳翔，守臣劉清臣遁。熙河帥張深遣裨將劉惟輔禦之，惟輔舞槊刺殺其將號黑風大王者，婁室孤窮，退走。深更，檄張嚴以兵繼進，時粘罕知婁室為張嚴所襲，又聞韓世忠兵至，故棄西京，分兵親援婁室，且留兀室、余覩之衆以待世忠之至。既而嚴至鳳翔，戰五馬山

下，婁室伏兵于五里坡，嚴至，伏發，不利，嚴死之。金人謀趨涇州，又為曲端、吳玠所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婁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及同、華、陝以歸。于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還。

二月，破中山府。

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一）〔二〕年乃破。初，撻懶圍中山，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逾半年，金人不能下。至是，呼總管，欲盡使城中兵擊敵，以衆寡不敵辭，斬以狗。復呼部將沙振使往，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裹刃入府，害亨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金人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

（二）〔三〕月，宋翟興復西京。

（危）〔范〕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數百入洛陽，禽守臣世由斬之。

（三）〔是〕月，宋李彦仙復陝州，金人復渡河，先攻虢，後圍陝，彦仙極力禦之，金人敗于城下而去。復攻虢州，破之。

夏四月，銀朱與其弟拔東兵二十萬下宋鄧州，帥臣（危）〔范〕致虛走，劉汲死之。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為金有。需民間金帛，根括無遺。及刷汝、金、房，凡四州之民以歸。

兀室、余覩敗翟進于西京，復下其城。後又敗進于文家寺，繼敗韓世忠于永安後澗而去。

宋建炎元年冬，粘罕再攻西京，官吏棄城南走，統兵

官翟進率軍〔民〕上山保險。至是春，粘罕盡焚其廬舍，刷居民北去，故進始得其城。然兀室、余覩之衆尚屯河南白馬寺、白馬坡、河清、長泉等處，雖去〔西京〕不遠，而金國視為棄物，不復顧之。無何，進于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攻其營，金以間探預知，反為所襲。進敗出城，據文家寨，復為金乘勢追擊世忠，又敗世忠于永安後澗。時當盛夏，北騎非利之時，又以連敗宋師(可)〔少〕得休息，且知粘罕北歸，故復棄西京，相率而回雲中。因留萬户茶曷馬以戍河陽。

五月，宋遣使宇文虛中來，楊可(嗣)〔輔〕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賕為通問使副，祈請二帝，堅不許之。

虛中時安置韶州，應詔願使絶域，遂詔赴行在，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楊可(嗣)〔輔〕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賕為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獨留金國。

冬，窩里嗢、撻懶之衆敗馬擴于北京清平，因之以攻河南。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澶、濮。圍濮州，為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夜鏖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而走。至城破，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盡屠其城。

破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

破德州，都監趙叔(醇)〔皎〕死之。

破濟南府，守臣趙德降之。

破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率衆迎降。金人

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問："汝降者誰？"永熟視之曰："不降者我。"粘罕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人)〔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粘罕怒，并其家害之。

破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而遁。

破冀州，權州事單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守備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擊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以)〔有〕數十人，皆以濕毯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破延安府，守臣鄧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破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諜知曲端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鄜延。庶在(昉)〔坊〕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初，庶用端為都統制，庶御下嚴，多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銜其語。及是，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鄜州之淳化，庶屢趨其進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金人遂乘虛破延安府。

八月，宋二帝自(中)〔上〕京如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徙，依撻辣以居，撻辣亦厚待之。

粘罕既破澶、濮，會窩里嗢之衆同攻北京，繼攻兗、鄆。十二月，破襲慶府，有欲伐孔子墓者，誅之。

時漢兒將敞孔子墓，粘罕問曰："孔子何人？"通事高慶裔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伐？"盡殺之。故闕里得全。

天會七年[1]春，破徐州，守臣王復死之。

粘罕破徐州，守臣王復肆罵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之，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趍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

破淮陽、泗、楚等州。

破淮陽，執守臣李寬。

破泗州，守將吕元、閻瑾已焚淮橋(道)〔遁〕。金人由招信(路)〔縣〕將渡淮，縣尉孫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沈其數舟。會大霧晦日，金不測其多寡，相持逾半日，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兵。暉日戰日却，及城破(寇)〔竟〕死于敵樓。

破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瞿重、成喜將萬人俱遁。

破泰州，守臣曾(明)〔班〕降。

破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判官齊志行降。

攻滄州，守臣劉錫遁。

粘罕自東平、襲慶、徐、泗，以攻揚州。

自去年秋，窩里嗢既破兀馬由寨，探知馬擴軍來，使人馳會粘罕，共備之。故粘罕留兀室、余覩守雲中，率衆南征也。粘罕初下太行，由懷、衛將東應窩里嗢，聞擴已敗于清平，窩里嗢從而入侵，由是粘罕亦渡黎陽，以攻澶、

濮。澶、濮既下，時杜充守東京，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東會斡里嗢，同下北京，繼攻兗、鄆。故至是，由徐、泗以攻揚州。

破揚州。

二月，宋高宗如杭州。

高宗時在揚州，得天長報，聞金人已至，乃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斡里嗢、撻懶、閻母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而存。

時山東之民正當兵火之際，復有河決之患，高宗既渡大江，青、鄆兩鎮又先破没，州郡互不相救。至是歲復大荒，人民相食，嘯聚蠭起，巨盜王江、宮儀每車載乾屍以充糧，為金國所乘，而盡破之。

破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

夏，斡里嗢、撻懶、閻母屯濱州。

四月，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平，元帥府差宋畔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路諸州郡。先是豫元為宋濟南守，其后畔宋歸金，金仍用之，至此然後除知東平也。

六月，破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尋破單州。尋破南京，執守臣〔凌〕唐(國)佐而用之。破沂州。

秋，粘罕自東平歸至雲中，斡里嗢、閻母自濱州北歸燕山，留撻懶于山東，後撻懶移屯濰州。

試舉人于蔚州，遼人應詞賦，兩河人應經義。忻州進士係九鼎為魁。

九月，(破永興軍)婁室破長安，帥臣郭〔琰〕遁。

粘罕禁隱藏被虜亡人，犯者罪死。

國主行下樞密院，分河間府為河北東路，真定府為河北西路，平陽府為河東南路，太原府為河東北路。去宋朝新改諸州郡名，復舊州縣名。

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

時金國所命官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于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斬之。後韓常守慶源，耿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民無辜〔被害〕不可勝紀。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坐困于家，莫敢出焉。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并樞密院于雲中。除雲中韓企先為相，同時立愛主之。粘罕以彥宗之故，命其子(答)〔笞〕魯書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兼西京留守。

冬十月，圍蔡州，宋守臣(陳)〔程〕昌寓敗之。兀朮請于粘罕及窩里嗢，乞提兵侵淮，從之。以女真萬户聶耳、銀朱、拔(秉)〔束〕，渤海萬户大撻不也，漢軍萬户王伯龍，大起燕雲、河朔民兵附之。

冬，兀朮率衆渡江，分路入攻。攻萊州，張成以城降。攻密州，李逵、吳順以城降。遂分兩道：一自滁和攻江東，一自蘄黃攻江西。

破滁州。破壽春府，官吏以城降。破廬州，帥臣李會降。以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破和州，守臣李(綖)〔儔〕降。破無為軍，守臣李知幾遁，遣民固守山寨。破黃

州。破臨江軍，守臣吴將之遁。破吉州，守臣楊淵遁。破撫州，守臣王仲山降。破袁州，守臣王仲(嶷)〔疑〕降。諱屠洪州，分寧令聚衆拒守，金人引去。又攻采石渡，下建康府，杜充、李棁畔降。又攻建昌軍，為宋蔡延世所敗。

兀朮之取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泛海，自為金師所乘耳。南朝若其主親征，豈至縱師如入無人之境乎？

十二月，破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自越州，領兵來，我師大敗。餘杭守臣退保山寨。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

破越州，帥臣李鄴降。

①時宋靖康二年、高宗中興，改建炎元年也。　②武元弟五子也。
③時宋建炎二年也。　④時宋建炎三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六

紀 年 六

太宗文烈皇帝四

天會八年[1]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里嗢居燕山。撻懶屯濰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朮，因圍楚州。左都監閻日以病死。破明州。

兀朮再至明州，張俊率衆拒之高橋，戰數合，慮其益兵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朮遂破明州，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裕〕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二)〔正〕月，婁室攻陝州，李彦仙守禦其備，婁室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彦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西，而全陝没矣。彦仙守陝再逾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破潭州，守臣向士壎遁，王(暐)〔琿〕、劉玠、趙聿之死之。

時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譁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守臣唐慤遁。破(澧)〔澧〕州，守臣王淑遁。撒离曷及黑峰等攻邠州，宋張(俊)〔浚〕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彭原店〕，撒离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郎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為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

時東京雖城守而勢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聶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金所害。

兀朮破秀州，守臣趙士罃死之。

兀朮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為陳思恭舟師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兀朮。

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朮不得濟，遣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世忠遣兵屯焦山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王白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墮，復跳馳而脫。詰二人，即兀朮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其衆。又獲兀朮之壻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兀朮懼不得濟，復遣使致

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懶在濰州，乃遣字革太乙趙淮以為援。

兀朮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或教于盧場地開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尾擊，敗之，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蒲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大)〔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動，以火箭射海舟蒲篷，世忠軍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兀朮輜重自瓜步日〔軸〕轤相啣，至六合不絕，為宋岳飛所敗。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為趙立所敗。未幾，破揚州、承州，趙立中砲死。又破楚州，會聞宋師出陝右，託言應之，因而西去。

兀朮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撻懶時在濰州，遣人誚兀朮南征無功，可(至)〔止〕于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征江南。兀朮皇恐，推避不肯從之。方踟躕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人出陝右，兀朮因而應之，于是留撻不也、聒耳、王伯龍軍于淮東，以待撻懶，約拔東等西去。

雲中留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兩河州郡既下之後，而官制不易，風俗不改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可

首建此議，無以恩歸它人。”粘罕從之，于是令右監軍兀室馳請于朝，國主從之。

金師自破山東，撻懶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撻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心腹也，恐為撻懶所先，遽建此議，務欲功歸粘罕，而又使豫知恩出于己，望其後報也。或謂本鄧州畔臣張剛中獻策于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其說為己策，獻于粘罕，非也。金師取山東，止以邦邑為名，不易官制，不易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撻懶豈敢擅許（乎大都）〔于人耶〕？劉豫揣意，求于金，慶裔懷私，屬于豫，其所由來漸矣。

粘罕遣高慶裔訪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州郡迎合其意，共推劉豫。

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吏民于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諭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故豫得僭位，酬慶裔，賄賂不可勝計。麟、猊輩後于慶裔，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

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于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佯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後粘罕又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可就位，我當遣孝

純輔爾。”豫于是諾，後孝純由此得還宋。

遷東漢軍萬户韓常，與太行義上原明戰于真定西山胭脂嶺，為原明所敗，千户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授静江軍節度使，知慈州。

金國以萬户比都總管之職，千户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若解軍職，出官對格換授，此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換授，憑武元差扎押字則為御書。慶餘隨常父慶和降阿羌，為千户，故換授静江軍之節度，繼以守土之任。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户、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差也，在軍則權為千户、百人長，散則還為庶人。或就軍中受代，則復為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民兵充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

蔚州百姓劉里龍造妖起兵，既而獲之。國兵因破劉里龍，害及數縣。河北簽軍首領聶淵再破東京。

時山東、河朔已為金師所取，京西、京南盜賊大起，四方路阻，米斛二百千，人民相食，聶淵乘而破之。

夏，兀室見國主，回至雲中，與粘罕、余覩同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窩里嗢之望國崖避暑。望國崖在蔚州望雲縣北也。

秋，粘罕、兀室、余覩自白水泊歸至雲中，窩里嗢自望國崖歸至燕山，撻懶自濰州親攻江東。七月，宋師復郢昌府，又復鄜州。宋二帝自韓州如五國城。

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八月，宋師復永興軍。

宋吴玠復永興軍，金人大懼，遂調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張浚亦劄諸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于耀州大戰。

九月，國主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尹高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為册禮使副，于九月九日立劉豫于大名府，國號大齊。

北京既破，南軍聞豫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至是，誅為首者數十人于華縣，豫由此不居北京，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為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為左右丞，弟益為北京留守，子麟(為)〔知〕濟南府。時大金又以兀朮南征所降李鄴、李儔、鄭億年臣豫。豫降南京為歸德府，改東京為汴京，升東平府為東京，去淮寧、潁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

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强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置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二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

豫之僭立也，止用天會之號。是冬，奉國主之命，改元阜昌。

馮長寧以淮寧府降豫，請行"什一法"，除户部郎中，權侍郎。後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為兵，每畝田科錢五百。又建"歸受館"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逼令下拜，孝純

曰："木帥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大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今至此，惟有死耳，何相窘拜邪？"竟不拜，粘罕不能强之。因囚歸雲中。此與哥舒翰之敗，屈節于祿山遠矣。

孝純之得還也，蓋亦有由。是年五月六日，粘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于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于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非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故，蓋是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是，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生間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斑衣"之句，則衆不知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某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遠逆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全汶上，豫已僭位，遽拜偽相。當是之時，孝純昵于溷黨，懼于還北，因而遂喪晚節，惜也。

十一月，歸秦檜于宋，用粘罕計也。檜之入北，從二帝之上京，逮二帝東徙韓州，檜依撻辣，為其任用。撻辣南征，以檜為參謀，以催錢糧為名，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軍之監己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檜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宋卿、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對，檜言：

"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九月，婁室敗劉錫軍于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率兵淮上，宋張浚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我)〔其〕虛，乃檄召熙河經略劉錫、係渥、劉錡等會，兵甚衆，皆言(我)〔敵〕鋒方銳，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婁室曰："彼給我也。"擁兵驟至，與柴窩上，結陣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未分。鐵騎出其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遂乘勝而前。

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伐)〔范〕致虛戰于陝府，曲端戰于邠州(白店原)〔彭原店〕，劉錫戰于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兩川，于是州郡盡為金所破。

冬，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誅之，久而命知相州。

嘗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竭起聚于西山，保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為竭敗去，及多邀金兵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竭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竭，命釘之于車，刺刃于股，將欲支解之。竭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竭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竭罵曰："爺是(宋)〔漢〕人，(能)〔寧〕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橛，更不移改。"竟為所害。噫，充聞竭之風，豈不愧與！

粘罕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户並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于回鶻諸國以易馬，及有賣于萌骨子、迪烈子、室韋、高

麗之域者。蓋既立劉豫，以舊河為界，恐在北者逃歸故耳。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罕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粘罕患貧民之多，恐致生事，遂以散米賑濟為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之。

①時宋建炎四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七

紀　年　七

太宗文烈皇帝五

天會九年[1]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里嗢居燕山，撻懶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盡，殺人為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綰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師直犯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可，覘金兵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阻隔，不得前，乃捨舟而陸，大呼而攻之。金師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獲其壻益辇，撻懶率餘兵奔还楚州，遂退师。蓋金本无全胜之理，但南军多自望风而溃，如陈思恭胜兀朮于姑苏，張榮勝撻懶于泰州。此(方)〔乃〕全勝之時，夫何難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覩，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顶林牙于漠北曷董

城。既行，拘余覩妻子于女真城。

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覩北行，以覩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北付以女真、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覩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覩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猪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勝計，車牛亦無一二得還。

夏，撻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于宿遷縣樂馬湖。

撻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于宿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災，死亡殆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棄擲道路。時漸為張敵萬所敗，銳氣汩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時蠭起，東北大恐。撻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留太乙字堇屯劉伶莊，訛里也屯淮陽而去。

完顏没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為兩道南征，一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吴玠、吴璘歃血誓衆，為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敗，由他道遁去。没立方攻箭筈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二軍卒不得合。

渤海萬户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渙酋酒于舟中，渙因語及劉豫即位，撻不也撫掌嘆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被堅執銳，從軍争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閒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勢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某也？"

大金用兵，惟以和議佐攻戰，以僭逆誘叛黨，如許撻不也開國遼東，而役于軍旅；高永昌誓為鄰壤，而殺于海島；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酖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劫竊均于一死，故竊盜息而劫盜盛。

高慶裔請于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三〕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

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于粘罕，罕盡殺之于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

初，婁室死，兀朮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吴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于寶鷄縣，渡渭攻原，與吴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于是，兀朮始自河東還燕山。

兀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回攻陝右以侵劍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陳思恭戰于姑蘇，韓世忠戰于大江，劉錫戰于富平，吴玠戰于劍外，

凡四戰，(皆敗雖)〔惟〕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歸。至于兀朮，尚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朮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僅〕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兀朮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离曷為陝西路經略使，屯軍于鳳翔。

黑鋒既死，兀朮且回，故粘罕除撒离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逾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于陝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吴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强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帥未能去也。

天會十年[2]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里嗢、兀朮居燕山，撻懶居祁州。除兀朮為元帥府左都監。

粘罕論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大金兵共破西京翟興山寨，興没于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併父老史平、僧録德真、道録士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道久為興所斷，豫深惡之，[3]故力請于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于是發女真萬户茶易馬渡河陽，張聲勢，揚言將欲攻興，興盡發〔兵〕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興營，興兵既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復能振。時三月也。至四月，豫乘勢遷居東(居)〔京〕。是日，大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

(解)〔赦〕之。

夏，粘罕試舉人于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

是舉也，粘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止試詞賦，不試經義。礪係被擄，以知制誥韓昉燕人也，用昉鄉貫，故誤取之。初開試日，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免試，争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指揮，令澤者報："爾無力老奴，何來應試？爾等若有文章，何不及第少年？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取贓以為身後計，行樂以少酬晚景，安有補于國？又聞爾等之來，往往非為己計，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我所取老者、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未著白，復欲遂爾等，亦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等終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于是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之餘，中原人一例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略云："草地就試，舉場不公，(北)〔比〕榜既出于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矣。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故有是行。諸將會于燕山，將欲迎上于中京。兀室獵居庸關，遇馳遞者，得余覩反狀。

余覩之降大金，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覩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覩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兀室為西監軍，自

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憩于山上，遥見二騎馳遞交，相遇于道，立馬交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余覩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檎里統軍司。④兀室曰："爾適相遇者何人？"曰："此乃檎里統軍使之余覩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叙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叙。"又曰："叙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叙。"馳者詞窮面顫，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覩、檎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為余覩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覩、檎里反叛，于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覩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族誅契丹統軍檎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覩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

河東八館五百户、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諸契丹相温酋首率衆蠭起，亡入夏國，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覩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親兵三千人"。遂不納。投韃靼，韃靼先受兀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密以兵圍之。韃靼善射，余覩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殘黨，仍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覩，及至雲中，余覩已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事〕兄者，將有待于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于不測矣。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其能成功也。蔚州守蕭特毛可殺粘罕使者，既叛而獲之。平州守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既而獲免，皆困女真之域。粘罕謂"財可聚衆"，以藥師家富，盡奪之。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寵遇，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狃功怙寵，放縱士卒，居處服用率僭逾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9]以預余覩之叛，族誅。主以余覩逆謀，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既獲余覩，降赦。主欲自中京面之燕雲，以余覩之亂，復還闕。

宋叛臣杜充知相州，以其係自江南逃相，充不聞官而擅納之，為節度副使胡景山告于粘罕，誣充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詣相州，以鐵鏁鎖充，付元帥府獄(鞾)〔鞫〕之。

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幾視同僚，人多憾之，故為景山乘余覩之亂發之。充之付獄，鞭箠炮烙，備履重刑，凡幾年而後脱。初，粘罕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顧諸將笑之，無恥之言一至于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

內樞密院國相楊朴以病死。

①時宋高宗紹興元年也。 ②時宋紹興二年也。 ③時陝西五路，盡為大金所破，悉屬劉豫。豫居東平，以徂興亞西京，東西路阻。豫每遣人之陝西，則假道于金，由懷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 ④橋里亦契丹。 ⑤乃宣和間歸朝官，賜姓名趙敏修者。

大金國志卷之八

紀　年　八

太宗文烈皇帝六

天會十一年[1]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為宋翟琮所敗。琮即翟興子，時為河南鎮撫。憤大金發掘陵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潼關，遂入西京。邦雄醉方卧，俘其族以去。

大軍下金州，又下興元府。

先是，撒离曷等十萬自鳳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趍金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彦倉卒迎敵，敗走，遂入金州。未幾，又趍興元，撒离曷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關，遂下興元府，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所掠，食且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興元。

未幾，宋王彦復金州，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

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焚，將有退意。一夕，縱所擄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彦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後顧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困糧，且野無所取，殺馬而食之，由虢州回。

劉豫陷鄧、隨等州，李成本羣盜，降。偽齊既得鄧州，知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于是宋鄧、唐、信陽軍相繼陷沒。

慈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千人，盡殺于平陽府獄。

秋，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地。

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齊國之俘及西北土民之在南者，且欲盡江以益劉豫。是冬，金兵下和尚原，兀朮屯鳳翔，以謀攻西蜀。

天會十二年㊁春，宋遣章誼來軍前，充奉表通問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于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

通鑒》、木綿虔布、龍鳳茶等物遺之。逮秋，章誼還宋，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

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戰于殺金平，為玠所敗。先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撒离易、劉夔率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攻仙人關。既至，金軍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為兀朮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斬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户韓常為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遁。玠設伏河(地)〔池〕，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撒离曷已下，盡室而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兀朮于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為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于兀朮。常為遼東漢軍萬户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東漢兒。兀朮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朮征蜀回，至燕山，由塞國崖約窩里嗢入見國主。

劉豫得隨、郢、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皐裹三日糧往，糧未盡〔而〕城拔，飛進復郢州。李成聞郢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其城。

秋，宋遣其使魏良臣來，為奉表通問使。時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

劉豫遣人請于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以為難，窩里嗢以為可，于是窩里嗢、撻懶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于斯定矣。蓋主崩時，以窩里嗢輩提兵在外，粘罕莫得而專，故豈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得其位，則駕馭豪、服諸番，其憂大矣。

粘罕自來止居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遽自白水泊入覲，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為異議，竟不自行，故窩里嗢輩得攝職總兵也。

窩里嗢請于國主，以兀朮先嘗過江，知地理險易，乞使將前軍。主從之。

豫之〔請〕侵江也，當粘罕、窩里嗢紛爭行止之際，兀朮並無一言，非有往年獨請侵江之銳。至是，為窩里嗢所舉方行。蓋此將嘗困于江南，又屢危于劍外，其鉤刀之鋒，嵩矢之銳，固已判矣。

窩里嗢、撻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軍不得雇人代名，須以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多富家子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乏糧，死不勝計。其自來傭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為生，往往聚而為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遣其子麟、姪猊將兵，與窩里嗢等俱入征南宋。于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南宋震恐。

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置酒，偽為流星，更牌沓至，紿以移軍守江。良臣既去，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孛菫撻也擁鐵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刀無所施。南軍上揕人胸，下(稍)〔捎〕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

冬，窩里嗢、兀朮同劉麟、劉猊侵江，屯于竹墅鎮。會大雨雪，糧道不通，軍皆憤怨。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病篤，諸將宵遁，麟、猊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乏糧，殺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軍中，每夜有人大字書于紙及去皮柳枝擲于帳前云，我等被苦(害)〔虐〕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聞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無鬥志，強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者。況今吾君病篤，內或有變，唯速歸為善。"兀朮然之，夜引還。大軍既去，乃遣人諭麟、猊。于是麟、猊等棄輜重亦遁，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宿州，方小憩，西北大恐。

河東南路平陽府。都總管蒲路虎捕太行義士，以絳州翼城村民多有輸其糧者，于是屠近山四十村。

(各)〔冬〕，國主崩，上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太宗以武元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粘罕、兀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已。太宗病時，大兵相距江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于

次年春方告諸路。

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傳于子孫。太宗既立，即捨己之子宋王宗盤，而以武元之長孫梁王亶為諳版孛極烈，仍領都元帥之職。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固〕磏及左副元帥粘罕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粘罕為窩里嗢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窩里嗢、撻辣諸帥自江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寅，亶即皇帝位。

①時宋紹興二年也。　②時宋紹興四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九

紀　年　九

熙宗孝成皇帝一在位一十(六)〔五〕年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剌馬，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綜經業。喜文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遊處，盡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擢，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覦，幸而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傳位于亶，猶稱天會十三年。

天會十三年[1]春，諸郡立太宗之廟，拋盞燒飯，[2]吏民挂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國主上謚于大行。

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聖壽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遂服縗、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五月，宋遣何蘧來使，通問二聖。

踐所居曰會寧府，建為上京，仍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其國，至是受北朝官，為之參定其制。

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尚書省置令一人。次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為兼職。

元帥府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樞密院置使、副，簽書院事。

大宗正府置判、同簽書。

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書使。

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

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

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推)〔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

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竝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員而已。

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

殿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

勸農司置(副)使〔副〕。

記注院置修注。

太常寺置卿、少。

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

國子〔監〕官不設。

外道〔置〕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須)〔預〕其選。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此其大略也。

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左)〔右〕監軍兀室尚書左丞相。

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豫有侵江之請，窩里嗢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封太宗長子宗盤為宋國王、領三省事，冀王窩里嗢，魯王撻懶，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王公之位，失望儲貳之除，以至謀畔，蓋始于此也。未幾，窩里嗢死，以撻懶代之，進除左監軍，兀朮為右副元帥。

除知燕京樞院事韓企先尚書右丞相，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左丞、蕭慶尚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用之于外。

兀朮戍邊，屯于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宋乘而伐之故也。窩里嗢自燕山入見，卒于路。兀朮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于黎陽。壽昌小名，姓張，渤海人也。

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宗盤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後得國，不償元約，故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

興燕雲、兩(路)〔河〕夫四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為筏，由唐河及開創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州造戰船，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是役始于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蠭起，海道之行遂成中輟。

A3000253123123123

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獻于大金，故有是役。

天會十四年[3]春，粘罕、兀室在相位。

秋，劉豫分道入侵南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皆有厚賂，而歲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諸將相議，領三省事宗盤以為難，乃聽豫自行，遣元朮提兵黎陽以觀釁。于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荊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二州，以姪猊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州)〔舟〕統之。

麟令鄉兵偽胡服，屯于河南諸處。時猊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于濠壽之間。猊以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宋楊沂中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欵會麟于合肥。沂中至藕塘，與猊遇，宋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衆潰亂，遂大敗。猊挺身走。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孔彥舟圍(光)〔光〕州，亦引去，北方大恐。

是時，金已厭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在也。豫既敗，金主責問，由是有廢豫之意。

冬，劉豫欲立子麟為儲嗣，遣馮長寧請于國主，〔國主〕曰："先王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于河南之民，爾子還有德(助)〔耶〕？朕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蓋探金主之意。聞金主是語，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于北去，亦不失為帝，故且視景偷生也。

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亡馬于韃靼。既而得回，往返竝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

昔粘罕嘗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亦莫之問罪。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離曷無能為也。

天會十五年④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兀朮自黎陽歸燕山。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祁州，撒離曷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贓下大理寺。

慶裔乃粘罕腹心，宗磐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

夏，撻懶、撒離曷以內起大獄，各不如草地避暑。

粘罕乞免官為庶人，贖慶裔之罪，國主不許，斬慶裔于會寧市。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于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以此慶裔常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東)〔西〕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訥，坐慶裔下獄，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為民，溫訥值改元，赦，得免。其餘連坐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是失勢矣，安得不憤悶而死？

大內都點檢出忽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並伏誅。

是年，宋問安使何蘧等回，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于是遣王倫為奉迎梓宮使。

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酈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京，具陳過江自效，當以瓊為鄉導，乘勢併力，乞兵南征。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其行，且遣使乘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

除拔束為左都監，大撻不也為右都監。

大起諸路軍馬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夜宿太原府祁縣女真千户斜也孛堇之營，見斜也將行，與其家下泣別，殺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于後營，家人祝之曰："斜也已陣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替代之類。于斯可見女真厭兵之甚也。

金國廢劉豫，偽齊亡。

先是，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于太原，及屯兵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于陳、蔡、汝、亳、許、潁之間。于是尚書省檄豫治國無狀，金主下詔數之，略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遂令撻懶等以侵江南為名，伐汴京，先約劉麟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兀朮遇，為所擒。二將同葛王褒馳至汴京，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兀朮，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廢為蜀王。是冬十一月也。

時豫弟益守陝西，主又別遣撒離喝提兵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又恐汴人不安，紿之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于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千)

〔十〕萬石，而方州不在此數。豫即帝位，建元阜昌，凡八年。

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撻懶逼其北行，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魏王宅，撻懶從之。行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而發之上京，給太子廟以居之。昔大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于其中，彼人視之以為罪地，如南地瓊崖之類。

建行臺尚書省于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王寶奴、張通古右丞相。

除東京（遼東）留守宗傑太保、領三省事，封兗國王。

金主以宗盤豪猾難保，故藉宗傑才力可以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甚矣。

①時宋紹興五年也。　②北俗　③時宋紹興六年也。　④時宋紹興七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

紀 年 十

熙宗孝成皇帝二

天眷元年,[1]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官職依舊,多居汴京。國主又于燕京建行臺尚書省,除杜充、劉筈同簽書省事。時杜充為三司使。

金主晟之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眷。遣萬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于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户部"。時杜充在燕京,〔就〕用之也。

詔立裴滿申氏為后,除亡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

夏,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没身及家屬為奴婢償之。

國使烏陵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北,見撻懶于祁

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地見金主，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且命 思謀等來議。思謀即撒盧母也，乃始來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

秋，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谷，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

宋韓肖胄來，充奉表報謝使。

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蓋左監軍撒離曷與之約故也。撒離曷酖之，可求卒于路。

去年冬，國主廢豫，是年秋，可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離曷已密諭可求，將有廢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割歸南宋，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酖之。

冬，左監軍撒離曷自雲中馳至陝右，將見左都監拔柬，共議割地。時拔柬在鳳翔，路由同州，為守臣李世輔殺從者百人，擒撒離曷南歸。北騎追逼，李世輔放之，亡入夏國，撒離曷歸雲中。

撒離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主幾擒，撒離曷號哭，衆目曰"啼哭郎君"。至是，又為世輔擒之南行，膽愈喪矣。

天眷二年[2]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

宋王倫來使，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金主下詔于河南，以陝西、河南故地歸于南宋。略曰："頃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

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生，無忘吾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

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兀朮從之。

大金之克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于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己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收功于已，又嘗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于金主曰：“河北素號富庶，然名藩巨鎮皆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初與衆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始非我有，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為界。”時粘罕用事，不得行。撻懶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撻懶專權，遂力主議取山東。諸將恐豫生心，不若廢豫以取之。撻懶止有意于山東，河南只得歸之于宋。

夏，除李鄴為翰林[學士]承旨，馮長寧為東京[留]户部使。命下日，各兼疑、左衽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士于金，後復助豫為虐，至豫廢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真地五千里；長寧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人者，豈非生為叛國之人，死為沙漠之鬼哉？

兀朮留宋使王倫于祁州，密奏于主曰：“河南之地，本

撻懶、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西京留守孟庾至汴京，倫始解留(倫)〔鑰〕，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為兀朮所拘，後送祁州。

夏，元帥撻懶之薨州，下令諸藏亡虜者，家長罪死，籍其家産、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其追賞錢八百緡，仍發北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為盜以拒北軍，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為此，蓋與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倫于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南，蓋以應宗盤也。

試舉人于燕山，司馬朴充主文，中山石珪為魁。

秋，郎君昊矢反，既而擒獲，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盤、(充)〔兗〕國王宗傷、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副點檢渾覩。時主與右相陳王兀室謀誅諸父，因(朝)〔朔〕日伏兵于內，宗盤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蠭蠆之毒，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兇悉殄。"翰林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尚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晨嘗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車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圍而已。其殿宇遶壁盡置(火坑)〔大炕〕，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雜坐于(坑)〔炕〕，后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臣下之家，君臣宴樂，携手握臂，齴頸扭耳，至于同歌共舞，無復尊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覬覦意。國主

亶自踐位以來，左右諸備日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盛，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時莫得見，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除兀朮都元帥。兀朮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撻懶，下祁州府獄，伏誅。

仍因撻懶之子大槐，久之，因赦得出。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時方握兵在外，難以遽誅，仍除撻懶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簽書杜充為右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為伍邪？"

不受命而叛。初欲歸宋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朮遣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撻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朮俛首無言。

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狗兒河，有號"天使"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答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救)〔勘〕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否？"倫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因燕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既而除屬籍，依舊燕山留守，後又因歸上京。

太行義士蠭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

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飢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

其黨，莫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矣。

封兀室陳王，除(右)〔左〕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兀室昔嗣粘罕，雖有才智，素為諸將所忌。宗盤輩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兀室不敢預，姦巧多慮，所以粘罕之禍既而得脱，撻懶之敗又且不預。至于蕭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就戮，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青〕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蘇〕州，遼東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青〕者，遼東大擾。(清)〔青〕無大志，既而乘海復歸。

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使簽軍，俟見裹面走馬使臣驗認御書牌劄，方許簽發。此因宗盤、撻懶謀亂之後，方為此關防也。

①時宋紹興八年也。　②時宋紹興九年也。　③遼陽渤海地。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紀年十一

熙宗孝成皇帝三

天眷三年[1]春，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使也。

兀朮下令，沿大河置寨鋪，防託諸偷渡大河南歸宋朝之人，及與人渡者罪死。

邢、洛、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被虜漢人相約，于二月旦日各攜丰人鞍馬器甲聚于邯鄲之西村，相結(土)〔士〕太行為盜。

太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本州守烏陵思謀率軍民保城。既旦，集父老于庭，諭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否？南宋官軍邪？太行盜賊邪？"父老皆曰："太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知非南宋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壯，慎無得煽搖妄動，恐盜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等為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于是以酒勞之而散。

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太行嘯聚蠭起，每終夜輾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死所矣。"[49]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為界，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州郡尤為流言所惑，至于晝為罷市，夜或披衣以伺風聲者。思謀時守河內，地當要衝，自揣執削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為義士所破，故假以撫諭為名，露其心腹哀鳴，以結彼人，又為播遂宋朝，以為先容耳。

兀朮分四道征南。先是撻懶既廢偽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南宋，兀朮力不能爭。及撻懶誅，兀朮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渝盟，乃舉國中之兵集于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命聶黎孛堇出山東，撒離曷侵陝右，李成侵河南，兀朮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酈瓊、趙榮抵汴。辛巳，攻宋東京，孟庾率官吏迎拜，兀朮入城，駐蹕龍德宮。于是詔諭州縣，以撻懶擅割河南，且言宋朝不肯狥其所欲。詔詞略曰："非(予)〔朕〕一人〔與奪〕有食言，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朮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克興仁、淮寧、拱州，又克南京，逐留守路允迪。初，金國渝盟，以葛王褒知歸德府，褒以數千人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于宋王臺，允迪為主，褒為客。允迪奉觴為褒壽，褒酣飲，遂送允迪于汴京，褒鼓吹入城，秋毫不犯。又克西京慶陽府及嘉

州。

撒離喝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軍，宋權知軍事郝遠即開門納之。長安既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既而撒離喝至鳳翔西城外下寨，為李師顏、姚仲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晟因其壁壘未定，擊之，金師敗走。兀朮敗于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既而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十萬餘人，為宋劉錡所敗，馳詣東京，告急于兀朮。兀朮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陣自可見。"兀朮見其城陋，謂諸將曰："此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平旦，併力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伍，貫韋索，號"鐵浮圖"。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泰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以下皆鞭之，于是復以葛王褒守歸德府、韓常守潁州，兀朮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是秋，兀朮再提兵，與宋將岳飛戰，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

明年改元皇統，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王屋縣。飛等親提兵繼進，與兀朮戰，又破之。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于是穎昌、

淮寧，蔡、鄭諸州皆失。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楊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

皇統元年[3]春，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州，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番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克壽春府、滁州、亳州、廬州、和州，至拓皐，與劉錡相遇，隔河相拒。錡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兀朮敗退，屯于紫金山。

兀朮已克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滿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敵遇，俱捷。至拓皐，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為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水擊金師。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金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長〕斧，如堵而前，錡舉諸軍合擊之，金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九月，宋遣使劉光遠來。先是莫將使金，為所留，至是不因聘諭，兀朮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朮書來，大略言："當遣尊官有職、名望夙著持節而來。"蓋欲啖和故也，宋于是又遣魏良臣往使。

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耨毅、邢具瞻二人來，許以淮水

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勛副之。

毅等過江，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

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預)〔與〕。然欲揭此于吾〔州〕之境，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宋朝，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去)〔今〕不敢(攜)〔攜〕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

十二月，兀朮以書抵秦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

岳飛忠孝出于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破，凡十八往返，乃迎母歸。母喪，廬墓，御劄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為念。少飲酒〔能〕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遺之，却而不受。上欲〔為〕營屋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人未滅，臣何以家為？"飛前後累平劇盜，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遣成飛罪，赴獄賜死。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為金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將聞其死，至酌酒相慶。

皇統二年④春，宋遣吳將、周聿往京西充割地使，割唐、鄧等州入于金，畫〔河、淮〕中流為界。

宋又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于金，商、秦之地宋止

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初，宋邵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披荊榛瓦礫以為治，招徠離散，至是割屬金，隆嘗怏怏。後徙金州，秦檜酖之。

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及〕商、秦州險要之地，並係川蜀緊(急)〔要〕門戶，撒離曷曾侵和尚原，折合孛堇曾侵攻商州，又欲復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爭之地，而和尚原所係利害尤重。"兀朮屢致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

時廷臣多言可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可輕棄。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乃檜之黨也。

八月，歸宋太后韋氏于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

是年，太原義士張橫敗國兵于憲州，擒嵐、憲兩州同知，及岢嵐軍判官。

平陽義士梁小哥，敗國兵于太行，殺契丹都統馬五太師。

張橫有衆一十八人，嘯聚于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往往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人追捕。既與張橫相遇，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與判官盡為橫所擒。

梁小哥有衆四十人，時破平陽府神(仙)〔山〕縣，去帥府五百里遠，總管判官鄧奭以三千人討之。奭軍常與梁小哥相去五六里方敢行，遥見梁旗幟則止。遇夜相去十餘里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衝劫。營中轉箭唱號，不敢少眠。一夕之間，兩次警潰。至第四日，有契丹

都統馬五太師領契丹鐵騎五百，與奭軍會，大誚其怯，併奭之軍率衆先登而戰，為梁小哥首殺之，五百餘衆盡皆奔散。夫以横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衆，梟擒主將，追奔逐北，則今之大金非昔之大金矣。倘宋朝有志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不南歸，豈不北走哉？

皇統三年[5]春，雲中家户軍女户陳氏婦姑持産業契書共告于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無可充役，願盡納産業于官，以免充役。元帥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户軍，以家産高下定；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户者，不以丁數論，故家(亡)〔口〕至于一絶，人丁至于傭賤，俱不得免也。陳氏婦姑棄市，國人哀之。

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内童行有籍于官者，悉度為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

八月，洪皓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

秋七月，境内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

主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冬夏刺鉢。[6]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為事，每歲春，放鵝于春水，鈎魚于混同江；夏避暑于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于慶州黑嶺秋山；冬射虎于顯州。四時無定，荒于遊獵，内耗郡邑，外擾鄰封。由是内外騷然，禍亂斯至，所以亡也。

皇統四年[7]春，渤海千户馬捴固謀亂，元帥府收叛

衆，盡誅之。

先是，馬搜固與萬户烏碖素不相能，會關中失火，馬搜固選其徒之强壯者，以救火為名，因攻城作亂，殺烏碖，欲逃之沙漠。未果而敗。

夏，遣使于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襲，金帶一條，衣七(對)〔襲〕，綾羅紗〔縠〕五百段，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冬，遣使于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循如此例。

①時宋紹興十年也。　②宫人呼粘罕。　③時宋紹興十一年也。　④時宋紹興十二年也。　⑤時宋紹興十三年也。　⑥剌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⑦時宋紹興十四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紀年十二

熙宗孝成皇帝四

皇統五年[1]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百有五人。

創屯田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户〔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間。

秋七月，國中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

時有蒙兀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

頒行《皇統新律》千餘條。

《新律》之行，大抵依倣大宋，其間亦有創立者，如毆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決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强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矣，大概國法酷嚴。

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而通事之舞法尤甚，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潛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賽哏"者再。庭下已有牽駱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賽哏，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通者已先期積薪，擁僧于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冤，不能脫，竟以焚死。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亳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皇統六年[2]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寧〕府舊內太狹，纔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

夏，左副元帥撒離曷以罪誅。撻懶既死，或言其嘗與通謀故也。撒離曷(皆)〔者〕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

女真萬户湖沙虎北攻盲骨子，糧盡而還，為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于海嶺。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糴，三者臨敵，金國俱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供歲計，無田者每人一月給粟七斗，或折米四斗五升，餘無分毫所得，比屯戍

之失計也。三者出壕，因糧于敵，不計遠近，每人借(之)〔支〕一月糧，計〔米〕四斗五升。其人既負重甲，(人)〔又〕為糧累，或賤售于人，或棄驢馬，或督之行遠則擲于路，由是飢餒不行，相結逃竄。敵或清野，離散可待。此出壕之失計也。三者臨敵，並無火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既出，更無供饋。或出營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能造飯者〕，有不能造飯者，此皆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失，盲骨子不毛之役，詎能久處乎？盲骨子在契丹時謂之朦骨國，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與大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皇統七年[3]春，〔宋〕遣沈昭遠來，賀上生辰，蓋國主以七夕為生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旦〔禮物〕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俗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自興兵以後，寖染華風，(如)將〔帥〕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國主亶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秋九月，國主獵于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得四十人。

是歲，朦骨國平。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朦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

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岡)〔剛〕寨與之，歲遺牛羊米穀，且册其酋長烝羅孛極烈，為朦輔國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烝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大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冬，都元帥兀朮薨。兀朮且死時，語其屬曰："南宋軍勢强甚，宜益加好和，十數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皇統八年[1]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國主之望國崖避暑。

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亘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九月，國主遣廉訪使(肖)〔蕭〕裕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

十月，以故宋王宗(彝)〔幹〕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

時亮有包藏窺伺之意。胙王元者，乃(國)〔敬〕主太祖旻之孫也，時太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河南兵叛有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相連結，乃(酒)〔譖〕于主，置之重法。國人皆謂主淫于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皇統九年[2]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黃頭女真三千人叛，遣右都監拔束討平之。

黃頭女真者，皆由居，號合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與金粟城、五花城

隔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蘇館，乃黃頭女真，非河西也。其人戇朴勇鷙，不能別死生。〔國中〕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破)〔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掠所得復奪之，不勝忿，遂叛。其人髭鬢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弒國主亶。國主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其罪弒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同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宅，與燕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興國奴也。此人好擇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患之必從。"興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刀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守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王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仗)〔直〕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驚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興國奴何在？"興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邪？"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環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共立亮為主。前王仗劍，謂衆曰："主上暴虐，岐王亮仁孝，可以

治國，故立為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衆拜，亮遂即位，改元，赦天下。以興國奴為西道總管。蕭玉又奏曰：“臣請按行境内，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日徧其境而回，除蕭玉東京留守。

亮立，追廢主為東昏王，亮死後，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孝成皇帝，廟號熙宗。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户少年子也。”自即位已來，左右儒臣諷諫成風，禁衛尊嚴，後宫盛色，舊日元勳將相，多所疏擯，而骨肉之間邪心始起。太宗之長子宋王宗盤，次曰宛國王宗雋，次曰虞王宗(俊)〔英〕，滕王宗偉，以次受誅。武元初起兵時，其主兵者曰晉王宗維，乃武元從兄之子，所謂相國粘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武元疏族，于屬為子，所謂兀室也。又其次曰魯王昌，乃武元之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撒離曷，為左副元帥，皆女真人，不知其屬之遠近。自熙宗淫刑肆虐，疑似濫誅，粘罕首攬兵柄，憤悒而亡，餘皆不免于誅，而太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岐王肆逆，豈其報應之理固當然哉！

熙宗既弑，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十五年。

①時宋紹興十五年也。②時宋紹興十六年也。③時宋紹興十七年也。④時宋紹興十八年也。⑤時宋紹興十九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紀年十三

海陵煬王上在位一十三年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子也。幼時名孛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弈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端嚴，神情閒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

皇統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即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追尊父宗幹為德宗，改元天德。

天德二年[1]春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朮之子韓王亨。先是，熙宗之弒，國王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逆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弒君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為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妃于宮中。兀朮開國元勳，

亨乃其子，亦以無罪誅。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

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

除故盧馬鎮夏國、韃靼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內、銀甕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禁甚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秦使夾錫鐵錢，地分自為大金得之，不用鐵錢，盡拘之入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伍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五百五十貨于民間。北地貴鐵，百姓多由火山軍、武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錢于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至于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何易者。爪牙既成，始不易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閒，因問漢臣曰："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河)〔江〕南為橘，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勢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煖，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玉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國旺氣，況是根本，何可棄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郎主可遷都。北番上都，黃沙之地，非帝居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為郎主起諸州工役，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

冬，發諸路民夫，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主嗜習經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

著而慕之。下詔求直言，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為太廟，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

天德三年[2]三月，宋遣使邛倴來充祈請使。倴至，[主]問："祈請者何事？"倴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有看墳人。"倴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宋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倴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此乃是本國中事，可自處之。"倴唯唯而退。

天德四年[3]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貞元。

主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為中都，(上)[中]京為北京，遼陽府為東京，雲中府為西京，開封府為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

貞元元年[4]春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懽而罷。

七月，制遣御筆法。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學士為之，其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申明衝改者，以大不恭論。

貞元二年[5]正月，御大安殿，受羣臣朝賀。

以完顏誥弗簽書樞密院事。

六月，寧江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羣臣稱賀。

寧江州去冷山一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邪？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飢，詔開倉賑卹。仍詔數州年穀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卹。

十月，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令其先鋒自効。

貞元三年，[6]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志，乃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焚之，宮室皆盡，主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于是遷都之計稍緩。

冬，宋相秦檜卒。

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山，以抗議請存趙氏，為粘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為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着手時，只依舊規模分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溫賈。一朝資以金帛，偽云挈家走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宋使洪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撻懶軍中，時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撚者，在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懼喪膽，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檜呼班師。岳飛至東京北四十五里，而檜呼召回，終于誅翦，罷逐一時名將，不

遺餘力。粘罕初來講書，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蓋為秦檜地也。再專國政者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①時宋紹興二十年也。 ②時宋紹興二十一年也。 ③時宋紹興二十二年也。 ④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 ⑤時宋紹興二十四年也。 ⑥時宋紹興二十五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紀年十四

海陵煬王中

正隆元年[1]，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冬方改正隆。

二月，令婆隆敦為左都監，帥(令)〔兵〕經略〔屯〕田于曷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

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絶無水源，人多渴死。

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實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實與粘罕雙陸，爭道，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强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

烏律者，大實之子。大金遣余覩至其地，不能平，令為屯田之策以困之。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右丞相〔張浩〕領行臺尚書省督其事，且用梁漢臣為提舉官，號"大使"，于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乃下詔，略曰："朕祗奉上元，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蹋蹐于一隅，非光宅于中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在，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食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虔，燼于一炬。第川原秀麗，卉物豐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是時，提舉大內者梁大使，即向來弒熙宗之人與國奴，乃宋內侍，為大金所虜也。

正隆二年[2]正月，宴羣臣于大安殿。時諸王皆會，獨宿王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卿不樂邪？"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未服，自淸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鄜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汪軍，此當治之。"主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飲酣，梁漢臣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積糧草于汴京，乃是要衝。臣聞遣宋招覽賢才，練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以鎮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賢人臣也。"

夏，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在優恤，遣使者觀察風俗，振恤困乏，仍令各修水田，通渠灌溉。

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螣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正隆三年[3]五月，主坐薰風殿，命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啫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至厩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于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主戒無泄于外。

八月，主坐正隆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左〕宣徽使敬嗣(徽)〔暉〕、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遷都汴京，為南侵之地。通、嗣(徽)〔暉〕皆言此正合天時，主喜。永固、汝(喜)〔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于是惶懼以為不免。既而，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暉〕並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之。

冬，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違者抵罪。

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為妖變，悉命毀之。

正隆四年[4]春二月，宋遣禮部侍郎係道大來使，回歸南宋，具言北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有渝盟之意。

宋遣祕書少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為賀正使，中為賀生辰使。相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為計。"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愕然曰："恐但為離宮也。"中曰："臣見

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于是左右相皆不悦，顧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也？”

時梁漢臣獻策于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諸州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創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四也；招募義士，使為先鋒五也。”主善其言。

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張浩、參知政事敬嗣(徽)〔暉〕董其役，集諸路大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

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南宋疑之。乃遣樞密院王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

時主再役諸路大匠造諸軍器于燕京，令左丞李通董之，又令户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于潞河，夫匠死者甚衆。

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

宋太后韋氏崩，賀允中來使，報哀也。奉韋后留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日〕用〔常〕例賜花，時主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彦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不忍聞，況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餘〕矣，當守節死。”彦舟解曰：“兩國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為備。

十二月，遣施宜生使于宋，耶律翼副之。宜生，宋朝人也，坐范汝為事遠竄，遂奔劉豫。豫廢，復為金用。至是，以翰林侍(讀)〔講學士〕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

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閩人，燾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其情，燾密奏之。

正隆五年[5]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耨盌温都謙往弔宋太后韋氏喪，就行祭禮。宋遣同知樞密院事(蔡)〔葉〕義問為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為備。

五月，遣使往宋賀天申節，宋工部侍郎黃(允)中〔充〕館伴，又充送伴使。(允)中還，言北境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翰林學士(祈)〔祁〕宜上封事，略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下為心，社稷為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宜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額，遂屠之。

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譖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費將闕，楚王謂德王、澤王曰："梁大使所請，郎主輒行之，其將奈何？今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譖于國主，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邪？"遂召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為我將兵，速討三王。"既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人論事，欲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怒曰："謀欲殺

我邪?"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出七人矣。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遂斬三王。

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户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温,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已定,遂以百户為謀克,千户為猛安,萬户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

先是主遣臣施宜生往宋為賀正使,隱畫工于中(即)〔節〕,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主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吴山絶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吴山第一峰"之句。八月間,宋得諜,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

冬,宋淵聖皇帝崩。

①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 ②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 ③時宋紹興二十八年也。 ④時宋紹興二十九年也。 ⑤時宋紹興三十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紀年十五

海陵煬王下

正隆六年[1]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奏當交不虧，羣臣稱慶。

自去冬主舉兵江上，洶洶訛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計。

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申節，宋帝見于紫宸殿。時國主恃其強盛，欲渝盟久矣。全因道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于八月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

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絲聯甲，紫茸為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六月，宋徐(詰)〔嘉〕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詰)〔嘉〕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遂相見于淮岸曰。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主寢兵、議和，主曰："汝與南宋為遊說邪？"遂賜死。國主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彗出角。

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主于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風雨至，儀從皆不克舉。主人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

宿主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王〕怵于梁大使之言，(宿王)嘗陰至太后處，告曰："郎主今信梁大使偽言，廣築汴京，用兵南(人)〔伐〕，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諫，郎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娘，望諫止之。"時母后方病，命〔主〕坐，因問曰："聞今廣築汴京，簽民造船，聚糗糧，制軍器，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他病，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家者，果有此行，其能免乎？"主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赤盞彥忠即宮中弒之，以威言者。于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主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

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為統軍者？"右丞劉(諤)〔萼〕曰："臣請為之。"上喜，即拜(諤)〔萼〕為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荊、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忠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

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趍二浙。餘兵國主自將焉。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司)〔使〕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彦舟進木樨一株，主喜，梁大使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為薪。"于是主問："朝中誰曾往江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鄰曾到"。遂召之，首問錢塘之景。鄰曰："江南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為天下美觀，其他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于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鳳州界三十里，攻黃牛堡，宋守將李彦堅告急于吴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彦堅督衆，用神臂弓射却金師。璘又遣別將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大寨，金師敗。又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北軍死者數十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樽引兵赴之，北軍引去。

國主以右丞李通為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于淮水之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州)〔門〕出，其后徒單氏與子光璞俱送行，主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輜帳相

望，鉦鼓之聲不絶，南方大震。

十月，金師破安豐和、光等州。主既渡淮，令萬户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麗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令清)〔數日〕，先以百騎侵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紿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河)，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趍揚州，攻破之。

北騎二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戍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經)〔徑〕至城下，會無橋，不得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北兵〔方〕退。

金師至順德軍，吴挺、向起敗之。

吴挺、向起乃吴璘所遣德順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人盡殺其母妻。

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璘尋遣王中(立)〔正〕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于照(夜)〔城〕坡。

金人既得揚州，即遣人來瓜洲渡，劉錡敗之于皂角林。

錡命部將賈和仲、吴超等拒之于皂角林，金人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

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解圍，又敗金師于膠西。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于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祈)〔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挺刃，俄頃過山，薄于金舟，鼓聲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皆以錦繡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不能動。寶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令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殪之。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獲〕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其敗，自經死。

金人侵陝州，宋任天(賜)〔錫〕敗之。

十月，渤海一軍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葛王褒為帝。主為內變所撓，于是親統"細軍"駐和州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文收兒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嘗死守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國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宋軍用海鰍船迎擊，士(白)〔皆〕殊死鬥，我舟沈溺數萬，其回北岸者主皆

殺之，遂不能濟。

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迫岸復回，北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荊、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湾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皆一辭，曰："諾。"主有(細)〔紫〕葛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殺逆，而"細軍"衛之甚嚴，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秦)〔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毋里謀，亦欲弒主。

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即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

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為衆所殺。時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蓋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牆之變。"後果然。

褒既立，追廢主為海陵王，謚曰煬。后徒單氏為海陵夫人。

金師次茨湖，守將敗之。

茨湖在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海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麾旗登舟，擊〔却〕之。

金師次仝椒，李顯忠敗之，〔次〕楊林渡，又敗之，金師乃退。

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宜戢〕兵，以圖舊好。"

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既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世稱賢。諸王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覦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咏一吟，冠絶當時，沈深嚴重，莫測其志。迨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于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殺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①時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紀年十六

世宗聖明皇帝上在位二十九年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褒，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秃丹氏，生于雲中。其夜有光明體，重倍于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嘗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褒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撻懶、兀朮諸父南征，褒未嘗不在兵間，特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元中承檄風靡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室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中原豪傑竝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俱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斡亦興于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褒為帝。十月庚子朔，褒即皇帝位，改元大定，大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1]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録國主赦馳以報海陵,海陵嘆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遣先鋒將郭安國回衆攻之,令盡誅黄河以北之叛己者。

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楊林渡,衆軍殺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

紫荜軍克宋(秦)〔泰〕州,又侵茨湖,為守將所敗。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趍襄陽,又為宋兵校史俊所敗。

時海陵雖殞,國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吴超敗之于楊林渡,翌日乃退。

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趍燕京。

大定二年[2]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是月,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謚懿宗。故主亶謚閔宗,未幾,改熙宗。謚亮為海陵煬王。封皇子允升為齊王,充西京留守。

二月,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登位使,知閤門事張(渝)〔掄〕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詁)〔誥〕館伴,始更改之。

凡十四事,其大略: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于是略如汴京故事。

國書曰:"齊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

比因還使，當露惘悰，爰從海上之盟，護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貶損，釁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又曰：“願書舊疆，寵還敝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長)〔永〕息干戈之苦。”邁至燕京，鎖之館中，抑令于表中改換“陪臣”二字。

報書有曰：“名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曰：“蔑夫致釁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為大鑒，再作禍端。”

是時，金師攻虢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于吴(拱)〔珙〕，關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恃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師。吴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尚原。未幾，金師又破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强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又破懷寧府，宋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

是時，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南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為國中所殺。

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

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鋭先入，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

六月，宋高宗皇帝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

珙來報登位。行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

大定三年[3]正月，窩斡餘黨蕭鵡巴、耶律适里皆驍將也，自海道奔宋。

是時，國中聚兵積糧于宿州之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會元帥《答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為界，"宋張浚聞于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壁，宏淵至虹，北兵拒之，顯忠東趍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琦亦降。會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雨，南軍兵大潰而歸，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志寧遣書南宋，宋令盧仲賢持報書以往，大略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常)〔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遣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湯思退為相，遽奏，以户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時國主以仁厚為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勳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

大定四年④正月，詔造《總計録》，大略云："正隆失德，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于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竝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册，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史姦，候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攷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優(輕)〔恤〕疲民。

八月，宋遣宗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卷)〔半〕。杞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

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彦自昭關南遁，國兵蓋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破滁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崔皋所敗。宋使至潁河口，見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國書略曰："脩好齊盟，出于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兹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蓮)〔感〕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圖。"二將令與其介康靖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仲〕、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大定五年⑤正月，大雷。

二月，賜高年孝弟力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

以被兵去處干戈塗炭故也。

夏，宋改隆興為乾道。

四月，報聞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元帥僕散忠義、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朝，國主宴之于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大定六年[6]正月（己酉）〔丙午〕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鉦擊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躍索上竿之類。

夏，熙州龍見。

熙州野外澠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色）〔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七月，嗢熱國率户内附，以其地為資、寧等州。

十月，宋遣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宋賀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不書。

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

十二月庚寅，還宮。

大定七年[7]正月，賜酺一日，命羣臣賦詩，京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

十月，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户。

十一月，詔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賦。

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金國之待宋使也，使副日給〔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二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

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

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

下節：與中節同。

①時海陵王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②時宋紹興三十二年也。 ③時宋孝宗隆興元年也。 ④時宋隆興二年也。 ⑤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 ⑥時宋乾道二年也。 ⑦時宋乾道三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紀年十七

世宗聖明皇帝中

大定八年[1]正月，詔增榷場。自南北通和，始置榷場。凡榷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榷場博易。竢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竢南貨之來。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宋亦于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鼈鎮、盱眙軍皆置場。海陵興兵，諸榷場皆罷，至此復舊，仍令湊集去處，增置其間。

七月，以水潦，遣使巡撫流亡人户。

詔以疏決繫囚例為文具諸路，淹獄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以暑月為拘。其諸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大定九年[2]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孛烈思往遼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所至問民疾苦。

詔以完顏建忠為左丞相，紇石烈烏古為丞相，翰林直學士楊伯雄為參知政事。

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大定十年[3]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于燕山之北，大閱兵師，五日而罷。

詔以去年臨洮府路蘭、秦、河、會州旱，人民大饑，命所在官司存恤。

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為祈請使，為陵寢、受書二事也。國書報復大略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雒以為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竝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變〕受書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于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

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

燕羣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恐為百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事諳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大定十一年[4]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貢三人。

三月己丑，朝日于東郊。

五月，宋遣使趙雄來賀國主生辰，復附國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軺車，恐復煩于館舍。惟列聖久安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薦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蓋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為詞也。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跪聽旨，歸日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宋朝來祈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雒山陵。上國止許奉遷，並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俟〔來〕報聞。(令)〔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遷送，今返辭以為難，于義安在？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尚爾權葬，深可矜憫。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雒山陵奉葬。"無一語及受書事。

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

大定十二年[15]春，宋使莫濛入見，時正月三日，本國錫宴，前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辯之久，主從其請，就館賜食。

時河東、河北大饑，流人相枕死于道，詔所在開倉賑恤。

冀、莫、澤、潞、絳、解州賊盜大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之。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戮及無

辜，而强壯迸逸，竟不能制。

〔八月，皇太子允恭薨〕。

大定十三年⑥春二月，畋于南山。

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飢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食粟之畜。

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飢人。

西夏遣使來貢。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是年，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乾道盡九年。

大定十四年。⑦

大定十五年。⑧

大定十六年。⑨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寶，一曰"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曰"天子信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御書之寶，"九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隸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初，粘罕南征，破宋京師，宋朝〔所〕有玉璽，寶印盡為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陵寢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國中遣賜，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則國中不受也。宋帝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大定十七年⑩正月，賑大名府路饑，恩、濮、滑三州民特甚，流亡孳死不勝計。

詔天下勸民力田，視每歲所入，以為官吏殿最。

以吏部尚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實古年同知中書省事。

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完顏(僕)几朮子偉探知其意，直前頓首言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勇力，戰争雄略，故能滅遼、滅宋、混一南北，諸番畏懼。自近年，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為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時，皆是年來貪安，漸為人(悔)〔侮〕。今皇帝既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道宋所傳之主，于是有志報復。今豪骨不受調役，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鬥)〔鬬〕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内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懽飲，郎君却作苦惱人語邪？"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如水炭矣。

大定十八年⑪正月，翰林侍讀學士張汝弼、吴與權等入對于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上言曰："軍政不修幾三十年，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願與〔諸〕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主從之。

九月，西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宥遵源，有邛都部之酋名禄東賀者，密與之通，番僧諦剌者約日為應。〔國〕兵與戰，禄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

燈。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①時宋乾道四年也。 ②時宋乾道五年也。 ③時宋乾道六年也。 ④時宋乾道七年也。 ⑤時宋乾道八年也。 ⑥時宋乾道九年也。 ⑦時宋孝宗淳熙元年也。 ⑧時宋淳熙二年也。 ⑨時宋淳熙三年也。 ⑩時宋淳熙四年也。 ⑪時宋淳熙五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紀年十八

世宗聖明皇帝下

大定十九年[1]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己，延晉王允猷宴于南凉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及晨，觀門微啟，有(衣)血〔衣〕擲(地)〔池〕側，衛直余何都呼往視之，晉王已殞，胸口(背)〔皆〕傷，侍女四人亦死。詔大興府捕賊甚急。會(前)〔簡〕門失官錢，有張覩、遂寧等在市嬉遊花酒，揮費金帛殆不可勝算，衆疑其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允升所賜。下獄鞫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主〕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弒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國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

宇至東謨，與太子遇，宇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其妻孥凡八十餘人。謚允猷為元悼太子。

大定二十年。[2]是年，有亡遼遺族耶律斡罕為羣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為援，主遣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為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斡罕，割耳鼻五十串，主封撒合輦為金源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輦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强盛，宜早圖之，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心終仁厚，不忍用兵也。

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為皇太子。時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曰昇王允恭，次曰晉王允猷，第四第五失其名，次曰鄭王允蹈，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既死，允恭以次長立。

大定二十一年[3]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陽，河中府隰、懷、晉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錢瘞葬，優恤死傷之家。

三月，詔兗州之曲阜修宣聖墓，賜其家子孫粟帛，仍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邪？"皆殺之。故闕里得全。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大定二十二年[4]三月，詔恤民，略曰："皇祖有訓，非繼體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丕承洪緒，二紀于兹，祇遹先猷，百為不遑。永言治理，務在恤民。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興憂夕惕載懷者也。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冤枉，孝悌力田，給以復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害政之事，一切罷行。

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第賞有差。

大定二十三年。⑤

大定二十四年。⑥

大定二十五年⑦正月，長白山二龍見，解角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黑水發源于此，舊名粟末河，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

是月，雨土。

三月，鄭、蔡、潁等州大水，命賑恤之。

七月，以隆暑，詔州縣決繫囚。

大定二十六年⑧二月，詔曰："襄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頹落，禮典陵遲，女巫雜(類)〔覡〕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夏，河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

是歲，東夷十一國朝貢。

大定二十七年⑨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瓔，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一燈金珠為飾者。都人男女盛飾觀玩，至十八日而罷。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己酉歲，有南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戲。太宗見

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太宗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刻)〔尅〕日時立(以)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為太孫。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璟嫡孫也。

大定二十八年[9]七月，京兆府路總管术本右魯達以卧沙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攢至耳，最佳者為卧沙細(筋)〔肋〕，石魯達所貢即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韋〕璞來，為告哀使。至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自晡至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不能奪，竟撤樂，〔即坐〕，忽遽而罷。至燕京，其閤門又令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日將(出)〔中〕，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他意也。

大定二十九年，[10]是冬，宋以中書舍人鄭僑充賀正旦使，閤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帝病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東(上)〔上〕閤門進書。"僑與時修力爭，以為東上閤門者乃臣寮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于此投進？往復爭辯，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待。至元日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也。

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謚雍為世宗，允恭為顯宗。

世宗寬仁愛人，雅有大度。歷(視)〔事〕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百姓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並起，以興宋為辭。遼東、渤海之衆，服其賢厚，而正隆渡江之鋭，竟挫于謳歌之化。適南北未定，猶有交争，和好既成，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嘗遇饑年，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恤。諸國來朝，有見其强盛而致疑者，終不肯加曖昧之誅，是致户口殷繁充實，北人謂〔之〕"小堯舜"云。

是年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宫。

①時宋淳熙六年也。　②時宋淳熙七年也。　③時宋淳熙八年也。　④時宋淳熙九年也。　⑤時宋淳熙十年也。　⑥時宋淳熙十一年也。　⑦時宋淳熙十二年也。　⑧時宋淳熙十三年也。　⑨時宋淳熙十四年也。　⑩時宋淳熙十五年也。　⑪時宋淳熙十六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紀年十九

章宗皇帝上在位一十九年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寬裕温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即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幼女。世宗時封原王，為正嫡孫，遂得立為嗣。居春宮未及二年，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1]二月，文武百官各增二級。甲辰，祀上帝于南郊。乙巳，享大社。丙午，享太廟。

三月，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鰥寡孤獨優加賑恤。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

四月，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勳也。

左僕射知中書省事詰烈加太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為右僕射，直學士吴與權兼侍中。

夏國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明昌二年[2]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福，御宣華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為戲樂。

三月，拜經童為相。經童者，僧童也。

五月，封監女為(貴)妃。監女者，大金有宮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為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于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

回鶻國遣使來貢。

西夏陷鄜、坊州，又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3]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淵益恃恩用事。主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有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于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措)〔指〕問。酒酣，各賦詩，盡懽。淵出入宮掖，大受四方饋遺，國體始弱矣。

明昌四年[4]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于屬為叔。先是允恭太子既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院張克己以宮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亦趙氏，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其附之。太孫既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赤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括蒲剌兒察為統軍，與高等相〔得〕，會于菩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于鄭王。"

王亦許之。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為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為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為應。會唐适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為适所逐，具送大興府鞫之。适婢春英先與張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看位，見張從外來，隔窗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卧未興，申漏〔下〕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壁)〔隊〕主李白曜、西(壁)〔隊〕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剌、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餘同逆者夷三族。

其誅鄭王詔書曰："天下一家，詎可窺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逭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為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

是時，主淫佚自用，聽讒多疑，既誅允蹈，又黜其伯允中于平陽。

明昌五年[5]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五國城以叛。

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二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閒，常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宮〔僚〕黨以其性寬〔大〕，不疑。太妃與允蹈母為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已

等獨以大辨為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士)〔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邪？"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亦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為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耶律康孫圖之。康孫既至，與其心復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詔，許諾，徑以携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郎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為非人理，不可坐受戮辱，盍思為救國雪恥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翌日，嚴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孫知事泄，哀泣祈出，都典客骨孛興曰："無此事，大王且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次日，愛王為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人為城守計。三路提點万俟卨馳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河北兵大敗，瑜僅以身免。

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簽軍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于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兹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

繼？不若求援于大朝為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為質，破國〔兵〕之後，軍儲金帛惟其所取，許之。

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堙津，骨孛與戰敗，退保五(國)〔樓〕城，進追至城下，內圍守。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狐)北〔狐〕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為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飢困。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人藏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倏起，奪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出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執急，留其妻兒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路)〔地求援〕。至平天漠，而大朝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將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無慮，待郎與戰。"北人言我為郎也。兵將至五(國)〔樓〕，進等與戰，北人禿體大撾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

是年六月，宋孝宗崩，嗣帝光宗卧疾，猶未能出，就內中成服。

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寧宗，遣使鄭湜來告登位，范仲壬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明昌六年[6]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頗憂之。太后亦勸主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懽言解之，曰："兵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盃勸主，遂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勝)

〔小〕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為常。

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王〕居中之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其嬖之。江淵及內侍江縱一、季璉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焉。主時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能詼諧。淵時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以為言，主令改姓(鄭)〔鄧〕號宸妃。明昌盡六年。

承安元年，[7]是年，內侍御江淵用事，太后與主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或以事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即報下。張克己等朝夕候其門下。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連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偉上疏諫，在都堂，慨慷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祖〕、太宗皇帝與忠獻、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夏人、蒙人為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偷安，惡聞敵患，獨不聞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劾其短，除名為民，徙居代州。偉乃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既貶，中外惕息。

承安二年，[8]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潞間寇盜屯結至萬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自制。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懾邪？”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往〕，江淵仍奏遣其弟副知都省事江源監其軍。祕監田邁奏：“宮

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河東之戰，忠獻王粘罕椎皷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白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臣〕親總軍。今忽變更舊制，士心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于待漏院，淵揚馬〔鞭〕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邪？”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于左僕射完顏真，真言于淵，遂寢新命。

十一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懼為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庶，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為(具)文〔具〕，支給減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勢(遂)〔逾〕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為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9]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侍都知江淵與焉。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為陛下用耳。”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于蘇山輦至，築巖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

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淵時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①時宋光宗紹熙元年也。　②時宋紹熙二年也。　③時宋紹熙三年也。　④時宋紹熙四年也。　⑤時宋紹熙五年也。　⑥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　⑦時宋慶元二年也。　⑧時宋慶元三年也。　⑨時宋慶元四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紀年二十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1]二月，詔建太學于京城之南，總為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罍，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于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入學受業，每季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曾于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皇顯宗亦嗜詩，曾于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傅，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

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白)〔問〕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為煬主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建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侍侯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遂及五萬人。于寺旁建八寺以處之，右諫議胡列璧諫，不省。

時國兵屢敗，愛主處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小馬，命宮人攜酒殽、鼓樂，徧(趨)〔遊〕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至夜。嘗一日謂魯主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傲者心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尚誰信邪？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概疑之？"由是諸王皆緘默，如痴風焉。

承安五年，[2]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荒旱，所在盜發。嘗遣秘書監虞世弈說愛王以世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

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完顏太康集兵禦之于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

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于岸，剜木為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大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和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為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濼平三州，余崇義〔建言〕遣樞密官屬同(立)〔丘〕好古，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蹬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襲草地，可以大獲，蒙人從之。

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于骨(立)〔丘〕，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北國〕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暵，民不聊生。

是年，宋遣户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吴昕為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邱，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為北國所擾，何暇與我交爭？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邪？"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皇恐，以醉為辭，(具)〔且〕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

昕之使也，善(慶)〔義〕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昕之盱眙，未即納，陰遣人全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昕入境，與趙遇于途，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

秋，宋光宗崩。

泰和元年，[3]是年有羣牧使耶律得壽叛，聚兵數萬，以毛尾為大帥，主拜十一騎為元帥馬，紇石烈善樂為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得壽、毛尾，遂追其餘衆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

冬，浚界壕，深廣各一丈，東接高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泰和二年[4]五月，國主大宴于西涼觀，鄂王資起白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興。"主曰："方與諸王公樂飲，何勞邪？"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撓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主欲飲酖邪？"侍郎李西華前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常自為一黨，以非我也。"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為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為酒令，及効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禱祈，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泰和三年，[5]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悉令裁決，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間有(少)〔小〕捷，即以示主，且喜且笑。會寧陷失，平灤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言之，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無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攜其三千口來，今日亂

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泰和四年⑥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豈十年能亂之乎？”

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人王立。大將共成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將怒，遣其掌文官顏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于北，溝南則為己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責之，雄畏懼而從。

十二月，葬父愛王于冷山，遂進兵。

①時宋慶元五年也。 ②時宋慶元六年也。 ③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 ④時宋嘉泰二年也。 ⑤時宋嘉泰三年也。 ⑥時宋嘉泰四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紀年二十一

章宗皇帝下

泰和五年[1]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萬人，與大軍戰于北陝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益添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甚，大軍舉火，彌漫山谷。詰朝，萬衆壓〔吾境，人如〕壘〔山〕，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載以馬與先奔，天穆曰："不可，吾曾大父為開國功臣，吾為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創〕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完顏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于舊坪。望見有虎皮(象)〔蒙〕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死。蒲伏虎、烏倫大漠收衆大都山，兵不甚敗。

至二月，大軍退。既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州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

三月，陷宋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三戍將及千户賀拔禾。

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

五月，祕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上國之兵以生啗〔人畜之肉〕為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我〕所長，臣乞于幽燕以北及敵人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勢自沮。兼牛馬(橐駝)〔駱駝〕之類並皆收牧，置之城內，彼無所掠，則將自食其所有。"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歲饑，耕獵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疲，無力以耕。寇盜蜂起，沿邊及遼西為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遣調役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敵若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于干戈之慘，曷若勞苦于城郭之間，民始遣就伍。

至八月末，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駸駸來矣。

十一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主集羣臣議之，祕省及諸省官皆請遷都以避難，赫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兗王天驥曰："兵已遠來，此間徒聚議何益？獨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義)〔禦〕之。"翌日，以律明為(河)東道統兵監軍，〔天驥為西道〕，律明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自固，大軍至水傍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曉，冰厚五尺餘，兵悉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屋壁，竹木茅

等盡燒于冰上，其衆騰躍，國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入長(桑)〔泰〕城，會國中遣寶永固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驚)〔警〕，乃回師。

泰和六年②正月，詔求直言，權參政蒲察兀魯條陳備大軍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

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慶〕取泗州，又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大節為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汴京留守完顏童奏，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宋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恐秋冬之間，大軍必將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主曰："君勿他言，我間南方事，宜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金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旨，明示海內。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宋鎮江都統戚拱遣人結漣水縣弓手李(成)〔全〕焚我漣水，皇甫斌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倬等還全蘄縣，國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以與國兵，乃得免。

六月，宋〔李〕爽以建康都統侵壽州，敗績。田(林)〔琳〕以建康副都統取壽春府。

宋叛臣吳曦遣其客姚(維)〔淮〕源來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主賜以金印，詔封為蜀王。

十一月，起民兵于河南，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荊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雞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為寇始益衆矣。國兵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守將田(林)〔琳〕拒我師，八日圍解。又圍和州，克信陽軍，圍襄陽府。又克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迎〕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真州，于是濠、梁、安豐及並邊(儲)〔諸〕戍，皆為國兵所破。又破西和州。

十二月，圍德安府，為守將李師尹所敗。成州守臣辛棓之(道)〔遁〕。攻六合縣，遇宋師于肯浦橋，宋兵大敗，守將郭倪棄揚州走瓜洲渡。

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宋吳曦于興山。曦自置曰歸興州，以本國之命，稱蜀王。

國兵自淮南退師。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于初暗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泰和七年[3]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皆有和意。

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參議和好。

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使，林仲虎副之。先是，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論之曰："(宜)〔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一書與西元帥乃善。"宋朝論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綵

帛。西帥啓緘，却餽，而令鳳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遺宋，大略云："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是時，吴曦來附，南宋誅之。所獻四州，旋為宋人所取。

南宋遣三使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拱辰是也。國中遣送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璧、吴(琚)〔璹〕、朱致(和)〔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

時國所索于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取陷没及歸正人，五取韓侂胄首級。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

十二月，宋遣許奕、吴衡來使，時已誅侂胄矣。

是年十一月乙亥，殛殺侂胄于玉津園側。

泰和八年[1]春，宋梟韓侂胄首于兩淮，仍遣使(謝)〔許〕奕來充通謝使，并言開禧權臣授首故也。上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于宋，和議始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

五月甲子，太白經天。

西夏遣使求援于我。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西北諸乱生蕃也，鄰接(比)〔北邊〕，號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乱還歸，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太學生李藻上書言宫中事，主大怒，勒斷一百。牛逢辰、白綸、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為擾欲興師，窮詰進用，皆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獻謀，又有諸乱輸其力，于是大軍益鋭。恐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主不應。其臣僚

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聽。

十一月，上崩。在位二十九年。

章宗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後，興建太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羣臣中有詩文科目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後，極意聲色之娛，內外敷嗷，機事俱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遊後苑，因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為常。張大貴、江淵等用事，聾瞽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經主省覽。愛王叛于內，邊釁開于外，盜賊公行，充斥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①時宋寧宗開禧元年也。　②時宋開禧二年也。　③時宋開禧三年也。　④時宋寧宗嘉定元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

紀年二十二

東海郡侯上在位五年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朝封衛王，為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遺詔與尚書右丞撒喝，共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即皇帝位，拜撒喝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詔羣臣先緣事故罷者，悉復敘用之。其見居官者，普增爵位各有差。詔北邊連年用兵，肝腦塗地，貧人困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問賑恤。

大安元年[1]正月，改元，大赦天下。

二月，國主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銳欲北征，聽羣臣之諫而止。敵人聞主新立而喜曰："彼老懦無能，不足畏也。"遂決意南侵。

是月，熒惑入太微垣，犯執法。

七月內申，詔百辟求言。

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及圖書、文畫付雜(賈)〔賣〕場賣。又諭民納粟補官，時州郡無富室，迄無應命。薄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之間田差有秋。

大安二年②二月，詔河東，河北沿邊募饑民修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

三月，詔內外百官，條陳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荒歉，所在流民失業，在處閒田曠土甚多，官給其種糧，貸以牛力，候歲有成，官司量與收入。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安三年③春，禮部兼太常卿杜世昌奏請郊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穀之制，張慶之以為不可。世昌曰："朝廷閔雨，徧(走)〔從〕羣望，今種多不入土，若一歲得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衆以為然，且用春秋龍見而雩之說，王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于大興殿。祕監郝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初〔秋〕遣使行諸路，觀田之墾廢，以為守令殿最。

是春，西夏始為大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軍至興(慶)〔元〕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為所擾，勢益衰，夏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定。

是時大朝國勢益強，但居其故地，于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領之，所謂"太師國王"也。

韃靼之先與女真同類，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

東瀕海，離為數十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屬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逆入渤海，惟黑水完(强)〔疆〕。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奚(為)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④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强。方金國盛時，韃靼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韃靼主忒没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大朝收附矣。

又有朦骨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大春年間⑤始叛，都元帥宗弼⑥，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國亦自稱祖元皇帝，時為邊患，遺以子女玉帛，則敵為內顧而回師。蒙人稱帝，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全不類蒙人。又漸有火食，全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萌骨、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北方西夏、萌骨所據，蓋金主太宗創業時地二十七團寨。而北方之境東接臨(洮)〔潢〕府，西與夏國鄰，南距静州，北抵大人國，今盡為大朝所有矣。

又，先有鄰于金界者，其酋封北平王，被殺，其弟繼立。其子白斯波方二歲，大金取歸國中，養于黑水千户家。章宗泰和七年丁卯[7]春，北平王之弟環州進貢，金國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斯波為王[8]，遣還國。始白斯波在黑水千户家，見其女悦之，至是欲娶其女為妻，國中不從。白斯波怨怒，叛歸黑韃靼，以至益强，漸併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偽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

七月壬戌，太白經天。十八日，大軍自和龍直趍山後，與國兵戰于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大軍三千騎馳突衝擊，國兵亂，大軍乘之，主急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軍迎戰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主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上怒罷之。大軍至屏口，國兵又敗。

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狐嶺。上遣平章軍國獨吉毛吃合同烏林答將兵以禦之，相遇于野狐嶺下，吃合按兵不戰。日將夕，令諸軍下寨，大軍乘國兵不備，出谷衝突，又調一軍轉出其後，國兵腹背受敵，大恐，潰散，大軍逐之，遂大敗，死者蔽野塞川。

十月，大軍至管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顏七斤統兵數萬出城戰，七斤又敗。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一日，大軍至昌平，時南宋遣使余嶸來賀正，道不通而還。聶希古奏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為計，城内外亂其，老弱奔號。少尹張大和奏請京城一

十八門隨方便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民皆飢凍，死者相望。翌早，諫議俞昌世請避敵，高耆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城，敵隨後至，豈容我有駐足之地？"

初，忠獻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遼人宮闕于外城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先)〔前〕後各一門，樓櫓城壁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廒倉、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元室及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及是，命京城富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凡市(廬)〔廛〕小民聽其奔避。初七日，遊騎至城下，完顏天驥遣中將金突通奔馳，凡殺三(千)〔十〕許人。去大興門〔三里〕，望見煙塵漲天，鼓聲震地，遂急奔回。是晚，大軍營于(路)〔城〕下，大興尹烏陵思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於〕水。拆近城民屋為薪，納之城中。凡城市有儲(畜)〔蓄〕，縱其搬運入于城內，〔門〕不許閉。完顏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曰："不可。"二人與聶希古建巷戰計。十一日，大軍攻南順門，天驥設拒馬于南柳街，縱其入，(日)已半(黑)〔里〕，以槊禦之于拒馬內，且縱火，燒兩(行)〔傍〕民屋。街狹屋倒，大軍死傷甚衆，退屯于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退)〔進〕，天驥力戰而死，律明入(內)守〔內城〕，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大軍攻內東城，(以)〔拆〕民屋為樓，與城〔上〕相敵，隨毀隨立。城中發大

砲擊之。金吾衛將軍鄧邕戰死。二十二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至，自城上擊之，敵稍失勢。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為婚。許之，〔且〕曰："婚待別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及晚入禁城，以木弁懸入，主命議之于明堂殿，翰林學士張(輿)〔慶〕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將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運石頭米之事乎？"因命人取《通鑑》以看。韓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有金綵、錦帛可耳。"翌日，凡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出，大軍大怒，舉綵帛焚之，欲殺東安王，已而有勸止之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壘木于下，復欲沃水為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于上，且發礮木拒之。夜，遣百户數十人劫大軍寨，殺傷其衆。

①時宋嘉定二年也。　②時宋嘉定三年也。　③時宋嘉定四年也。　④混同江即鴨綠水之源，蓋吉甸慎之(源)〔地〕也。　⑤宋紹興初。　⑥即兀朮，所謂"四太子"者。　⑦時宋開禧三年。　⑧《宋通鑒》云：韃靼有黑白〔之分〕，此白韃靼也。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紀年二十三

東海郡侯下

(重)〔崇〕慶元年[1]正月一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臣陶木成德〕、(遣)〔帥臣茹〕賚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顏及又遣人使于朦骨，俾襲其國。大軍覺不得志，亦欲請和，乃許〔和〕，以羊一萬〔遣之〕。又請止援兵之來，高喬年曰："此不可，忠獻王及斡離〔不〕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為之，豈可復墮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會被掠人將軍穆思順乘間走〔脱〕，至賚興軍言狀，賚興與穆思順皆〔清〕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大軍退取興中路歸，賚興等追之，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開，完顏及等見王，大哭。王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居)〔寺〕、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至是〕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規〕，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

(洮)〔潢〕，其別將攻興化和建(并)〔州〕、永霸，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退師，亦回。

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錦以北見歸。聶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遣王良復報聘。至陰山致命，其國相聞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合祭天地于南郊。祀開國功臣，命有司定謚。十七日，連雨，凡二十(--)〔餘〕日。

時京師市井蕭條，草莽蔥茂，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宰及千户屯等耕墾廢田。時山東路都運俞良裔、河北路都運唐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師，民皆呼萬歲。

是年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彌望，狐兔出没，盜賊縱横，莒、(溜)〔淄〕、(灘)〔濰〕、河中、陝西之寇動數萬人，所在屯結，朝議諫欲討之。張慶之以為"民未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大軍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兩河簽兵，止為敵餌，無益也。"

九月二十七日，報至大市自蒲(輿)〔與〕路取王韓，哨騎二百先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為計。烏陵用章與完顏律哂曰："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力爭，謂當遷都以避，主不能決。聶希古曰："遷避當早為之計，今敵已迫順州，朝發夕至，一動足則内外紛潰，若何收拾？此非〔萬全〕策也。當如去年，極力捍禦，俟其兵退，然後别議。今中京形勢宏壯，尤可保守，自燕山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中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强勇，復修

苑城，守備百方，皆(已)〔令〕精思，但〔北兵〕空國大舉，去而復來，今茲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盡力，兼自七月完顏叔良謝朦骨，已厚賚金帛，昨叔良信歸，朦骨極喜，今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俾之告急事，寧許以重報，大軍必被其(內擾)〔撓〕。”聶希古曰：“用章言是也。”翌日，以用章為樞密使，用章且請兼府尹事，許之。完顏律明且請守大城，用章、希古曰：“不可，大城汗漫凡七十餘里，如何去守？設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一亂，大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從容養力，以候其至，但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俟其勞苦，我以逸制勞，憑高困之，不易之策。”

十月十八日，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

十一月初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樓上乃以沸湯浸糞沃之，大軍皆作進作退。

一將自北門梯城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初二日午，攻內城南甬道，左丁衙統軍李思安令發碪木、牛鼻砲擊之，死者甚衆。初六日，大軍發民間所聳木植、竹籠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李思安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柮塗硫黃，破絮蘸油，間塞於所聳〔竹〕木之下。初八日午，大軍登木堆，用(衛)〔衝〕車大鐵椎〔打城〕，燈火下發，衆皆驚走。大元帥遣兵于夾口，用大刀不許其衆退，焚死者臭不可聞。希古請遣人夜劫其寨，用章曰：“不可，〔劫寨〕須是退有可據，今大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為其所覺，羣起追逐，開城納衆，則彼乘其間；不納，則

無故棄三千人，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自國難以來，凡所說皆是社稷之福也。”是晚大雪，國兵皆寒。十四日，雪霽，三大王雄自濼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大軍甚喜。十七日，攻內城，張瓊、范臻率國兵，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鑱闊尺〔餘〕，尾作尖柄，以鐵錐錐甎上，踏之以上。李思安待其上城頭，用大刀斧斫碎，飛屍以下。大軍百計攻城，不能克。獨城內柴薪乏，拆縫雲殿、翠肖殿、瓊華閣分給四城。十五日，大軍退，范臻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大軍知我守五城，共有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城者少，少遣則適為大軍擒，此必有計，姑少忍之。”至次早，東翠園、黃興觀乃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後夾擊，因復攻城，衆乃服用章之言。

十二月四日，大軍屯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在。半月餘，始自古社越龍漠以去。

至寧元年[12]正月，改元，大赦天下。

三月，遣中使某人，于大軍所經殘蹂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酹，內出祭文，其略曰：“禁煙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為恭。乃令乏祀，神哭陰風。惟予一人，致爾若此，痛恨填臆，有類其泚。”文既頒行，讀者泣下。

七月，大軍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敵而敗，主黜之。

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為右副(都)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發燕京至紫金關，執中開關延敵，守

關國兵上下千里，聞大軍過關，一時潰走，不可禁遏。執中還京，見上言："大軍勢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城。"上遣完顏綱將兵禦之，戰于易州，國兵大敗，綱獨引百騎至都，密奏"執中受北賂，故放入關"。執中聞之，懼誅。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主意，沮格軍賞，衆皆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主，遂回軍，以誅南平為名。二十四日，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何請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主遣皇子蔣王持詔書投于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啟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主望見之，遥呼曰："令我何往？"曰："歸舊府耳。"主入後宮，邀皇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則被(執)〔殺〕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執之，併其后囚于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弒主于其府，宣宗既即位，降封為東海郡侯。

國主為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事世宗小心不懈。歷承安、泰和年間，鄭王內死，愛王外叛，一則曰躍叔父子負之何言，二則曰躍叔餘殃毒我宗社，骨肉疏忌，遂成嫌疑。國主逢迎其間，無少罅隙。泰和年間，盜賊縱橫，邊圉驛

騷空，一國之事，力已不足以支矣。國主繼之，倦怠日甚，又懷宿昔之憾，遂動無名之師，力不逮心，輕佻外侮，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天，不幸適丁其會矣。初即位時，命學士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復遣手詔諭愛王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懽，骨肉至親，化為讎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靜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迫，不容固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勿行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復交鋒，務行兼并，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佑。昔梁晉與湘東為叔姪之讎，晉引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為人虜，此事宜鑒，三復予言。"愛王得詔泣下，然勢已為大軍所制，不能自由。京城凡兩遭重圍，肘腋禍生，執中之變起矣，內外諸臣莫不惋惜，悲夫！

①時宋嘉定五年也。　②時宋嘉定六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紀年二十四

宣宗皇帝上在位一十二年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王燕。"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獻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崩，紇石烈執中召番漢羣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為豐王珣乃世宗長孫，既親且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諱哲馬兒在京，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

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道，遂立為帝。甲(申)〔辰〕，即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降允濟為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

是時，大軍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

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大軍破涿、易，至皂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大軍失利。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乃遣左監軍高乞以乱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殺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乱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卧内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

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兵，不欲加罪，盡收〔從〕執中弑逆之人殺之，拜高乞平章軍國、加樞密(大)使。于是大軍元帥圍燕京，大軍別狥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城下寨。是時，太白經天。

是年，宋遣使貞德秀來賀登位，李壘來賀正旦，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

貞祐二年[1]。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秦州，大敗而還。

是時，大國勢盛，所將者降人楊伯通乃蔚州吏，劉伯林乃集寧縣射士，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為兵，上城守禦。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認，由是人無(鬬)〔鬭〕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

時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日夜，濠州鍾離縣北

岸有一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裹，絹畫地圖一册云，來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

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叛之，踩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大軍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狥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

三月，復圍燕京，京帥乏糧，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件〕，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物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以為質，主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求)東海郡侯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又令主鄉其國遥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據掠，欲得犒軍金帛，主亦從之。大軍北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狹隘，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軍中，傳主命："已南北講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大軍既過關，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十萬而去。主召雄歸，加鎮國上將軍。燕京乏糧，遣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糧，雄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

大名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于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宇、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龍朔土國為根本，改置在京，東西南北道(里)〔里〕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每視之為度外去來之物。其臨終，付囑於忠烈王，蓋以江南為慮。及廢劉豫，以其地歸之于

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為〔取〕江南計也。謀既不濟，(及)〔乃〕復故土。〔當時〕控壓中外，莫過于中京。今上國之地皆已陷失，巍巍帝都鄰為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豈壯大之勢，尚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大名不知何如？更定議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悍，力勸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果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汝輩自取之。'今捨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興，此八處，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東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聞崇義葺理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琮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今已隔絶，慮龍諸陵，若邊鎮得人，亦可無患。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大事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做不可遷，亦須暫遷避，俟稍定然後為還都計。"議久之不決。

五月丁丑，太白經天。

十八日內出手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倣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久遠之計，

國人懷本上之思，盍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于祕書省。嗣王三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提舉軍器完顏宗魯首議曰：“盤庚遷亳不可倣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强戰鬥，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竄梁魏，以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今外人徒見晝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厭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為國家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於百戰之間，得勝勢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輸于中原，使遠近猶知我為雄强之國。臣以為，有中京則有河北、河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乎？”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人助，中京不必遷動。聶希古中不能平，因曰：“諸公各思為社稷計，勿懷己私。”用章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都之地可也。”祕書監兼中書舍人愈憲之、著作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太原地瘠，復近北地，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太遠，惟大名、汴京、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欵曰：“汴京為四通八達之(衝)〔衝〕，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宜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運，今我何仰邪？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聶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闕廢壞，地多荒(圮)〔圮〕，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止于因仍，又非所以為帝王之宅。汴京宮闕昨自煬王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勢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宮孝迪以迫近南宋，亦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太宗初平宋，以

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思，深切慮之，豈是不要邪？今日之事，固已久定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為鑒，誰敢議此？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衆議紛紛，惟自上以定。”都于汴，衆猶以宮孝迪之言為然。

是年，遣使往宋，督三年歲幣。宋臣真德秀請絶之，使又再至宋，迄不予。

時直院孫大鼎再入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事)亦異，論事不如論意。切思太宗命莊武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始謹終，攻其設施，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召)〔凡〕其羣從子弟，布置耳目，搜録無遺，惟懼顛木之有由蘖，〔終〕將(終)為國之害。不思康王遁于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徑山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為)〔其〕故區，忠獻懼頓取則百姓難(給)〔諳〕于政化，故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争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之，鋭意〔為〕取江南〔之〕計，歸 王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保(江)〔河〕則(河)〔江〕必虚，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遺)〔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抹)〔林〕，陳王兀室憂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於復讎，韓世忠、吴玠

則習知于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勢難先屈，(陰有)〔欲誘〕以從，遂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後方行册立，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張忠彦之家屬，悉令發還，蓄懼南北交思，鼓扇生隙，務令斷絶，後患永無，此其三也。即此三策，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為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于先志？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於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規模既失，惟有經畫兩河，尤不失為曹魏、元魏之時。"聶希古讀其疏于上前，〔上〕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外敵雖强，若力戰以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為臂指之用，是護胸襟以保心腹，此一説也。大臣侍從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稷可憂，不如遷避，以圖萬全，此亦一説也。二説各有利害，唯聖意抉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兩可之説，始未知其意。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内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此成擒耳。復議遣一將屯睢陽，斷東南之援。藥師曰：'南家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大朝〕今日有此。北軍已動，那時莫道不曾説。"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内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有何不可？但恐駕

到所在，大軍亦來耳。”希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國力不贍，使大軍倘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主曰：“卿等且退，待今夕思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攜以過，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于宣華殿前者。”主拊髀曰：“怪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妖異多此類。明日，以此諭執政。會河南路統軍蒲撒七斤者亦奏乞徙都汴京，聶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琬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主蹙額〔可〕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為沿路排頓使。其姪霍王從彝者復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主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督運，主不從。從彝憂憤成疾而死，時五月甲戌也。

辛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祕書省蓬萊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辭陵寢，主躬祀顯聖宮，啟發神主聖像，酹酒，後淚泣。翌日，令百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女〕二千四百人，凡三衙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詔户部領度支杜秉、內都知省余士佩、畿內都轉運李之才護遷金帛。以聶希古為提舉行宮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領宿衛，以完顏昌為大興尹兼留守。

二十八日，駕興，昌送于南順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

主令扶之，且勞曰："卿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勳，卿父復死國難，宜竭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昌拜泣，幾慟。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涕。昌復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專行。"許之。至涿州，趙何獻頓食，凡二千輿，上令分賜。

九月二十九日，至易州。翌日，至滄、景，中山守鄭之郡來迎駕。

十月一日，幸中山府舍，鄭之郡空諸寺觀，至者如歸。是晚，完顏昌奏到，言"大軍將動，遊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府，庶得中山之兵可以協力。"詔太原帥完顏直出兵，與嵐、代兵戍飛狐口，蓋防燕山間道趨河東也。

初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琚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聶崇朝、〔完〕顏叔靖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為侍御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節度使、右僕射。詰朝，崇義正謝訖，與聶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在汴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節皆有候頓，自此平達，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太行諸盜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處，仍發回護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寶者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耆年副之。即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諜言在順州大造

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力守南北二關，遂如所請施行。”

駕留大名府凡幾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穆日華辦沿河船，凡四千艘，飲食餅餌，皆先辦，衆咸稱之。及濟南岸，滑守帥官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遞報云：“大軍聲言二十萬，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勑河東諸軍及河南州郡為防備。”

二十四日，駕入汴京。

十一月朔，入宫，百官班(駕)〔賀〕。翌日，肆赦，仍降罪己詔，略曰云云：“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奚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休化。劉伯林、李斌、楊安兒、王燕、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或曾經征行，偶此失圖，遂迷故道。朕念先皇之興起，尚合南北于一家，胡為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讎于同軌？倘使翻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

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于龍朔，所用多宗族之英。暨太宗并有汴京，其謀資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云云。“逮茲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遵于舊制，胡為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于無人”云云。“已勑攸司，精于選士，凡在見聞，咸思奮起。”次日，有旨令張帥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彝器如舊制。汴中吏民指車嘆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邪？”十一日，鎖院禧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太保、衛國公，張慶之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加恩，皆准赦文所降。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孫大鼎

及盧之憲二人〔為之〕。是夕草制罷，大帥在玉堂有詩，翌早舉似鴻臚卿。維孝孫戲之曰："聞有潤筆，不到割錢。"

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司天監郝世才本遼臣也，精于天文地理，忠獻攻討，每攜以行，所言皆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可以威守，難以文定。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禍變必作。又泰和末有童謠曰：'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遲留。'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言驗矣。

大軍既歸，聞上遷汴京，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時)〔特〕以和為欺我之計耳。"八月，復引兵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汴索犒軍金銀等物，主皆與之。冬，燕京亂軍叛，與大軍共圍燕京。

是年八月乙巳，太白復經天，九月，太白晝見。

①時宋靖定七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紀年二十五

宣宗皇帝下

貞祐三年,[1]大軍自去年圍燕京,是春,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大兵,不戰而潰。大名之援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大軍戰,凡(六)〔二〕日,(絶)糧〔絶〕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間道歸汴。

先是,主遷時,留太子及完顏昌守燕,左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居庸關,有土豪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之云:"已自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主就令同完顏昌守燕,下詔:"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雖一意于和,大軍陽許之,需(索)〔索〕無時,彼去此來,隨取隨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至是,縱兵攻燕,不逾月陷之,完顏昌自投于火,福興竄歸于汴,隨亦被誅。[2]有户部令史郭忠者,薊州人,率山後軍民與大軍戰,敗之。

金國後名其軍為"花帽軍"。金國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

八月，大軍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于是潼關失守，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

十月，大軍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大軍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主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大(師)〔帥〕，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為所破者，唯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濼深阻，兵不能入。朝中遣將張甫、張進二人屯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貞祐四年，[3]是時兩河既為戰爭所擾，山東羣盜大起。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李全之婦翁也。章宗時殺人，亡命為盜，于太行有衆千餘，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官招降之，貸其死，流于雄州。及大軍入境，金國命為副都統，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竄往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為舟師所殺。

有郝八者，名儀，以前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遣"花帽軍"生擒之，磔于開封。

又有劉二(姐)〔祖〕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

其時，又有遼東(安)〔宣〕撫使萬(庸)奴者，本遼人，乘大金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兩河既破，赤地千里，人煙斷絶，滿目蓬蒿。燕

京宮闕雄麗，為古今冠，至是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絕。其所積貨(物)〔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兩。④主南遷後，(每)〔累〕遣使求和，雖未聽從，而賂不輟。久亦憐之，元帥不可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為王。"金之羣臣不從，有願以死雪國恥者，主亦為之感憤。

興定元年，⑤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元共聚兵扼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文哥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于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遥拜，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剿夾谷之軍于霸〔州〕城下，仙武、仲元二人亦召回賜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搏攻回鶻，奪其纖珠堅城而都之，盡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等路。是時，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前驅，哨騎往來，直至許、定、鄭，主遣禮部侍郎烏古孫孛吉詣纖珠堅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金國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日蹙，遂有南窺江漢之謀，始搆怨于宋，兵端再起矣。是年六月庚戌，太白晝見。癸酉，太白經天。

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鳳翔副都統完顏賛以步騎萬人侵南宋四川，

迫(風)〔湫〕池堡。克天水軍。又攻白環堡，破之。又迫黃牛堡，攻大散關，宋守將劉雄棄關走，金人據之。

興定二年[6]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叛歸南宋。全即李鐵鎗也，本漣水縣弓手。(太)〔泰〕和年間，邊事方興，是時已為宋戚拱所誘，焚漣水縣，國中赦而用之，至是復叛。

國兵圍宋皂郊堡，宋利州麻仲率忠義人攻金秦州永寧寨，破之，焚其寨。

國兵攻宋隔羌關，栅其東北。夜半，宋兵來攻栅，不勝，宋興元都統李貴遁去，軍大潰。

二月，國兵又圍皂郊堡未去，久之，無援，至是克之，宋師死者五萬人。克宋湫池堡，焚之。圍宋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宋均州守應謙之棄城走。丙辰，白虹貫日。

是時，江上用師糧儲自清河而上，宋楚州鈐轄梁昭祖掩擊金師，都統沈鐸遣兵助之，金師不勝，糧舟為其所焚。

三月，宋師復取皂郊。

四月，國將包長壽〔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宋河州都統劉昌祖焚西和州，又焚成州而遁。攻宋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又攻黃牛堡，為宋將吳政所敗。

五月癸未，蚩尤旗見，其長竟天。

十月，國兵攻宋安豐軍，又攻黃口灘，陝西人張羽叛投南宋。

興定三年[7]正月，攻宋湫池堡，守將石宣拒之。又攻白環堡，守將董炤拒之。又攻成州，宋將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磡)〔原〕。又攻隨州棗陽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

又攻西和州，守臣趙彥吶設伏待之，國兵殲焉。又攻安豐軍，為宋將許俊所拒。又攻河池及光化軍，破(勃山)〔鄖鄉〕縣，進逼均州。克鳳州，守臣雷雲走，國兵夷其城。復攻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棗陽軍，宋制置趙方遣將扈再興救之。戊戌，太白晝見。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攻洋州，克之。

三月，國兵猶屯大安，宋將張威遣石宣邀擊于險，至是大敗，偏將巴土魯安棄軍走，為宋師所獲。宋制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二萬，分三道攻金唐、鄧州，宋將劉世興、劉世榮之師皆會于唐州。是時，西夏以國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娟)〔焆〕許之。丁亥，太白晝見。國兵(猶)自今春圍宋安豐軍及滁、濠、光州，宋制置李珏遣將武帥道、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

閏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麻城，自濠州攻(黃)〔和〕州之玉磧，自盱眙攻滁州之全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百姓南渡，諸城皆閉。遊騎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卯〕，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齊州，守臣王贇降之。

十二月，宋四川宣撫議窺我洮州，會國兵攻鳳州之長橋，其謀遂止。

興定四年[8]正月，宋扈再興攻鄧州，許因攻唐州，不克而還，遂攻宋樊城，為趙方所拒，不得前。西夏以書往

宋，議夾攻金師。

八月，宋安丙遣西夏書，定議〔夾攻〕。

九月，西夏引兵圍金鞏，促宋師來會，克金來遠鎮，繼又克鹽(州)〔川〕鎮。進攻定邊城，國兵往救不利，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于金鞏州城下，攻城不克。宋師取金海州。甲午，太白晝見。國兵攻宋皂郊堡，敗都統董炤。國兵與宋師戰于鞏州城下，宋程信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來〕遠寨退師。

十月，信邀西夏共攻秦州，夏人不從。

十二月，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歸于金。珪本金盱眙將也，叛歸于宋，至是復歸。

興定五年[9]二月，國兵圍宋光州，又攻五關，又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及攻漢陽軍，宋李全棄泗州遁。

三月，宋扈再興攻金唐州，不克。國兵破宋黃州。庚寅，長星見。甲午，太白晝見。國兵破宋蘄州。

四月，國兵渡淮而北，宋李全追擊，金師失利。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宋取金滄州。

十一月，宋安撫張林以京東諸郡來降。

是年，大軍來攻葭州，綏德、延安、鄜坊皆陷。

興定六年[10]五月庚戌，太白晝見。張林既降，宋种贇攻林於青州，林走。

七月，太尉衛國公烏陵思謀章薨。穆王華除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陝州，〔完〕顏叔靖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

八月甲午，彗出氐。

九月壬戌，彗再見。辛未，太白晝見。

是時，大軍自去年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山南一帶堡寨皆陷。

西夏自五代時立國，金國強盛，西夏與為敵國，獨不被兵。泰和年間，大軍侵入，灌水攻城。事急，西夏主登城，隔水相見，面約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絕，連年結援南宋，夾攻秦鞏，蓋有憾於金也。至是，大軍自回鶻往攻西夏，西夏國亡。

元光元年[11]正月，改元，大赦天下，官吏各覃恩兩重，關陝以南，經過兵戈去處，重與賜恤。

二月，張林所部邢德復叛歸于宋。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副都統完顏大濟攻宋隨州棗陽軍，不克。

元光二年[12]三月，國兵攻宋和州，尋引還。太白晝見經天。

四月，蔡州帥府報宋人對(鏡)〔境〕，詔權樞密烏古論延心統九軍一千備之。

五月，遣使往山東招諭李全等，許以重賞，全不從。全身長八尺，手執鐵槍。其妻亦勇而有力，少為挐盜，在山東聚集萬人，能飛馬植槍，深入一尺，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馬屈服，遂為夫妻，蹂躪山東州郡。暨其歸宋也，青、齊之地幾半為宋有，縱國中能招之，亦不能駕御也。

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

閏八月，宋寧宗皇帝崩，太子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姪，是為理宗。明年，改元寶慶。

九月，太白經天。

十月，帝崩，謚為宣宗。

宣宗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尤工於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少多符瑞，嘗竊自負。東海之難，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寧時。暨其末年，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盡屬於敵區。連年太白經天，災異數至，蚩尤旗見，(感)〔咸〕應其妖矣。在位十有一年。

①時宋嘉定八年也。　②《宋通鑑》注云：完顏福興自(到)〔剄〕死。　③時宋嘉定九年也。　④《宋通鑑》注云：俗鄙陋，無君臣之別。元帥撒沒喝所居全用金飾龍牀，足踏、金杌子。奢侈如此，而徵求不已，燕人患之。　⑤時宋嘉定十年也。　⑥時宋嘉定十一年也。　⑦時宋嘉定十二年也。　⑧時宋嘉定十三年也。　⑨時宋嘉定十四年也。　⑩時宋嘉定十五年也。　⑪時宋嘉定十六年也。　⑫時宋嘉定十(七)〔六〕年也。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紀年二十六

義宗皇帝在位一十一年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太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學，長而博學。時干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為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帝)〔宗〕崩，太子守緒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羣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特申三年之制。

十二月，葬宣宗于永固陵，虞主返，主迎泣過悲，侍臣烏古論元古寬譬之，主曰："先帝不幸遭家多難，飲恨而終，今茲永訣，情何能已。"

正大元年[1]正月，降德音於河南、關陝、山東諸路，罪無輕重，皆與蠲除。其有願備行伍，為國馳驅者，當加旌異。

三月，詔以比年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為可念，所在

州郡設祭招之，掩其骸骨。

五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詔羣公卿士有利人益國者，具(伏)〔狀〕以聞。

是年，天使來請和，主遣御史大夫兼户部侍郎完顏住往議，不稱旨，詔免住官。

正大二年[2]正月，天使復來講和，且索金銀、繒帛歲賂，主遣尚書右丞完顏麻因出為往使。辭曰："和不可恃，不若嚴備邊而召募將士，出則戰，去則守，猶可為國。萬一狃和之名，忘戰之實，邊備不修，大軍倏至，宗廟社稷實為可憂。"主以為辭難，亦免官，別遣户部侍郎韓鐵住往使，饋遺不貲。

是時，羣盜縱横，干戈充斥，括馬敷糧，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厥直頓低，金始困矣。

正大三年。[3]

正大四年，[4]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器械，仍可密計軍馬芻糧之數。

四月，孫大鼎除吏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完顏用安除户部侍郎，開行省于山東。

是時，大軍長驅而南。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没幾盡，而鳳翔最後下，國兵于是併力守黄河，保潼關。自黄河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守禦〕，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總率，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率以為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里，大小關口二十六處，

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統以總率，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

正大五年，[5]是年大軍屯駐陝西臨洮，德順、鎮戎等州，皆陷。

大行遺詔云："金人精兵盡在潼關，關之南有山，北有河，地勢險狹，不可攻，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徑出唐鄧之間，可以直搗汴京。金人止有潼關數萬之兵，聞大軍之至，必分潼關之兵以來唐、鄧，唐、鄧去潼關千餘里，行且疲矣，夫豈能戰？縱使能戰，强驅衆寡，亦莫之敵。宋與金世讎，聞欲滅金，必喜借我路。既至汴京，金主出降，則使之為西京留守，不然殺之。"

三月，大軍北歸，留兵圍慶陽，主遣總(統)〔帥〕紇石烈牙吾荅合留臨淄郡王張(貴)〔惠〕、恒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楊九連等進兵數萬救慶陽，大軍失利。

正大六年[6]七月，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完顏仲德統兵三萬人至。仲德名胡斜虎，其先合懶路人也。去春，大軍叩關，仲德與前帥奧屯九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哨騎卒至，遂越關而東，殺守者數百，金軍尋復奪之。至春，移知鄜昌，兼行元帥府事，招集軍士至數萬。至是，提孤軍轉戰而前來援京師。

山東行省完王用安，蔡、息、陳、潁(路)〔州〕都統烏古論鏞皆以援兵至。

九月，大軍攻衛州，遣平章完顏合達領高、樊諸將救衛州，連戰數十日，大軍失利。

是年八月，太白經天。

十一月，太白晝見。

正大七年[7]正月，大軍〔在〕慶陽、衛州既皆失利，不勝其忿，親領精銳四十餘萬直攻潼關，數月〔不〕克，選四萬人刊石伐木，鑿商淡之山，斡腹入藍關之內，為合達所敗，喪萬餘人及馬數萬匹。大軍渡河不能，入關不可，遂自山東通好南宋，欲假淮東以趨河南。南宋依違不報，大軍乃用力于西夏，數年，滅之。夏人有獻策者，令其自蜀道由金、洋出襄、漢以入唐、鄧。時宋鄭損為四川制置，無以遏之，自利順流，奔至渠閬間。適大行遺詔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好為名，覘宋蜀道。制置桂如淵中其計，延而納之。是冬，舉國大兵并至，前鋒破西和州，犯興元，道金(佯)〔洋〕，趨房襄，而一項軍馬疾趨潼關，國中安甫軍張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給資，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勢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甘不知為計，急奏求援。遂遣乙辣副樞抽防河之兵禦之于(均)〔鈞〕州，連戰數月，國兵屢捷，大軍不能前。主遣人約南宋夾攻，陳垓為襄帥不敢應。會天大雨雪三日三夜，國兵偏仆，大軍益張。又報潼關有大軍突入，方此皇惑，而徐州防河兵少，大軍有徑渡者，國兵洶懼，遂不能軍，敗績，樞密使移剌蒲丸出降。諸將如合達、高英、楊元連、樊澤皆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別軍自山東至下邳入歸德，大軍自衛州過河，會于陽翟，潼關皆失守。

天興元年，[8]時大軍畢至，保圍汴京，國兵百計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時向熱，將還師，于是又講和好。取太

子、金紫為質，東海郡侯之女小四公主元為皇后者，索其一位骨肉以北，所予金帛無數。國中雖暫退敵師，然兵疲力盡，河南蕩析，宋師噉其南，"紅巾"擾其東矣。

春二月，太白經天。

春，天使復至，命主黜尊號，拜詔稱臣，去冠冕、髡剔髮，為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難之。防城提轄張玉餌"飛虎軍"王白人為變，大軍傳令添兵圍城，河南路陳、許、嵩、隰、商、虢皆陷，驅其壯士攻汴。主親率護衛軍五千人突圍而出，與大軍戰。主獲勝，左丞相完顏白撒奏請過河取衛州，截其歸路，主允之。比至衛州，大軍雲集，主急回，被其追〔及〕，元帥(都)賀〔都〕喜死之。

一云主自度圍汴，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御寨"，以苟歲月，而與武仙別謀所向。嵩山深廣，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其他屯結之處甚多，內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入。主乃詔親征，聲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方渡衛水，大軍壅至，不及斷橋。主既不克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德，決水以自固。

先是主既出，屬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既敗，諸軍從者二千人。汴京聞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皇兄荊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玉、玩好之物以獻，自稱鄭王，兼丞相，軍前因而(受)〔授〕之，加河南行省，權皇帝。主在歸德，左丞相白撒死獄中。白撒內族人，奉御出身，首勸北征者。衛州之敗，亦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劾，數日不食而死。

天興二年[9]正月，以蒲察官奴參知政事，紇石烈小鐘

兒為總管兼知歸德府。官奴本姓移剌，為"忠孝軍"都統，升總帥，既參政，與小鐘兒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降。主手刃官奴，小鐘兒走，為衆軍射死。

三月，白都尉反，主登門諭其軍曰："爾等既是自拔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

六月，歸德糧絶，上遂自亳趨蔡。時山東行省兗王用安請幸山東，蠟書言遷蔡不可，主業已幸蔡，不從。戊戌，遷蔡，蔡之父老千餘羅拜于道，伏地呼萬歲。見主儀衛簫條，無不涕泣，主亦歔欷者久之。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没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壬寅，山東行省兗王用安知國主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困，廩食有限，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濘，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救，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鑾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主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覆，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然(其)業已遷蔡，無可議者，遂寢。〔前〕御史〔中丞〕蒲鮮世達、(四)〔東〕面元帥把(撒)〔撒〕合及其家自汴來歸。

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寬北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啟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占豫州，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墉而抗敵，出衆力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迎之禮，人以至于垂泣，朕亦為之動懷。宜沛恩私，曲加慰撫。自天興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內各支郡屬縣，雜犯死罪以下，竝行釋免，官吏、軍民各覃恩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曾應辦者遷一官。百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土，聽人恣耕，竝免差稅。自來(拋)〔拖〕欠官房、地基、軍需等錢，俱免追徵。連年兵饑，多有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瘞。嗚呼，奉畜爾衆，敢辭宅邑之遷！時邁其邦，尚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九月九日庚戌，國主拜天子節度使之廳，詔軍民提控以(土)〔上〕陪從。禮成，面諭旨曰："國家開創以來，務廣恩德，涵養汝輩，自有餘年，汝等或榮紹世封，或秀拔民伍，被堅執銳，積有歲時。于此艱危，與朕同患，可為忠矣。今聞敵人將至，正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甘從叛逆者，不猶愈乎？況汝等立功，常恐不為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所親見，汝等其勉之。"既而各賜巵酒。未竟，有覘騎馳奏，城東有大軍數百突至門外，甲兵踴躍，咸請一戰，至有不被甲冑而出者。大軍奔潰，生禽一人，獲馬數匹而還。

初十日，大軍數百騎復駐城東，遣通事人大呼曰："城中早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國主登城，遣"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率挽强兵百餘潛出暗門，鑿城為穴，渡汝

水，(率)〔卒〕至大軍所，左右交射，大軍遂潰。別出數十騎躡其後，生禽二人以歸。自是不(侍)〔復〕薄城，分築長壘，為持久計。

言事者皆謂大軍圍築城壘，乘其工役未竟，人馬遠疲，四面合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濠深壘高，則無及矣。朝議以軍士初集，心有未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戰，議者知其必亡。

國主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

是年，宋遣使鄒伸之至草地，約夾攻云："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前此寧宗常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阻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主宣撫來通前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大朝許之。國主聞宋使(自)〔從〕唐州回，驚悸無人色。

十月，大軍壕圍成，耀兵于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爽其糒而退。初十日，城中飢民萬餘訴于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于道，國主聞，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出之。奉御內族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決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中虛實告大軍，尋止之。十二日，以飢民，給官船十餘艘，聽民于城壕內採菱芡、茝草，民爭趨之，數日而盡，至鏟莎草根、橛絞泥，并牛馬骨以療飢。自是殍者日多，人至相食。

十一月，宋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帥孟珙，以兵萬人助大軍，屯于城南，且以箭射書入城中，招諭軍民。右丞完顏仲德得之，投諸水中。宋帥臣史嵩之(運)〔運〕糧十萬

給南北軍，且置榷場于城南，更相貿易，大軍賴之，益修攻具，斫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大恐，往往竊議投降。右丞完顏仲德聞之，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軍民感舊，始有固志。

十一月初四日，大軍以攻具傅城，有司盡籍民丁助軍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處斬，鄰人絞罪。不足，則括婦人之壯健者，假男子之衣冠，往來搬運木石。國主親出巡撫，每遇軍民必叮嚀慰諭之，久乃去。仍命西上閤門使王大濟權左右司郎中，專造糜粥食之，國主親嘗，慮有司減薄。人有被創者，駐馬近視，傅藥，軍民感泣，人百其勇。初九日，大軍攻外城，克之。宿州副總帥高利哥以戰歿，砲軍元帥王銳因巡護南城，率十餘人出降。十四日，權參政婁室〔率〕精銳五百，銜枚夜出西門，人荷柬(薪)〔薪〕，沃膏油其上，將燒敵寨及攻(具)〔具〕。大軍覺知，先于隱處伏挽强弩百餘，火發矢亦發，國兵却走，中創者甚衆，婁室中其口，墮二齒，流血昏憒，翌日乃蘇。十六日，大軍併力攻西城，以火砲焚城樓，因奪取攔馬牆，大軍數千坎塘先登，官軍尋復得之，手刃相持，內外殺傷甚衆。初，大軍併攻西南角，弗能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軍士有出降者，告以西門之北鳳子樓弊，且微有稜角，可攻克焉。十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城中前期築柵浚濠為備，大軍雖克之，不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蔽，南北相(距)〔拒〕。十九日，國主悉出御用器皿賞軍士，復括民衣襖以賜將士，謂之"軟纏"。二十二日，國主微服領馬軍、百步軍于夜出東城將遁，及柵，不戰而還。

天興三年[10]正月庚子朔，大軍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飢窘，嘆息而已。初九日，大軍鑿西城為門五，整軍以入，金兵鏖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初十日，摘三面精銳軍備西城。未明，大軍果復來，方大戰，南面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國主知城必破，乃詔大臣遜位于東面總帥(丞)〔承〕麟。(丞)〔承〕麟西向固讓。金主自持符璽授之，(丞)〔承〕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國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肥，不便鞍馬，城陷之後，馳突必難。顧卿平昔以趫疾聞，且有將略可稱，萬一得免，使祚胤不絕，此朕之志也。"因起授符璽，(丞)〔承〕麟惶恐跪受，主乃退。

宣徽使温敦、僉枢上閤門使事僕散斜不失引後主陞正座，後主猶被甲胄，立受百官拜。[11]禮成，咸出迎大軍，則南城之堞已有宋師旗幟。後主分命諸將帥禦大軍，俄而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守者開門，縱大軍進。金兵巷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金主既傳位後，即閉閤自縊。後主知主崩，率百官詣前，拜泣，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溢之曰哀何如？"倉卒無知禮者，咸贊成之。[12]酹酒未終，大軍已至城下，金兵力禦，大軍少郤。尋四面併至，城遂陷，後主為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總帥(丞)〔承〕麟之後，即閉閤自縊。少頃，權點檢完顏斜烈覺之，矯制召丞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内侍局殿頭宋(規)〔珪〕赴義宗前，斜烈曉以名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斜烈將從死，遺言奉御絳山，使

焚之。義宗自縊之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皆走，獨絳山留，為大軍所執。問之為誰，絳山曰："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若獨後何也？"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曰："若狂者邪？汝之命不能保，能瘞而君骨邪？"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同(共)〔穴〕邪？吾逆知以情告汝，汝必不違吾，故告汝。既瘞骨後，汝雖寸斬吾，吾不復告汝矣。"大軍以其言白僕蓋，僕蓋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乃入，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傍。絳山再拜，號哭，將赴水，軍〔士〕救之得免。

初，義帝之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經劃，殊有鬥志。後城將陷，始以憂沮聞出，嘗謂近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19]太子十年，皇帝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絶，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為亡國，此其所以為恨也。"又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執，或獻俘宗廟，或跼辱階庭，或餓死空閨，或移置邊地，朕皆不為也。汝等觀之，朕意決矣。"死社稷之心平昔素定云。是日，日大赤無光，京索間雨血十餘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時。自愛王階釁，太和昏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崎嶇汴京之遭，已同渭轍之窘矣。義宗繼之，尊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陟有條；士兵足鐵，不挑釁於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于宮闕。一意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庶稍歸

之。謂之守文之令主則可。然區區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而道喪時窮，則〔亦〕有付之末如之何而已。

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國，始于甲午，終于甲午，是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①時宋（理宗寶慶元）〔嘉定十七〕年也。　②時宋〔理宗〕寶慶（二）〔元〕年也。　③時宋寶慶（三）〔二〕年也。　④時宋（理宗紹定元）〔寶慶三〕年也。　⑤時宋紹定（二）〔元〕年也。　⑥時宋紹定（三）〔二〕年也。　⑦時宋紹定〔四〕〔三〕年也。　⑧是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時宋紹定五年也。　⑨時宋紹定六年也。　⑩宋理宗端平改元也。　⑪唯"忠孝軍"元帥八兒闍不拜，曰："事至此，有戰死而已，安更事二君乎？"竟以戰歿。　⑫宿州有簪位者，謚曰莊，故官僑于宋者，私謚曰閔。或謂哀不足以盡謚，天下士夫咸以義宗謚，蓋取《左氏》"〔國〕君死社稷"之義。　⑬皇子授為金紫光禄大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開國功臣傳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改名宗維，武元皇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幼閭，乃武元伯父也。父(皒)〔即〕阿廬里移賚孛極烈，後雖貴襲其官，加於見授官銜上。〔罕〕姿貌雄傑，能被甲周貫馬腹，驍捷如風。輪劍入敵，人莫敢當。幼時嬉戲，為部伍擊刺之法，有居後者，擊之以鞭。性特嚴酷殘忍，沈鷙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

武元初起時，纔有千騎，破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獨粘罕、兀室、婁宿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剿，不若以死拒之。"粘罕奮鐵撾而前，諸將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1]其後遼祚竟亡，多其力也。

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京六州地，粘罕不從，指

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武元不許。是年，以罕 為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為元帥府，仍用罕為左副元帥。斡離不之南下也，取和而還，及再征宋京，諸將猶以為難，獨罕銳意請行，其後破(京師)〔宋京〕，遷徙二帝而去，罕功居最。

初，金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守禦以為難破，先欲講和。數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日，遣八壯士先登，城上果亂散走。

靖康初元七月，彗星(其)〔見〕，其芒亘數尺，自北拂帝座，并掃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雖卿相拜其前，而罕不為禮。太宗朝，罕之專權，主不能令，至于命相亦取決焉。後握兵不數年，淫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權既離掌握，慶裔不免于誅，而罕亦憤恚以死。後謚曰忠獻，詔立廟大興府，祀以天子禮樂。

①古白習城也。

骨　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頗剌淑之孫，于武元為從堂弟也。胡日多髯，雄傑有謀略。少時射，命中，能越長塹。初起兵時，骨捨以為必勝，其後寧江、渤海之捷，祕計居多。骨捨與粘罕至相讎，而骨捨才尤高。武元在位，二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為，皆許自專。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以至命相、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二人不行。

骨捨剛毅忍殺，粘罕兄事骨捨而甚重之，與斡離不不

相下。天會初封鎬國王。

斡離不

斡離不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誤呼作"二太子"。為人眇小，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奇其為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為"菩薩太子"。

天會三年，斡離不率衆南征，破檀、薊等州至玉田縣，時宋郭藥師兵戈甲鮮明，方渡河，國兵亦懼，斡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圍京師。後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

天會(三)〔四〕年，誅"常勝軍"三千人。"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斡離不乃遣各人還歸本土居住為名，問"常勝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尤厚。"斡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趙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反。我無用爾等。"于是皆惶恐而退。既行，遂遣四千騎以搜檢器械為名，于松亭關皆殺之。又遣人于令徽家搜檢器甲，又賜郭藥師姓完顏，拘之泊(定)〔淀〕中。或云，太子本仁慈，此受粘罕教使也。

天會四年九月，復南征，再圍京城，斡離不先擁兵抵劉家寺，粘罕繼至，環城列栅、分地，為攻拔之計。破城時，軍中屢欲血流，數次登門，望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洗，遂止。然主洗城者，粘罕與劉監軍，太子不與焉，蓋其性善耳。

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粘罕共以太宗之命遣張邦昌即位。是時歸至燕山，乃天會五年也。

山後議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許。因打毬中暑而死，後謚曰忠武。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雋，太宗次子也。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番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封兗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勑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楸(于)〔柃〕瘿盂遮道而獻[①]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令"窪勃辣駭"，[②]即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幸喜，故敢奉此為壽，無他意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鵲突耳。豈可赦？"卒殺之。又于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輩遊以冒法，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

熙宗朝為太尉、領尚書省事。郎君吳矢謀反，路虎連坐，被誅。

①楸(于)〔柃〕，木名，有文縷可愛，多用為碗。　②云誅殺也。

兀　朮

兀朮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誤呼作

"四太子"也。與其弟邢王阿骨保同母。兀朮生時，穹廬中鬱鬱有氣，甚異之。為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衆憚之。

天會五年，兀朮與兄斡里嗢率衆南征，粘罕欲先圍汴京，兀朮遣人告粘罕，謂獨力難功。既而粘罕知未可圖，果如兀朮所言，遂已。

七年，為右監軍，請于粘罕，乞提兵侵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破，宋帝航海。兀朮回至鎮江，宋將韓世忠提海舟駐揚子江以邀之，兀朮不得渡，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額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大戰勝之，以輕騎絶江而回(北)江〔北〕，屯于六合。時左監軍誚其無功，欲再侵江南，兀朮辭之。

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于宋，兀朮時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鋭意敗盟，舉兵南征。後敗于順昌，敗于郾城，敗于柘皋，乃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

兀朮臨終，以堅守和好之説，後賜謚曰忠烈。

銀　朮

銀朮一名銀朱，武元第三從弟也。在部落中以勇悍知名，刺虎搏熊，輩伍無敵。

武元起兵時，會集諸部，其舉驍勇者充千人長，衆推銀朮、剌移烈等。首攻寧江軍，破渤海子弟軍，克其州。自後連年軍旅，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役，兵勢甚盛，衆皆懷懼。又盛寒，雪深尺餘，銀朮先鋒接戰，少頃，軍馬左

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歷武元世，屢戰有功。

至太宗天會六年，銀朮為萬户，粘罕諸道進師，令銀朮等攻漢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鄧州。時江南財賦皆聚于鄧，宋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甚備，至是攻破其城，汲死焉。鄧州既破，遂併取汝、金、房州之民以歸。後為咸寧都統，封澤國王。

兀　室

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疏族，于屬為子也。武元起兵時，兀室同為謀主。為人深密多智，目睛黄而夜有光，顧視如虎。滅遼國，為先鋒，徑進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京、上京，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南宋，時索百萬租賦，方交割城子，宋使趙良嗣請以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復云："二十萬。"兀室曰："此一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于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倘有難色，不如且畫契丹故疆。"良嗣力爭不勝，自此國中有背盟意。

天會二年，遼主天祚率諸軍出夾山，南下武州，遇兀室軍，戰于奄遏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國兵千餘騎伏山間，遼兵驚潰，天祚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南歸，精兵五千人，兀室遣婁宅勃菓領五百騎擊之，殲焉，遂禽天祚。其後余覩謀反，兀室自雲中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事，余覩事覺，伏誅。

兀室嘗副粘罕用事，雖為諸將所忌，而嘗以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能及。吴乞之反，諸王連坐，兀室時為右

丞相，建謀伏兵宮內，因其朝會悉禽殺之，撻懶亦誅死，兀室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遷左丞。然熙宗畏其智數，深切忌之。

初，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傷。"未幾，七月，宋宛、魯、虞、滕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語之，兀室不以為怪。是月，果同蕭慶誅，其應天道如此。詔略曰："希尹心在無君，言不近道。迷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誅慶曰："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于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誅于兩觀。"

兀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嘗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人，後執其手而殺之。為明威將軍，會元夕挾奴僕十餘輩入寡嬸家，烝焉。兀室在闕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于家。撻撻懼法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兀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兀室亦被誅。

婁　室

婁室一名婁宿，女真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初興，選族帳之壯武者，婁室與焉。室為人倜儻，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勝)〔盛〕如此，因時建議，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纇州"怨軍"亦叛，蕭幹奔鼈巫閭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元攻燕，室為前鋒，遼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室等已登城。

天會五年，室除萬户，粘罕遣室征陝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西岸，不能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攻長安，進攻秦鳳，為宋將張嚴所敗。既而室至鳳翔界，伏兵五里坡，擊殺嚴。時宋師至富平，室擁兵驟至，負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我師鐵騎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為陝西諸路選鋒都統。

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郃王。

撻　懶

撻懶一名撻辣，一名吕，武元從弟也。為人驍勇無賴，少時暴横，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雋爽，太子兩開宋京，懶皆以兵從。天會五年，遷左監軍。馬擴屯軍北京，懶攻敗之。

七年，兀朮侵江南，懶屯濱州以守山東。

八年，自濰州引從侵淮東，援兀朮，宋將張俊以懶善兵，其鋒不可當，徒手搏虎，并亡無益。懶急攻楚州，克之。又引衆攻泰州水寨張敵萬，為敵萬所敗，其壻萬不剌被禽。

九年，居祁州，請于粘罕，乞割齊國滄州鹽場，不從。

十二年，齊國乞兵，懶權右副元帥，提兵以應之。

天眷二年，為都元帥，割河南歸于宋。懶主議欲以廢齊也。齊既廢，謀再征宋。既而郎君昊矢謀反，事連懶，伏誅。

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

勉道，後為平章。

撒離曷

撒離曷女真人，不知其族屬遠近。女真起兵時，以宗族近親為將相，離曷晚進，特以驍勇見知于粘罕。再圍宋京，時離曷為萬户，婁室征陝西，離曷副之，屢戰有功。

天會八年，攻邠州，宋將曲端拒之。至白店原〔彭原店〕，據高原而陣，望黑峰之敗，懼而泣。

十年，與齊國合兵，屯于鳳翔。

十一年，提兵直趨金商，入洵陽界，宋將邵龍敗走，遂入金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吴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户孛堇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崖而上升，遂攻祖溪關，破興元，糧盡而反。

十二年，復領兵攻宋仙人關，為吴玠所敗，乃退師。

天眷元年，遷左監軍。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自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破永興軍及鳳翔府，陝右大恐。既而折合孛堇戰敗中傷，退屯武功，和議再成，南北不復戰矣。

吴矢反，諸王以次誅死，離曷亦誅死。

窩里嗢

窩里嗢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江南誤呼作"三太子"也。太宗朝封晉王。天會五年，斡離不死，代為右副元帥。是冬，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會宋信王榛遣馬擴會兵而求，里嗢報粘罕，共為之備。宋師至北京之清平，里嗢、

撻懶復攻敗之。

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南，諸將皆沮其請，惟里嗢請行。于是代粘罕為左副元帥，與劉麟、劉猊等自淮陽分道南侵，舟師由清河破楚州，進攻承州，會雨雪乏糧，且戰不利，聞太宗疾，遂回師。

熙宗即位，封冀國王，正除左副元帥。裔里嗢自燕山入見，卒于途。

其後，世宗立，以宗輔名非帝王之號，改其名曰宗堯，追尊皇帝，廟號懿宗。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遼合蘇館女真，乃居遼地，俗呼熟女真，如陝西熟番之類也。女真姓烏陵最微賤，小名撒盧母。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孺、蘇閻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遠。

初起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虜之，遂以其弟石窟馬之乳母妻之，命為都提點，都提點，乃北人貴家奴僕之稱也。至是，罕死，思謀赴喪，石窟馬以乳母之故，請于熙宗，後以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院自身，差權太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慮，善于周身，女真之中素稱辯慧，小術淺算，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于初元換授寧遠大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凡朮主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以思謀北人，又常充奉使也。

韓　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為統軍。太祖入燕，常隨父降，俱授千户。慶和入侵江南，累戰有功，後授副統，屯真定，正授雄州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强見稱，射必入鐵。兀朮渡江，常為先鋒。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城破。兀朮自江、黄間南渡，令常(竟)〔徑〕趨衢信以為援兵。兀朮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于高橋，俊遁。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為萬户都統，屯河中府。未幾，隨兀朮之陝西，攻仙人關，為宋吴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于兀朮。兀朮首尾陝西凡數年，〔常〕必隨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龍洲渦下寨，拒城三十里，宋劉錡以千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兀朮既敗，以常守潁昌府。

方兀朮未南征之先，常為濬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宫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此非南之所能敵，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耳。"至順昌之敗，其言果驗。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仕為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時南人多在上京，謀奉虛中為帥，奪兵仗南奔。事覺，(詔)繫〔詔〕獄。先是，虛中在朝，語言譖譀，諸貴族大臣久不平之，乃鍛鍊所藏圖書為反具。虛中嘆曰："死，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如高待制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風旨，並置士談極刑，人至今冤之。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為翰林學士。松年行臺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閒堂，自號蕭閒老人。薨，謚文簡。

蔡　珪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天德(一)〔三〕年進士，擢第，歷澄(州)〔州〕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數，禮部官以其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為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改户部員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為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古録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傳于世。

高　士　談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户曹。仕國朝為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子公振，亦有詩名。

馬　定　國

馬定國字子卿，佳平人。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黄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名亦顯。天眷年間，遊歷下亭，以詩撼劉豫，豫與語，大悦，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攷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號薺堂先生。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福建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為潁州教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嘗奉使于宋。自號三住老人。

郝俣

郝俣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

子貞簡，亦有詩名。居中，樞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時亦甚工，號虛舟居士。

李晏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月)〔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皇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遷至翰林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

初，遼人掠中原，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為奴婢。輸租于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户"。大定初一，一切免為民。開山寺僧賜户三百，與僧共居，供(設)〔役〕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積年，臺寺不為理。又訴於晏，晏上章，略云："天子作民父母，肯吏弄法舞文。沙門既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書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伏

前曰："前日車駕幸遼東閭山，寺僧曾供從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劫持我邪？"即日免之。明昌初，為禮部尚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經〕童科，皆自晏發之。出為沁南軍節度使，力辭，改昭(毅)〔義〕軍節度使。

子仲略，仕至山東〔東、西〕路按察使。

王　寂

王寂字元老，蘇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卒，謚文肅。有《拙軒集》、《北遷録》傳於世。

劉　昂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是時，昂有聲場屋，其律、賦皆自成一家，輕便巧麗，差有捷法。早年得仕省掾，改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

昂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絶句，往往膾炙人口。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峰。"其後流落，昂賜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顔人不識，倚爐(長)〔空〕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梢入夢無。"秦娥為之泣下。

楊雲翼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

賦亦中乙科。宣宗頻歲南伐，事勢有決不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言，雲翼獨極諫，以為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兵，而取償于宋，以天下為度者，不如是也。是後再出兵，時全軍幾為宋所覆，宣宗悔悟，責主兵者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邪？"興定末，拜吏部尚書，中外望其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終于翰林學士，謚文獻。

史　肅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舉，為名進士。歷赤縣及幕官，入為監察御史，遷治書，出刺通州。大中黨獄起，為所絆，謫靜難軍節度副使。大安初，召為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户部正郎。復坐鑄降同知汾州，卒官。肅尚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肅發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其善用事，古賦亦奇峭。有詩集號《濟軒遺稿》云。

蕭　貢

貢字貞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涇州〕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當上心，興陵嘉歎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獄吾不憂矣。"又奏："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辯，以伸冤抑。"詔從之。遷刑部侍郎，入謝曰："臣願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主大悦。凡貢所平反，多從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

西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南)〔難〕軍節度使、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户部尚書致仕。卒，謚文簡。有《注史記》百卷、《公論》等文傳行于世

李　遹

遹字平甫，欒城人，明昌二年進士。泰和中，為大興幕官，時胡沙虎知府事，竇權恃勢，奴視同列。遹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聲勢焰焰，人莫敢仰視，乃為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白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閒居陽翟十餘年，號寄菴先生。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爾輩慎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曰："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如此。

遹工書山水，龍虎亦入妙品，皆得先輩不傳之妙。平生詩文甚多，如云"舊管新收粗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贈筆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句也。

馮　延　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二年進士。為寧邊令，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考論文義，相得甚歡，故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髯，羈管豐州。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州井中。詩文最工，《隆安道中

元日》題云："山岡重復三竿日，溪路縈迴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又從馬上得新年。"

梁　持　勝

持勝字(輕)〔經〕甫，絳州人。大定初進士。質直尚義，有古人風。仕至保大軍節度使。有《諫世宗田獵表》傳于世。

泰和六年，持勝復試進士，制策優等，宏辭亦中選。貞祐初，由太學博士為咸平治中，宗室承裕辟為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兵脅持勝作文移，持勝不從，大罵，即日遇害，時年三十六。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舍無人鳥亦悲。"人以為讖云。

馮(壁)〔璧〕

(壁)〔璧〕字叔獻，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為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鞫大獄。其時權貴如歸德知府、宿州總帥，聲勢焰焰，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摧伏者，(壁)〔璧〕以法臨之，毛髮不貸也。幼有重名，不畏強禦。興定末，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致仕，居(松)〔崧〕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為神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三郎耳譜趙花奴，風調才情信有餘。天寶錯來非一拍，《霓裳》中節亦區區。"詩文行於世者最多。北度還鄉里，年七十九終。

韓　玉

玉字溫甫，其先相州人，其後北遷，為漁陽人。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一日應制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歎曰："勳臣何幸，得此人作傳邪？"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

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帥司檄玉為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藉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冒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鐵，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五萬兵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援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可用，亦欲為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貪錮威權，既北夏鼙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而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其後，京兆統軍以謀反誅公直，并及于玉。玉赴官，道出華州，被囚，死于郡學。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

文學翰苑下

王　若　虛

若虛字從之，(藁)〔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釋褐鄜州録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居冷局十五年。崔立之變，草小獻諡，為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若虛。〔若虛〕外為遜辭，而實欲〔以〕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登泰山，憩于黄峴峰之萃美亭，談笑而化。

若虛少負海内重名，而不立崖岸。滑稽多智，而更雅重自持，誠所謂一時名流矣。

麻　九　疇

九疇字知幾，莒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宫中亦懼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邪？"章宗大

奇之。弱冠住太學，有聲場屋間。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興定末，府試經義第一，詞賦第〔二〕，省試亦然。正大三年，公卿連薦九畴可試館職，乃賜及第，授太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

九畴天資野逸，高蹇自便。壬辰歲，遇亂卒。

高 廷 玉

廷玉字獻臣，(思)〔恩〕州人，大定末進士。歷章宗、衛王朝，甚有時名。為人豪(傑)〔爽〕，尚氣節，一時名士多歸之。貞祐初，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與知府復興屢以公事相可否。時都城受圍，使驛阻絶，復興為安撫副使，懼廷玉謀己，乃以(通)〔造〕逆訊之，廷玉就逮，龐才卿、雷希顔、王士衡、辛敬之，皆被羅織，幾有一網之禍。比赦至，廷玉瘐死。

張 萬 公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有惠政，人為立祠。入為右司員外郎，太師淄王愛之，許以宰相器。明昌初，遷御史中丞，以言事忤旨，除彰國軍節度使，召為大興尹，拜參知政事。以母老丐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內艱，起復，擢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為相知大體，有"敦龐耆艾"之目。既致政，而眷顧未衰，復起判濟南，安撫山東，便宜行事。未幾得請，薨，謚文貞，配享章宗廟庭。

董師中

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洺州，皇統九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泰和初，元妃李氏方寵幸，兄喜兒為宣徽使，有楊國忠之權。時有田庭芳者，上書云："大臣持祿，近臣怙寵。"章宗覽之，顧謂："怙寵者誰？"時喜兒侍立，師中倒笏指之曰："謂李喜兒輩。"章宗頷之。師中嘗言："作相不難，但一心正，兩眼明足矣。"

少喜詼諧，及在相位，未嘗廢談笑，然不害為名相。俄致仕，賜第京師，薨。

胥鼎

鼎字和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宣宗貞祐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渡，出為(平)〔汾〕陽節度，移知〔平陽〕，〔權〕河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密副使，權右丞。五年，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臺關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進封英，行臺衛州，薨於位。

鼎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為之時。表裏山河，豈愚臣守拙之地？"其為國一念可知也。

張行中

行中字信(輔)〔甫〕，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紹〕王(紐)朝，胡沙虎除名為民，賂遺權貴，得復用，行中言其必

反。及弒逆，自為太師、尚書令、澤王。行中時為禮部尚書，人謂必為所殺，甚危之。一日，虎下禮部鑄(鑑)〔監〕國寶，行中持不可。虎雖怒，竟不敢殺也。

宣宗即位，授參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人莫敢仰視，惟行中與之抗論，朝廷稱焉。

路 仲 顯

仲顯字伯達，冀州人。其母有賢行，教仲顯讀書。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受武安軍節度使。雲朔用兵，仲顯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仲顯死，章宗昭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復上之，有司不聽，夫人付之州學，買上田二千畝有奇。故相馬琪時判州事，聞于朝，賜號成德夫人。

耶 律 履

履字履道，東丹王七世孫。學通《易》、《太玄》，至于陰陽歷數無不精究。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露索為恥，遂不就舉。蔭補國史掾。章宗朝，遷(冀)〔蘇〕州刺史，入翰林，為修撰。歷直學士、待制、禮部尚書，特賜進士第。俄預溫王定策功，拜參知政事。明昌元年，進右丞。薨，謚文獻。

王 予 可

予可字南雲，(遼西)〔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南雲亦嘗隸籍。年三十，大病，後忽發狂，能把筆作詩

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諦摩龍什”，于道則“驅天玄俊”，于貴游則“威鍠堂主人”。為人軀幹雄偉，貌亦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狀若牛耳。一金纏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指為翠靨。衣長不能掩脛，故時人有“哨腿王”之目。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屍穢在傍，蚶蟲狼藉，不卹也。人或問其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無。有《烹茶》詩云：“簾捲緑陰花外月，玉山冰雪醉扶翁。”《凌霄花》云：“啼鳥倒聯金羽舞，驚蛇斜傍玉簾飛。”張伯玉與之遊，最狎。壬辰兵亂，為順天軍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擊之北歸，館于州之瑞雲觀。南雲明日見將領，自言云：“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越三日卒，後有見之淮上者。

李　獻　甫

獻甫字欽用，（遼西）〔河中〕人。博通書傳，精于《左氏》及地理之學。為人有幹局，時人以精神滿腹目之。歷咸陽簿、行臺掾屬。正大初，夏人請和，馮子駿往議，欽用預行。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欽用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為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寧有據邪？”曰：“兄弟且不論，宋曾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邪？金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欽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邪？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是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倘如宋舊，本朝雖歲

捐五十萬無不可。”使者語塞，和議乃定。朝廷録其功，授慶陽總帥經歷，尋辟長安令，入為尚書省掾。壬辰用兵，奏充行六部員外郎，盡守備之策，時相賴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使。義宗東巡，死于蔡州之難。

党 懷 英

懷英字世傑，秦符人。在孕時，母夢道士吴鉤來託宿。及懷英生，儀觀秀整，如神仙。少穎悟，日授千餘言。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娱，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進士甲科，調成陽軍事判官，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終，是夕有大星隕于所居之堂，衆驚視之，而公已逝矣。謚文獻。禮部趙公秉文作墓志云：“公之文似歐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俞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趙 秉 文

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少穎悟，讀書如夙成。大定中進士。應奉翰林文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完顔守貞可大用。又言：“獄訟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為可，大臣以為不可而可行者。”坐謗訕免官，起為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度〕判官。章宗嘉其敢言，泰和二年，改户部主事，翰林修撰，兼侍講學士，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開興中薨。

周　昂

昂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年二十擢第。釋褐歷南和(令)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宣叔以言被斥，昂送以詩，坐謗訕，停職。後仕至沁南軍節度同知。大軍至，城陷，昂與其子嚴明同死于難。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

楚國張邦昌録

張邦昌字時彦，魏(州)〔郡〕冠氏人也。少登進士〔第〕，歷任滄州教授，改國子書庫正字，通判曹州，至宣和元年，累遷至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啟邊釁，邦昌無所可否于其間，時論罪之。宋徽宗既内禪至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帥既破京城，勒令别立異姓。令下甚嚴，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以〕塞責。"金帥回牒云："若果舉邦昌，仰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各親書〔其名〕，押字(日)〔名〕下，等守以備册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進狀論列，以為"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衆人署名舉邦昌。

靖康二年三月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聽令，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卧病不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掇送與邦昌邪？雖暫假而歸，焉可免

禍!"先是正月十五日，太宰張邦昌奉使還闕，至城外，軍前留之。及是，金帥告報城中，欲遣邦昌入城，御史臺檢準故例，率文武百官迓于南薰門。如期而集者(元)〔凡〕數千人，士庶往觀又數萬人。范瓊、汪長源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將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敦請即皇帝位，猶豫未決，緣軍前先有指揮故也。邦昌與百官相見，慟哭盡哀。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直宿，續增作十五員，掌管事務，并使臣十員，祗應三衙，〔門官〕亦同宿(直)〔守〕。金帥令勸進于尚書省，邦昌卧病不食者四日，故有諸公"掇送"之言。

次日，金國文字來，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恐。三日，金使來促勸進，取推戴狀，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欲以初七日行册命之禮。邦昌誓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塗炭一城邪?"遂止。

初六日，閤門制儀榜，擇次日即皇帝位。是日，有内親事官數百人，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謀赴義于金水門外，統制官吴革為首，被誅。

初七日早，百官僧道會于尚書省，奉册寶入門。〔邦昌〕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佯為昏瞶欲僕，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國曾太師以下五十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幕次。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册寶，册文略曰："失德者亡，天命實假于我手；當仁不讓，歷數乃在于爾躬。

咨爾張邦昌云云，可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帥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郤弗御，步升殿，于御牀西側別置一椅坐，文武合班賀。傳指揮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其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時雍權領尚書省，吴幵、吴儔皆權樞密院，吕好問門下侍郎，徐秉哲中書侍郎，范瓊以斬吴革功，陞正任觀察，除殿帥。大抵往來議事者，幵、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制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

先是金帥送邦昌入城，時邦昌堅不肯立。久之，百官有進言于邦昌曰：“相公權立，他日相公為伊(吕)〔尹〕，為王莽，皆在相公處之。”邦昌乃勉强從之，曰：“某以九族保此一城人。”方邦昌册立時，百官對金帥皆慘怛，邦昌亦色喪，惟幵、儔輩欣然若有所得。

十二日，邦昌手詔曰：“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于(水)兵火，諸公横見推迫，不容于自裁。近覽文牒、狀牒，至有以聖旨稱之。夫聖，孔子不居，則予一人其何敢焉？應今後有自内傳出者，為‘中旨’，有面得者，為‘面旨’，出四方者，為‘宣旨’。”邦昌每日于迎陽門上，罷去閤門儀制設常，禮畢，與執政侍從以上對坐議事，語則稱名字，遇金人至則遽易服。衛士等曰：“伶人往日作雜劇每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作假官家。”金人如蕭慶、耶律廣、王(芮)〔汭〕、高尚書、曹少監等，邦昌向在軍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堦下。邦昌辭讓，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

十四日，金帥以邦昌之請，罷括金銀。邦昌往謝金帥，議七事；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禮，酒三行。

二十八日，金帥回師，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土庶北望慟哭，謂二帝北遷也。

二十九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帥。及午而返，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迎宋元祐皇后垂簾。

四月初十日，邦昌避位。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羣臣稱"予"不稱"朕"，旨稱"面旨"，由内降只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張邦昌謹封"。大抵每事不敢有僭意，逼迫金國之命耳。其後死于潭州。

方邦昌抵貶所，寓居潭州大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得宋帝賜死詔，徘徊退避，執事者迫之登樓，邦昌仰首，忽覩"平楚"二字，長嘆就縊。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齊國劉豫録

劉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郡縣，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生白金盂、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宿)〔夙〕醜，豫因上疏自明，徽宗赦勿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吏部與差遣。"遂出為兩浙〔察〕訪(察)。抵真州，喪妻崔氏，繼丁父憂，因家焉。高宗幸揚州，樞密使張慤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悦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煩，不許謁見，豫懷憾而去。到郡，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科坐罪。金師侵山東，豫遣子出戰，金兵圍之數匝，令郡俾張柬往援，金兵解去。遣人啗豫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柬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不從。因出城，詣軍前通款。

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説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又以賂啗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説晤反，晤屠之。天會間，濟南有漁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有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于是齊、魯之閒僉附會為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齎重寶，陰賂粘罕左右，求僭立，粘罕遂注意于豫。豫詭詞乞立張孝純，金主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立者，衆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曰："願立豫。"其議遂決。

是月戊申，金主遣西京雲中府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韓昉備禮，以璽綬立豫。册文曰："册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竝同楚舊。"豫遂僭立于大名，以李孝揚權左丞，張柬權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子麟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前太原尹張孝純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為大名留守，王夔為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京，以汴京為西京，以歸德為南京。豫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强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内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為三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勳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

是時，金師南征回，俾李鄴、李俅、李儔、鄭億年回于豫，豫除儔御史，億年工部侍郎。

冬，遣孝純奉册寶册母翟氏為皇太后，妻錢氏為皇后。民間房緡以十分為率，佔纔納官。

十一月，詔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

嘉號，以為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留守東平，李儔知單州，李俅陽穀令。馮長寧請立什一稅法，除户部侍郎。

是年，依倣金國法，鄉各為寨，推上豪為寨長。五家為保，雙丁籍一為軍，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與補効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五軍，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衣甲、錢糧等費，凡三年一替，惟効用正軍官為清給。時有百姓醉酒罵豫："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于爾？"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引)見。"豫既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為援。"豫榜于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為害不細。"斬首號令。

阜昌二年，麟封梁國公、尚書左丞相，張昂權右丞相。

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徙李儔知襲慶府。

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及僧道捧表請遷都，詔史平補上州文學，僧道賜齋。

阜昌三年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大作，屋瓦震動，都人大恐，豫曲赦以安之。奉祖考于舊太廟，追尊其祖為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衎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

遷弟益為京兆留守。

劉麟以所籍鄉軍簽為本府十三軍，網羅英俊，置諸左右。嘗語其參謀馮長寧等曰："趙氏宣、政間童、蔡掌兵

權，幕府從事皆闕冗取具之人，一旦金兵入界，召問之，面已無生色矣。諸公宜以前車為鑒。”

〔太〕常博〔士〕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其大略曰：“蠡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豫手批褒答，減二年磨勘。

西京兵士賣玉注椀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鞫)〔鞫〕之，知得于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山陵〔及〕金人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

六月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製疏語，使子麟代謝于相國寺中太乙上清宫。

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

九月，長星見。皇太后死，謚曰慈獻。

宋厚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説上官晤之故，特録用之。

李俅言“什一税法”利害，可採，遷監察御史。

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

阜昌四年二月，葬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嫗之衣。

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

五月，馮長寧、許伯通删修“什一税法”，大略云：“宋之季世税法害民，權豪兼併，元元窮蹙。”

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宋尤甚，豫批定國轉一官。

阜昌五年四月，以許青臣為殿前太尉，拆毁景靈宫，

得真宗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

九月，手詔誣污南朝，其略曰："朕膺受天命，撫治中原，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定議一統之地，憫其淪陷，不忍用兵，且冀〔趙昺〕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為〔之〕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圖怙惡不(悛)〔悛〕，蔑棄大德，乃敢偽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劫汝潁，後舉烏合之衆，侵掠鄧襄，至妄肆蜂蠆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生靈何有休息安泰之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體至懷。"

阜昌六年正月朔，日食。豫兵與宋師迎戰，齊兵屢敗。繼聞宋帝親征，兀朮詭示渡江之形，(金)〔全〕軍宵遁，麟以騎兵(還定遠)〔環繞〕，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亡，榜以金主崩，名曰"班師"。

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

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日天地晦暝。

八月，麟出獵陳留，義黨百餘人欲擒以南歸，事覺，悉斬于汴京。

劉復知濟南。

劉觀知淮寧軍。

十月，民鬻子者官以百稅。有告李儔罵丞相張昂口(極)〔溺〕，降五官，為虢州〔盧氏〕監酒。

十二月，張柬卒。

阜昌七年春，〔賜〕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

改明堂〔基〕為講武殿。

九月，以許青田權大總管，千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户部侍郎、行軍參謀，李鄴行臺右丞。講武，議軍事，僉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兩路南寇。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宣化，以姪劉猊統之。西路奔廬州，以子劉麟統之。李成、孔彦舟、關師古輩皆在麾下。手詔榜示，指斥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也，臨汝軍守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趙倚。麟因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于濠壽之間，失(車)〔運〕車七千兩，船七百隻，亡殁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需犒設之物不可勝計。于是廢猊為庶人，免劉復官，徙劉觀為東〔京〕路留守。以妻弟翟綸為南京〔路〕留守。

阜昌八年四月，有羣梟鳴于後苑，又有(鳥)〔梟〕數千鳴于内，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梟者賞五千。

五月，無雲而雷，龍起于宣德門左掖，滅"宣德"二字，豫遽命修之。

八月，遣户部員外郎(黄)〔韓〕元英監場，游何與金主乞兵，并力南寇，皆以宋師進臨長淮為辭。既望，順昌府報喜旗到，稱江南副統制酈瓊等全軍人馬并淮西百姓十〔餘〕萬衆歸附，以户部侍郎參謀李師雄充接納官。

九月十(二)〔三〕日到京，以酈瓊為(靖)〔静〕難軍節度使、知(鄆)〔拱〕州，以劉光時為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為南京副總管，王世忠〔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貴)〔賽〕後軍統制。自餘授官數十人，仍遣馮長寧再與金主乞兵。

十月壬寅，平康鎮濠寨官賈百祥見星殞，不覺失聲

曰："齊帝星殞矣，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者)〔首〕連累，因捽拽赴劉麟，麟問可禳否，答曰："惟在修德。"麟奏其佯狂，壬子，斬于汴京。

十一月，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齊于東市。丙午，金主廢豫為(馬)〔蜀〕王。詔曰："勅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蜀)〔濁〕河以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崇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寧負爾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于弊政，用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為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事件，已委所司畫下。"

初，麟、豫父子之欲南寇也，知金主戒淮蜀之敗，不肯輕動，遂妄言南宋將欲寇淮，遣(黃)〔韓〕元英、游何乞兵。時撻辣、兀朮示以難色。及酈瓊來歸，又令馮長寧以酈瓊等條具南宋將欲進取事迹聞于金帥，于是金主若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國節制，悉令調發赴陳、蔡、宿、亳、汝、潁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夤夜進發。至是，麟以鐵騎二百抵潛滑之間，來見撻辣，金兵圍之數重，擒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德門左右掖門。兀朮及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內，邀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兀朮揮鞭以馬騎圍逼至東闕門，命一羸馬載之而去，囚于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齊國尚書省為金國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番揚

言：齊王虐民，命廢之。放百姓免行錢，散鄉軍，敲殺貌事人，教爾百姓快活，爾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于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有馬四萬匹，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疋〕，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兩〕，有糧九千萬〔石〕，方州不在此數。豫宫嬪百餘人，妊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内為婬佚，以獻女、獻妻得官，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揖紛紛皆是。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妻伴之，麟并以二人進豫，于是遂以公謹監禮料庫。如侯湜為長葛令，有入己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以女進豫，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為"金牌天使"，宣傳撫問陝西。其汙淫有至于此。

在帝位八年，割剥百姓，下至倡優，無不日納官錢。劉復、劉益皆豫之弟，劉猊乃劉觀之子，悉善聚斂，碌碌無他能。獨劉益積而能散，待下有禮，頗得士卒懽心。是故廢豫曰〔金〕亦忌之，用計掩捕，餘待之若無人，至今恣其任便居住。

皇后錢氏，宣和間〔為御侍〕，出宫後，為賊所掠，賣身與豫，為針綿婢，故宫庭事，豫皆取法于錢。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説豫陰通南朝，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五百萬，命道上醮薦之。

十二月，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立楚國張邦昌册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三)〔二〕月辛(亥)〔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粤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輶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搆端怙亂，反義為仇。譎詭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啻)〔張〕，紀綱紊弛。況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亮聽卑，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眷命攸矚，謂之大寶；苟曆數改卜，未獲偷安。故用黜廢，以昭玄鑒。

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

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諸官都部署、尚書左僕射權簽樞密院事韓某等持節備禮，以璽〔綬〕册命爾為皇帝，以(援)〔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于忱誠。

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立齊國劉豫册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為己私。職在救民，迺知王者為(道)〔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頗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黄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衆。妖氛既掃，區宇式寧。

越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啟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志〕，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蔽匿逋逃，誇大疆域。肆其貪很，自起紛争。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鄉)〔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無聽從，巧為辭拒。爰

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傅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委)〔要〕，悉同父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未)〔才〕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人)，陰起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誅茲敗類。又起晝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神明，乃昭玄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共息民〕。不料懦庸，難勝重任，妄為退讓，反陷誅鋤。

〔始者宋國罪餘，趙氏遺孽，家乏孝友，國無忠勤〕。(奉)〔衛〕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事(務雖)〔雖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于僭號，心之幸禍，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

咨爾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又)〔有〕定衰救亂之謀，安變(持)〔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囊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紀)，修制度。省刑

罰而(出)〔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食實封一百户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册〕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適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

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金國檢視大宋庫藏

絹五千四百萬疋　　大物緞子一千五百萬疋
金三百萬錠　　銀八百萬錠
珍寶未見實數

金國取去大宋寶印

皇帝殿寶十四
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天子之寶　　天子行寶
天子信寶　　皇帝之寶

皇帝行寶
御書之寶
無字寶
宣和御(書)〔筆〕之寶
　　青玉二
傳國寶
　　金九
御前之寶
御書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印中書〔門〕下省文字
御前錫賜之寶印賜月茶藥合
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印香(合)詞表
　　銀一
尚書内省出納之印印破除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寶
　　太子殿金一
皇太子寶
　　〔皇〕太子妃金一
　　〔皇〕太子妃印

皇帝信寶
御書之印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印

受命于天，既壽且康

宣和殿寶
天下同文之寶
御前之寶御宣〔劄〕
書詔之寶印詔書

宗族隨二帝北遷

太上道君皇帝
太上皇后

欽宗皇帝
皇后
皇太子諶
鄆王楷　　夫人朱氏 男二人 女宗姬六人
肅王樞　　夫人任氏 男 人 女宗姬二人
景王杞　　夫人田氏 女宗姬二人
濟王栩　　夫人曹氏
康王構不在京　　夫人邢氏
祁王模　　夫人曹氏
莘王(桂)〔植〕　　夫人嚴氏
徐王棣　　夫人王氏
沂王楥
和王(楹)〔栻〕
信王榛

未出閤王公

安康郡王楹喬貴妃位　　建安郡王模任婉容位
嘉國公椅任婉容位　　瀛國公樞喬貴妃位
溫國公棟小王婕妤位　　相國公梃王貴妃位
昌國公柄王婉容位　　儀國公桐大王婕妤位
韓國公相關婉容位

已出降帝姬

嘉德帝姬都尉(曹寅)〔曾尉〕　　安德帝姬都尉宋邦光
(崇)〔榮〕德帝姬都尉曹(成)〔誠〕　　茂德帝姬都尉蔡修
成德帝姬都尉向子房　　淑德帝姬都尉田不
順德帝姬都尉向子宬　　顯德帝姬都尉劉文彥

未出降帝姬

華福帝姬喬貴妃位　　惠福帝姬喬貴妃位

令福帝姬王婉容位　　純福帝姬小王婕妤位

寧福帝姬崔美人位　　永福帝姬崔美人位

柔福帝姬華王府位

諸妃嬪

王貴妃　　喬貴妃

韋貴妃　　王貴妃

王婉容　　關婉容

〔任婉容〕　　〔喬婕妤〕

王婕妤　　小王婕妤

五王宮

燕王(偲)〔俁〕　　越王(俁)〔偲〕

吳王俙　　和義郡王(偉)〔有奕〕

永寧郡王〔有恭〕

妃嬪共一千二百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三

天　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自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忒、孛朮、木極母三(教)〔數〕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挈壺供奉等官。方斡離不南下之際，時宋徽宗禪位與欽宗，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城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一日午時宋京城當破，其後果然。

地　理

國初之時，族帳散居山谷，地僅千餘里。自後并遼，得大遼全盛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名會寧號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渤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原)

〔京〕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于此矣。

燕京制度

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室宇無異于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遝，自"前朝門"直抵"後朝門"，盡為往來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孟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無長幼皆聚觀于殿側。民有訟未決者，多邀駕以訴。至熙宗始有內庭之禁。

煬王弒熙宗，築宮室于燕，逮三年而有成。城之四圍凡九里三十步。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中門繪龍，兩偏繪鳳，用金釘釘之。中門惟車駕出入乃開，兩偏分雙單日開一門。過門有兩樓，曰文曰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至通天門，後改名應天樓，〔觀〕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東西相去一里餘，又各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

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及）〔內〕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居之。西出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瀛、

柳莊、杏村，盡在于是。

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其正門兩傍又設兩門。正東曰宣曜、陽春、施仁，正西曰灝華、麗澤、彰義，正南曰豐宜、景風、端禮，正北曰通玄、會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門也。此外有宣陽門，即内城之南門。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並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通天門即内城之正南門也，四角皆垛樓，瓦〔皆〕琉璃，金釘朱户，五門列焉。門常扃，惟大禮祫享則由之。宣華乃内城之正東門，玉華正西門也。左掖東偏、右掖西偏門也。各有武夫守衛，士夫過者不敢瞬目。拱辰即内城正北門也，又曰"後朝門"。制度守衛，一與宣華、玉華等。金碧翬飛，規模壯麗矣。

汴京制度

汴京制度：宣宗所遷，大概依宋之舊。鄒伸之奉使時，同官屬遊故宫：宫牆四角皆有樓，高五丈，每樓一所，兩傍各有屋以裹牆角。自左掖門向西三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俯瞰城市，正望丹鳳樓。後下樓即右昇龍門，此兩門外左、右掖門，橫通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傍皆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殿前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傍垛殿各三間，峻廊後與兩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乃宣宗渡河後畫，中有御〔屏〕畫小龍，用拱斗門成一方井，如

佛。正殿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正衙也。轉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儀殿，有三門：中曰隆(平)〔德〕，左曰左隆平，右曰右隆平。入此門，東西兩廂，望見隆德殿，即宋垂拱殿也。殿庭中東一鐘樓，西一鼓樓。殿屋五大間，傍各殿三間。堦止龍墀一級，東西兩閤門，并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又一庭院，有門曰仁安，東西兩門，東出東華〔門〕，西出西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龍墀兩廊皆如隆德殿規模，即宋延英殿也。自此後兩殿，(有)〔無〕門，皆有船軒連接。兩邊廊屋止用黑漆窗户，意謂必宫人居于此，乃内殿，百官不到。前四殿皆琉璃筒瓦，一殿曰(德)〔純〕和，一殿曰福寧。後又有一小殿，殿後有直舍。此殿後即内宫牆門，有門兩重。出入後苑十數步，閒過一小溪橋，有仁智殿，溪中有龍舟。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敕賜昭慶神運萬歲峰"，西一石刻"獨秀太平巖"，乃宋徽宗御書，刻石填金。殿後有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之。最上刻石曰香石泉山，山後挽水上山，水自上流下，至荆玉澗又流至涌翠峰。下有太山洞，水自洞門飛下。復由本路出(德)〔純〕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横從右昇龍門出，即宋後朝門，榜曰啟慶之宫。入宫門後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右曰光興。制度宏麗，金碧輝暎，不可勝言。出啟慶門，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門向南，榜曰聖壽宫，左安泰門，右明昌門，即金國太后宫。入宫門，直入一門，榜曰徽音，又一門，榜曰光熙，望見徽音殿、長樂殿。入光翼門、繁禧門，有德壽殿。

復出此宮，即祕閣。在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即古待漏院。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廊千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向南一大門，即太廟門。內三門，門上並畫蟠龍。殿宇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傍修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位，入此兩門共便。殿上十一室，盡傍金國祖宗謚號。每一室計三間，東邊一門，西邊一窗，嵌一小石室，上下有石廣三丈石門一合，可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祀，迎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出太廟向西行，向南一門，即社〔稷〕壇，周圍皆牆。外四門，遇祭則開，迎四方之氣。

宮室制度金國時有更改，大抵皆宋朝之舊也。

陵廟制度

金國不設宗廟，祭祀不修。自平遼後，所用宰執大臣多漢人，往往告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廟。若七世之(祖)〔廟〕未修，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可不念哉。金主方開悟，遂立太廟。追海陵王徙燕，再起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奉安太祖、太宗、德宗。又其東曰(元)〔原〕廟，奉安玄祖、太聖皇帝楊割。追尊遠祖，起自七代祖福，以下各加尊謚，立廟祭祀。

國初，祖宗止葬于護國林之東，逮海陵徙燕，始令司天臺卜地于燕山之四圍，歲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龍城寺，峰巒秀出，林木隱映，真築陵之處。遂遷祖宗于此，唯熙宗葬于山陰，蓋以刑餘遂不入陵。

國初無祭祀之禮，至海陵徙燕，築陵于西南九十餘里大洪山，及太廟、(元)〔原〕廟告成，始有尊祖之議。時奏議多陳郊祀配天之事，海陵恥效南朝舊制，令更討論之。禮官再進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禘當取夏四月，祫當取冬十月，海陵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大樂，具九節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于正殿。次日凌晨，令導從之人各服五色畫衣，執旌幢、斧鉞、幡蓋、羽扇，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徐布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近)〔迫〕御座衣玄纁、服衮冕，執圭，乘玉輅九龍御座至廟。禮畢，易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逮世宗立，因而行之，至今不廢。

儀　衛

建國之初，儀衛護從止類中州守令。在內庭，閒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跣足而行。至熙宗立，始設儀衛將軍、寢殿(中)〔小〕底、弩手纛子，迨幸燕，始乘玉輅，服衮冕，儀從方整肅。時令翰林待制邢具瞻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閒〕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沈煙和，舞蹈六龍閑。歌謳道咏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護從悉具。若尋常出獵、觀田，多無定制。或數百騎，或〔數〕千騎，前後皆執旗，旗上繪以日，〔至一大繡日〕旗，曰御(座)〔坐馬〕纛，或紅，或黃，(如)或(排)〔緋〕，駕而出，一與南朝同。導前者皆弩手、纛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以上〕，衣以真錦團花袍，金鍍銀帶，

簇金蛾拳脚幞頭。雙引而前，皆散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頭之後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幞頭，腰懸弓矢，并馬而行，約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紅羅曲柄，飾以文彩。一護軍執之，以為儀式。蓋之後曰御座馬，左右二副點檢領之。馬之後曰寢殿小底，衣帶乘騎，一與護衛等，止無弓矢，而腰以深紅包袱，又約數百。及駕，或乘逍遥，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旨。其上張蓋，表裏皆紅羅，(獨)〔柄〕微曲。駕之後，護衛小底不計其數。又其後，曰馬軍栲栳隊數千隨焉。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四

旗　　幟

金國以水德王，凡用師行征，旗皆上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為主。尋常車駕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即以紅綃為日，刺于黃旗上；月旗即以素帛為月，刺于紅旗上。近駕則又有日月大繡旗二。如大禮、祫享、册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曰"蓋天"。

車　　緻

后妃並用殿車，其車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緣青氈為

蓋，四圍以簾，秋冬亦用氈，並用錦緣柱廊，(白)〔月〕板護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並朱。車之四角，后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角，並用銀螭頭。

國主繖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為頂蓋。后用金鳳，太子用金龍。妃紫繖用金孔雀，一品青繖用銀浮圖，二品三品用紅浮圖，四品五品〔用〕青浮圖。

服　色

服色各以官品論，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腰〕橫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許自服焉。

國主視朝服：純紗幞頭，窄袖赭袍，玉(遍)〔扁〕帶，黃滿領。如遇祭祀、册封、告廟，則加衮冕、法服。平居閒暇，皂巾雜服，與士庶無別。

太子服：純紗幞頭，紫羅寬袖袍，象簡玉帶，佩雙玉魚。

王公服，謂親王及三公服，紫羅寬袖袍，紗製幞頭，象簡玉帶，佩玉魚。

正一品，謂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服紫羅袍，象簡玉帶，佩金魚。

從一品，謂左右丞、左右參知政事、崇進、特進、樞密察院使。服紫羅袍，象簡金帶，佩金魚。

二品，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榮祿大夫。服紫羅袍，象簡御仙金帶，佩金魚。

三品至四品，謂文臣資德大夫至中順大夫，武臣龍虎

衛上將軍至定遠大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簡荔枝金帶，文臣則加佩金魚。

五品，謂文臣中議大夫至朝列大夫，武臣廣威將軍至宣武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笏紅鞓烏犀帶，文臣則帶金魚。

六品至七品，謂文臣奉政大夫至儒林郎，武臣武(功)〔節〕將軍至忠顯校尉。文臣則服緋，武臣則服紫，並象笏紅鞓烏犀帶，文臣佩銀魚。

八品至九品，謂文臣文林郎至將仕郎，武臣忠勇校尉至進義校尉。文臣則服緑，武臣則服紫，并象笏黑鞓角帶。

千官品列

諸國王府號

趙王府，大府，名二十。

豳王府，次府，名三十。

諸王府，小府，名三十。

宮師府掌保護東宮，導以德義。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詹事院掌總統東宮內外庶務。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太子左衛率府率

太子右衛率府率掌(周)〔門〕衛導從儀仗之事。

太子左監門

太子右監門掌門閤禁鑰。

太子僕正

太子副僕正

太子僕丞掌車馬、廐牧、弓箭、鞍轡。

太子掌鮑二員掌奉鮑,譏其出入。

太子典儀

太子贊儀掌司贊禮儀。

太子侍正

太子侍丞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之事。

太子典食令

太子典食丞掌承奉膳羞。

太子侍藥

太子奉藥掌承奉醫藥。

太子掌飲令

太子掌飲丞掌承奉湯茶、酒果之事。

太子家令

太子家丞掌營繕、(戎)〔戟〕槌、鋪設、燈燭之事。

太子司經

太子副〔司〕經掌經史圖書、筆硯事。

太子司藏

太子副司藏掌庫藏財貨出入事。

太子司倉

太子副司倉掌倉廩出納及薪炭等事。

太子中侍局都監

太子中侍局同監掌東(閤)〔宮〕閤內禁令，及省察宮人廩給諸物。

太子左諭德

太子右諭德

太子左贊善

太子右贊善掌贊論、(導)〔道〕德、侍從、文章。

親王府屬官

王傅掌師範輔導，參議可否。親王外任，兼〔本〕京(府)節鎮同知。

府尉掌警嚴侍從。

司馬掌總統本府之事。

文學掌贊導禮儀、資廣學問。

諸駙馬都尉、公主府府名

金源　廣平　平原

南陽　常山　太原

平陽　東平　安定

延安

內命婦品

一品妃：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

二品九嬪：昭儀 昭容 昭媛 修儀 修容 修媛 充儀 充容 充媛

三品：(二十七世婦)婕妤九員

四品：美人九員

五品：才人九員

六品：(八十一御妻)寶林二十七員

七品：御女二十七員

八品：采女二十七員

外命婦品

正一品：大長公主 長公主

從一品：郡主

正二品：縣主

東宮命婦品

宮正 司正 典正 女史

東宮

三品：良娣二員

四品：良媛二員

五品：承徽十員

七品：昭訓十六員

九品：奉儀二十四員

女官職員

尚宮 尚儀 尚服 尚食 尚寢 尚功 宮正

右六尚局，該女職一千餘員。

文官

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

從一品特進、崇進

正二品金紫光祿大夫、銀青榮祿大夫

從二品光禄大夫、榮禄大夫

正三品資德大夫、資政大夫、資善大夫

從三品正奉大夫、通奉大夫、中奉大夫

正四品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嘉議大夫

從四品大中大夫、中大夫、少中大夫

正五品中議大夫、中憲大夫、中順大夫

從五品朝議大夫、朝散大夫、朝列大夫

正六品奉政大夫、奉議大夫

從六品奉直大夫、奉順大夫

正七品承德郎、承直郎

從七品承務郎、儒林郎

正八品文林郎、承事郎

從八品從政郎、從仕郎

正九品登仕郎、將仕郎

從九品登仕佐郎、將仕佐郎

武官

正一品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

從一品特進、崇進

正二品金紫光禄大夫、銀青榮禄大夫

從二品光禄大夫、榮禄大夫

正三品龍虎衛上將軍、金吾衛上將軍、驃(驃)〔騎〕衛上將軍

從三品奉國上將軍、輔國上將軍、鎮國上將軍

正四品昭武大將軍、昭毅大將軍、昭勇大將軍

從四品安遠大將軍、定遠大將軍、懷遠大將軍

正五品廣威(大)將軍、宣威(大)將軍、明威將軍

從五品信(威)〔武〕將軍、顯武將軍、宣武將軍

正六品武德將軍、武節將軍

從六品武義將軍、武略將軍

正七品承信校尉、昭信校尉

從七品忠武校尉、忠顯校尉

正八品忠勇校尉、忠翊校尉

從八品修武校尉、敦武校尉

正九品保義校尉、進義校尉

從九品保義副尉、進義副尉

司天

自司天、太醫、內侍、教坊官各立二十五階，止于從四品，其服色品第與文武官同，惟不佩魚。若遇佩魚過正官者，亦同文武官佩魚。

從四品欽象大夫、正儀大夫、欽授大夫

正五品靈憲大夫、明時大夫、(頒厥)〔頒朔〕大夫

從五品雲紀大夫、協紀大夫、保章大夫

正六品紀和大夫、司玄大夫

從六品探賾郎、授時郎

正七品究微郎、靈臺郎

從七品明緯郎、候儀郎

正八品推策郎、司正郎

從八品校景郎、平秩郎

正九品正(秩)〔紀〕郎、挈壺郎

從九品司曆郎、司辰郎

太醫

從四品保宜大夫、保康大夫、保平大夫

正五品保順大夫、保安大夫、保和大夫

從五品保善大夫、保嘉大夫、保順大夫

正六品保令大夫、保神大夫

從六品保愈郎、保全郎

正七品成正郎、成安郎

從七品成順郎、成和郎

正八品成愈郎、成全郎

從八品醫全郎、醫正郎

正九品醫效郎、醫候郎

從九品醫痊郎、醫愈郎

內侍

從四品中散大夫、中升大夫、中侍大夫

正五品中列大夫、中崇大夫、中儀大夫

從五品中常大夫、中益大夫、中衡大夫

正六品中良大夫、中淵大夫

從六品通禁郎、通侍郎

正七品通掖郎、通御郎

從七品禁直郎、侍直郎

正八品掖直郎、內直郎

從八品司贊郎、司渭郎

正九品司隙郎、司隻郎

從九品司引郎、司奉郎

教坊

從四品宣韶大夫、仙部大夫、成部大夫

正五品章德大夫、長寧大夫、德和大夫

從五品景雲大夫、雲和大夫、協律大夫

正六品慶善大夫、嘉成大夫

從六品龢和郎、純和郎

正七品舒和郎、調音郎

從七品比音郎、司樂郎

正八品典樂郎、協樂郎

從八品掌樂郎、和樂郎

正九品司音郎、司律郎

從九品和音郎、和節郎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五

雜色儀制

周歲節假日儀

元日假三日①

寒食假五日②

冬至、立春、重五、立秋、重九，(旬假)〔各給假一日〕。③

日月食、六齋等儀

遇日月蝕禁酒樂，斷屠。六齋、初一、初八、十四、十六、廿三、廿九。上七、十五並不許殺生。

官民婚聘財禮儀

一品不得過七百貫。

二品以上不得過五百貫。

五品以上不得過三百貫。

六品以下及上户庶人不得過二百貫。

中下户不得過一百貫。④

禁斷紅門儀

除寺觀、五嶽、四瀆、孔子廟許紅門，餘並禁斷。

責保就試儀

舉人應試，而或公事，在案罪犯不至徒刑者，聽責保試。若武官，并諸經及第官人，已在任欲應進士舉者，如不犯贓私迫當罪，聽告所屬，申覆本部所聽。⑤

三代同居儀

三代同居孝義之家，委所屬申覆朝廷，旌表門閭，仍免户下三年差發。⑥

割股孝悌儀

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舅姑割股者，⑦並委所屬申覆朝廷，官支絹五匹，羊兩口，酒兩瓶，以勸孝悌。

致仕遷官半俸儀

官職不拘品從，七十以上告致仕者遷兩官，六十以上遷一官，給半俸。外不及六十，未至(及)〔衰〕老，止是疾病難任職事者，止合給半俸，更不在遷官之列。〔已上公用非〕。

職官立碑建祠儀

職官在任，雖有政迹，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去，思而建者聽。

隨衙每年公用酒曲儀

京尹及統軍司：各三百六十秤。

都運司、招討司、諸府：各二百秤。

諸轉運司、節鎮：各三百八十秤。

防禦州：百四十秤。

刺史州軍：百八十秤。

諸縣：六十秤。

倚郭司縣不在此限。

職官交代見月算月儀

謂如不□月初一日，皆為月。

以三十個月為任，[8]三品以上，內外同五十個月。諸京都運及諸路轉運使、六十個月。（郡）〔群〕牧使、三周年。防禦使，四十個月。仍不得于界首禮上。

職官授訖差除儀

一千里：程限二十日。

二千里：程限二十五日。

三千里：程限三十日。

四千里：程限三十五日。

五千里：程限四十日。

隨朝官一千里：程限十日。

二千里：程限十五日。

三千里：程限二十日。

三千里外：程限二十五日。

其假內欲赴任、若有事須早遣者不拘此限。行程：馬日行七十里，驢及步，人日行五十里，車三十里。

職官接送人力儀

職官接送人力，于合破數內各給一半。[9]若送還者，須到本所給回文聽還。

職官上任給俸儀。

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罷任已過初五日者，並給當月俸。春秋衣各于二仲月給授職官，授訖，差除。緣公幹

留住未得之官者，計程外，聽給到任祿。若文牒未至，前官依舊在任者，其祿兩支。[10]職官每月合得俸麵，並依隨處估直支錢，不得支本色。

鎮城院務儀

鎮城院務監當官雖本管百里內者，掌本鎮賊盜並城門鎖鑰，百里外者兼煙火、詞訟。

長官差出帶印儀

州軍已上長官遇差出者，各許帶本職印，餘印訖並付本衙門使用。

屬官獻香茶儀

監臨官遇元日、生日，受統屬官所獻香茶，[11]計直十貫以下者聽。即同職連判官，及因親相與者非。

職官告侍親求醫致仕儀

職官告侍親，親雖未〔年〕八十，及自病求醫解職，并年六十以上告致仕者，並聽。[12]若解由到部，或未赴任而有年老及病患難勝職任告致仕者，亦聽，並許隨處官司受理驗實，轉申尚書省。

朝拜祖廟儀

但有祖廟處，官長初赴任，以入城日至廳署，盥〔洗〕訖，便往朝拜。以次官並階位，北面立班，隨朝拜。初上之官在前，別為獨班。再拜訖，升階上殿，再拜，(縮)〔捲〕笏，上香，跪，一奠茶，三奠酒，出笏，就位一拜，又再拜，訖，降階復位。再拜訖，乃退。

進士參賀儀

外任官長初到任，如有管內進士參賀，並用名帖，具

儒服，(襴)〔攔〕子外躬揖問候，官長位前立答。于佐貳以下，並用客禮。

隨朝迎拜赦詔儀

宣赦〔日〕，于應天門外設香案及設香輿于案前，又于東側設棹子。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候班)定，閤門官于箱內捧赦書，出門置于案。閤門官案東立，南向，稱："有(赦)〔敕〕。"贊："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皇太子少前，上香(設)〔訖〕，(拜)復位。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閤門官取赦書授尚書省都事[13]及尚書省令史，二人(舉)〔齊〕捧，同陞于棹子讀，百官皆跪聽。讀訖，赦書置于案，都事復位，百官再拜，搢笏，舞蹈，出笏，〔俛〕伏，興，再拜。拱衛直以下三稱萬歲，訖，乃退。

誥　敕

立國之初，多沿遼制，文武官五品除授，並用黃紙為敕牒，五品以上方用誥，誥用五色綾。三品方用罍，二品、一品加銷金，或曰瑞草，或曰祥鸞，皆遍地焉。軸或木，或牙，或(犀)〔犀〕，或七寶，皆隨品從。除授依舊，以黃紙為牒，又加白紙為宣。惟三品郡夫人以上，誥軸與罍銷金外加錦囊罩，以紅絡飾以小金鈴、金鐸，制作極華麗。

除　授

選舉之外有奏補法，有世襲法，有封贈法。其奏補

法，不論文武，有奏補任子恩。如狀元及第，初授承德郎，迨海陵煬王之世，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係從六品，便可蔭兩子。且如蔭補格法，一品蔭七人，並補閤門祗候；二品蔭六人，三品蔭五人，并補内供奉班祗候；四品蔭四人，五品蔭三人，六品蔭二人，並補供奉班祗候。無致仕遺表恩澤。

其世襲法，世襲千户，金國深重其賞，非宗室勳臣之家不封，勳臣之家亦止本色人及契丹、奚家而已。所襲官職，亦非一等，上自明威將軍，下至千户、三百户。若襲封之人亡，及因他故合去官者，許令長男繼之。如長男已亡，或篤廢疾者，長孫繼之。長子與長孫俱亡，次子繼之。本枝絶，兄弟繼之。兄弟無，近親繼之。

其封贈法皆依宋朝舊制，止無加封。若既封之後，必待及品格則再封，兼止從其官，不從其職。文臣則朝列大夫，武官則宣武將軍以上，惟五品官方聽封贈。

天會皇統科舉

科舉取士有滄州榜、真定榜、平州榜。至太宗天會十年，國内太平，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法。

每科舉時，先于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官。時秀士有未願(赴)〔起〕者，州縣必根刷遣之。願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

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自關西至河東就雲中，自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

至秋，盡集諸路舉(子)〔人〕于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勅頭補承德郎，視南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五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

府試差官取旨，尚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封彌、謄録、監門之類。試闈用四柱，揭綵其上，目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不迴避。尤重書法，凡作字，點畫、偏旁微誤者，皆曰雜犯。

先是放榜畢，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中，下翰林院重放，實欲私取權貴也。放榜時，不合格者曰榜其名，試院一開，餘人方知中選。

熙宗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為雜科，然不擢用，止于簿尉。專經至于為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硯。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此太宗、熙宗繼世取士之科也。

天德科舉

海陵煬王弒熙宗自立，改皇統曰天德，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鄉試聚于州，限三人取一人。府試分六處：河北東路、西路、中都路于大興府，臨(洮)〔潢〕、會寧、東京等路于大定府，西京、河東南路、北路于大同府，大名路、山東東路、西路于東平府南京等路于開封府，京兆、鄜延、慶原、熙秦等路于(渭)〔河〕中府，並限四人取一。省試以五百人為定格，殿試亦黜落。中第之人多寡不等，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第三人止授徵仕郎，其餘並授從仕郎。次舉又罷專經、經義、神童，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至世宗立，省試各添〔策〕論(策第)一場。將殿試第一人依舊承德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並賜緑，餘皆從仕郎，至今不易。此海陵煬王天德以後科舉之制也。

大金國自太宗開闢之後，狀元凡二十餘人。

①前後各一日　②白一百五日前一日為限　③文字急速不在此限。　④若婚嫁和同，不以等數為限。　⑤就試曠闕月日，俸祿不及。　⑥軍役不在此限。　⑦奴婢為親房同。　⑧管課官不在此限。　⑨在(在)〔任〕身故〔者〕亦同。　⑩後官已到，前官差出者亦同。　⑪酒肉菓實同。　⑫皆謂無所規避者。　⑬都事跪受。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六

皂　隸

皂隸出身與蔭人等，甚以為重。如州郡都吏出職，并補將仕郎，授録事、判官、司候、司判、市丞，至儒林，亦蔭子。部吏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補昭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録事，漸亦可至〔知〕州、同知。

浮　圖

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録、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

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沙)〔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

僧録、僧正，帥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

為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

都綱，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為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

維那，縣僧職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録、都綱司。

道　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後，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設道職，于帥府置司，正曰道録，副曰道正，擇其法籙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為任，任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道教之傳有自來矣。

科　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剽劫者，揑其腦而致之死，籍其家為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之〕。其贓以十分為率，六歸主，四没官。罪輕者決柳條，罪重者贖以物，貸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罪無輕重，悉笞背。州縣官各許專決。

當其有國之初，刑法並依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為囊，實以沙石，繫于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屬，惟數多焉。自熙宗立，始加

損益，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弒熙宗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

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紾。〔紾〕，絞也。流者無流(罪止流)犯人之家屬也。徒者非謂〔杖〕脊(杖)〔作〕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皆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則百八十，三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一年百二十。杖無大小，止以荊決臀，實數也。拘役之處，逐郡有之，曰都(在)〔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上工，無所不可。脚腕以鐵，為鐐鐮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年限滿則逐便，不妨依舊為百姓。

刑法與舊不相遠，唯僧尼犯姦者死，强盜不論得財與不得財，並處死，强姦者斬，與古法異矣。

赦　宥

金國以赦宥最為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册封，或遷都，或災異，並皆肆赦，罪減等，一一例放之。每赦必有恩，內外大小文武百官，並與覃遷一資。〔熙宗臨〕季年，一歲兩赦。海陵立，嘗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惠姦宄，則賊良民，詔示天下，自今以往，更不議赦，不兩年，躬自蹈之。其後，復有改正隆赦。迨世宗立，纔數年間，已降三赦。然洪忠宣公《松漠紀聞》云："北朝惜赦，無(數)〔郊〕霈。余嘲命十五年，纔見兩赦，一為余覩姑叛，一為皇子生。"豈

是時天會年間惜赦，而此後不復惜邪？

屯　田

屯田之制出自上古，金國(之)行〔之〕，比上古之制尤簡。廢劉豫後，慮中(國)〔州〕懷二三之意，(姑)〔始〕置屯田軍，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户口給以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服。若遇出軍之際，始〔月〕給錢米，米不過十斗，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屯田(出)〔之〕處，大名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户，每千户止三〔四〕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築寨處村落間，千户百户雖設官府，亦在其内。

田　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逾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餘人捕之。飲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于州縣，或宿〔于〕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世宗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　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略不間(別)〔列〕，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大)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支賞，舉以示衆，薄則增之。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七

兩國往來誓書

大宋與大金國誓書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于大金〔大舉〕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金〕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劇并屬縣及所管户民。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真物色，常年搬送南京平州改為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緑礬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户，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贓捉歸，〔各依〕本國〔依〕法〔令〕科罪訖，贓〔割〕。〔賊〕雖不獲，蹤迹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

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内，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人使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係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金國回大宋誓書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书。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迺者親領兵〔馬〕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念始欲惇好，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户，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以)〔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同前云云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約)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係不絕，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準(信)誓〔約〕，不以所與為定。專復書披達不宣。謹白。

大宋誓書及差康王出質

契勘太上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至使歡盟變為兵革，遂致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先(克)〔及〕京城，事至于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悦等趨詣軍前，引過乞和。

正月十日，乃承計議使高永、張愿恭齎到文字，大開容引，備諒純誠。拯救生靈，惇結盟好。載惟高義，深劇感悰。已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大聖皇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舊例，禮從伯姪施行。已許放黄河，更不為界。其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土，係自大金。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于内别〔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管濟制交送。至于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納。若是與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出)〔去〕處，臨時兩平兑易。應自亡遼播越之時，北界流離而來，併係大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並已死外，應(有逃叛)〔見在并〕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發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金銀、匹帛並雜物折(物)〔納〕，決無虧悮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盟)〔誓〕，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誓。今差給事中李鄴、左武大夫高世則充計議使副，伏惟照察。謹白。

金國元帥回奏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斡離不，正月十二日，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于改悔，(來)〔求〕踐舊好。叙定兄弟之義，卜于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為感切，(遞)〔遽〕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

既復舊約，欲成長久。(切)〔竊〕慮歲輸物(帛)稍多，難

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酌中理會。今又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文，折納，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仍為今歲分撥。蠻土事忙，直候來年正月依舊例交納。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殛，俾墜其師。伏乞照察。謹奏。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八

京府州軍

二十路

中都路　南京路　西京路　東京路　北京路　臨(洮)〔潢〕府路　會寧府路　咸平府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南路　河東北路　山東東路　山東西路　大名府路　京兆府路　鄜延路　慶原路　熙河路　秦鳳路

京府都鎮防禦州軍等級

京都六留守司五處

上等二處

中都大興府　南京開封府

中等三處

北京大定府　東京遼陽府　西京大同府　上京會寧府地名金源

都〔轉〕運司一處(大興府置司)

中都路〔大興府置司〕

轉運司十三處

南京路開封府置司　北京路大定置司　西京路太同置司　東京路咸平置司　河東南路平陽置司　河東北路太原置司　山東東路益都置司　山東西路東平置司　河北東路河間置司　河北西路真定置司　陝西東路京兆置司　陝西西路平涼置司　會寧府路隆州置司

統軍司三處

南京路南京置司　陝西路京兆置司　山東路益都置司

招討司三處

西南路豐州置司　西北路桓州置司　東北路泰州置司

提刑司九處

中都西京路〔西京置司〕　南京路南京置司　北京臨潢路臨潢置司　東京咸平府路(東京)〔咸平〕置司　上京曷懶等路上京置司(二)　河東南北路汾州置司　河北東西大名(府)〔等路〕河間置司　陝西東西(等)路平涼置司　山東東西路濟南置司

總管府十四處

上等七處

平陽府建雄軍　真定府成德軍　益都府鎮海軍　東平府天平軍　京兆府永興軍　太原府(功)武〔勇〕軍　大名府天雄軍

中等四處

河間府(蔵)〔濮〕海軍　慶陽府安國軍　臨洮府鎮洮軍　鳳翔府鳳翔軍

下等三處

延安府彰武軍　咸平府安東軍　臨潢府地名西樓

散府八處

上等二處

河中府護國軍　濟南府〔興德軍〕

中等三處

歸德府宣武軍　河南府德昌軍　平涼府平涼軍

下等三處

廣寧府　興(平)〔中〕府　彰德府

節鎮三十九處

上等十處

絳州絳陽軍　定州定武軍　懷州沁南軍　萊州定海軍　密州安化軍　滄州橫海軍　潞州昭義軍　汾州汾陽軍　冀州安武軍　邢州安國軍

中等十處

代州(振)〔震〕武軍　同州定國軍　雄州永定軍　保州順天軍　兗州泰定軍　邠州靜難軍　涇州彰化軍　朔州順義軍　奉聖州武定軍　平州興平軍

下等十九處

蔚州忠順軍　義州崇義軍　洺州昌武軍　徐州武寧軍　豐州

天德軍 嵐州鎮西軍 鄧州(利汝)〔武勝〕軍 鄜州保大軍 鞏州通遠軍 隆州利(汝)〔涉〕軍 應州彰國軍 雲内州開遠軍 (益)〔蓋〕州(遼海)〔奉國〕軍 宗州歸(化)〔德〕軍 懿州寧昌軍 錦州臨海軍 泰州德昌軍 衛州河平軍 桓州威遠軍

防禦二十一處

上等七處

博州 德州 洺州 棣州 孟州 亳州 沂州

中等七處

清州 (荼)〔蔡〕州 華州 濬州 鄭州 泗州 宿州

下等七處

陝州 鄂州 (隸)〔潁〕州 河州 秦州 陳州 隴州

刺史七十五處

上等十四處

解州 景州 沃州 深州 澤州 石州 耀州 環州 原州 汝州 隰州 蘭州 會州 德順州

中等二十五處

涿州 薊州 灤州 瀋州 曹州 淄州 登州 嵩州 單州 唐州 (初)〔祁〕州 遼州 沁州 海州 濱州 濰州 恩州 濟州 邳州 開州 乾州 丹州 坊州 寧州(通)〔磁〕州

下等三十六處

易州　通州　順州　霸州　遂州　利州　信州　安州　慶州　安肅州　澄州　復州　弘州　韓州　睢州　貴德州　壽州　建州　莫州　蠡州　威州　武州　滑州　管州　宣德州　濮州　商州　虢州　獻州　吉州　忻州　涿州　淨州　撫州　寧邊州　東勝州

十六軍並改作州

上等三州

泰安州　滕州　寧海州

中等三州

平定州　鈞州　萬州

下等十州

岢嵐州　寧化州　保德州　隰州　綏德州　保安州　(嵩)〔葭〕州　鎮戎州　積石州　來遠州

總計：

京府州軍一百七十九處

城寨(保)〔堡〕關一百二十三處

縣六百八十三處

鎮四百八十八處

添稅務一百八十二處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九

初興風土

女真在契丹東北隅，地繞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鷂"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麅、鹿、野狗、白兔、青鼠、貂鼠。

其人勇悍〔好詐、貪婪、殘忍〕，善騎射，喜耕種，好漁獵。每見野獸之蹤，蹑而求之，能得其潛伏之所。又以樺皮為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而射之。

其居多依山谷，聯木為柵，或覆以板與樺皮如牆壁，亦以木為之。冬極寒，屋纔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扉既掩，復以草綢繆塞之。穿土為牀，煴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為衣，非入室不撤。衣屨稍薄則墮指裂膚。唯盛暑如中華內地。

俗勇悍，喜戰(鬥)〔鬥〕，耐飢渴苦辛。〔善〕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其樂唯鼓笛，其歌惟《鵾鴣曲》，第高下長短如鵾鴣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

尚巫祝，病者殺猪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其親友死，則以刃劈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祀祭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

其道路無旅店，行者息于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飲食而納之。

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為之。

其禮則拱手退身〔為〕喏，跪右膝，蹲左膝，拱手搖肘為拜。

其節序：元旦則拜日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

稅賦無常，隨用度多寡而斂之。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科發，刻箭為號，事急者三刻之。

多以牛驢負物，遇雨則張牛革以禦之。緩則射獵，急則戰(鬥)〔鬥〕。

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皆屬焉。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辮髮垂肩，與契丹異。〔耳〕垂金環，留顱後髮，繫以色絲。富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遼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逍遥巾"，或裹頭巾，隨其所好。至于衣服，尚如舊俗。

土產無桑蠶，惟多織布，貴賤以布之粗細為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

春夏多以紵絲綿紬為衫裳，亦間用細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為裘，或作紵絲四袖。貧者春夏並用布為衫裳，秋冬亦衣牛、馬、猪、羊、猫、犬、魚、蛇之皮，或獐、鹿皮為衫。袴襪皆以皮。

至婦人衣，(白)〔日〕大襖子，(下)〔不領〕，如男子道服，裳曰錦裙。〔裙〕去左右各闕二尺許，以鐵條為圈，裹以繡帛，上以單裙籠之。

婚　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為婚姻。既長，雖貴賤(殘)〔殊〕隔，亦不可渝。壻納幣，皆先期拜門，(親)〔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餘事，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玩)〔器〕貯之，其次以瓦(玩)〔器〕。列于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盃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指)〔脂〕、小軟(指)〔脂〕，如中國寒具。次進蜜糕，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數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

婦家無大小，皆坐炕上，壻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壻牽馬百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姓之別馬者視之，好則留，不好則退。留者不過什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壻所乘亦以充數。大抵以留馬少為恥，女家亦視其數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壻皆親迎。

既成婚，〔壻〕留于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婦歸。婦用奴婢數十户，牛馬數十

羣，每羣九牝一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為薩那，妻謂夫為愛根。

一云婚家富者，以牛馬為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偶之意。聽者有速娶欲納之，則攜而歸，後方具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

〔父〕死則(烝)〔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姪亦如之。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飲　食

飲食甚鄙陋，以豆為漿，又嗜半生米飯，漬以生狗血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釀(米)〔糜〕為酒，醉則縛之，俟其醒。不爾，殺人。

大金國志卷之四十

許奉使行程録

宋著作郎許亢宗為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嗣立之次年，在宋為宣和六年也。自雄州起，直至金主所都會寧府，共二千七百五十里。是時，金國禮南使甚厚，猶未渝盟。今自臨安府餘杭門起，至雄州三千二百七十里，又自雄州至上京會寧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通計六千零二十里。

第一程，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縣。

離州三十里至白溝河。源出代郡涞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東入于海。河闊止十數丈，南宋與契丹以此為界。舊容城縣附雄州歸信縣寄里。自壬寅年冬，于河北岸創築容城縣新壘，過河三十里到新城縣，契丹阿保機入寇，唐莊宗以鐵騎五千敗之于新城，即此地。舊為契丹邊面，自與宋朝結好，百餘年間，樓壁並存。

第二程，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地。

昔為契丹南寨邊城，樓壁並存。又郭藥師舉城内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第三程，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

良鄉乃唐莊宗時趙德鈞鎮邊幽州，歲苦契丹侵鈔轉餉，乃于鹽溝置良鄉縣，即此地，(置)〔隸〕燕山府。自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孑遺。帥臣復加修築，樓壁突然更新。離良鄉三十里，過盧溝河，水極湍激。〔燕人〕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為常。近年都水監輒于此河兩岸造浮橋，建龍祠宫，彷彿如黎陽王山制度。

第四程，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

燕山乃古冀州地，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之地。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北虜〕，建為南京，又為燕京析津府。户口安堵，人物豐庶。州宅用契丹舊(人)〔大〕内，壯麗冠絶。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綿繡組綺，精絶天下。蔬、蓏、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求)〔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苦。(既)城後遠望數十里，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國初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永〕清(成)。〔城〕周圍二十七里，樓壁高四十尺。壕計九百一十座，地壍一重，城(門)〔開〕八(開)〔門〕。

第五程，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縣。

潞縣東半里許有潞沙，曹操征烏丸，袁尚等鑿渠，自滹沱由(派)〔泒〕水入潞沙，即此地也。

第六程，自潞縣七十里至三河縣。

三河縣隸薊州，後唐趙德鈞于幽州東置三河縣以護轉輸，即此。

第七程，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

薊州乃漁陽也。因問天寶祿山舊事，人無能知者。

第八程，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

玉田縣之東北去景州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雜奚人直入城劫擄，每邊人告急，四月之內，凡三至，盡屠軍民，一火而去。宣撫使王安中創築此縣，後改為經州。

第九程，自玉田縣九十里至韓城鎮。

鎮有居民可二百家，並無城。

第十程，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出韓城鎮東行十餘里，至金國所新立地界，並無溝壍，惟以兩小津堠，高三尺許。其兩界地東西闊約一里許，內兩界人户不得耕種。行人並依《奉使契丹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國信使、副職位、姓名、關牒北界，備車馬人夫以待，彼中亦如期差接伴使、副于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齎國信使、副門狀過彼，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于例，三請方上馬，各于兩界心對馬立，引接互呈門狀，各揚鞭虛揖如儀，以次行馬。四十里至清州，各相勞問。州元是有城縣，金國新改為清州。兵火之後，居民纔百餘家。是晚，洒五行進飯，其食品不可向口。自此以東，遇

館頓或宿程，其供應人旋于居民漢兒内選之。每遇迎送南使，則給銀牌入，主幹者各懸一枚于腰間，名曰"銀牌天使"。

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灤州。

灤州古無之，唐末天下亂，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依阿保機為主，築此以居之。州處平地，負麓面岡。東行三里許，亂山重叠，形勢險峻。河經其間，河面闊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極清深，臨河有大亭，名曰"灑清"，為塞北之絶都。守將迎于此，回程錫宴是州。

第十二程，自灤州四十里至望都縣。

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機，即于所居處創立縣名，隨其來處鄉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號。唐莊宗以鐵騎五千退保望都，即此縣也。

第十三程，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

營州，古柳城，舜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金國討張致，是州之民屠戮殆盡，存者貧民十數家。是日，行人館于州宅，古屋十數楹，庭有大木十數株，枯腐蔽野，滿目凄凉，使人有弔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里許，有大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産草木，(特)〔時〕立州後，如營衛然，恐州以此得名。

第十四程，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

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渝)〔榆〕關，並無壘障，但存遺趾。有居民三數家。登高(四)〔回〕望，東自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中有五關：居庸

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盡兔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十里，則山童水濁，皆瘠鹵。彌望黃茅、白草，莫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自茲以東，類皆如此，更不再敘。

第十五程，自潤州八十里至遷州。

彼中行程並無里堠，但以行徹一日即記為里數。是日，行無慮百餘里。金人居常行馬，率皆奔軼，此日自早飯罷行，至暝方到。道路絕人煙，不排中頓，行人飢渴甚。自茲以東，類皆如此。

第十六程，自遷州九十里至習州。

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第十七程，自習州九十里至來州。

無古迹所云。

第十八程，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

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俯挹滄(洪)〔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是〕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温泉二池。望海(東)〔中〕有一大島，樓殿萃堵坡之上有龍宮寺，見安僧十數人。是夜行人皆野盤。

第十九程，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務。

此一程盡日行海岸。紅花務乃金人煎鹽所，去海一里許。至晚，金人饋魚數十枚，烹作羹，味極珍。

第二十程，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

自出(渝)〔榆〕關東行，路如平掌，〔至〕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三山下。

第二十一程，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莊。

是後，行人俱野餐。

第二十二程，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

出榆關以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以醫巫閭作鎮，其遠如此。

第二十三程，自顯州九十里至兔兒渦。

第二十四程，自兔兒渦六十里至梁魚務。

離兔兒渦東行，即地勢卑下，盡皆蒲荷，沮洳積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名曰遼河。瀕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北遼河居其中。其地如此。隋唐征高麗，路皆由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晝夜，無牛馬能致。行以衣被包裹胸腹，人皆重裳而披衣，坐則蒿草薰煙，稍能免。務基依水際，居民數十家環繞，彌望皆荷花，水多魚。徘徊久之，頗起懷鄉之思。

第二十五程，自梁魚務舟(丹)〔單〕三里至没咄寨。

離梁魚務東行六十里，即過遼河。以舟渡，闊狹如淮。過河東亦行淀五十里，舊廣州，惟古城，有貧民三五家。是夜宿没咄寨。

第二十六程，自没咄寨八十里至瀋州。

第二十七程，自瀋州七十里至興州。

契丹阿保機破勃海國，建為東京路。自此所至，屋宇雖〔皆〕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

第二十八程，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

離興州五十里，至銀州，中頓。又四十里，至咸州。

未至咸州一里許，有幕屋數間，供帳皆備。州守出迎，禮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觱篥、笛、琵琶、方響、箏、笙、(篴)〔篪〕篪、大鼓、拍板，曲調與南朝一同。酒五行，樂作，迎歸館。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使賜酒果，一使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食品雜進，名曰"茶飯"。金國每賜宴，必貴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被酒，輒大言，說金國強盛，控弦百萬，無敵于天下。使長折之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萬里，勁兵數百萬，豈為弱邪？某銜命遠來，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大金皇帝止令太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嘗令大言以相恫也？"辭色俱厲，押伴者氣懾。及賜宴畢，例有謝表。〔有〕曰"祇造鄰邦"，中使讀之，曰："使人輕我大金也，表辭不當用'邦'字。《論語》云，'蠻貊之邦'。"使長正色而言曰："《書》不云乎？'協和萬邦'。《詩》不云乎？'周雖舊邦'。皆'邦'字。而中使止誦此一句以相問。表不可換，須到闕下，當與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中使無以答。使長許亢宗，饒之樂平人，以材被選。為人蘊籍，似不能言者。臨事敢發如此，金人壯之。

第二十九程，自咸州九十里至同州。

自咸州四十里至蕭州，又五十里至同州。離咸州即北行，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始)〔殆〕遍，地宜稷黍。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子。深處與高麗接界，山下至所行路可三十里。

第三十程，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

回程錫宴于此。

第三十一程，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孛(董)〔堇〕寨。

第三十二程，自蒲里四十里至黄龍府。

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黄龍于此地，即建為府。是日，州守迎送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如咸州制。自此東行。

第三十三程，自黄龍府六十里至托撒孛(朶)〔堇〕寨。

府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强盛時，擒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室)室〔韋〕，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言語不通，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辨之。

第三十四程，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離孛(著)〔堇〕寨。

道傍有契丹舊益州、寶州，〔皆〕空城。

第三十五程，自漫七離二百里至和里閒寨。

〔離〕漫七離行六十里即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湄，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有)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緑江入海。江面闊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于下。金人(尤)〔太〕師李靖屈于是。靖累使南朝。此排中頓，由是飲食精細絶佳。時當仲夏，藉樹陰俯瞰長江，凉颸拂面，槃礴少頃，殊忘鞍馬之勞。過江四十里，宿和里閒寨。

第三十六程，自和里閒寨九十里至何孤孛(董)〔堇〕寨。

自和里閒寨東行五里，即有潰堰斷塹，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真兩國古界也。〔界〕八

十里直至來流河。行終日，〔山〕無寸木，地不產泉，人攜水以行，豈天以〔此〕限兩國也？來流河闊三十餘丈，以船渡之。〔又〕五里，至句孤寨。自此以來，散處原隰間盡女真人，更無別族。無市井，買賣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

第三十七程，自句孤寨七十里至達河寨。

第三十八程，自達河寨四十里至蒲撻寨。

是日，金使前來排辦、祗候。

第三十九程，自蒲撻寨五十里至館。

行二十里，至兀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狀辭，館伴使、副于此始見如接伴禮。金國每差接伴、館伴、送伴，(諸)客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人物白皙、詳緩、能漢語者為之。復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宴，並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惟茅舍數十間，堂室皆帘幕，武夫守護甚嚴。此去北庭尚十〔餘〕里。是日，賜酒果。

次早，館伴同行。馬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民居千餘家，星羅棋布。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又三里，命去傘，〔云〕近闕。北(午)〔行〕百〔餘〕步，有阜宿圍繞三數頃，並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于宿門，就龍臺下馬，歇定，酒三行。少頃，聞鞞鼓聲入，歌引三奏，樂作，閤門使及祗坐班引人，即(奉)〔捧〕國書及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抃蹈訖，使副上殿，以次就坐，餘並退。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建殿七棟，甚壯，榜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許〕。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墀。殿內，以兵數(千)〔十〕人分兩壁立。四面興築，架屋數千百間。金主御座

前施朱漆、銀裝，金几案。果楪酒器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樂部二百人，乃〔舊〕契丹教坊四部也。酒〔五〕行，食畢，各賜襲衣袍帶。使(之大)〔副以〕金，餘人以銀。謝畢，歸館。

次日，中使賜酒果，復賜餼，以綿帛折充。

次日，再謁北庭，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樂作，鳴鉦擊鼓，百戲出場。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十餘枚。謝罷，復坐。酒七行，歸館。

次日，又有中使賜酒果，復有貴臣就賜食，并伴射于館內。庭下(乃)設(樂)〔埒〕。酒三行，伴射貴臣、館伴使副、國信使副離席就射，三矢，弓弩從便用之，勝負各有差，就賜襲衣、鞍馬。

次日，朝辭，儀如見時。酒果畢，就殿上請國書，(奉)〔捧〕下殿。賜使副襲衣、物帛、鞍馬，三節人物〔帛〕各有差。拜辭訖，就館。酒行樂作，名為"惜別之會"，又曰"換衣燈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貨)〔遺〕。常時相聚，惟勸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語笑甚款。〔酒〕不計巡，以醉為度，皆館例也。

次日回程，起發，至兀室郎君宅，館伴使副展狀，辭；送伴使副于此相見，如儀。有中使撫(問)〔問〕，賜酒果，皆如來時。至信州、灤州，同此。回程不再叙。

至清州，將出界，送伴使副夜具酒食，亦為"惜別之會"。出衣服數件，或幣帛交遺，情意甚勤。次早發行，至界，有幕次，下馬而望，吾界旗幟、甲馬、車輿、帟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頃樂作，酒五行，上馬，復同送伴使副過

我幕次。作樂，酒五行，上馬，復送至兩界中，彼〔此〕使副回馬對立，馬上一盞，換所執鞭，以為異日之記。引接展〔辭〕狀，舉鞭揖，則各背馬回顧。少頃，進數步，躑躅為不忍〔別〕之狀。如是〔者三〕乃行，彼中人情皆悽惻，為之垂淚。南人無之。

附録一

女真傳 佚名

女真古肅慎國也。本名朱理真，番語訛為女真。本高麗朱蒙之遺，或以為黑水靺鞨之種，而渤海之別族三韓辰韓，其實皆東夷之小國也。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緑水之源，又名阿木火；取其河之名，又曰阿芝川涞流河。阿骨打建號，改曰皇帝寨，至豐，改曰會寧府上京。東瀕海，南鄰高麗，西接渤海、鐵離，北近室韋，《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隋謂之黑水部，唐謂之黑水靺鞨者，蓋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無大君長，其聚落，各酋豪分治之。

隋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而曲折，皆為戰鬬之狀。文帝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唐貞觀中，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驛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俾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訖唐世，朝獻不絶。

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常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契

丹阿保機乘唐衰亂，開國北方，併吞諸番三十有六，女真其一焉。阿保機慮女真為患，乃誘其强宗大姓數千户移置遼陽之南，以分其勢，使不得相通。入遼陽著籍者名曰"合蘇款"，所謂"熟女真"者是也。自咸州之東北分界入山谷，至於東海江，中間所居，隸屬咸州兵馬司，許與本國往來，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海江之北，寧江之東北，地方千餘里，户口十餘萬，散居山谷間，依舊界外野處，自推雄豪酋長，小者千户，大者數千户，則謂之"生女真"。極邊遠而近東海者，則謂之"東海女真"。多黄髮，鬢皆黄，目睛緑者，謂之"黄頭女真"。其人戇樸勇鷙，不能辨生死。女真每出戰，皆被以重鎧令前驅，名曰："硬軍"。種類雖一，居處縣遠，不相統屬，自相殘殺，各爭雄長。

其地則自契丹東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穀，以耕鑿為業，不事蠶桑。土産名馬、生金、大珠、人參，及蜜蠟、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鶻"海東青"；獸多牛羊、麋鹿、野狗、白兔、青鼠、貂鼠；花果有白芍藥、西瓜；海多大魚、螃蠏。冬極寒，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褫皮藏之。皆以厚毛為衣，非入室不撤，薄則墮指裂膚。盛夏如中國十月。西北自雲中至燕山數百里，皆石坡，地極高，去天甚近。東有蘇扶等州，與中國青州隔海相直。多大風，風順，隱隱聞鷄犬聲。其人則耐寒、忍飢，不恤辛苦。食生物，勇悍不畏死。其性奸詐、貪婪、殘忍。貴壯賤老，善騎，上下岸壁如飛。濟江不用舟楫，浮馬而渡。精射獵，每見巧獸之蹤，能蹤而擒之，得其潛伏之所。以樺皮為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射而啖之，但存其皮骨。嗜酒而好殺，醉則縛而俟其醒，不然殺之，雖父母不能辨也。

其俗依山谷而居，聯木為柵。屋高數尺，無瓦，覆以木板或樺皮，或以草綢繆之。牆垣籬壁，率皆以木。門皆東向，環屋為土床，熾火其下，與寢食起居其上，謂之炕，以取其煖。奉佛尤謹。

以牛負物，或鞍而乘之。遇雨，多張牛革以為禦。無儀法，君臣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鷄，亦召其君而食之。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姪亦如之。故無論貴賤，人有數妻。飲食賓客，盡攜親友而來。及相近之家，不召皆至。客坐食，主人立而待之。至食罷，衆客方請主人就坐。酒行無算，醉倒及逃歸則已。其衣服則衣布，好白，衣短而左衽。婦人辮髮盤髻，男子辮髮垂後。耳垂金銀，留腦後髮，以色絲繫之。富者以珠玉為飾，衣墨褁細布，貂鼠、青鼠、狐貉之衣。貧者衣牛、馬、猪、羊、猫、蛇、犬、魚之皮。其飯食則以糜釀酒，以豆為醬，以半生米為飯，漬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屬和而食之，茖以蕪荑。食器無瓠陶，無碗筯，皆以木為盤。春夏之間，止用木盆注□粥，隨人多寡盛之，以長柄小木杓子數柄同環其食。下粥肉味無多品，止以魚生、獐生，間用燒肉。冬亦冷飲，却以木楪盛飯、木盆盛羹。下飯肉味與下粥一等。飲酒無算，只用一木杓子，自上而下，循環酌之。炙股烹脯，以餘肉和菜擣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為常。

其禮則拱手退身為喏，跪右膝，蹲左膝著地，拱手摇肘，動止於三為拜。其言語則謂好為"感"或為"寒痕"，謂不好為"辣撒"。謂酒為"勃蘇"，謂拉殺為"蒙山不屈花不辣"，謂敲殺曰"蒙霜特姑"，又曰"寫勃辣駭夫"，夫謂妻為"薩那罕"，妻謂夫為"愛根"。

其節序，元日則拜日相慶，重午則射柳祭天。其人不知紀年，問之則曰，吾見青草幾度，以草一青為一歲。

其婚嫁，富者則以牛馬為幣，貧者則女年及笄，行歌於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偶之意。聽者有未娶欲納之者，即攜而歸，其後方具禮偕女來家以告父母。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日夕飲酒，則率攜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問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謳歌以侑觴。邂逅相契，調謔往返，即載以歸，不為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妻歸

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

其樂則惟鼓笛,其歌則有"鷓鴣之曲",但音下長短,鷓鴣二聲而已。

其疾病則無醫藥,尚巫祝。病,則巫者殺猪狗以禳之,或車載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

其死亡,則以刀劈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所以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

其道路則無旅店,行者息於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飲食而納之。苟拒而去,則餘家無復納之。

其市易則惟以物博易,無錢,無蠶桑,無工匠,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為之。

其姓氏,則完顏謂王,赤盞謂張,耶懶謂高,排磨申、獨斤、奧敦、紇石烈、禿丹、婆由滿、穆剌、夢剌、陀嗄、温迪斛、棹索、拗兀、居尼漫、古棹角、阿番孛术律、兀毬孛术律、孛术律、遇雨、隆晃、兀獨頂、阿迭、烏陵、蒲察、烏延、徒單、僕散、温敦、龐古唐時初稱姓拏,至唐末部落繁盛,共有三十六領,每酋領有一姓,通有三十姓。

其官名則以九曜二十八宿為號,曰諳版孛極烈,大官人;孛極烈,官人。其職曰忒母,萬户;萌眼,千户;毛毛可,百人長;蒲里偃,牌子頭。孛極烈者糾官也,猶中國言總管云。自五户孛極烈推而上之,至萬户孛極烈,皆自統兵。緩則射獵,急則出戰。

其宗室皆謂之"郎君",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雖卿相盡拜於馬前,"郎君"不為禮。役使奴隸,又有號阿盧里移賚孛極烈粘罕為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而不改其號。

其法律吏治別無文字,刻木為契,謂之"刻字"。賦斂調度皆刻箭為號,事急者三刻之。殺人剽劫者掊其腦而死之,其家人為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之。其贓以十分為率,六歸主,

四没官。罪輕者决以柳條或贖以物，貧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於其中。其稅賦無常，遇用多寡而斂之。法令嚴殺人，取民錢重者死，其他罪無輕重，悉决柳條。笞背，不杖於臀，恐妨騎馬。罪極重者鞭以沙袋。守一州，則一州之官許專决；守一縣，則一縣之官許專决。凡有官者，將决杖之廊廡，賜以酒肉。官尊者，决於堂上。已杖，視事如故。

其用兵，則戈為前行人，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刀自副，弓矢在後。敵而不發，非在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人輒不可出，攜不滿百。隊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什長執旂，百長挾鼓，千長則旂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百長戰死，什長皆斬。負戰鬬之屍以歸者，則得其家貲之半。凡為將人自執旂，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取無從者。

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議畢，即漫滅之，人不聞聲，其密如此。將行軍，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將任其事。帥還，又大會，問有功高下，賞之以金若干，舉以示衆，或以為薄，復增之。

初叛之時，率皆騎兵，旂幟之外，各有字記，小大捽子繫馬上為號。每五十人分為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棍鎗，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虚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隊而馳擊之。百步之内，弓矢齊發，中者常多。勝則整隊而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自為戰，則勝。

遼國沿邊置東京黄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湯河兵馬詳穩司、東北路統軍司分隸之。至遼主道宗朝，避興宗之諱，改曰女直。遼主秋歲入秋山，女直常從，呼鹿、射虎、搏熊，皆其職也。辛苦則在前，逸樂則不與。然為邊患，或臣於高麗，或臣於契丹，叛

服不常，遼國謂之羈縻酋而已。

本朝建隆二年，始遣使來貢方物，多名貂皮。自此無虛歲，或一歲再至。雍熙中，來訴契丹置三栅屯兵，絶其朝貢之路，乞遣兵平之，真宗為降詔撫諭而不發兵。又嘗訟高麗誘契丹侵其疆，高麗盛言女真貪殘不可信。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往伐高麗，過其國，乃與高麗合拒契丹。女真聚纔一萬，弓矢精强，又善冰城，以水沃而成冰，堅不可上，契丹大敗，喪師而還。至仁宗朝，遂不復通中國。

先是建隆以來，"熟女真"由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元豐五年，詔先朝時女真常至登州賣馬，後聞馬行道徑為高麗隔，歲久不至。今朝廷與高麗往還，可降詔去徽，如女真願市馬中國者，許假道，而女真之使卒不至。

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云。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為)首領。完顏之兄弟三人，一為"熟女真"酋長，號"萬户"。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比傳三人至陽哥太師，以至阿骨打。

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沈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大志。能用其人，稍稍併吞傍近部族，或説以誘納叛亡，或加以盜藏牛馬，好則結為親，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强掠之。力農積穀，練兵牧馬，外則多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權貴，以通情好。如此者十餘年。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阿骨打擯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阿骨打止得柄劄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禄山終致後害為言，亦不聽，卒歸之。

天祚嗣位天祚乃遼國第九代，耶律延禧，號天祚。立未久，惰中國

崇寧之間，漫用奢侈，宮禁競尚北珠。北珠者，皆北中來榷場相貿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絶，其下謂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為我利，而中國可以困，恣聽之。而天祚亦驕汰，遂從而慕尚焉。北珠美者，大如彈子，而小者若桐子，皆出遼東海汊中。每八月望，月色如晝，則必大熟，乃以十月方採取珠蚌。而北方沍寒，九十月則堅冰厚已盈尺矣。鑿冰沒水而捕之，人以病焉。又有天鵝能食蚌，則珠藏其嗉。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鵝。人既以俊鶻而得天鵝，則於其嗉得珠焉。"海東青"者出五國，五國之東接大海，自海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為異。必求之女真，每歲外，鷹坊子弟趣女真，發甲馬千餘人入五國界，即"海東"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鬬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加之沿邊諸將如東京留守、黄龍府尹等，每到官，各管女真部族依例科敷，拜奉禮物各有等差，所司弊倖百出。又有使者號"天使"，佩銀牌，每至其國，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輪中下户作止宿處，以未出室女侍之。後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真浸忿，由是諸部皆怨叛，潛附阿骨打，咸欲稱兵以拒之。

天慶二年春，天祚混同江鈎魚。舊例，諸國酋長盡來獻方物。宴會犒勞，諸酋歌舞為樂。至阿骨打，但端立正視，辭以不能。天祚謂蕭奉先曰："阿骨打筵上意氣雄豪，可託一邊事殺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諫而止。阿骨打自宴漁河歸，漸懷異志，疑遼見伐。粘罕曰："迎風縱棹，順板走丸，禍至速矣，不如乘其無備，先併鄰國，聚衆為備，以待其變。"於是併"東瀕西渤"二海部族，用粘罕、骨捨、兀室為謀主，參與議論。以銀珠割、移烈、婁宿、闍母等為將帥。阿骨打有度量，善謀。粘罕善用兵，好殺。骨捨剛毅而殘忍。粘罕兄事骨捨，在内，則骨捨坐粘罕上；在外，則粘罕坐骨捨上。兀室奸猾而有才，自製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國，國人號為"珊

蠻"。"珊蠻"者，女真語巫媪也。以其通變如神，粘罕以下皆莫之能及。大抵數人皆黠虜也。

天慶四年，率兵叛遼。會集諸部全裝軍二千餘騎，首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攻破之，殺戮無噍類。大敗渤海之衆，獲甲馬三千。又敗蕭嗣先於出河店。又敗涞流河、黄龍府、咸州、好草谷四路都統，誅殺不可勝計。丁壯即加斬截，婦孺貫架上盤舞為樂。所過赤地無餘。侵併諸路，簽揀强人壯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

天祚下詔親征。粘罕、兀室偽請為俾哀乞降者，既示衆，反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盡底剪除。阿骨打聚諸酋，以刀劈面，仰天哭曰："始與汝輩起兵，共苦契丹殘擾而欲自立國爾。今吾為若輩哀請降，庶幾免禍。乃欲盡剪除，非人人効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可以轉禍為福。"諸酋皆羅拜帳前，曰："事已至此，唯命是從，以死拒之。"天祚率番漢兵十餘萬，車騎百五百里，鼓角之聲、旌旆之色震耀原野。自長春路分路而進，與女真兵會。女真乘契丹未陣，急擊之，天祚大敗，衆軍潰走，遂攻掠慶、饒等州縣。東京黄龍府又陷蘇復、渤海、遼陽所管五十四州，殺戮漢民計數百萬。又渡遼東、長春兩路，大肆併吞意。

有楊朴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秘書郎，説阿骨打曰："匠者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師者人之模範，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創興師旅，當變家為國，圖霸天下，謀為萬乘之國，非千乘所能比也。諸部兵衆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願大王册帝號，封諸蕃，傳檄響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遼國之民，建萬世之鴻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則禍如發矢，大王何如？"阿骨打大悦，吴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言，上阿骨打尊號為皇帝，國號大金以本土名阿禄阻為國號。"阿禄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産金而名之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

改元收國。令韓企先訓字，以旦為姓，以昱為名。

楊朴又稱説，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或求大國封册，遣人大遼以求封册。其事有十：乞徽號大聖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大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選女真阿鶻産、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南北大臣會議，蕭奉先等悉從所請，遂差静江軍節度使奚王府監軍蕭習泥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册封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傑、太常少卿王甫充慶問使副，衛尉少卿劉覩充管押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册文官。云："朕對天地之閑休，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屬在統臨。一日萬機，敢忘重任；宵衣為事，嗣服宅心。荅惟肅慎之區，實界扶餘之俗，土濱日浸，財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祖父之構。碧雲衮野，固須挺於梁材，皓雪飛箱，畴不推於絶駕。封章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遥分，宜膺多祉。是用遣蕭習泥烈等持節備禮，策為東懷國王。嗚呼至明皇帝。嗚呼！義敦友睦，地列豐殷。惟信可以待人，惟寬可以馴物。戒哉！欽哉！式孚于休，玉輅與象輅，御寶刻'東懷國印'。"到其國，楊朴以册文非是，阿骨打大怒，鞭其使，却回之。

大宋政和七年，有蘇復州民百餘户，避亂泛大海至文州登岸，具言其由。登州具奏，詔蔡京、童貫議選使通好。歲遣使命往來議事，結盟夾攻大遼，復取燕雲故地，以致用兵兆亂焉。

校點後記

《大金國志》四十卷，又稱《金國志》，是一部系統記載女真族建立金朝始末的史書，最後成書約在元代中期。舊本題淮西歸正人宇文懋昭撰，宇文懋昭，生平事迹無考。並存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進書表一通，稱"偷生淮浦，竊禄金朝"。

《大金國志》由于全書對宋、元、金的稱謂不同，加之所引稱之書及史實有晚于宋端平元年的，故後人多疑為偽作，或經後人竄改。經今人考證，從時間上看，金海陵帝南伐的正隆六年(1161)是原書帝紀的結束，而卷十六至二十六，文筆偽劣，顯係入元之後續作。

本書的成書要早于官修的《金史》，而且亦為《金史》之外唯一的系統金代史著，是研究金史必不可少的基本史料。從卷一至十五的帝紀，寫法有綱有目，條分縷析，簡單明了地勾勒了金朝40多年的歷史。其中遷都燕京之決策，宮闕制度，職官輿服、雜色儀制等皆詳載無遺，可與《金史》相參照，對了解金朝的典章發展具有重要價值。本書在校勘方面的價值也不可低估，如誌録有關張邦昌、劉豫所建楚、齊政權的若干資料，輯録部分宋金往來誓

書，與《三朝北盟會編》相校可補其闕漏。至于本書撮抄宋元群書，不少今已散佚，皆賴此以存世。

本書版本現存最早的是三個明抄本：羅振玉藏讀書齋本，海鹽吳氏藏五硯樓本，傅增湘藏天一閣本。其共同之處是皆有小字記事標目，有三個附録，與《契丹國志》形式相同，可證元時兩志必有同時同地刻本，而《大金國志》元本今已不存。與《契丹國志》相同的另一點，就是本書掃葉山房本，亦源于中秘閣本，連礙字樣亦多删改，無天頭標目。羅振玉、傅增湘皆以所藏與掃葉山房本校勘，長洲章鈺以天一閣本、五硯樓本及海鹽吳氏藏十一行二十二字舊抄本（有小字標目）三本統校席氏掃葉山房本，用力甚勤，我們取為底本。

本書校點過程中，我們參考了其他校本，對於底本訛誤脱衍處，以（ ）出其誤衍，以［ ］出其正補内容，其餘一仍其舊，不敢臆改。囿于水平，錯謬難免，仰祈讀者郢正。

校點者

1999 年 2 月

該書得自網絡，勿做商業用途

歡迎光臨文化人類學論壇

http://culturalanthropology.5d6d.com/bbs.php

元朝秘史

佚名 撰

路蕪
南孚尹 點校
陳珊

該書得自網絡，勿做商業用途

歡迎光臨文化人類學論壇

http://culturalanthropology.5d6d.com/bbs.php

目　錄

元朝祕史卷一 …… 1
元朝祕史卷二 …… 31
元朝祕史卷三 …… 44
元朝祕史卷四 …… 57
元朝祕史卷五 …… 75
元朝祕史卷六 …… 92
元朝祕史卷七 …… 103
元朝祕史卷八 …… 117
元朝祕史卷九 …… 133
元朝祕史卷十 …… 143
元朝祕史卷十一 …… 152
元朝祕史卷十二 …… 161
元朝祕史卷十三 …… 170
元朝祕史卷十四 …… 196
元朝祕史卷十五 …… 211
附錄：

張跋…… 217
錢跋…… 219
元祕史注跋…… 221
校點後記…… 224

元朝祕史卷一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

當初元朝的人祖①，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②。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③，來到于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着④，產了一個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⑤。

①文田案：張本作"元朝的人祖"，又案：此書止於太宗之代，是時國號第稱蒙古，今云"元朝"，則譯書之人生於世祖以後也。《元史·世祖本紀》曰：至正八年十一月乙亥詔曰：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可建號曰大元，取《易》乾元之義，事從因革，道協天人。②《國語·周語》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史記·周本紀》張守節正義引賈逵《國語注》曰："白狼、白鹿，犬戎之嘰貢也。"《漢書·匈奴傳》顔師古注曰："《山海經》：黄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説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文田案：此皆元人自述其靈徵，蓋三古以前茫昧之説矣。杜佑《通典》曰：高車，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為狼妻而産子孫，遂滋繁成國。又曰：突厥之先，蓋匈奴之別種。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為鄰國

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十歲，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因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又云：先出于索國，在匈奴之北，其一曰伊賢泥斯都，狼所生也。泥都娶二妻，一孕而生四男，其大而訥都六設衆奉為主。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文田案：元氏之興，起於漠北，正高昌、突厥故地。所云國於西海之上，正《秘史》騰吉思水也。負至西海之東，止於山上，與《秘史》"渡騰吉思水至不兀罕山"語皆相應，是則羊腓字稷，紀降生商，元人祖述之書，實即《通典》所本，故《舊唐書·突厥傳》曰：小殺謂唐使袁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為昏。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今以《蒙古源流》攷之，元人自祖吐蕃，非祖突厥，在唐代曾尚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與《唐書·吐蕃傳》相合。突厥小殺之論，容是詆毀之詞，顧《秘史》所述，既於諸史有徵，故書萃羣言，以存博識，亦史家之外篇也。

③今騰吉思湖名曰裏海者也。何主事秋濤《朔方備乘》曰：滕紀思湖即裏海，東西廣八百里，南北長一千數百里。圖閣讀麗琛《異域録》曰：土爾虎特國，在鄂羅斯薩拉託付之東南，俱曠野。西北兩面有佛兒格，即厄濟兒河環流，東面有宰河環流，南面有滕紀斯湖。厄濟兒河、宰河俱向南流，歸入滕紀斯湖。自薩拉託付以至馬駕託海地方，其間有三道塔爾魯河，三道胡班河及塔而渾並吴魯蘇屯之小河，俱向西流入厄濟兒河。河之西岸，自薩拉託付以至滕紀斯湖，又有鄂羅斯國屬之西喇喀穆什察里次噶喇斯、諾岳爾綽爾那雅爾阿斯塔爾漢諸城。柏興，自城池柏興以至馬駕托海地方西南一帶，皆與安山嶺。過此向西行百餘里，俱係圖理耶斯科國王拱喀爾汗所屬和邦，即莽武特之人居住，不時擄掠鄂羅斯國與土爾虎特兩國邊境人畜也。④案《元史·太祖本記》：自海都既立營帳於八剌合黑河上，此即不兒罕山所出之河，故名不兒罕河，急讀之則亦可譯寫為八剌合黑河，此即翰難河卜居之始矣。《紀》又云：帝會諸族宴於斡難河上。始以斡難出名。明葉向高《四裔考》曰：永樂八年，追虜本雅失里，及之於斡難河。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國朝長白西清《黑龍江外紀》曰：黑龍江發源蒙古喀爾喀部之肇特山，其上游，蒙古謂之鄂倫河，他書亦作敖嫩河，即《元史》斡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自此東北流經

尼布楚城之南，入黑龍江省北境，折而東南，至黑龍江城北九十里東南流，會混同江入吉林境，東入於海。欽定《滿洲源流考》曰：黑龍江源出喀勒喀北界肯特山，土人謂之鄂嫩河，折而東北流，至尼布楚城南一千餘里，又三百餘里入黑龍江將軍界。又東南至吉林烏拉界，會松花江入海。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曰：直河套北二千餘里肯忒山脈，西北自敖嫩色禽嶺有東南一幹，東為忒勒兒几嶺，又東為即龍嶺，又東起頂為肯忒山，甚高大，北即敖嫩河也。又曰：必兒喀嶺，即肯忒山之東南幹山也。今案：鄂倫、敖嫩、鄂嫩，即"斡難"之對音。"必兒喀"即"不兒罕"之對音。 ⑤巴塔赤罕，《蒙古源流》作"必塔察罕"。明王圻《稗史彙編》卷十六曰：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犎牛所生。一種短項矮胖，乃獾猥與野猪所生。一種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纛。一種乃塔巴赤罕之種。《元朝祕史》云：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是稱大蒙古，稱皇帝，世居沙漠東北六千里，後居陰山，號韃靼，地產牛馬，無城池屋舍，隨水草以居，俗尚射獵。帖木真四世孫忽必烈，居中國稱帝。

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馬察①，塔馬察生的子名豁里察兒篾兒干②，豁里察兒篾兒干生的子名阿兀站孛羅溫③，阿兀站孛羅溫生的子名撒里合察兀④，撒里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⑤，也客你敦生的子名捧鎖赤⑥。捧鎖赤生的子名合兒出⑦。

①《源流》作"特墨徹干"。後凡引《蒙古源流》者，均省文曰《源流》。

②《源流》作"和哩察爾墨爾根"。案：篾兒干，蒙古語善射也。知者，《元史·忙哥撒兒傳》曰：祖捌剌精騎射，太祖愛之，號為默爾傑，華言善射之尤者也。"傑"與"根"音轉，即"篾兒干"對音。 ③《源流》作"阿固濟木博郭羅勒"。 ④《源流》作"薩里噶勒濟圖"。 ⑤《源流》作"尼克尼敦"。

⑥《源流》作"薩木蘇齊"。 ⑦《源流》作"哈里哈爾楚"。

合兒出生的子名孛兒只吉歹篾兒干①。孛兒只吉歹篾兒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②。他生的子名脫羅豁勒真

伯顏③。脫羅豁勒眞的妻名孛羅黑臣豁阿④。他有一個家奴後生，名孛羅勒歹速牙勒必。又有兩個好騸馬，一個答驛兒馬，一個孛羅馬⑤。脫羅豁勒眞生二子，一個名都蛙鎖豁兒⑥，一個名朵奔篾兒干⑦。

①《源流》作"博爾濟吉台墨爾根"。御批《通鑑輯覽》曰：按《元史》以奇渥溫為元室之姓，亦非也，元之國姓乃博爾濟錦氏。今以《蒙古源流》訂正。臣文田謹案：監本《元史·本紀》太祖皇帝諱鐵木眞，姓奇渥溫氏，館臣欽奉聖訓，改定諱特穆津，姓孛特氏，已足以訂明臣之謬。後得《蒙古源流》，始據蒙古自述其宗派，為博爾濟錦，此即"孛兒只吉"之對音。尋《元史》之沿誤，實起於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其於開卷"大元宗室世系"條，"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注云：姓奇渥溫氏。此則史臣致誤之由。又《輟耕錄》記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既無孛兒只吉，殆由枝派分散之故，因亦無從知"奇渥溫"之謬。幸《秘史》猶在，可以溯得姓之由，同文之盛，足與《源流》相證也。 ②《源流》作"蒙郭勒眞斡哈屯"。案："哈屯"即《唐書》之"可敦"，譯云夫人也。"忙豁"當即蒙古部族之所由始。 ③《源流》作"都喇勒津巴延"。《元史語解》曰："巴延，福也。謂有福氣之人。" ④《源流》作"博囉克沁郭斡哈屯"。 ⑤《正字通》引《臞仙肘後經》曰："騸，割去勢。"國朝徐繼修松《西域水道記》曰："蒙古語博羅，青也。" ⑥《源流》作"多斡索和爾"。 ⑦《源流》作"多博墨爾根"。《輟耕錄》作"脫奔哖哩犍"。《元史》從之，即太祖之十一世祖也。

都蛙鎖豁兒獨額中生一隻眼，望見三程遠地的勢物①。

①《黑龍江外紀》曰：圖窪，探路兵也。官遣行察邊，例有圖窪為前導，其精幹者，馬上望之，能測數里外有無泥水，是否當迂路行，亦一長也。圖窪，哨望之謂，切讀成一字乃合。文田案：鎖豁兒，蒙古語一隻眼也。知者，明王瓊《北虜事蹟》曰："嘉靖六年，套虜鎖合兒伯通部衆一千七百餘騎到花馬池，提督尚書王憲預調官軍擊之，賊遁出。鎖合兒伯通死于陣。鎖合兒，華言一目也"云云。鎖合兒，即"鎖豁兒"之對音矣。勢物即事物。下文卷八有"管的事物"語，京師"勢""事"音近，隨意譯寫也。

《源流》曰：其得名多斡索和爾者，因其印堂中有一隻眼，能視三站之故也。

一日，都蛙鎖豁兒同弟朵奔篾兒干上不兒罕山上去①，都蛙鎖豁兒自那山上望兒統格黎名字的河邊有一叢百姓順水行將來②。

①不兒罕山，《源流》作"布爾干噶拉圖納"。《西域水道記》曰："凡山岡，蒙古曰鄂拉，即噶拉之轉也。"　②國朝張文端相國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録》曰："蒙古稱天山曰呑格利。"然則統格黎河謂天河也，《源流》作"通格里克呼魯歡"。彭元瑞本作"統格黎克豁羅罕"。原注："豁羅罕，小河也。"《會典圖説》曰：哈拉河上源曰通克拉河，出右翼左末旗，南流經庫倫南納魁河，折西流經右翼右末旗，北納哈達瑪爾水，南納多拉錫山水。博羅河折北流注鄂爾坤河。

都蛙鎖豁兒説："那一叢起來的百姓裏頭，有一個黑車子，前頭有一個女兒生得好，若是不曾嫁人呵，索與弟朵奔篾兒干為妻。"就教朵奔篾兒干去看了。

朵奔篾兒干到那叢百姓裏頭看了，這女兒名阿蘭豁阿，果然生得好，也不曾嫁人①。

①《鞫耕録》作"阿蘭果火"，《元史》從之。《語解》改"阿倫果斡"。《源流》作"阿掄郭斡"。又作"阿隆格斡哈屯"。又作"和蘭郭斡"。《通鑑輯覽》注曰："阿倫郭斡，蒙古語多美之稱。"

那叢百姓是豁里剌兒台篾兒干一家①。當初闊勒巴兒忽真地面的主人②，名巴兒忽歹篾兒干。有一個女兒名巴兒忽真豁阿③，嫁與豁里禿馬敦部落的官人④，名豁里剌兒台篾兒干為妻。在阿里黑兀孫地面，生了這阿蘭豁阿名字的女兒⑤。

①《源流》作"郭哩岱默爾根"。　②《源流》稱"和蘭郭斡"，為高麗察罕汗所獻。蓋以"闊勒"為"高麗"之對音。文田案："闊勒"乃"斡勒"二字

之對音，金源族姓也。《金史·百官志》曰：凡白號之姓，完顏、夾谷、斡勒、光吉剌，皆封金源郡。是"斡勒"為金源之族姓，與"闊勒"對音也。"巴兒忽真"者，後文二卷脫黑脫阿順薛涼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則其地在今恰克圖之北，順色楞格河北流，瀦為白哈爾湖，此巴兒忽真地之在斡難河源西也。此巴兒忽真既近後文所云之禿馬敦，又有貂鼠、青鼠之產，似今遼東地矣。國朝方式濟《龍沙紀略》曰："枯輪海以南，喀爾喀河以西，巴爾虎地。巴爾虎者，喀爾喀中之一部也。其戍此者蘭人俄羅斯境，大軍征俄羅斯來歸，編旗充兵者二百四十人，即以其人為佐領"云云。此"巴兒虎"即"巴兒忽"之對音，地之在斡難河源東者也。《元史本紀》："納真于巴剌忽民家為贅婿"，此即《祕史》之"巴兒忽真"地。然則元氏先代，多有與巴爾忽為婚戚者，厥後海真取海都歸八剌忽之地止焉，率八剌忽及怯谷之民，共立為君，列營帳於八剌合黑河上，跨河為梁，以便往來，是元氏未遷斡難以前，固嘗建庭於此，似即此巴兒忽真矣。《黑龍江外紀》曰：巴爾呼、鄂勒特、皆蒙古也，一作巴爾虎。亦有新舊之別，在齊齊哈爾者，舊巴爾呼也。呼倫貝爾者，新巴爾呼也。新舊巴爾呼相間，而新者盛也。③《源流》作"巴喇郭沁郭斡"，④"禿馬惕"者，"土默特"之對音。後文十二卷"豁兒赤因禿馬惕女子生得美"，即此部也。洪編修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曰：土默特二旗，在直隸口東北五百九十里，本古部

的主人名哂赤伯顏，因此就做了豁里剌兒姓③。朵奔篾兒干取了阿闌豁阿為妻的緣故，是這般。

①《後漢書》：夫餘國出貂豽，挹婁出好貂，東沃沮有貂布。《新唐書》曰：黑水靺鞨，土多貂鼠。《五代史》曰：女真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宋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女真國土產青鼠貉鼠。《明一統志》曰：遼東土產貂鼠、青鼠皮，俱東寧衛出。《稗史彙編》曰：契丹貴者披貂裘，以紫黑色為次。國朝吳寬臣《甯古塔紀略》曰：飛牙喀，烏稽韃子，其地不產五穀，出魚及貂皮、元狐、黃狐、海螺、黃鼠、灰鼠、水獺。據此則《祕史》所云"青鼠"，似今灰鼠也。 ②"自火"猶云"自家"，今京師尚有此語。《龍沙紀略》曰：貂產索倫之東，捕貂以犬，非犬則不得貂。獵者往還，嘗自減其食以飼犬。犬前驅停嗅深草崖，即貂穴也。伏伺擒之，或驚竄樹末，則人犬皆息，以待其下。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復戕動，納於囊徐俟其死。人歲輸一於官。《黑龍江外紀》曰：今之貢貂，挹婁貂也。布特哈人歲齎糧入山採捕，利在大雪，故秋即去，春始還，往往難得。說者謂貂見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升木則稍難，然守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時。惟匿石罅中，則無計可施。貂以榛子為糧，畜者多飼鷄肉，性畏人，近之瞪目切齒，聲如鼠，見捕常緣壁走，承塵上，狀如倒挂鳥，其便捷雖猿無以過之也。 ③此敘元代阿闌果火太后外家得姓之由，託始于后父豁里剌兒台也。《輟耕録》：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郭兒剌思。色目三十一種，有火里剌。二族音俱相近，此殆即蒙古之郭兒剌思一族，若《太祖本紀》言諸部會犍河盟誓來侵者有火魯剌思部，或即色目一枝矣。

阿闌豁阿，朵奔篾兒干取了為妻的後頭，生二子，一個名不古訥台，一個名别勒古訥台①。

①《源流》云：生伯勒格特依、伯裒德依，即二人名字之對音。雖長次互異，而為朵奔篾兒干之子，則與《祕史》相同。惟南村《輟耕録》無此二人，彼云：脱奔哮哩犍妻阿闌果火太后生三子，曰博寒葛、曰博合覩撒里吉、曰始祖孛端叉兒。按之《祕史》皆生於阿闌寡後，而朵奔二子，遂爾闕如。文田案：陶九成元代遺民，明初耆宿，留神掌故，號為淹賅，削彼二難，存茲三絶，豈不以力微皇帝，無復舅家；夏侯銅鍰，虚傳小吏。於是孤

存敢石，代諱空桑，馮身臭溯其丹朱，吞氣惟知其簡狄。所以沙陀克用，無關射虎之家；離石劉淵，何與豢龍之胄。用是別裁五桂，表撮三珠，察其用心，邈哉其可思也。洎景源奉敕謀編，稟承不易，沿其艱斷，襲彼規繩，直以孛端，方為鼻祖，自茲以上，槩在刪除。然而襴朶奔則亂宗，削阿蘭則無色，於是推原夜寢，鋪述神人。白光鵰入於天窗，金色來趨于卧榻，神靈之允，祇有一人；孔懷連枝，强歸異父。此則紛紜無定，首鼠兩端，既乖《祕史》之真，益昧《輟耕》之旨。夫不夫而孕，何解於守貞？妄易其文，尤嫌於武斷。昭代推尋蒙古自述源流，俗雖近于獉狉，事若合於符節。然則祖龍系諜，難舍嬴宗；匈奴傳文，仍追昌意。揆之史例，誰曰不然？且自古帝王，胥由天授，是以姜嫄履敏，劉媼夢神，凡厥靈徵，幾同野合。未聞呱呱后稷，不承帝嚳之家；赫赫漢高，謂匪唐堯之後。彼其疑誤後學，繆亂史裁，論幹蠱而已非，儗闕文而尤妄。所謂秦人不死，誣辭始辨于符生；蜀老猶存，枉筆方昭於陳壽者也。今並取裁《祕史》，無取宗儀之稗說者焉。

朶奔篾兒干的哥哥都蛙鎖豁兒有四子，同住的中間。都蛙鎖豁兒死了，他的四個孩兒將叔叔朶奔篾兒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起去了，做了朶兒邊姓。①

①亦作"朶兒別"，乃聲之轉也。《輟耕録》：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朶里別歹，即此。後文四卷"抹赤別都温"，是其後也。

在後一日，朶奔篾兒干往脱豁察温都兒名字的山上捕獸去，于樹林内遇着兀良哈部落的人在那里①。將殺了一個三歲鹿的肋扇肚臟燒着。

①《元史語解》曰："温都兒，高也。"明何喬遠《名山藏》曰：韃靼北胡也，其地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又曰：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氏游海濱，過蛾成巢遇顓頊之墟樂之，封其子厥越居焉。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也。在烏龍江南，渔陽塞北，元時為大甯路北境。高帝既有天下，東夷遼王、惠甯王、朶顔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即古會州置大甯都司，封子權為甯王，填之，後置大甯、朶顔、福餘三衛。成祖靖難時將引兵南向，患甯王躡其後，自永平

攻大甯，入之。謀擁甯王燕府中，賜予兀良哈，兀良哈皆喜。成祖行，甯王餞之郊，兀良哈從，一呼皆戰，遂擁甯王西入關。天下既定，盡割大甯地與之，徙甯王南昌。陳仁錫《明世法錄》曰：北邊兀良哈，本東胡遺種，其地西連開平，在烏龍江南，瀋陽塞北，[illegible]

個孩兒。一個名不忽合塔吉①，一個名不合禿撒勒只②，一個名端察兒③。

①即《輟耕錄》之"博寒葛"也，《源流》作"布固哈塔吉"。 ②《輟耕錄》之"博合靼撒里吉"也。《源流》作"博克多薩勒濟圖"。 ③《輟耕錄》作"孛端叉兒"，《源流》作"孛端察爾"。《金史舊國語解》曰："孛端出胚胎也。"《滿洲源流考》曰：按蒙古語稱始祖為勃端察爾。此云胚胎，弟以漢語舉祖例之，義自可通。《元史·太祖本紀》：阿蘭果火夫亡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孛端叉兒也。《源流》曰：多博墨爾根卒後，阿隆格斡哈屯每夜夢一奇偉男子與之共寢，天將明即去。如是者久之，遂生三子。陳桱《通鑑續編》：阿蘭果火生二子，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叉兒其季也。均與《元史》產一子之說不同，可證《秘史》之說。又明李廷機《大方通鑑》云：阿蘭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一乳三子，長曰孛完合答吉，次曰孛合撒赤，孛端叉兒其季也云云，以為一乳所生，尤為誕妄，又與諸書不合，當以《秘史》為可信焉。

朵奔篾兒干在時生的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個兒子，背處說："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個兒子，家內獨有馬阿里黑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麼道？"說間，他母親知覺了①。

①《元史·后妃傳》曰：成宗卜魯罕皇后伯岳吾氏，駙馬脫里思之女。"伯岳吾"即"伯牙兀"之對音。《源流》曰：有好事者請之云：從無寡婦生子之理，其夫之連襟瑪哈魯常往來其家，疑即此人。伯勒格依、伯袞德依二人遂疑其母。

春間一日，他母親阿蘭豁阿煮着臘羊，將五個兒子喚來跟前，列坐着，每人與一隻箭幹，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將五隻箭幹束在一處，教折折呵，五人輪着，都折不折①。

①《魏書·吐谷渾傳》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二

子，長曰吐谷渾，徙上隴，止抱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以居。吐谷渾死，有子吐延為羌酋所刺，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遂以吐谷渾為氏。死，子碎奚立。死，子視連立，死，弟視羆立。死，子樹洛干幼，弟烏紇邪立。死，樹洛干立。死，弟阿豺立。阿豺立，兼并羌氏，地方數千里，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云云。阿蘭用意，開合襲規矣。《源流》曰：阿倫郭斡哈屯因給伊子箭桿一枝命折之，即折而擲之。旋給五桿命一并折之，竟不能折。

因那般，他母親阿蘭豁阿説："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個兒子疑惑我這三個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説，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後他每做帝王呵，那時纔知道也者[①]。"

①《源流》曰：其母云："汝等二人，誤聽旁人之言疑我"，因語以夢中情事。且云："爾等此三弟，殆天降之子也。"《元史》既不取三子之説，故《本紀》云：孛端叉兒"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蓋宋濂等撰《元史》，抄變其文。

阿蘭豁阿就教訓着説："您五個兒子，都是我一個肚皮里生的，如恰才五隻箭幹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幹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①]？"住間，他母親阿蘭豁阿歿了。

①《源流》曰：爾兄弟五人，若不相和好，各異其行，即如前一枝箭以勢孤而被傷；若公同而行，即如後五枝箭，勢衆則不能傷之。

母親阿蘭豁阿歿了之後，兄弟五個的家私，別古訥

台、不古訥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禿撒祇四個分了①。兒孛端察兒愚弱，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與②。

①《元史·太祖紀》曰：阿蘭没，諸兄分家貲不及之。 ②《源流》曰：後析產，時惟給勃端察爾有迎鞍短尾銑鬃貉皮馬一匹，外並未給與他物。

孛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做兄弟相待，說道："我這里住甚麽？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着一個青白色斷梁瘡禿尾子的馬，順着斡難河去到巴勒諄阿剌名字的地面裏，結個草庵住了①。

①巴勒諄阿剌，《本紀》作"八里屯阿懶"，《元史語解》改"巴爾圖鄂拉"。"巴爾圖"譯言有虎也，"鄂拉"，蒙古語山也。《西域水道記》曰："回語下山出口曰阿剌。"則"阿剌"山口也。

那般住的時分，孛端察兒見有個雛黃鷹拿住個野鵝，他生計量，拔了幾莖馬尾做個套兒，將黃鷹拿着養了①。

①《本紀》曰：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孛端又兒以緒機取之，鷹即馴狎。《源流》曰：彼處有一青色鷹攫野鴨而食，結套得鷹，即放之，而食其所獲之野鴨，結一茅廬棲止度日。

孛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見山崖邊狼圍住的野物射殺了，或狼食殘的拾着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

到春間，鵝鴨都來了，孛端察兒將他的黃鷹餓着飛放，拿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挂在各枯樹上都臭了①。

①《太祖紀》曰：乃臂鷹獵兔禽以為膳，或獲即繼，似有天相之。《稗史彙編》曰：契丹俗以正月上旬射獵六十日，鑿冰釣魚，冰泮即縱鷹鶻，以捕鵝雁。宋真宗時，晁迥往賀生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騎，聲角鼓遶泊，驚飛鵝起，乃縱海東青擊之。

都亦連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叢百姓順着統格黎河邊

起來，孛端察兒每日間放鷹到這百姓處討馬妳喫，晚間回去草庵子裏宿①。

①《太祖紀》曰：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孛端叉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稍足。錢詹事大昕《元史攷異》曰："統急里忽魯，《祕史》作統格黎克豁羅罕。豁羅罕者，小河也。"

那百姓問孛端察兒索這黃鷹，他不曾與。兩家也不曾相問名姓，只這般住了。

孛端察兒的哥哥不忽合塔吉後來順着斡難河去尋他①，行到統格黎河邊，遇着那叢百姓，問道："有一個那般人騎着那般馬，有來麼道？"

①《太祖紀》曰：一日仲兄忽思之曰："孛端叉兒獨出而無奮，近者得無凍餒乎？"即自來訪，遂與俱歸。

那百姓說："有個那般的人，那般的馬，與你問的相似，他再有一個黃鷹飛放着，日裏來俺行喫馬妳子，夜間不知那裏宿，但見西北風起時，鵝鴨的翎毛似雪般刮將來，想必在那裏住。如今是他每日來的時分了，你略等候着①。"

①《源流》曰：常於鄂郭爾察克一族人家尋飲奶漿，後其兄伯勒格特依前來尋弟，訪問彼衆，告云："爾弟每日來此飲奶漿，伊將來時，每每下雨，爾姑待之。"語未畢，天無片雲，陣雨忽至，四顧無人，惟孛端察爾自荒郊而來。

略住間，望見一個人來到呵，果然是孛端察兒。他哥哥認得，引將回去了。

孛端察兒點着馬隨他哥哥行間，說道："人的身子有頭呵好，衣裳有領呵好。"說了，他哥哥不答應他。

孛端察兒再將前頭的言語說了兩遍，他哥哥纔說：

"你兩三遍的言語，只是這般說，意思裏如何？"

孛端察兒回說："恰纔統格黎河邊①，那一叢百姓，無個頭腦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擄他②。"

①《源流》稱其地為"鄂郭爾察克"。 ②《太祖紀》曰：孛端叉兒中路謂其兄曰："統急里忽魯之民，無所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兄以為然。

他哥哥說："既是這般呵，到家裏去，哥哥弟兄每商量着却來擄他。"到家裏，兄弟每商量了，教孛端察兒做頭哨①。

①《太祖紀》曰：至家即選壯士，令孛端叉兒帥之前行，果盡降之。

孛端察兒哨到那裏，將他一個懷孕的婦人拏住問他："你是甚麼人氏？"有那婦人回道："我是札兒赤兀惕阿當罕兀良哈真的人氏①。"

①《祕史》凡稱"惕"稱"歹"，皆部族之通名，若今稱"土伯特"、"唐古特"、"額魯特"、"土爾扈特"也。"特""惕"同音，今昔異用耳。此與兀勒篾同族，皆兀良哈人，而札兒赤兀氏，其祖名阿當，曾為一部之主，故曰阿當罕。

那其餘百姓，他兄弟五個都擄將回來了。因這般，頭口也有，茶飯使喚的都有了。

那懷孕的婦人，孛端察兒將他做了妻①。生了一個兒子，名字喚作札只剌歹②。後來札答剌的人氏，他便是他祖③。那札只剌歹的兒子名土古兀歹，土古兀歹的兒子名不里不勒赤魯，不里不勒赤魯的兒子名合剌合答安，合剌合答安的兒子名札木合④。就做了札答闌姓氏⑤。

①《源流》曰：招服鄂郭爾察克人衆內一懷孕婦人，孛端察爾娶為妻室，名曰勃端哈屯。 ②《源流》曰：布丹哈屯貌美，前所孕之子名翰齊爾察。 ③見於《祕史》者，如札木合、札木勒、合勒忽，皆其後也。 ④即他

日與太祖為友，後為太祖所殺者也。 ⑤札答闌氏，以札只剌歹之名為氏，非因札木合也。蓋"闌"與"剌"聲轉，祇一姓，非有二族也。

那婦人，孛端察兒跟前再生一個兒子，名巴阿里歹，後來做了巴阿鄰人氏的祖①。

①"巴阿鄰"即"巴阿里"，因聲轉故譯字異文。如"脫斡鄰"或作"脫斡里"，皆聲轉也。《輟耕録》：蒙古氏族七十二種，有八憐，即此文巴阿鄰。九卷以納牙為巴阿里種，即此姓。後文豁赤兀孫老人闊闊搠思，皆其後裔矣。

那巴阿里歹的兒子名赤都忽勒孛闊，赤都忽勒孛闊娶的妻多，兒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簸年巴阿鄰姓氏。別勒古訥台做了別勒古訥惕姓氏，不古訥台做了不古訥兀惕姓氏，不忽合塔吉做了合塔斤姓氏①。不忽禿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孛端察兒做了孛兒只斤姓氏②。

①後文四卷偷太祖輜繩，八卷從札木合處來降，皆此部族也。《輟耕録》：蒙古七十二種姓氏，有合成乞，蓋即"合塔斤"矣。 ②《源流》作"博爾濟錦"，即"孛兒只斤"之對音也。説詳上。

孛端察兒又自取了個妻，生了個兒子，名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①。那合必赤的母從嫁來的婦人，孛端察兒做了妾，生了個兒子，名沼兀列歹②。孛端察兒在時，將他做兒，祭祀時同祭祀有來③。

①《輟耕録》作"八林昔黑剌禿合必畜"。《元史·本紀》及《表》從之。《源流》曰：布丹察爾既娶布丹哈屯，將伊所生之子命名為巴噶哩台汗之後裔哈必齊巴圖爾。 ②《太祖紀》：族人有照列部。蓋即出於沼兀列歹。 ③"有來"者，結束之詞，今京師有此語。

孛端察兒歿了後，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①將沼兀列歹不做兄弟相待，説道："在家常川有阿當合兀良合歹人氏的人往來，莫敢是他的兒子。"祭祀時逐出去了②。後來

做了沼兀列亦惕姓氏③。

①《本紀》曰：孛端察兒歿了，八林昔黑剌禿合必爺闊。 ②"阿當合"即前文"阿當罕"之對音。"兀良合歹"即兀良合真種族。蓋孛端察兒懷孕婦人之外，家常有人往來，故以此疑之。 ③後文七卷有"合里兀答兒"，其後也。《元史世系表》曰：十祖世系錄曰：孛端察爾收騰格哩呼喇人氏民户時，嘗得一懷妊婦人曰插只來，納之，其所生遺腹兒，因其母名曰插只來，自後別為一種，亦號達靼。以非始祖親子，故不列之世表。今按："插只來"即"札只剌歹"之對音，是沼兀列氏非他族，而他族反在札答剌氏也。

合必赤的子名篾年土敦①。篾年土敦生子七人②，一名合赤曲魯克③，一名合臣，一名合赤兀，一名合出剌，一名合赤温，一名合闌歹，一名納臣把阿禿兒④。

①《元史·本紀》曰：合必赤生子曰咩撚篤敦。《世系表》作"咩歷篤敦"。《輟耕録》作"咩麻篤敦。"《源流》作"瑪合圖丹"。又於其上增一代曰伯格爾巴圖爾。是以篾年土敦為合必赤之孫，非合必赤之子矣。與《元史》亦不合。 ②七文云赤都忽勒孛闊兒子多，因此做了篾年巴阿鄰姓氏，然則"篾年"者，蒙古語多子也。《元史·本紀》曰：咩撚篤敦莫拏倫生七子而寡。 ③《輟耕録》叙元宗室世系，咩麻篤敦七子，長曰既拏篤兒罕，次某，三某，四某，五某，六某，七曰納真既拏篤兒罕，生海都。是"既拏篤兒罕""即"合赤曲魯克"也。《源流》作"哈齊庫魯克。" ④納臣，《元史·本紀》作"納真"。《世系表》曰：納真，今兀察兀禿其子孫也。據史，此七子惟納真為賢。

合赤曲魯克的子名海都，海都的母名那莫侖①。合臣的子名那牙吉歹②，那牙吉歹因他性兒好裝官人模樣就做了那牙勤姓氏③。合赤兀的子名巴魯剌台④，因他生的身子大吃茶飯猛的上頭，就做了巴魯剌思姓氏⑤。合出剌的子，也吃茶飯猛，唤做大巴魯剌、小巴魯剌⑥、額兒點圖巴魯剌、脱朶延巴魯剌，將這四個名就做了姓氏。合闌歹

的兒子爭粥飯無上下，因此就做了不答安惕姓氏。合赤溫的兒子名阿答兒乞歹，兄弟中間好間諜，就做了阿答兒斤姓氏⑦。納臣把阿禿兒生二子，一名兀魯兀歹⑧，一名忙忽台⑨，就做兀魯兀惕、忙忽惕二姓氏⑩。納臣把阿禿兒自娶的婦人，又生二子，一名失主兀歹，一名朵豁剌歹。

①《元史紀》作"莫孛倫"。又以為半據篤敦之妻，則是"莫孛倫"乃海都之祖母，非母也，相差一代。《源流》無海都，直云"瑪哈圖丹生哈齊庫魯克，哈齊庫魯克生星和爾多克新"，是伯升豁兒多黑申乃合赤曲魯克之子，非合赤曲魯克之孫也，亦差一代。或因押剌伊而之難，譜諜散佚，得諸記憶，致茲訛異。 ②《輟耕錄》：蒙古氏族有那牙乞台，當出於那牙吉歹。 ③後文四卷有那牙乞人名種餘。 ④《輟耕錄》：蒙古氏族有八魯剌忽。 ⑤今國朝有勇號之錫，名曰巴圖爾，又稱巴圖魯，解云"好漢子"，即此"巴魯剌"之謂也。《元文類·張士觀駙馬昌王阿失碑》曰："霸突譯云驍勇也。"又《馬祖常太師太平王燕帖木兒碑》曰："八都兒者，華言猛士也。"《元史·兵志》曰：勇敢無敵之士曰拔突、巴圖。"拔突"、"霸突"、"八都"皆一聲之轉，其專指喫茶飯猛，則時人謔辭，猶俗云"酒囊飯袋"，虛有其表也。 ⑥《輟耕錄》敘元世系，以大八魯剌斯出於葛忽剌急里但，小八魯剌斯出於合產，兩人皆敦必乃之子，即《祕史》之屯必乃薛禪也，與《祕史》不同。 ⑦《輟耕錄》：蒙古氏族有阿大里吉歹，阿塔里吉歹，阿塔力吉歹，皆出於此。 ⑧兀魯兀歹，今之額魯特種，疑其後也。近阿勒坦山及伊黎、哈薩克處皆有之。《輟耕錄》云：今兀察兀脫，即納真子孫也。所載元人氏族，蒙古七十二種，有曰兀魯兀，曰兀羅歹，曰兀魯歹，皆此一姓所分也。《元史·兀赤台傳》曰：其先剌真八都以材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與札剌兒、宏吉剌、亦乞列思等五人，當開創之先，協贊大業。 ⑨"忙忽"即"蒙古"二字之對音。《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有忙兀歹，又有忙吉歹，皆此一姓也。《元史·畏答兒傳》曰：其先剌真八都兒有二子，次名忙兀，始別為忙兀氏。"剌真"即"納臣"也，"八都"即"把阿禿"矣。 ⑩元人之得天下，多得于兀魯兀、蒙古二部族之力居多。兀魯兀惕，其著於《祕史》者，有主兒扯歹、忙忽惕。其著於《祕史》者，

有哲台，有多豁勒忽，有忽亦勒答兒，皆此族也。《蒙韃備錄》曰：韃國所鄰，前有糾部，左右有沙陀等部為患，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天會間，亦嘗擾金虜，金虜嘗與之戰。

海都生三子，一名伯升豁兒多黑申①，一名察剌孩領忽②，一名抄真豁兒帖該③。伯升豁兒多黑申生了一子，名屯必乃薛禪④。察剌孩領忽生子名想昆必勒格⑤。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泰亦赤兀惕姓氏⑥。察剌孩領忽收嫂為妻⑦，又生一子，名別速台，就做了別速惕姓氏⑧。抄真斡兒帖該⑨生子六人，一名斡羅納兒，一名晃豁壇⑩，一名阿魯剌惕⑪，一名雪你惕，一名合卜禿兒合忽，一名格泥格思，就做了這六等姓氏⑫。

①《元史本紀》作"拜姓忽兒"。《源流》作"星和爾多克新"。《世系表》及《輟耕錄》作"拜住忽兒"。"住"字不對音，當是"生"字或"性"字之訛。 ②《輟耕錄》作"察剌罕甯兒"。 ③《輟耕錄》作"獐忽真兀禿迭葛"。 ④《本紀》及《表》作"敦必乃"。《輟耕錄》作"敦必乃直孛斯"。《源流》作"託木巴滾徹辰"。《元史·畏答兒傳》曰："薛禪者，聰明之謂也"。

⑤"想昆"即《遼史》之"詳穩"。《語解》作"詳袞"，謂辦事官。後文王罕之子亦號桑昆，則"想昆"、"桑昆"皆同音也。《遼史》有"諸乾詳袞"一員，從五品，掌守戍邊堡。《金史·世紀》曰：遼太祖命穆宗為詳穩。又《金史·百官志》曰：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國。其下有詳穩。 ⑥《太祖本紀》作"咸補海罕"。即"俺巴孩"之轉音也。泰亦赤兀惕，《本紀》稱族人泰赤烏部者是也。"泰亦赤"者，"台吉"之合音，猶云太子也。"兀惕"者，猶云種類也。 ⑦《輟耕錄》曰：即收兄拜住忽兒妻。《漢書·匈奴傳》曰：匈奴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弟妻其妻。明峨峨山人《譯語》曰：胡俗，婦喪夫，其家男子即收為妻妾，父子兄弟不論也。他適則人笑其不能贈其婦。

⑧《輟耕錄》：蒙古氏族有別速歹。後文有巴剌合赤，有迭該，有窟出沽兒，皆其後也。 ⑨"斡"字上文作"豁"，同音字也。《輟耕錄》曰：獐忽真兀禿迭葛，今昔即兀剌其子孫也。 ⑩《輟耕錄》：蒙古氏族有晃忽攜，又

有晃兀攴，皆對音字也。⑪《輟耕錄》有阿剌剌，又有阿完剌歹。⑫後文之"只兒豁安"，則斡羅訥氏後也。若察阿合、若蒙力克、若雪亦客禿、若速客該者溫、若捏兀歹、若察合安不注，則晃豁壇後也。若斡歌連，則阿魯剌後也。若忽難，則格泥格思後也。

屯必乃薛禪生二子，一名合不合勒罕①，一名撏薛赤列。撏薛赤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禿兒。合不勒生七子②：一名斡勤巴兒合③，一名把兒壇把阿禿兒④，一名忽禿黑禿蒙古兒⑤，一名忽圖剌合罕⑥，一名忽闌⑦，一名合答安⑧，一名脱朵延斡惕赤斤⑨。

①《本紀》作"葛不律寒"。即太祖之曾祖也。《輟耕錄》、《世系表》曰：敦必乃六子，曰葛木虎，今那哈合兒其子孫也。曰葛忽剌急里迫，今大八魯剌斯其子孫也。曰合產，今小八魯剌斯其子孫也。曰哈剌歹，今博歹阿替其子孫也。曰葛赤渾，今阿答里急其子孫也。曰葛不律，生七子，云云。所云"葛不律"與《元史》合，餘六子均與《祕史》不合。 ②《源流》作"哈布勒汗"。 ③《輟耕錄》作"寨八斤八剌哈哈"。又曰："今岳斯斤其子孫也。"《世系表》曰："寨斤八剌哈哈，今岳里斤。" ④《本紀》作"八哩丹"。《表》及《輟耕錄》作"八里丹"。太祖之祖也。《源流》作"巴爾達木巴圖爾"。《元史·兵志》曰："忠勇之士曰霸都魯。"按："把阿禿兒"、"巴圖爾"即"霸都魯"對音。 ⑤後文第四卷序太祖世次作"忽禿黑禿蒙列兒。"《輟耕錄》作"忽都魯咩聶兒"。今案："咩聶兒"、與"蒙列兒"音較合，則"古"字為傳寫之訛。 ⑥《輟耕錄》作"忽魯剌罕"。 ⑦《輟耕錄》作"急闌八都兒。" ⑧《輟耕錄》作"合丹八都兒。" ⑨《元史》作"脱端。"《輟耕錄》作"掇端斡赤斤。"其稱"斡赤斤"者，本書凡數見之，皆以少子蒙此稱，疑當時蒙古語"小王子"為"斡赤斤"也。

斡勤巴兒合黑的子，名忽禿黑禿主兒乞①。忽禿黑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②，一名台出③，他每做了主兒乞姓氏④。

①巴兒合黑，史作"八剌合。"《滿洲源流考》曰："《新唐書》：渤海俗

謂王曰可毒夫。"按蒙古語謂"福"曰"呼圖克",唐古特語謂"再來人"曰"胡土克圖",元時曾用為帝號。則"可毒夫",或即"胡土克圖"之譯音,展轉傳訛,則"忽禿黑禿"乃"胡土克圖"之對音,無可疑也。主兒乞,以後文四卷考之,乃"無敵"之稱。 ②別乞,猶今回部之"伯克"也。薛扯,《元史》作"薛徹。" ③《太祖紀》曰:昔者吾國無主,以薛徹、大丑二人,實我伯祖八剌哈之裔。大丑即台出也。又《畏答兒傳》曰:時太暢强盛,其兄畏翼率屬歸之,畏答兒力止不聽,追之又不肯還,畏答兒乃還事太祖。所云"太暢",即"大丑"之對音。 ④主兒乞氏後為太祖所滅。然《輟耕録》:蒙古氏族七十二種,尚有术里乞及术里歹,皆"主兒乞"對音字也,則猶有存矣。

把兒壇把阿禿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禿乞顏①,一名捏坤太子②,一名也速該把阿禿兒③,一名答里台斡惕赤斤④。忽禿黑禿蒙古兒生一子,名不里孛闊⑤。于斡難河邊筵會時,將太祖的弟别勒古台的肩甲砍破的便是這不里孛闊⑥。

①《元史表》及《輟耕録》作"蒙哥睹黑顏。"《源流》作"孟格圖徹辰。" ②《元史表》及《輟耕録》作"聶昆大司。"《源流》作"納袞泰實。" ③《元史紀》作"也速該",即元太祖之父烈祖神元皇帝也。《源流》作"伊蘇凱巴圖爾。" ④《輟耕録》作"答里真"。答里真子曰火納耶耶,生小哥王及甯王闊闊出,闊闊出生也里干王。《源流》作"達哩岱謂濟錦。" ⑤《元史本紀》作"播里。"後文四卷又作"不里孛可。" ⑥事見後文四卷。别勒古台,《紀》作"别里古台。"案:"孛闊"及"孛可"與前文"别克",皆音義相同。《金史·百官志》曰:諸謀克從五品,掌撫輯軍户,訓練武藝。疑"謀克"急讀亦即"别克"同音矣。

忽圖剌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①,一名吉兒馬兀,一名阿勒壇②。忽闌把阿禿兒的子也客扯連③有兩個奴婢,一名把歹④,一名乞失黎黑⑤。後來到太祖時都教做了答剌兒罕官人⑥。惟合答安、脱朶延兩個無子嗣⑦。

①後文太祖長子亦曰拙赤，則"拙赤"者，猶云"大太子"也。 ②阿勒壇，《本紀》作"按彈"。 ③按後文六卷以也客扯連為塔塔兒種人，若以譜系考之，則也客扯連乃烈祖之從兄弟也，豈"塔塔"之與"達達"本非兩種乎？ ④後文六卷所稱放馬人巴歹，即其人也。 ⑤《太祖紀》作"乞力失"，當作"乞失力。"蓋《本紀》多采《皇元聖武親征記》，此書鈔錄脫落顛倒，不一而足。惟《元史·哈剌哈孫列傳》作"啟昔禮"，可證其當作"乞失力"也。 ⑥哈剌哈孫，《列傳》云："擢為千户，賜號答剌罕。"《元文類》有劉敏中丞相《順德王忠獻王哈剌哈孫碑》曰："曾祖啟昔禮，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武，重厚，有英才，遇太祖皇帝於飛龍見躍之際，知可汗將襲之，趣告帝為備。果至，我兵縱擊，大敗之。以功擢千户，賜號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為自在答剌罕矣。'因賜御帳什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儀。"《元史·哈剌哈孫傳》記啟昔禮事，較此為簡，所云"可汗"，即《祕史》王罕名脱斡璘者也。馬祖常《太平王燕帖木兒碑》曰："答剌罕，華言世貴之也。" ⑦脱朵延，他日之棄太祖歸泰赤烏部者。

衆達達百姓①，合不勒皇帝管着來②。合不勒皇帝雖有七個兒子，都不曾委付，卻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兒俺巴孩管了③。

①宋黄震《古今紀要逸編》曰：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真，其居陰山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者曰熟韃靼，其遠於漢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真。黑韃靼至武没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真東北，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并其名號，稱大蒙古國。文田案：《祕史》有稱"塔塔兒"者，有稱"達達"者，"達達"即"韃靼"，大率克魯連河以東為金人地，則稱塔塔；克魯連河以西，色楞格河以東，為元人地，則稱達達也。宋孟珙《蒙韃備録》曰：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别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靼者，顔貌稍細；所謂生韃靼者，其貧，且拙，且無能為，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

黑韃靼也。大抵韃人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寸，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髭鬚絶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武汝真人物雄壯，所以異也。 ②《蒙韃備録》曰：韃國所鄰，前有乞族，左右乃沙陀等部。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為患。金虜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云云。按此，知蒙古斯國，即《秘史》合不勒稱汗事，蓋當金太宗、熙宗兩主天會間也。《録》又引李大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會，自稱太祖元明皇帝。珙嘗討究於彼，聞蒙已殲滅久矣。云云。案：孟珙著書以辛巳為今年，計當宋甯宗嘉定十四年，金甯宗興定五年，而元太祖改元之十九年也。諸書叙蒙古改元天興，在熙宗皇統七年，而蒙人改元稱帝，早已在前殲滅，則"天興"一號，即是合不勒無可疑者。又案：宋岳珂《桯史》亦引李大諒《征蒙記》，以證兀朮之封梁，則李大諒作《征蒙記》，在高宗紹興年間，其去元世祖滅宋，殆及百年，知合不勒與俺巴孩事皆在南渡時。蓋金源南伐之日，螳螂捕蟬，不知黄雀之在後，而西北邊防空缺，遂有蒙人起而為卧榻之鼾也。然是時金人尚强，故能滅蒙古，虜俺巴孩，中隔數十年，始有元太祖之事。 ③想昆必勒格，乃合不勒之從叔，俺巴孩與合不勒為再從兄弟，與之共曾祖海都者也。案《本紀》：葛不律寒殁，子八哩丹嗣。八哩丹殁，子也速該嗣。史所云"葛不律寒"，即此文之"合不勒罕"也，以此文考之，合不勒罕七子，其三把兒壇，其四忽圖剌。合不勒殁，舍其七子不立而立從弟俺巴孩，《本紀》稱為"咸補海罕"者也。咸補海罕為金人所虜，衆立忽圖剌合罕。《元紀》所謂金殺帝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仇。即補叙其事也。雖烈祖有救主罕事，然烈祖本未為罕，故稱把阿禿兒，與今所謂巴圖魯者相同，既非稱罕，亦未嗣位也。《本紀》以也速該為嗣位者，明代撰《元史》者之誤也，當以《秘史》為信。

捕魚兒海子①，闊連海子②，兩個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③。那河邊住的塔塔兒一種人④，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人拿了，送與大金家⑤。俺巴孩去時別速歹氏巴剌合赤名字的人説將回去⑥。説道："你對合不勒皇帝的七個兒子中間的忽圖剌根前，並我的十個兒子内的合答安太子根前説⑦，我是衆百姓的主人，為

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拿了。今後以我為戒，你每將五個指甲磨盡，便壞了十個指頭，也與我每報仇。”

①今蒙古喀爾喀部克魯倫河所匯之澤，《水道提綱》謂之布伊爾湖，亦謂之布育里鄂模者也，今名貝爾池，明人稱為捕魚兒海。葉向高《四夷考》曰：洪武二十一年夏，永昌侯藍玉為征虜大將軍，率兵由大甯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亟薄之。虜不意師至，大驚，遁去。即其地也。國朝西清《黑龍江外紀》曰：貝爾池亦作布雨爾池，國語“布雨”二字切讀成“貝”，故並存之。古名捕魚兒海，方數百里，亦產鹽，在烏拉總管處西南三百五十里，蒙古境內之喀爾喀河是其源，北流為烏爾孫河，則呼倫池水之所會也。案：“烏爾孫”即下文“元兒失溫”之對音，“布雨兒”即“捕魚兒”之對音也。 ②明金幼孜《北征錄》曰：永樂八年六月初二日午，經闊灤灤海子，上令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隄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無畔岸，遥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盧朐七河注其中，故大也。”《水道提綱》曰：枯倫湖，即古俱倫泊，亦曰闊灤海子者也，今名呼倫池。《黑龍江外紀》曰：呼倫池，古名俱輪泊，《唐書》：室韋西有烏素固部，當俱輪泊之西是也。明謂闊灤海子，源出懇特山陽，東流為克勒倫河，古名朐朐河，至黑龍江烏拉總管駐處之西二百五十里，會烏爾孫河之水，匯為池，方數百里，產五色鹽，不煮可食。 ③今喀爾喀河源出蒙古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又從貝爾池東出為鄂爾順河。《水道提綱》謂之烏順河，《黑龍江外紀》作“烏爾孫”河。兀兒失溫，即“烏順”，與“鄂爾順”、“烏爾孫”，皆對音也。 ④《輟耕録》：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塔塔歹，有塔塔兒，均即此也。今地圖，塔里泊之南有卡倫，名哲格勒圖，是其地也。“塔里”即“塔塔里”，此泊以塔塔兒得名矣，元時本亦名答兒海子。《特薛禪列傳》曰：至元七年，斡羅陳萬户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請于朝曰：“本藩所受農土，在上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實駐夏之地，可建城邑以居。”帝從之，遂名其城為應昌府，二十二年改為應昌路，大德元年名其城為全甯路。 ⑤此金世宗大定間事也。《金史本紀》曰：金之先出靺鞨氏，本號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開元中，置黑水府，其後渤海盛强，黑水役屬之。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黑水屬於契

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在北者，號生女直。金之始祖諱函普，生二男，長烏魯，次斡魯，烏魯子跋海，跋海子緩可，緩可子石魯，石魯子烏古迺，自始祖至此六世矣。第二子是為世祖劾里鉢，卒，母弟肅宗頗剌淑襲；卒，母弟穆宗英格襲；卒，兄子烏雅舒襲；卒，世祖第二子阿骨打襲，為都勃極烈。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即皇帝位，上曰："遼以鐵鎖為號，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於是國號大金。《蒙韃備錄》曰：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靼去，趕得官家沒處去。葛酋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人為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剿之，每三歲遣兵簡北剿殺，謂之減丁，迄今中原盡能記之。韃人逃遁沙漠，怨人骨髓。至偽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云云。按孟珙所稱，則俺巴孩所以被拿送與金人者，乃是減丁之故也。 ⑥別速氏，出於海都孫別速台。 ⑦按：合不勒是時稱罕耳，此以漢語譯之，非其實，忽圖剌者，合不勒之第四子，阿勒壇之父，太祖從父行也。忽圖剌第六子亦名合答安，故以"我子"別之。

那時太祖的父也速該把阿秃兒在斡難河放鷹①，見篾兒乞氏的人②名也客赤列都，于斡勒忽訥氏行取的妻引將來③。也速該把阿秃兒望見，那婦人生得有顏色，隨即走回家，去引他哥哥捏坤太子、弟答里台斡惕赤斤來了。

①案《契丹國志》：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冰泮即縱鷹鶻以捕鵝雁。泊多野鵝鴨，遶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 ②篾兒乞氏，達達之一種，居於鄂勒昆河、色楞格河之間。《元史·太祖紀》作"篾里乞"部。《元史語解》、《通鑒輯覽》均改作"默爾奇斯"。虞集撰《句容郡王世績碑》作"篾乞思"。《輟耕錄》：蒙古氏族有"滅里吉歹"，又有"滅里吉"，均此種類也。 ③也客赤列都，《源流》作"伊克齊埒圖。"斡勒忽訥，《源流》作"鄂勒郭訥特"，塔塔兒之一種也，近捕魚兒海子喀爾喀河而居。

他兄弟每來到時，也客赤列都見了恐懼，即便打著馬，走過了一個嶺，轉過了一個山嘴，回來到他妻車子根

前。其妻說："那三個人的顏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有性命呵，似我這般婦人有也者。你想我呵，再取的婦人就唤做我的名字者。"說了，就脱下衫兒與他做記念。也客赤列都於馬上方纔接得衫兒，見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來了，即便打著馬，逆著斡難河走了。

也速該把阿禿兒兄弟三人，隨後趕也客赤列都。過了七個山岡，趕不上，回來了，將那婦人裹將去。也速該牽着車子，捏坤太子引路，答里台傍着車轅行。那婦人名訶額倫，哭着說："我的丈夫頭髮不曾被風吹，肚腹不曾忍餓，如今走去呵，怎生般艱難？"哭的聲將斡難河的水並川裏林木都振動了。答里台斡勒赤斤對那婦人說："你丈夫嶺過得多了，水也渡得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頭，蹤迹尋呵也不得見了。你住聲，休要哭。"因此上將回去與也速該把阿禿兒做了妻①。

①為塔塔兒毒死烈祖及篾兒乞奪太祖后孛兒帖張本。

因俺巴孩合罕被拿時，將合答安、忽圖剌兩個的名字提說來上頭，衆達達泰亦赤兀百姓每①，於豁兒納川地面聚會着，②將忽圖剌做了皇帝，就於大樹下做筵席，衆達達百姓喜歡，繞這樹跳躍，將地面踐踏成深溝了③。

①《太祖紀》作蔑人"泰赤烏"部，《源流》作"岱齊郭特。"明鄭曉《吾學編》曰：韃靼，北胡也。即夏獯鬻，周玁狁，秦漢匈奴，唐突厥，宋契丹。漢時匈奴最强，匈奴弱而烏桓遂盛。漢末鮮卑滅烏桓，鮮卑既衰，蠕蠕强大，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為盛。女真滅契丹，號金，侵中國，稱皇帝。其別小部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有分地云云。據此，則太赤烏亦蒙古一部落，克列即本書後文之王罕也。 ②即活兒活河也。《水道提綱》曰：枯倫河，有烏里順河，自布伊

爾湖會喀爾喀河諸水來會，喀爾喀河出阿魯他拉奇嶺西麓，合三源西南流，有活爾活河自南來會，折西北流，曰喀爾喀河。 ③後文九卷稱此樹為翩翾樹，蓋又即三卷札木合所居之翩翾樹也。

忽圖剌做了皇帝，同合答安太子往塔塔兒處報仇。行了，與闊端巴剌合、札里不花兩人厮殺十三次，不曾報得仇①。

①《蒙韃備錄》曰：二十年前，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為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當時多有擄掠住於金國者。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而遣之，亦不令入境。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云云，以孟珙著書在辛巳年計之，則忽圖剌稱罕在寧宗嘉泰二年以前。

與塔塔兒厮殺時，也速該把阿禿兒將他帖木真兀格、鬆里不花等擄來。那時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妻訶額倫正懷孕，於斡難河邊迭里溫孛勒答黑山下，生了太祖①。太祖生時，右手握着髀石般一塊血，生了②。因擄將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③。

①迭里溫孛答，《元史》作"跌里溫盤陀。"《朔方備乘》曰：敖嫩河東流，集爾渾河自北來入之。集爾渾河出卡倫外巴彥珠爾克山，南流逕集爾渾卡倫東，云云。"集爾渾"似即"迭里溫"之對音。"盤陀"譯言山也，"孛答"與"盤陀"為對音字矣。 ②《蒙韃備錄》曰：韃主忒没真乃舊牌子頭結婁之子。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髀石所以擊兔。詳見後文三卷。 ③《元史本紀》作"鐵木真"。《語解》改作"特穆津"，謂鐵之最精者也。《本紀》曰：烈祖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蒙韃備錄》曰：今成吉思皇帝甲戌生，所傳忒没真乃小名爾，初無姓氏，亦無名諱。

訶額倫生了四個兒子，一名帖木真，一名合撒兒，一名合赤溫，一名帖木格。一個女兒，名帖木倫①。帖木真九歲時，合撒兒七歲，合赤溫五歲，帖木格三歲，帖木倫女子

正在摇車内有來②。

①合撒兒，《源流》作"哈薩爾"。帖木格，後文每稱曰"斡赤斤"，譯言少子也。②《蒙韃備録》曰：成吉思皇帝以甲戌生，兄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帝殂亡，二皇帝名便古得那，三皇帝名忒没葛真。案："忒没葛真"即"帖木格"。便古得那，當即"别勒古台"。大皇帝似即合撒兒，後文八卷"札木合"稱為"拙赤合撒兒"，"拙赤"即大太子也。《黑韃耕録》曰：烈祖諱也速該，生太祖皇帝。又生溜王捌只哈撒兒，又生濟王哈赤温，又生鐵木哥斡赤國王，即斡真那顏，又生廣寧王别里古台，即孛魯古歹。《元史·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捌只哈兒，三哈準大王，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斡嗔那顏者也。五别里古台王。案：哈準，即合赤温，而無别克帖兒，所云陣亡或指此。邵學士遠平《元史類編》曰：烈祖女帖木倫，適孛秃亦乞列氏。孛秃善騎射，太祖初嘗遣木兒徹丹出使，過也兒古納河，孛秃知之，會日暮，止宿，殺羊為食，復假以良騎。木兒徹丹歸，具以告，太祖大喜，妻以皇妹。孛秃有馬三千，請以半為聘。皇妹號昌國大長主，薨，太祖復以皇女火亦剌别吉為繼。國朝吴振臣《甯古塔紀略》曰："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摇籃，其制以篩板圈做兩頭，每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内，外用彩畫，并懸響鈴之類，内墊薄板，懸於梁上，雖地一四民，用帶縛定小兒，俯不過酯，哭即乳之，五日即抱之

"薛禪"對音。元黃溍《文獻集·別里哥帖穆爾神道碑》曰："薛禪者，華言大賢也。"《木華黎傳》：薛禪，華言大賢也。又《畏答兒傳》曰：薛禪者，聰明之謂也。《輟耕録》：蒙古氏族有僉吉剌歹，有僉吉歹、又有永吉列思，皆翁吉剌氏也。《特薛禪傳》曰：特薛禪姓孛思忽兒。初，弘吉剌氏孛思忽兒世居朔漠，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故兼稱曰特薛禪。女曰孛兒台，太祖光獻翼聖皇后。子按陳從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戰，賜號國舅按陳那顏，賜銀印，封河西王。《蒙韃備録》曰：拙赤那邪兒封尚書，今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亦有騎軍。

德薛禪問説："也速該親家你往那里去①？"也速該説："我往這兒子母舅斡勒忽訥氏索女子去。"德薛禪説："你這兒子眼明面光有，我昨夜夢見一個白海青②，兩手拏着日月，飛來我手上立。我對人説：'日月但曾眼見，如今這白海青拏日月來到我手上，必然好。'也速該親家，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來，應了我的夢，必是你乞顔人的吉兆③。

①是時未為親家，此史氏追叙之詞。 ②《契丹國志》曰：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東海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鷺，爪白者尤以為異。《北盟會編》曰：海東青者，出五國之東，每歲發甲馬千餘人，即東海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鬬而後得。《元史·地理志》曰：合蘭府水達達路有俊禽，曰海東青。由海外飛來，至奴兒干，土人羅之以為土貢。《輟耕録》曰：白湛淵珽詩曰：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小隊沈大舟，關尹不吾欺。海青俊禽也，而羣燕緣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無大小也。《柳邊紀略》曰：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為上，白而襍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 ③其稱烈祖為"乞顔"者，以烈祖之兄忙格禿是時稱乞顔也。

"俺翁吉剌家在前日子裏，不與人争國土百姓①，但有顔色的女子，便獻與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裏教坐有來②。

①《契丹國志》曰：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為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 ②《元史·后妃傳》曰：特薛禪子按陳賜號國舅，封王爵，有旨生女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絕。明王光魯《元史備忘錄》曰：特薛禪，宏吉剌氏，從太祖起兵有功，女世為后。太祖、憲宗、世祖、二成宗、武宗、仁宗、泰定、文宗、順帝皇后皆宏吉剌氏。

"大凡結親呵，兒孩兒便看他家道，女孩兒便看他顏色。也速該親家，我家裏有個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就引到他家裏去了。

到他家裏，見了他女兒生得好，也速該心裏喜歡。其女子十歲，大帖木真一歲，名孛兒帖①。當日就在他家宿了，第二日，也速該問他索這女子。薛禪說："豈多遍索了與呵便重，少遍索了與呵便輕。大凡女孩兒生了，老在家裏的理無，我將女兒與你兒子，你兒子留在這裏做女婿，兩家相從了。"也速該說："我兒子怕狗，休教狗驚着。"就留下他一個從馬做定禮去了。

①《源流》作"布爾德"。是為光獻翼聖皇后。《元史·后妃列傳》曰：太祖光獻翼聖皇后名旭真，弘吉剌氏特薛禪女也。特薛禪與子按陳從征有功，太祖賜號王爵以統其部，繼生女世世為后，生男尚公主。世祖至元三年十二月追謚。

也速該回去到扯克扯兒地面，遇着塔塔兒每做筵席，因行得飢渴，就下馬住了，不想塔塔兒每認得，說："也速該乞顏來了。"因記起舊日被擄的冤仇，暗地裏和了毒藥與喫了。也速該上馬行到路間，覺身子不好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

也速該說："我心裏不好，我近處有誰？"當有察剌合老人的子蒙力克①，就喚來對說："我兒子每幼小，將帖木

真去做女婿，回時被塔赤兒家暗毒害了。我心裏好生不好，你兄弟每行嫂嫂行照覷的你知者，我兒子帖木真，快與我取來。”說罷死了②。

①海都孫晃豁壇後也。蒙力克，《源流》作“莽古里克”。《元史忠義傳》：伯八兒祖明里也赤哥，即蒙力克也。 ②《元史紀》曰：也速該崩，至元二年十月，追謚烈祖神元皇帝。

元朝秘史卷二

蒙力克依也速該去對德薛禪說："也速該想帖木真好生心疼，教我來取。"德薛禪說："既是想呵，教去見了便回。"遂引將回去了。

那年春間，俺巴孩皇帝的兩個夫人斡兒伯、莎合台祭祀祖宗時，訶額倫去得落後了，祭祀的茶飯不曾與。訶額倫對說："也速該死了，我的兒子怕長不大麼道？大的每的胙肉分了，為甚不與？眼看看的茶飯不與了，起營時不呼喚的光景做了也。"

斡兒伯、莎合台那兩個夫人道："你行無請喚的禮，遇着茶飯呵便喫。""俺巴孩皇帝死了麼道？"被訶額倫這般說①。"論來呵，可將這母子每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②。"

①自"你行"至"便喫"，為兩夫人語。"俺巴孩"几字，訶額倫語。蓋俺巴孩為部長時，待也速該甚厚，是時不然，故追思之，以寄醴酒不設之憤也。　②以上兩夫人語。

第二日起行時，塔兒忽台乞鄰禿黑①、脫朵延吉兒帖

等，果然將他母子每撇下了②。當有察剌合名字的老人勸時，脫朶延古兒帖說道："深水乾了，明石碎了③。"不從他勸。起了，又將察剌合老人脊背上剌了一槍。

①乞憐禿黑，《本紀》作"塔兒不台"，後文五卷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十卷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蓋泰亦兀部官人。 ②《元史·本紀》作"脫端火兒真"。今案：脫朶延即合不勒合罕少子，太祖叔祖辈也。

③《太祖紀》曰：烈祖崩，帝方幼沖，部衆多叛泰赤烏，近侍有脫端火兒真者，亦將叛去。帝自泣留之，脫端曰："深池已乾矣，堅石已碎矣，留復何為？"竟帥衆馳去。

察剌合老人被傷在家裏卧時，帖木真來看他，老人說："你父親收的并俺衆人的百姓，被他將去，因勸他的時分，被他傷了。"帖木真哭將出去。訶額倫親自上馬，教人拿了英槍，領着人去，將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人也不肯停住，都隨着泰亦赤兀去了①。

①泰亦赤兀為俺巴孩之姓氏，故史以泰赤烏部稱其族人也。《太祖紀》曰：宣懿太后麾旗將兵自追叛者，驅其大半而還。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將他母子撇下時，訶額倫好生能事，拾着果子，撅着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

訶額倫菜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為奉養他母親上頭，將針做鈎兒，於斡難河裏釣魚，又結網捕魚，將母親奉養了。

一日，帖木真、合撒兒、別克帖兒、別勒古台①四兄弟同坐釣魚時，帖木真釣得一個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個奪要了。帖木真、合撒兒二兄弟回家對母親說："我釣得一個金色魚，被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奪

了。”他母親說：“您兄弟每如何那般？做譬諭說道，除影兒外無伴當，除尾子外無鞭了②。咱每受泰亦赤兀兄弟每的苦，報不得時，如何恰似在前阿蘭孃孃的五個孩兒般不和順？您每休那般做。”

①《元史·耶律留哥傳》作“孛魯古台”，《源流》作“伯格勒德依”。又《別里古台傳》曰：宗王別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所以取天下也。” ②猶云形影相弔，孑然一身，孤寒之極也。《源流》曰：特穆津哈薩爾二人告其母云：“伯克特爾二人，將我等所釣之魚，奪而食之。今日又將哈薩爾所射之雀，奪而食之。”意欲殺伊二人，其母云：“爾等何以與從前岱齊果勒之鄂伯埒鄂斡之五子一般議論，爾等譬如影之隨形，尾之在身，不可離異。”

自那裏帖木真、合撒兒兩兄弟不喜他母親說，又說：“我昨前射得個雀兒，也被他奪了。今遭釣得個魚，又被他奪了。似這般呵，一處怎生過？”說了，兩兄弟將門簾子丟着出去。那時別克帖兒在小山上放馬坐着，帖木真自後隱着，合撒兒自前隱着，將箭抽着要射他時，被別克帖兒見了，說：“泰亦赤兀兒弟的苦受不得，仇怎生能報？如何將我如眼中的毛，口中的梗，容不得？我死就死，您休將我別勒古台棄了。”說訖，盤腳坐着等他的箭。帖木真兩兄弟，自前自後將別克帖兒射死了①。

①《源流》曰：由是與兩人交惡，伯克特爾云：“要殺我便殺，切勿殺帕勒克德依，伊是日後給爾等出力之人。”不允，遂置伯克特爾於死。

帖木真、合撒兒回到家裏，他母親訶額倫見他兩個孩兒的顏色，心裏覺了。說道：“您初生時手裏握着黑血塊生來，您每如喫胞衣的狗般，又如衝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得怒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兒上衝

的海青般，又如噤聲吞物的大魚般，又如齕自羔兒後跟的風駝般，又如靠風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趕不動兒子將兒子喫了的鴛鴦般，又如護窠的豺狼般，又如不疑貳拏物的虎般，又如妄衝物的禽獸般。您除影子外無伴當，尾子外無鞭子①。泰亦赤兀惕兄弟每的苦受不得，仇怎生般報得？思想間，您怎生過了？又這般做！"如此將老人每的言語引證着，將他兒子每怪了。

①《源流》曰：其母大怒，斥責之曰："爾等其欲相殘相殺乎？殆馳山之狗子與？殆噬胎之豺狼與？殆顧影自搏之海青與？殆掉尾自擊之鼠輩與？此與虺蝎奚異？"語意與此同，而文法較潔。

那般住間，泰亦赤兀惕乞鄰勒禿黑説道①："原撇下帖木真母子每，如今莫不似飛禽的雛兒般毛羽長了，走獸的羔兒般大了。"領着伴當來看。帖木真母子每見他每來，心上畏怕，別勒古台於密林內將木頭折折，紮做寨子。又將合赤溫、帖木格、帖木倫三個小的藏在崖縫裏。合撒兒與泰亦赤兀惕每相射鬬間，泰亦赤兀惕大聲叫着説："只將你哥哥帖木真來，其餘的人我不要。"因此帖木真畏怕，上馬走入山林裏去，被泰亦赤兀惕看見了，隨後趕到帖兒古捏名字的山行，帖木真鑽入密林裏去了，泰亦赤兀惕每不能入去，周圍守着。

①即上文塔兒忽台乞鄰禿黑。

帖木真在密林內過了三宿，牽着馬出來時，將鞴的鞍子脱落在地。回去看呵，扳胸肚帶依舊扣着，説道："肚帶扣着，鞍子脱落呵，猶可。扳帶扣着，鞍子如何脱落的？莫不是天止當住我麼？"復回去住了三日。又出來時，密林口子帳房般一塊大白石倒下，塞着，帖木真説："莫不是天止

當我麼[1]?"又復回去,住了三日,前後共住了九日。無喫的茶飯,說道:"這般無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將塞住口子右邊的木,用削箭刀子割開,牽着馬下山來,被泰亦赤兀惕守的人拏將去了。

①《源流》曰:至第三日欲出時,因馬鞍脱落,云:"肚帶鬆扣則有之,後鞍何以脱落?此係天父止我。"又隔三日欲出時,見一塊大白石阻路,云:"豈無此石,蓋天父用此止我。"

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將帖木真拏去,於他百姓内傳了號令,教每營裏住一宿。徇着行時,正當四月十六日,泰亦赤兀惕每於斡難河岸上做筵會,日頭落時散了。此時教一個年小軟弱的人守着帖木真,帖木真見人散了,將那年小弱的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斡難河邊林内卧着,恐怕人見,又入斡難河水的溜道裏仰卧着,身在水裏,但露出面來。

那個失了人的人大聲叫着說:"拏住的人脱走了麼道?"叫時,散了的泰亦赤兀惕聚來着,白日般日明裏,斡難河邊樹林裏,挨排着尋。帖木真在溜道裏卧着,速勒都孫姓氏鎖兒罕失剌名字的人[1],經過尋時,正見着,說道:"正為你這般有見識了,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妬害你。你謹慎,只那般卧着,我不告你那般。"說了,過去了。

①《源流》作"託爾干沙喇。"十卷稱鎖兒罕失剌為泰亦赤兀脱送千家人,又四卷有速勒部人之赤勒古台,八卷有孫勒部都歹種之塔孩,應為同族。

泰亦赤兀惕每再回排尋共說時,鎖兒罕失剌再說:"你每白日裏失了人,如今黑夜裏如何尋的?再回原行的路上去,將不曾見處仔細排尋了。散着,明日再聚着尋,這

帶枷的人那裏去?”這般說了，再回去尋時，鎖兒罕失剌再經過，對帖木真說：“我每只這一遍排尋，回去了，明日再來尋。如今我每散了後，你自尋你母親兄弟去。若見人時，休說我見你來。”說訖，過去了。

他每散了後，帖木真心裏想着說：“昨前每營裏輪流着教看守我時，鎖兒罕失剌家裏宿呵，他的沈白、赤老溫名字的兩個兒子，心裏憐憫我，夜裏與我脫了枷，教散宿來。如今鎖兒罕失剌將我見了，又不肯對人說，幾次經過去了，如今只他那裏去，必救了我。”所以順着斡難河尋鎖兒罕失剌去了。

他家的記號打馬奶子自夜到明，聽着這記號行呵，聽得打馬奶子聲，到他家裏入去呵。鎖兒罕失剌說：“我教你尋你母親兄弟去，你如何就來?”他的沈白、赤老溫兩個兒子說：“雀兒被龍多兒趕入叢草去呵，叢草也能救性命，草尚能如此，咱每行來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叢草①。”所以將帖木真枷開着燒了，於他後面盛羊毛的車子裏藏了，分付他合答安名字的妹子看着，說：“任誰行休對他說。”

①龍多兒，蓋蒙古語麝也。《元史·土土哈傳》曰：欽察國主亦納思曰：“逃鵝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是當時有此語。

第三日，泰亦赤兀惕兄弟每說：“帖木真莫不是人藏了他，將俺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剌家，房裏車裏牀下都搜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將車門內的羊毛掀出，掀到車後時，鎖兒罕失剌說：“似這般熱天氣，羊毛裏若有人，何能當的?”搜的人所以下車去了。

搜的人去了後，鎖兒罕失剌對帖木真說："你險些將我斷送的煙消火滅，如今你母親兄弟行尋去。"與了他一個無鞍子甘草黃白口不生駒的騍馬，再煮熟了一個喫兩母乳得肥羔兒，皮桶裏盛着。與了馬奶子，更與了一張弓，兩隻箭，不曾與他火鐮，這般打發教去了①。

①宋徐夢莘《北盟會編》引金王寂《遼東行部志》：宿耶塔喇虎寨，漢言火鐮、火石。《滿洲源流考》曰："按滿洲語，雅塔剌庫，火鐮也。"。

帖木真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處蹤跡，逆着斡難河趕將去了。有乞沐兒合名字的河，西通着斡難河①。見那小河邊，有行的蹤跡，就逆那小河尋將去。那小河邊有別帖兒名字的山，那山根前有豁兒出恢名字的孤山，那裏與他母親兄弟每相遇着了。

①《今內府輿圖》：敖嫩河出肯特山，東北流。有齊哈爾喀河自南來，屈而西流，入敖嫩河。此即"乞沐兒合"之對音也。《朔方備乘》曰：敖嫩河東流，轉東南流，齊哈爾喀河自南來入之。即《提綱》之呼瑪拉堪河也。

帖木真那裏相遇着了，又去不兒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名字的山，那山裏有桑沽兒河①，河邊有合剌只魯格名字的小山②，有個青海子③，做營盤住其間，打捕土撥鼠、野鼠喫着過活了④。

①桑沽兒河，後文亦作"桑古兒河"，《今圖》作"僧庫爾河"，此克魯倫河所受水也。《提綱》於克魯倫河下有孫可勒河，亦曰僧哭勒河，均此河也。又曰：必兒喀嶺之西南幹山又南百餘里起頂為巴顏烏喇山，勢甚高大，孫可勒河在巴顏烏喇山之東，活拉灰圖之西南，長二百餘里，以行沙地，若隱若見。②後文四卷桑沽兒河有合勒主魯格，即此地也。③四卷合剌主魯格地面，有闊闊納浩兒海子，即此青海子之名也。④明鄭曉《四夷考》曰：鼷鼠產羅、貂鼠、青鼠、土撥鼠、貂、沙雞、酥酪。《契丹國志》曰：貔貅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穀粟，嗜肉，北朝為珍膳，味如豚肉

而捉。張鵬翮《行程録》曰：喀爾喀色納地為屬國四十八旗之一，産朱嗎納哈，形似黄鼠，而身短足矮，可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野鼠名侏馬里罕，後股偏長，前爪甚利，作穴沙中，嚙蒿塞穴口以蔽風雪，雪深埋草，又以充食。

一日，帖木真的慘白騮馬八匹在家被賊劫將去了①，又有一個甘草黄馬，他兄弟别勒古台騎着捕上撥鼠去了，到晚馱着十撥鼠回來。帖木真説："我的馬被人劫去了。"説了，别勒古台説："我趕去。"合撒兒説："你不能，我趕去。"帖木真又説："您都不能，我去。"就騎着那甘草黄馬，踏着那八個馬的掃道襲將去。行了三宿，那一日清早，路上多馬群中，見一個爽利后生擠馬乳，問他："你曾見慘白騮馬等八匹來么？"那后生説："今早日未出時，有這樣八匹馬，自這裏趕過去了。去的蹤迹，我指與你。"説了，他將帖木真騎的馬放了，换與他一個黑脊白馬騎了。他也不去自家裏，將他擠乳的皮桶皮斗着草蓋了，對帖木真説："你來好生艱難，男子的艱難都一般，我與你做伴一同趕去。我的父名字喚做納忽伯顔②，祇有我一個兒子，我的名喚做孛斡兒出③。"説了後，踏着蹤迹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時。到一個百姓圈子行，見他那八個馬在圈子外立着④。帖木真説："伴當，你這裏立着，我去把這馬趕出來。"孛斡兒出説："我既與做伴來了，如何我這裏立？"一同跑着馬入去，將馬趕出來了。

①《源流》以為即俗青郭特之人蓋亦赤兀惕部也。 ②《元文類》二十三閻復撰《太師廣平王玉昔帖》，即博爾朮之孫也。碑云：曾祖納忽阿兒蘭，所居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壤，素敦仁禮之好。"納忽阿兒蘭"即"納忽伯顔"也。《源流》作"阿爾拉特阿伯巴延。" ③《元史》作"博爾朮"。《本

傳》曰：博爾朮，阿爾拉氏，始祖孛端叉兒，父納忽阿兒闌，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敦睦鄰好。博爾朮知兵，事太祖於潛邸。閻復《廣平王碑》曰：祖博爾朮，阿爾剌人，贈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忠。文田案：孛斡兒出，四傑之一也。元《黃溍集》有《康里氏先塋碑》，中述元武宗皇帝贊脫脫語曰："博爾朮、博爾忽前朝人傑。"所云"博爾朮"即"孛斡兒出"矣。　④《龍沙紀略》曰：索倫人善蹤蹤，人馬有亡失者，蹤之即得。越數百里而知蹤之離合，且能辨其日次，亦異能也。《寧古塔紀略》曰：滿洲善於搶蹤，人畜經過，視草地便知，以搶至數十里，但一經雨則失之矣。

隨後人每陸續趕將來，一個騎白馬的人，手裏執着套馬竿，將次趕到跟前。孛斡兒出說："你弓箭將來，我與他厮射。"帖木真說："為我的上頭，恐傷着你，我與他厮射。"便回去與他厮射。那騎白馬的人將套馬竿指着帖木真說："立住了"。隨後，那賊每的伴當也都趕將來，兒日落黃昏天色黑了，那後來的人都立住着，落後了①。

①閻復《廣平王碑》曰：武忠志意沈雄，善戰知兵，太祖聖武皇帝在潛，義均同氣。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武忠共往追之，時年十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為出奇從旁夾擊之，窟捨所掠而去。即此事也。

那夜兼行了三晝夜，回到納忽伯顏處。帖木真對孛斡兒出說："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你要多少？"孛斡兒出說："我見你辛苦着來，所以濟助做伴去，如何做外財般要你的？我父親只我一個兒子，置的家財與我儘勾，我不要你的。若要你的呵，與你做伴來的濟其事？"說了。

到納忽伯顏家裏，見他為失了兒子孛斡兒出垂着淚哭，忽然見他每到了，將他兒子看着，一邊厢哭，一邊厢怪他兒子。孛斡兒出說："我不知為甚麼見這好伴當艱難着

來，便與他做伴去了來，如今來了也。”說訖，走着馬去，將原蓋下的擠乳的皮桶皮斗來了，殺了一個喫二母乳的肥羔兒。又皮桶裏盛了馬奶子馱的般整治了，與帖木真做行糧①。納忽伯顏說：“你兩個年小的常相顧盼，明後休相棄。”帖木真辭去，行了三晝夜，到桑沽兒河邊家裏。他母親訶額倫並合撒兒兄弟每正愁間，見他回來，好生歡喜了。

①《蒙韃備錄》曰：韃人地饒，宜羊馬，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則止飲馬乳，或宰羊為糧。

初，帖木真九歲時，與德薛禪的女兒孛兒帖兀真相離了來①。此時與弟別勒古台順着客魯漣河尋去②。列扯克徹兒亦忽兒忽山兩間，尋着德薛禪家。德薛禪見了帖木真，好生大歡喜，說：“知得泰亦赤兀兒弟每嫉妒你，我好生愁着絶望了來。今日僅得見你。”說了，將孛兒帖女兒與帖木真做了妻。德薛禪與他妻搠壇阿送帖木真夫妻回去了，到客魯漣河兀剌黑啜勒的邊隅，德薛禪回家來了，搠壇直送他女兒到帖木真家裏。

①《行程錄》曰：蒙古方言稱主曰額真。今按：“兀真”與“額真”對音，則是主人之義。後文稱孛兒帖兀真，亦同此意。 ②《朔方備乘》曰：額爾古納河，其上游曰克魯倫河，源出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西南流，納數小水，轉東南流，經拖諾山南龍聖祖御製碑前，賜名飲馬河。轉東北流，貫沙漠間。又東北，入貝爾城界，瀦為呼倫湖。鄂爾順河首受貝爾池水匯其東，哈拉爾河匯其東北，復從湖東北溢為額爾古納河。東北流，逕分界碑，又北，與黑龍江會。《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源直河套北二千餘里肯成山脈，西北自放嫩色禽嶺。有東南一幹，東為成勒兒即嶺，又東為即龍嶺，又東起頂為肯成山，甚高大。山北龍，即放嫩河也。山又東百里許，折而南行數十里，其西南龍二水西流而合，是為克魯倫色

禽，在敖嫩色禽東南三百餘里。按何氏所云"克魯倫河"，即此"客魯連"河，《元史·太祖本紀》作"怯綠連河"。六年《紀》：帝居怯綠連河是也。又作"臚朐河"，十一年《紀》：還臚朐河行宮是也。金幼孜《北征録》曰：永樂八年五月初一日，發順安鎮，渡一岡，遥見臚朐河。又行數里，臨臚朐河立馬，天子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旁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草，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頗有以奉進者，駐營河上，地名曰平漠鎮。由此順臚朐河東行。元王惲《玉堂嘉話》引張德輝《紀程録》曰：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濮沱之三，北語云魯陸連，漢言臚朐河也。

捌壇送他女兒到帖木真家回去了後，帖木真欲要孛斡兒出做伴，使别勒古台喚去。孛斡兒出見了别勒古台，又不對他父説，騎着個拱脊黄馬，馱着個青毛襖子，與别勒古台一同來了，自那裏做伴後再不曾相離。

自桑古兒河邊起了，到客魯連河源頭不兒吉名字的地岸根前①，做下營盤住了。捌壇的女孛兒帖兀真行上見公姑的禮物②，將一個黑貂鼠襖子有來。帖木真説："在前俺的父也速該皇帝與客列亦惕種姓的王罕契合③，便是父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剌河邊④，黑林裏住着⑤，我將這襖子與他。"于是帖木真兄弟三個，將着那襖子送去。見了王罕，帖木真説："在前日子，你與我父親契合，便是父親一般。今將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隨即將黑貂鼠襖子與了。王罕得了襖子，大歡喜着説道："你離了的百姓，我與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記着。"説了。

①不兒吉山名，以"客魯連河源頭"六字考之，則即前文一卷之不兒罕山也，亦謂之必兒哈嶺，又曰大肯特山。《朔方備乘》曰：大肯特山在喀爾喀故土河之南，即克魯倫河發源處，山之東南有二水流出，為克魯倫

河。 ②明蕭大亨《夷俗記》曰：匹配惟以兩姓相敵，男女年相若者，遂爾配合。貧者隨意資送同歸婿家，歸時，婦披長紅衣，戴高帽，婦女前導至幕中，婦持羊尾油對竈三叩頭，即以油入竈焚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姑伯叔母，仍各送一衣為贄。 ③客列亦者，漠北之一姓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七十二種，其一為怯列歹。即此所云"客列亦惕"矣。尋明人撰《元史》，此姓都無定字，即乾隆間館臣改定，亦未歸一律，讀者每生眩惑，今撮其大略，庶得貫穿。《元史·太祖紀》曰：克列部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後文又曰：於是怯里亦部棄汪罕來降。一卷之中，既云"克烈，"又云"怯里，"前後歧出，館臣於前文改曰："克呼，"後文改曰："奇味，"此已令人難悟矣。至於《列傳》，尤為雜遝，有稱"怯列"者，則《博爾朮傳》云：嘗潰圍於怯列。又《朮赤台傳》云：怯列王可汗怯列亦哈剌哈真并有怯列之地。有稱"怯烈"者，則《肖乃台傳》云：怯烈氏。又《速哥傳》云：蒙古怯烈氏，世傳孛兒台外族。又《也先不花傳》、《阿榮傳》皆云：怯烈氏。又《速不台傳》奏以"怯烈諸部千户通立一軍"是也。有稱"克烈"者，《木華黎傳》云：克烈王可汗。《札八兒火者傳》云：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又《察直腊魯華傳》云：蒙古克烈氏。又《不忽朮等》曰：祖海藍伯亦克烈王可汗。是也。又有稱"怯烈亦"者，則《哈散納傳》曰：怯列亦氏，是也。又有稱"怯列台"者，則《鎮海傳》及《達禮麻識里傳》皆云"怯烈台氏"。是也。核以《祕史》，均即客列亦惕種姓，展轉殊異耳。王罕，《本紀》作"汪罕，"即其人也。《本紀》曰：汪罕名脱里，受金封爵為王。番言音重，故稱王為汪罕。今按：脱里乃蒙古之一部長，其部名客列亦惕，封王事見後文四卷。自封爵之後，因以王為汗號，故亦可稱汪罕。而《蒙古源流》又稱"翁汗"，"翁""汪"均"王"之轉聲，"汗"又"罕"之別寫也。《本紀》曰：初，汪罕之父忽兒札胡思孟禄卒，汪罕嗣位，多殺戮昆弟，其叔父菊兒帥兵與汪罕戰，遇於哈剌溫隘，敗之，僅以百餘騎脱走，奔于烈祖。烈祖親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復奪部衆歸于汪罕。汪罕德之，遂相與為盟，稱為按答。按答，華言交契之友也。此即本文契合之事矣。又按：客列亦惕，元謂之火州，又謂之合主。明滅元，仍稱火州。《明史·西域傳》：火州又名哈剌，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即漢車師前王地。隋時為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宋時回鶻居之。所云"客列亦惕。"則

回鶻姓之一種，"客列"與"哈剌"音同也。④《會典圖説》曰：土拉河，出土謝圖汗部右翼左末旗，南流，西納哈納剛魯河、紅郭爾河。經中旗，折西流，經庫倫，又經中右末旗、中右旗喀喇喀河，出左翼中左末旗。北流，經中左旗來會。又北流，經右翼左旗，入鄂爾坤河。《水道提綱》曰：土喇河，即圖拉河，發源喀爾喀中部放嫩河源之西南百數十里許忒勒兒几嶺之西，曰圖拉色禽西七度八分。其東隔山，即流入克魯倫之忒勒兒几河源也。極四十八度五分。西南流六十里，與北源禿魯河會。西南流九十里，有哈奚河，自西北合東來喀拉鄂模水，西北來空烏魯河東南流來會。又南五十里，有噶拉泰河自東南大山西流來會。又西南，經敖拉薩山西麓。又西南，有阿拉克他河自北來入之。又西南，有特勒兒即河，自西北大山，合東古河二水東南流，又合東北虧羅河來入之。又南，經興安嶺西支阜，曲曲折而西流，經厄圖克山南麓，折西北，曲曲流，又折而西，經汗山東北麓，有坤河自南來會。又西，有烏里雅思太河，自北大山來入之。又西，有色兒必河自北來入之。又西，至色兒必嶺南麓，曲曲西南二百數十里，至杜蘭喀拉山之北，隨山折而西北流，曲曲四百餘里，有喀魯忒哈河自西南合數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折而正北，流三百里，而鄂勒昆河自西來會，西十一度四分，極四十九度。此水源流長一千六百里。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圖拉河源出嶂山。《異域録》曰：土喇河自根特山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山流出之鄂爾渾河。⑤《異域録》曰：土喇河北岸峰巒聳峻，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鬱。

元朝祕史卷三

帖木真自那裏回着到家，有札兒赤兀歹老人①，自不兒罕山前，背着打鐵的風匣，引着者勒蔑名字的兒子來②。說道："你當初在迭里溫孛勒答合地面生時③，我與了你一個貂鼠裏兒袱有來，者勒蔑兒子曾與了來，為幼小上頭，我將去養來，如今這兒子教與你鞴鞍子開門子。"說着，與了。

①名札兒赤兀，出於兀良哈部。 ②即《元史本紀》之"折里麥"，他日勇戰稱"四狗"之一者也。與《速不台傳》之"折里麻"非一人，然《速不台傳》云：折里麻者，漢言有謀略人。則其取義相同也。 ③斡難河邊山名。

住間，一日清早，蒼黃將明的時分，訶額倫母親家使喚的老婦人說："母親，母親，疾快起來！四地顫動的聲聽得有，莫不是曾擾害咱每怕了的泰亦赤兀惕兒弟每又來了。"母親疾快起來，說了①。

①驚弓之鳥，猶謂泰赤烏部人也。

訶額倫母親說："兒子每行疾快喚覺起來！"說了，訶額倫隨即起來了，帖木真兄弟每隨即起來了。訶額倫、帖

木真、合撒兒、合赤溫、帖木哥斡惕赤斤①。別勒古台②、孛斡兒出、者勒篾，每人騎了一匹馬，帖木倫是他母親馬上抱了，獨帖木真準備一個從馬，孛兒帖夫人無馬騎了。

①帖木哥，即前文帖木格，"格"即"哥"之入聲，漠北聲高，反入為平，故"哥"、"格"通用也。斡赤斤，漢語少官人也。《唐書·突厥傳》：其官有乙斤、吐屯、俟斤，皆世襲其位。"俟斤""赤斤"對音，足見其官甚古。《魏書》：高車之族十二姓，有曰俟斤氏，此以官為氏者也。脫朵延斡赤斤，則合不勒之少子。答里台斡赤斤，則把兒壇之少子。後文有阿勒壇斡赤斤，則忽闌剌合罕之少子。凡稱"斡赤斤"皆末子，故知為如漢語之少官人也。　②太祖異母弟，長於合赤溫，而反後於帖木格者，韃靼俗重嫡子也。

帖木真弟兄每隨即上馬，到不兒罕山上去了。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欲將孛兒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車子裏，着個花牛駕着車子，逆着騰格里小河行了①。行間，天色昏暗將明時，迎着前面有一火軍來到根前，問說："甚麼人？"那老婦人說："我是帖木真家於大家裏剪羊毛去來，我如今回家裏去。"那軍每說："帖木真家裏有也無？離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說："家呵不遠，我自從房子後起來來了，未知帖木真家裏有無。"這般說了。

①即卷一之統格黎河也。

那軍每去了後，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打着駕車的花牛，欲要疾快行，將車軸子折了。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時間，那軍每隨即將着別勒古台的母擄在馬上，叠騎着到來了，說道："這車裏有甚麼人？"豁阿黑臣老婦人回說："載着羊毛有。"那軍說："兄弟每下馬看。"於是那軍下馬，將車門拉開看呵，見裏頭一個年少婦人坐着有，就拖下車

來，同那老婦人馬上馱了，就襲着帖木真掃道上不兒罕山去了。

那軍自帖木真後襲着，繞不兒罕山三遍，拏不得。這廂那廂要取直路趕呵，都遇着陷泥密林，行不得人，只得自後趕着，因此拏不得了。那軍每原來是三種蔑兒乞人①，一種是兀都亦惕蔑兒乞脫黑脫阿②，一種是兀窪思篾兒乞答亦兒兀孫③，一種是合阿惕篾兒乞合阿台答兒麻剌④。這三種篾兒乞，為在先也速該於赤列都根前奪要訶額倫冤仇⑤，如今報來，那篾兒乞共說道："奪要訶額倫的仇，已將帖木真的妻拏了，那仇也報了。"說訖，下山回家去了⑥。

①訶額倫前夫也客赤列都之部族也。 ②《本紀》作"脫脫"，即也客赤列都之兄。 ③後文或作"歹亦兒兀孫。" ④此三人為三種部落之長。 ⑤事在前文一卷。 ⑥為太祖滅篾兒乞張本。

帖木真未知篾兒乞是實回去，是潛伏着。使別勒古台、孛斡兒出、者勒篾三人，自後察探。去了三宿，見篾兒乞遠了，帖木真纔下山來，椎胸告天說："因豁阿黑臣老母，如黃鼠狼般能聽，銀鼠般能見的上頭，我所以躲得過我的小性命，被不而罕山遮救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子孫孫也一般祭祀。"說訖，向日將繫腰拄在項上，將帽子拄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將馬奶子灑奠了①。

①元潘昂霄《金石例》第十卷"神祇、祭享"條曰：本朝無郊社，如灑馬乳之類，事迹中可見則書。據此，則馬奶灑奠，是元代舊俗祭天禮也。張氏影元鈔本，自此以上為卷二，以下割入卷三。

那些說了，於是帖木真、合撒兒、別勒古台三個，前往土剌河的黑林行脫斡鄰勒王罕處去①。到了說："不想被

三種篾兒乞惕每，將我妻子每擄着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妻子救與麼道？”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說離散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着有來，我如今依着那言語，將篾兒乞惕每滅着，你妻孛兒帖還救與你，你可教札木合兄弟知道②。他在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裏住着③，我這裏起二萬軍馬做右手④，教札木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⑤，相約會的日子，教札木合定奪來。

①《本紀》曰：汪罕名脱里。此云“脱斡鄰”，“鄰”“里”一聲之轉耳。②以《祕史》世系考之，自巴塔赤罕為一世，孛端察兒十二世，其孛端嫡派至十七世為札木合，此長房也。第三房至十七世為伯升豁兒，廿一世為也速該，即太祖父也。是札木合為太祖高祖輩也，時與王罕鄰好，故稱以兄弟。③豁兒豁納黑，即前文卷一之豁兒豁納川立忽圖剌處，《水道提綱》稱為活兒活河也。族人泰赤烏部聚居於此，《水道提綱》曰：喀爾喀河又西，有活兒活河自南來會，喀爾喀河折西北流，經客勒河朔地之北，其北岸有小山。所云“客勒河朔地”，當即主不兒地面矣。④王罕居太祖之西，故云右手。⑤札木合居太祖之東，故云左手。

帖木真兄弟三個回到家了，帖木真使合撒兒、別勒古台往札木合行去，教對他說：“我的妻子被篾兒乞惕每擄要了，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冤仇如何報？”又將王罕的言語說將去了。合撒兒每將前頭的言語對札木合都說了，札木合說：“我也聽得帖木真安答的妻被人擄了①，我心上好生痛。如今這三種篾兒乞惕脱黑脱阿，在不兀剌客額兒地面裏有②，歹亦兒兀孫③在斡兒洹④薛涼格河兩間⑤。塔勒渾河勒的地面裏有，合阿台答兒馬剌，在合剌只客額兒地面裏有，⑥咱每可用猪鬃草拴做筏子，徑直渡

過勤勒豁河⑦，到箚兒乞惕脫黑脫阿地面裏，自他房子的天窗處入去一般，將他百姓可盡絶擄了⑧。”

①《金史·國語解》曰：按答海者，客之通稱也。《元史語解》曰：諳達，夥伴也。《元史·畏答兒傳》曰：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也。 ②《祕史》元槧本曰：“客額兒，曠野也。”考烈祖放鷹於斡難河，而獲得訶額侖，即脫黑脫阿弟婦也。然則所居當東，距斡難西近薛涼格兩河間矣。今其地有卡倫名布拉者，正與“不兀剌”三字對音，六七百年未之有改，即其地矣。《滿洲源流考》曰：按蒙古語，布拉克，泉也。《西域水道記》曰：蒙古語泉曰布拉克。 ③上文作“答亦兒兀孫”，姓兀窪思氏。 ④洹音桓，以水名，故譯者加水旁字以取易識。即今鄂爾坤河，或作“鄂勒昆”，或作“斡耳幵”，或作“鄂爾渾”也。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土土哈逐叛王脫脫木之兵，敗之斡歡河。《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亦曰鄂爾渾河，源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西十四度五分，極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曲曲二百里，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山，又有二：一自北麓東南流，曰阿木勒稽烏林塔河；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異域録》曰：喀爾喀北界車陵扎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旁皆山，鄂爾渾河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朔方備乘》曰：鄂爾坤河，出三音諾顏旗，二水合東流，北合一水，經右翼中右旗，右翼左末旗、中前旗、額魯特旗，折北流，入土謝圖汗部界。經土謝圖汗旗，轉西北流，濟爾瑪台河入之。又西北流，塔米爾河入之。又合數小水折東流，經左翼前旗，右翼左後旗，與土拉河會。又東，伊遜河入之。又北流，齊雅圖河入之。又北，與色楞格河會。自源至此，曲折二千餘里。《元史·太宗紀》：二年，帝與拖雷獵於斡兒寒河。即此河也。 ⑤薛涼格河，今色楞格河也。《唐書·回鶻傳》作“仙娥河”。《元史》作“薛靈哥水。”《歐陽元集·傒氏家傳》作“傒嶺傑河”。明鄭大郁《四裔考》作“昔令哥河。”《水道提綱》曰：凡在阿爾泰山東南水皆北會為色楞格河。又曰：漠北水之入北海可知者，以色楞格為最大。源發杭愛嶺以南，凡鄂勒白稽山、枯庫嶺、忒阿都依嶺、烏可克嶺以東，杭愛尾及都蘭喀喇山，杭亦哈馬喇山與杜蘭喀喇山，阿不達拉太山以北，大興安山、大小肯特山以西，數千里川澤，俱匯而北瀦為白哈爾湖，為漠北第一巨浸。所合如厄赫河、

鄂爾昆河、土喇河、者得河、楚庫河，皆巨川也。《朔方備乘》曰：色楞格河，出三音諾顏部中左末旗，為鄂爾哲依圖泊，東北流，經中左旗，右翼後旗，特爾克河入之。又東北流，阿集拉克河入之。又東北流，伊第爾河入之。德勒格爾河，自札薩克圖汗部東南流來會，轉東流，南納額德爾河、阿察河；北納北特里河、哈拉鄂倫河、特里河。又東流，經左翼中旗、中末旗。又東流，哈綏河自西南流來會。又東流，入土謝圖汗部界。又東流，額赫河自西北來會。又東流，喀拉瑚集爾河、布喀河自南來入之。鄂博爾克倫河自北來入之。又東流，經右翼左旗、右翼右末次旗，特爾格河自北來入之。又東流，經中左翼末旗，與鄂爾坤河會。又東北流，經恰克圖西，中國與俄羅斯互市處也。又北流，達俄羅斯國界。又東北流，澤德河自西北來入之。又東北流，楚庫河自東南來入之。又東北流，西納數小水。又北流，烏德河自東南來入之。又東北流，折而北流，伊諏珠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北瀦為白喀爾鄂模，巴爾古穆河入其東南，德爾集昂噶拉河入其東北。復從鄂模西北溢為昂噶拉河，西北流，經伊爾古斯歸城南，厄爾庫河自西南來入之。又西北流，噶們噶河自東北來入之。又折而西南流，倫多河自北來入之。又西南流，逕博拉斯歸城北，集達雅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南流，薩瑪爾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南流，納南來一水，轉西北流，伊爾泥河自東北來入之。又西流，滿達河自南來入之。又西流，罕河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流，伊聶謝河，自中國發源，合阿努河諸水，曲折東北流來會，曰惹尼色河。又北流，逕伊聶謝柏興東，又北流，科穆河自西來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鄂羅河自東來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巴喀拉河入之。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西北流，惹羅珊河入之。又北流，冬古薩河入之。又西北流，逕多羅三色吉城東，又西北流，左右各納數小水。又北流，入北海。自發源至此，凡九千一百餘里。　⑥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録》：到喀爾喀第三站為哈尼赤。疑即"合剌只"之對音也。　⑦《水道提綱》作"啟兒活河"者是也。《提綱》曰：自楚庫河而東北，如啟兒活河烏得河衣灘木河諸源，皆出肯特山東北大幹山之北麓。《朔方備乘》曰：楚庫河西北流，有齊蘭河自南來入之。齊蘭河出齊蘭卡倫外，北流入於楚庫河。按"齊蘭"、"勤勒"亦皆對音，均此河也。　⑧今地圖：齊蘭河出肯特山，北流入

色楞格河，若登肯特山以臨布拉卡倫，則高屋建瓴之勢也。

札木合再說："你對帖木真、王罕兩個說，我已自整搠軍馬。王罕哥哥上馬時，就經過不而罕合勒墩山前①，與帖木真一同來於孛脫罕孛斡兒只地面裏相會②。帖木真安答的百姓在我這裏有，這百姓行起一萬軍，我自起一萬軍，共二萬軍，上馬逆著斡難河③。來孛脫罕孛斡兒只的地面裏，一同相會。"說着去了。

①《元史·闊闊傳》曰：闊闊本篾里吉部族，世居不里罕哈里敦地，即此山矣。 ②孛脫罕即不而罕，今肯特山，又名必兒喀嶺者，是其對音也。其支脈有孛斡兒只山，《元史·七十五傳》曰：渡禿瓦剌河，戰於孛怯嶺。疑即此孛斡兒只。 ③札木合居額爾古納河，即斡難河之下游也。

合撒兒、別勒古台回來，將札木合的言語對帖木真說了，又王罕處說將去了。王罕聽了札木合的言語，便教二萬軍上馬，從不而罕合勒墩山前，指着客魯漣河不兒吉岸邊行了①。此時帖木真在不兒吉岸行住，知得王罕大軍從此經過，起移了，逆着統格黎克河，到不而罕山前塔納小河邊下了②。帖木真自那裏出軍，王罕一萬，他的弟札合敢不一萬③，共二萬，在乞沐兒合河邊④，阿因勒合剌合納名字的地面下着時⑤，帖木真與他每相合了。

①今地圖：克魯倫河出肯特山之東南麓，向西南流，有巴彥集魯克山水從西來注之。"巴彥集"即此"不兒吉"之對音也。 ②方式濟《龍沙紀略》曰：河之自西而東入黑龍江者九，一曰巴爾稽河，一曰他拉巴爾集河。其"巴爾稽"即"不兒吉"岸之河。其他"拉巴爾集"，即此"塔納"小河矣。又案：聖祖賜克魯倫河名飲馬河，御製碑建於拖諾山南麓，"拖諾"山亦即"塔納"對音矣。 ③《太祖本紀》作"札阿紺孛。" ④即齊母爾喀河，見卷二。 ⑤後文四卷作"阿亦惕合剌合納"，即此地也，山如布囊。

《元史·地理志》：合剌合納，猶言布囊也。口小腹巨，因以為名。此山名阿因勒，其水口似布囊，故名合剌合納，其地可以下營也。

帖木真、王罕、札合敢不三個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斡難河源頭原相約會處宇脫罕宇斡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木合已自先到了三日。見了王罕每的軍，札木合將他二萬軍整搠立着，王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搠着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合說："約會的日期，雖是有風雨呵，也必要到，曾這般說來，咱達達每答應了的話，便是誓一般①。若不依着呵，同伴裏也不容，共說來。"王罕說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後到了三日，札木合兄弟，怪的罰的從你。"這般說了②。

①因此語，知漠北人自稱為韃靼也。②糾集之時，已伏參商之意，宜太祖得而并吞之也。

自宇脫罕宇斡兒只地面起程，至勤勒豁名字的河邊，拴筏子渡了，到不兀剌地面①，

①渡今之齊蘭河，至布拉卡倫。

將脫黑脫阿妻子百姓盡絶擄了。脫黑脫阿睡的時間，也可以拏得來，因渡勤勒豁河去，河邊有脫黑脫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脫黑脫阿就與歹亦兒兀孫幾個人，單身順着薛凉格河，走入巴兒忽真地面裏去了①。

①巴兒忽真，《元史本紀》作"八兒忽真之隘"，以今地圖睃之，順薛凉格河，則由今恰克圖互市處，直至俄羅斯之白哈爾湖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又正北流，折而西北，曲曲二百數十里，北瀦為巨澤，曰白喀爾鄂模，亦曰白哈兒湖，即漢時北海丁零，唐時骨利幹都播二部落之少海。《異域録》曰：喀爾喀北界車陵札布部長之邊界博拉地方，兩岸皆山，鄂爾渾河來自東南，向西流，入色楞格河。色楞格河來自西南，環繞山北，向東北流，入俄羅斯國界之楚庫柏興，又向北流入柏海兒湖。楚庫

柏興係俄羅斯國界，相隔博拉二百餘里，其間皆山，沿途林藪杉松樺樹。色楞格河寬四五十丈不等，水清溜急，自西南向東北而流，過烏的柏興之西三百餘里，至柏海兒湖。湖南北百餘里，東西千餘里，四面皆山，色楞格河自西南流入，昂噶拉河自湖流出，仍向西北而流，匯於伊聶謝河，入北海。《朔方備乘》曰：巴爾古錫穆和屯，在尼布楚城西北約七百里，城西濱柏海爾湖東岸，南有巴爾古錫穆河西注於湖。按《祕史》，巴兒忽真必在白哈爾湖左右，疑即巴爾古錫穆和屯也。

那篾兒乞惕百姓，連夜順薛涼格河荒忙走時，其間咱的軍每也緊隨着，就夜裏擄掠。行間，帖木真於那走的百姓內，喚他妻孛兒帖名字，孛兒帖在那百姓內聽着，認得是帖木真的聲音，跳下車來，與豁阿黑臣老婦人一同走來帖木真馬根前，拏住韁繩。此時有月明，都相認得了。帖木真當夜便使人對王罕、札木合兩個說："我尋的人已自得了，咱每夜裏且休行，可就這裏下營。"說將去了，當時就那裏下了營。漫散走的篾兒乞惕百姓每也下營宿了。孛兒帖兀真行救將來的緣故，是這般①。

①"兀真"猶云"夫人"也。

初，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窪思歹亦兒兀孫、合阿台答兒馬剌，這三種篾兒乞惕，領着三百人來時，為在前脫黑阿脫的弟赤列都，他妻阿額侖被也速該奪要了①。因此來報仇，繞了不而罕山三遭，拏不得帖木真，只得了孛兒帖，將去配與赤列都弟赤勒格兒力士為妻②。今次軍馬到，赤勒格兒懼怕，逃出去時，說道："我如個黑老烏般，命分裏祇可喫殘皮，却想喫雁與鵝③，因這般惹了孛兒帖夫人，如今衆篾兒乞惕百姓行做了禍，那禍將到我頭上來也④。刁着獨自的性命⑤，黑暗窄狹處鑽入去呵，可以遮救

得麼道。”說着，逃走去了。

①事在前文一卷。　②“力士”漢人語也，若用蒙古語，當云“把阿禿兒。”　③《金史世紀》曰：慈烏，北方有之，狀如大鵝，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有瘡，啄其脊間食之，馬牛輒死。若飢不得食，雖砂石亦食之。赤勒格兒意謂鴻雁向陽，鸕鷀遵渚，非烏鵲所能食也。　④謂太祖終當被以誅戮，則有斬殛之禍。　⑤刁，棄也。今俗作“一去”，為“丟”之字，鄙淺不古，正當借用此字耳。

只孛得合阿台答兒馬剌，將板枷枷了，照直往不而罕山前行了。別勒古台的母，人告與他說：“那營裏有別勒古台，取去呵，自門右裏入去。”他母親穿着破羊皮衣，自門左裏出去了，外前對人說：“我聽得兒子每做了王子，我這裏配了歹人，兒子每行面皮如何見得？”說了，走入密林裏去。到了，不曾尋得着。別勒古台為那般，但見篾兒乞人呵，教髀頭箭射着，說道：“將我母親來。原曾來不而罕山圍繞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盡數殄滅了。他的其餘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的做了奴婢。”

王罕札木合兩個根前，帖木真知感着說：“王罕父親，札木合安答，因你兩個與我做伴，天地與我添氣力，男子的冤仇得報，所以將篾兒乞百姓每殘毀了，妻子每擄掠了，咱如今回去，共說了。”

初，兀都亦惕篾兒乞惕荒走時，營盤裏撇下一個五歲的小兒子，名字喚做曲出[1]。那兒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着一件粉皮水貂鼠接來的衣裳，戴一個貂鼠皮帽，穿一雙鹿蹄皮的靴，軍馬到時拾得，將來做人事，與了訶額倫母親[2]。

①“曲”音近“庫”，與“哭”同音，乃蠻主曲出律，《秘史》作“古出魯”，

是"曲""古"聲近之證。今北方讀"曲"如曲遇之"曲"，則與"古"遠矣。蓋時代久而土語轉變，非考核不明耳。 ②《祕史》中四養子之一。

帖木真、王罕、札木合三個相合着，將篾兒乞惕達達房子推倒了①。好婦人擄掠了後，同時，自斡兒罕②、薛涼格河兩間，塔勒渾阿剌勒地面退了③。帖木真、札木合望着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回了④。王罕從不而罕合勒敦山背後⑤，經過訶闊兒禿主兒不合⑥、察兀剌禿速卜赤惕⑦、忽里牙禿速卜赤惕⑧三處地面⑨，就打圍望着土兀剌河的黑林回去了⑩。

①因此語，知篾兒乞亦韃靼之種類。 ②即鄂爾坤河也。前文作"斡兒洹"，此作"斡兒罕"，"洹""罕"一聲之轉耳。 ③《異域録》曰：鄂爾渾河環流哲布尊丹木巴呼圖克圖所居之布隆汗山，及土謝圖汗遊牧地方，向西北流入色楞格河。《事物異名》曰：山，蒙古語曰奧利。此山名塔勒渾，故曰"塔勒渾阿剌勒"，然則今土謝圖汗即故篾兒乞地。 ④豁兒豁納黑者，即"額爾古訥河"之對音。主不兒者，蓋蒙古稱水，殆即海子之義，蓋札木合所居傍喀爾喀河。此河流入貝爾池，復出為額爾古訥河，故亦稱為豁兒豁納河海子也。太祖欲就札木合，故亦望此而行。 ⑤王罕所居黑林，近土兀剌河，故望不而罕山背而回。"不而罕"即"必兒喀"嶺之對音，又即肯特山也。《異域録》曰：土喇河自根特山右發源，向西流，入杭愛汗山流出之鄂爾渾河。是也。 ⑥此一地名也，主兒不合，蓋"水"之稱。訶闊，蓋河名也。知者，歐陽元《傒氏家傳》曰：滅里蘇脱脱伯吉叛於合剌山時，遣主三召克真普爾，期以七日斬其首，乃先遣家僮往取滅里蘇馬，脱脱使追之，則紿追者曰："丞相載馬取葡萄酒見汝主耳。"脱脱喜，迎之，握手歡甚。襲公，公亟拔劍斬之。初，兵出阿胡爾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俗以為水涸，禱之，河水湍流如初。據此碑，則傒氏本居傒鞏河，即《祕史》之"薛涼格"河也。滅里蘇，即《祕史》"篾里乞"部也。阿胡爾，即《祕史》"阿闊兒"矣。則此河本近篾兒乞也。 ⑦此一地。 ⑧此一地。 ⑨《異域録》曰：土喇河北岸諸山，有色爾畢谷口三處，及松吉納山嶺三處，有極高危險之處，亦有峰巒聳峻之處。谷内之草暢茂，野

卉爛漫鋪地如畫，鮮耀奪目。其山之陰皆叢林，有杉、松、馬尾松、楊、樺樹，極其森鬱。按此即王罕打圍處無疑，一則有三處谷口，一則在土喇河北岸，須渡過方回黑林，與下文望着土兀剌河回去路徑相合也。⑩《蒙韃備錄》曰：韃人出征，食盡，則射兔、鹿、野豕為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

帖木真、札木合兩個到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一同下了，想着在前契合時，交換物的意思，又重親愛。咱共説了初做安答時，帖木真十一歲，於斡難河冰上打髀石時①，札木合將一個麅子髀石與帖木真，帖木真却將一個銅灌的髀石回與札木合，做了安答②。在後春間，帖木真、札木合各用小木弓射箭時，札木合將一個小牛的角粘作響骾頭與了帖木真，帖木真也將一個柏木頂的骾頭與了札木合，兩次做了安答的緣故，是這般。

①《元史·太祖本紀》曰：咩撚篤敦第七子納真，諳押剌伊而部，路逢童子數人，方擊髀石為戲。據此則打髀石乃漠北舊俗也。②《契丹國志》曰：宋真宗時，晁迥往契丹賀生辰，還，言國主皆佩金玉錐，又好以銅及石為槌以擊兔。然則髀石乃擊兔所用，以麅鹿之骨角或銅灌而成也。楊賓《柳邊紀略》曰：甯古塔童子相戲，多剔麐、麅、麋鹿腿前骨，以鍚灌其竅，名嘎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閒暇，雖壯者亦為之。據楊此文，則此風不特蒙古，并可知帖木真與札木合所以交換髀石之故。"嘎什哈"即滿洲語指髀石也。"麅"鹿或作"狍"字。《元史·地理志》：崑崙以西有氂牛、野馬、狼、狍、羺羊。今蒙古各旗每歲終皆貢麅鹿也。

帖木真、札木合説："聽得在前老人每言語裏説：但凡做安答呵，便是一個性命般不相捨棄，做性命的救護麼道，相親愛的道理是那般。如今再重新契合相親愛者，共説了。"帖木真將篾兒乞惕處擄得的金帶與札木合繫了，

又將擄得數年不生駒的馬與了。札木合也將篾兒乞惕歹亦兒兀孫處擄得的金帶與了帖木真，又將擄得有角的白馬與了①。于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忽勒答合兒崖子前蓬鬆樹下②，做了筵席，夜晚共被宿有來。

①元劉郁《西使記》曰：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麟角。酈道元《水經注》：河水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注，曰逆水。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廠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 ②泰亦赤兀部立忽圖剌為主之處也。

帖木真、札木合兩個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營盤裏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真、札木合一同車前頭行，行間，札木合說："咱每如今挨着山下①，放馬的得帳房住；挨着澗下，放羊的放羔兒的喉嚨裏得喫的。"帖木真噤聲立住落後，等他母親訶額倫來時，將札木合前頭的言語說了道："那言語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話，特來問母親。"他母親未言語，孛兒帖說："札木合安答，人曾說他好喜新厭舊有來，如今咱每行厭了也。恰纔的言語，莫不欲圖謀咱每的意思有。咱每休下，就夜兼行着善分離了好。"

①謂以軍士乘高臨下，則諸部可反掌而得。蓋忽勒答合崖為不兒罕山之支脈，登此則如在目中，猶趙襄子云：登常山下臨代，代可取也。亦此意矣。

元朝祕史卷四

帖木真道："孛兒帖說的是。"依着不曾下，連夜兼行來間，路從泰亦赤兀惕每處經過，[①]其泰亦兀惕每驚起，當夜却回札木合處去了。營盤裏撇下一個闊闊出名字的小兒子，咱軍人拾得，與訶額倫母養活了[②]。

①蓋帖兒古捏山下也。　②是為四養子之二。《元史·博羅歡傳》曰：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户以二十為率，乃顏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剌兒弘吉剌亦其烈思得其五，諸侯得其十一。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剌亦兒種的人[①]，合赤溫、[②]合剌孩[③]、合闌勒歹這三個脫忽剌溫兄弟每也隨着來了[④]。再塔兒忽種的人合答安、答勒、都兒罕等兄弟五個也來了[⑤]。再乞顏種的人[⑥]，蒙格禿與他兒子翁古兒等[⑦]，又同敞失兀惕、巴牙兀的兩個種姓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巴魯剌的人[⑧]，忽必來[⑨]、忽都思[⑩]；一種忙忽的人[⑪]，哲台[⑫]，多豁勒忽兄弟每也來了[⑬]。再孛斡兒出的弟翰歌連[⑭]，白阿魯剌種處分來了[⑮]。者勒篾的弟察兀兒罕[⑯]、速別額台[⑰]，自兀良合種處分離着也來了。再一種別速的人[⑱]迭

該⑲、窟出沽兒⑳；一種速勒都的人㉑，赤勒古台、塔乞、泰亦赤兀歹㉒；一種札剌亦兒的人㉓，薛扯朵抹黑、阿兒孩合撒兒㉔、巴剌，更帶兩個兒子也來了㉕。再一種晃豁壇的人㉖，雪亦客禿㉗，又有速客客㉘、者該、晃答豁兒名字的人㉙，連他兒子速客該者溫㉚，捏兀歹察合安兀窪名字的人也來了㉛。再一種斡勒忽訥的人㉜，輕吉牙歹㉝；一種豁羅剌的人㉞，薛赤兀兒㉟；一種朵兒別的人㊱，抹赤別都溫㊲；一種亦乞列孫的人不圖，這裏做女婿，就隨着也來了㊳。再一種那牙乞的人㊴，種篩㊵；一種斡羅納的人㊶，只兒豁安㊷；一種巴魯剌思的人㊸，速忽薛禪㊹、合剌察兒㊺，一同他兒子每也來了。再一種巴阿鄰的人㊻，豁兒赤㊼、兀孫老人㊽、闊闊搠思㊾，與篾年巴阿鄰種的人一圈子。也都來了㊿。

①《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氏族，有札剌兒歹，即《太祖本紀》所稱"札剌兒"部者也。《元史·地理志》：上都路，唐為奚契丹地，金置桓州，元初為扎拉兒部兀魯郡王營幕地。《元文類·元明善丞相安同碑》：姓札剌爾氏，五世祖忠宣王木華黎，云云。則此即木華黎一族也。"札剌兒"即"札剌亦兒"。②些與太祖弟合赤溫同名而非一人。③下文稱合兒孩脫忽剌溫者，即此人也。④合闌勒歹，又作"合剌勒歹"，太祖使掌馭馬者是也。脫忽剌溫，人名，蓋札剌合氏之祖，故後文稱"合剌孩"為"合兒孩脫忽剌溫"者，以此故也。⑤合答安，其名也，塔兒忽氏，嫌與合不勒罕之子合答安同名，故以其祖答勒都兒罕別之。⑥前文德薛禪稱烈祖為乞顏人，則此乞顏亦太祖族人也。⑦本書有兩蒙格禿，此與後文十卷稱乞顏者為一人，乃汪古兒之父，與十四卷之蒙格禿與斡豁禿兒同征合里伯國者，別自一人。一太祖朝之臣，一太宗朝之諸王也。翁古兒，後文或作"汪古兒"，急讀之則"翁"、"汪"同音也。太祖令管飲膳，故後文十卷稱曰厨子。⑧篾年七敦諸孫之後。《輟耕錄》：蒙古氏族有八魯剌忽。

⑨四狗之一也。⑩後文八卷并其官稱曰"忽都思合勒瀚"。⑪解見卷一。⑫後文十二卷又作"哲歹"。⑬後文十一、十五卷俱作"朵豁勒忽"。⑭後文又作"斡歌來"。"來"、"連"雙聲之轉。八卷稱為"斡歌列扯兒必"，則又并官稱之。十一卷作"斡歌列"，蒙古音伉，無平人之分故也。⑮《元史·博爾朮傳》曰：博爾朮，阿爾拉氏。"阿爾拉"即"阿魯剌"，"博爾朮"即"孛斡兒出"對音也。⑯後文十二卷亦作"察兀兒孩"。

⑰四狗之一，《元史》作"速不台"。《本傳》曰：蒙古兀良氏，先世嘗獵於斡灘河上，遇元之先世敦必乃汗，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其父曰哈班，生二子，長名忽魯渾，次則速不台，俱貌勇善射，速不台尤有膽略。太祖初建興都於龍駒河，哈班嘗驅羣羊入貢，遇盜被執，忽魯渾兄弟馳救，刺殺盜，父乃得免。帝與乃蠻部長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户射却其衆，奔闖出壇山而潰。時速不台以質子事帝，亦為百户。⑱海都孫別速台之後，後見卷一。⑲後以牧羊得千户。⑳後文亦稱"古出沽兒"，使管車兩〔輛〕，十卷稱"木匠古出古兒"均一人也。㉑上文一卷以鎖兒罕失剌為速勒都孫姓氏，蓋同此族姓，删去尾聲。㉒赤勒古台，後文命以帶刀者也。塔乞，即下文塔孩也。後文八卷稱為孫勒都歹種，"孫勒都"與"速勒都"為一聲之轉，然則與鎖兒罕失剌及赤勒古台，乃同族兄弟。㉓此非脱忽剌溫一房也，而亦同為札剌亦兒一氏。㉔後文並無事迹，疑即下文兩人之祖，如合赤溫三人之有脱忽剌溫，此則薛扯朵抹一房之子孫也。㉕以六字為名，別於上文之合剌孩，《元史·三公表》有太師阿海，即"阿兒孩"對音。又稱《和琳廣記》多載國初之事，内有太師阿海之名，及他公牘所報亦間見之。然拜罷歲月之先後不可考矣。案：即此阿兒孩，後為太祖宿衛大臣，稱老勇士，必其人也。《耶律阿海傳》曰：耶律阿海，遼之故族也。金季選使王可汗，見太祖姿貌異常，因進言金國"不治戎備，亡可立待"。帝喜曰："汝肯臣我，以何為信？"阿海對曰："願以子弟為質。"明年復出使，遂與弟禿花俱往，以禿花為質，且宿衛。阿海得參預機務，出入戰陣。歲壬戌，王可汗謀襲太祖，阿海同飲辨屯河水。丙寅，帝即大位，略地漠南。辛未，破烏沙堡，遂出居庸。癸酉，下紫荊關，阿海以功拜太師，行中書省事。從攻西域，俘其酋長只蘭禿，下蒲華、尋斯干等城。留監尋斯干，以疾薨于位，年七十三。㉖後文十三卷命巴剌追回

回王札剌丁即其人也。 ㉗此海都孫晃豁壇之後，詳見卷一。 ㉘後文曾敘騰事。 ㉙"速客該者該"五字，涉下文"速客該者溫"五字而衍。晃答豁兒名字的人，後文十三卷隨太祖征回回帶弓箭之晃答合兒，即其人也。 ㉚者溫，勇士也，名速客該。後文或稱"勇士速客該"，或稱"速客該者溫"，或稱"雪客該者溫"，均此人也。 ㉛捏兀之種族，故曰"捏兀歹"。後文亦作"捏古思"。"古""兀"對音。"思"亦種族之稱，即《輟耕錄》所載之捏古歹族也。察合安者，其名不注，即"不花"，《元史》屢見之，本書一卷有"札里不花"、"豁里不花"，七卷有"不花帖木兒"，皆美稱也。察合安死於札木合之難，他日賞功，命其子脫斡鄰收集離散，成捏古思部落，為千户，稱曰"察罕豁阿"者也。晃豁壇與捏兀歹各為種族。 ㉜烈祖之配宣懿太后名訶額倫，出於是族，蓋塔塔兒種也。元劉敏中撰《哈剌哈孫碑》云：朔方人，其族為斡羅那氏。即是族矣。案：哈剌哈孫之曾祖敞昔禮，即此書之乞失力黑也。 ㉝此人無所建樹，蓋以外戚貴耳。 ㉞海都第三子抄真斡兒帖該，其子曰斡羅納，此得姓之始。即《輟耕錄》蒙古氏族之"郭兒剌思"也。 ㉟後無聞。 ㊱"邊""別"聲轉，即"朵兒邊"姓也。其源出於朵奔篾兒干。《輟耕錄》蒙古氏族之朵里別歹也。 ㊲下文作"抹里赤"。 ㊳亦乞列孫，即下文之亦乞列思種也。《輟耕錄》蒙古氏族之亦乞列歹，本書之木勒客脫塔黑及孛羅勒歹，皆此部人。又作"亦乞列思"，《元史·博羅歡傳》曰：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户以二十為率，亦其列思得其五。是也。又《太祖紀》曰：至班朱尼河，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為火魯剌部所敗，因遇帝，與之同盟，云云，即此不圖也。做女婿者，謂尚帖木倫公主也。《元文類》張士觀撰《駙馬昌王阿失碑》云：王族亦乞列氏，高祖孛脫，早逢興運，從太祖皇帝起朔方，飲水黑河，要結盟誓。初，太祖遣使至忠武所，止畜一牧羊，烹勞使者。又以使者馬瘠，易以己之良馬。使者復命，具以忠武誠款對。上嘉之，以皇妹帖木倫公主下嫁。嘗從征乃蠻，上閔其勞，以所獲多賜其部。既破長城，右遣國王木華黎經略北京，左遣忠武規取阿八馬亦馬合等城，所得漢民，即賜忠武。逾上征河西，扈蹕戎行，鼎湖上仙，旬日，忠武亦卒。太宗震悼曰："孛秃事皇考宣力良多，今已云亡，送還本土"。遂葬於乞只兒，仍禁其地。三年，忠定繼起，擢為萬户，尚宗女不海罕公主，忠靖從定宗皇帝討平萬奴有功，尚

宗女也孫真公主。忠宣尚憲宗女伯牙倫公主。繼尚宗女卜蘭奚公主。云云，所云"亦敦列氏孛禿"，即"亦乞列思氏不圖"之對音，譯曰"忠武"也。其子鎖兒哈，孫札忽兒陳，曾係忽鄰，元係即阿失也。其世系如此。《元史·孛脱傳》載其事太略，故賞彼録此。而《元史·諸公主表》載：昌國大長公主帖木兒倫，烈祖女，適昌忠武王孛禿。主薨，繼室以太祖女昌國大長公主火臣别吉，云云，又碑所不詳也。㊴那牙乞，即卷一之那牙吉歹合臣之子，為那牙勒氏，"乞""吉"對音字也。㊵後無聞。㊶源出於海都孫翰羅納。㊷後無聞。㊸源出於巴魯剌台。㊹後無聞。㊺為太祖後日使輔察阿歹者也。㊻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子巴阿里歹，"里"與"鄰"轉聲也。《輟耕録》蒙古氏族之八憐，即此巴阿鄰也。㊼以本書考之。豁兒赤在當時無功可紀，而封以萬户，爵賞次於木華黎、博爾朮，殆以闡揚符命之力，足以收羅豪傑、效命股肱也與！㊽後文十卷稱孛端察兒孫額不干，又稱為巴阿鄰之長，命為别乞。㊾後文十二卷使輔察阿歹，乃作"闊客搠思"。㊿源出於孛端察兒之係赤都忽勒孛闊。

豁赤兒來着説："我賢能的祖孛端察兒挈得婦人處[1]，同胞生了札木合并俺的祖[2]，於札木合行不合分離的是來。因神明告的上頭，教我眼裏見了有個慘白乳牛，來札木合行繞着，他房子車子觸着，折了一角。那牛於札木合處揚着上吼着説道：'札木合將我角來！'又有個無角犍牛，拽着個大帳房下椿，順帖木真行的車路吼着來説道：'天地商量着，國土主人教帖木真做，我載着國送與他去。神明告於我，教眼裏見了。'帖木真，我將這等言語告與你，你若做國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真説："我真個做呵，教你做萬户。"豁兒赤説："我告與你許多道理，只與我個萬户呵，有甚麽快活？與了我個萬户，再國土裏美好的女子，由我揀選三十個為妻。又不揀説甚言語，都要聽我。"

①謂札兒赤兀。 ②札木合之祖為札只剌歹，豁兒赤之祖為巴阿里歹，太祖之祖為把林失亦剌禿合必赤，皆孛端所生子。 ③此所謂獨角獸也。原其始亦豁兒赤附會之詞，他日太祖征欣都，見獨角獸，耶律楚材以為角端，勸太祖戒殺，未始非因其所感而匡救之耳。 ④《元史·鐵哥傳》曰：父斡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斡脫赤"與"豁兒赤"音近而部貫不同，似非一人，或因豁兒赤而附會耳。

再格泥格思種的人忽難等①，并答里台斡惕赤斤②，又札答剌種的人③木勒合勒忽④，及撒合亦惕種的人。又有主兒乞種的人⑤莎兒合禿主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⑥。又捏坤太子的兒子忽察兒別乞，又忽禿剌皇帝的兒子⑦阿勒壇斡惕赤斤⑧，都和圈子自札木合處分離着。帖木真在乞沐兒合小河阿亦惕合剌合納地面下時，來相合了⑨。自那裏起去，又到古列勒古地面裏⑩，桑沽兒河行合剌主魯格地面⑪，闊闊納浯兒名字的海子處下了⑫。

①源出於海都孫格泥格思。忽難，後文四卷亦作"忽圖"，他日太祖使輔拙赤。 ②把兒壇之第四子，太祖之叔父也。後文六卷亦作"答阿里台"。 ③源出於孛端察兒長子札只剌歹。 ④下文亦作"本惕合勒忽"，仕至千户。 ⑤主兒乞，解詳卷一。源出於合不勒合罕，長孫忽禿黑禿主兒乞，詳本卷後文。 ⑥上文卷一云：忽禿黑禿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名台出。此作"莎兒合禿"，即忽禿黑禿也。撒察別乞，即薛扯別乞也。後文七卷或別乞官名，但作"撒察"，《元史》作"薛徹"，泰出即台出，《元史》以為太丑也。 ⑦捏坤太子，太祖伯父也。忽察兒別乞，後文或但作"忽察兒"，《元史紀》作"火察兒"。忽禿剌，前卷作"忽闌剌合罕"。 ⑧後文或但作"阿勒壇"。《元史紀》作"按彈"。以上四人，後叛太祖，不終所事。 ⑨即前文三卷之阿因勒合剌合納。 ⑩即前文二卷之古連勒古山也。 ⑪前文云：桑沽兒河邊有合剌只魯格小山，有個青海子，是也。 ⑫闊闊納，即前文之豁兒豁納川，今為額爾古納河者也。《龍沙紀略》曰：

蒙古語謂江曰烏拉。此闊闊納浯兒，即"額爾古納烏拉"急讀而成也。海子，即枯倫湖。此即前文立忽圖剛為帝處。

阿勒壇、忽察兒、撒察別乞衆人共商量着，對帖木真說："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人并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斯殺時違了你號令，并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煙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立帖木真做了皇帝，號"成吉思"①。

①《蒙韃備録》曰：成吉思英勇果決有度量，所傳忒没真乃小名爾。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吉思乃譯語"天賜"兩字也。《源流》曰：元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鬻之鳴，曰青吉斯，以為瑞，遂取其音為號。

成吉思做了皇帝，教孛斡兒出弟斡歌來，同合赤溫、哲台、多豁勒忽四人帶了弓箭①，汪古兒、雪亦客禿、合答安答勒都兒罕三人管了飲膳②，迭該管牧放羊隻③，古出沽兒管修造車輛④，多歹總管家内人口⑤。又教忽必來、赤勒古台、合兒孩脱忽剌溫三人同弟合撒兒一處帶刀⑥。弟別勒古台與合剌勒歹脱忽剌溫三人掌馭馬⑦，泰亦赤兀歹忽圖、抹里赤、木惕合勒忽三人管牧養馬羣⑧。又分付阿兒該合撒兒⑨、塔孩⑩、速客該⑪、察兀兒罕四人如遠箭近箭般做者⑫。速别額台勇士說："我如老鼠般收拾，老鴉聚集，蓋馬氈般蓋護，遮風氈般遮擋，試那般做者⑬。"

①孛斡出、斡歌來二人，阿魯剌氏。合赤溫，札剌亦兒氏。哲台、多豁勒忽二人，皆忙忽氏也。《元史·兵志》曰：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曰"闊端赤"。　②汪古兒，乞顔氏也。雪亦客禿，晃豁壇氏也。合答安，答勒塔兒忽氏也。《元史·石抹明里傳》曰：國制：内膳，為近臣，非篤敬素著者不得為。《元文類·閻復·廣平王碑》曰：國朝重天官内膳之選，特命領其事。　③别速惕氏。　④亦别速惕氏，即上文之窩出沽兒

也。管修造車輛，故後文稱為木匠古出古兒也。 ⑤後文八卷十一卷作"朵歹"。管家內人口，故後文稱內裏家人等朵夕扯兒必管着也。 ⑥忽必來，巴魯剌氏。赤勒古台、速勒都孫氏。合兒該脫忽剌溫，扎剌亦兒氏。則出於脫忽剌溫也。 ⑦別勒古台、太祖異母弟。合剌勒歹脫忽剌溫，即合闌勒歹，扎剌亦兒氏，出於脫忽剌溫，故合稱之。 ⑧忽圖，即忽難也，本格泥格思氏。然亦稱泰亦赤兀夕者。此族雖云始于俺巴孩，要皆海都子孫，其為一族，可通稱泰赤烏部人也。後文脫黑脫阿之子忽都亦作"忽禿"，六卷又作"忽圖"，故此以"泰亦赤兀夕"別之。抹里赤，朵兒別氏，即抹赤別都溫也。木惕合勒忽，札答剌氏，即木勒合勒忽也。 ⑨札剌亦兒氏，上文作"阿兒該"，此作"該"，乃一人也。 ⑩下文差答該及速客該往脫斡鄰處作"答"字。又八卷稱：塔孩把阿禿兒，均即此人，且知為孫勒都氏。案：鎖兒罕失剌為速勒都孫氏，赤勒古台為速勒都人，均一族也。塔孩為孫勒都歹種，然則"孫勒都"即"速勒都"二字之對音，與兩人為一族耳。後文九卷又稱"塔該"，文少異也。 ⑪上文作"速客該者溫"，此省文。後文五卷使勇士速客該迎土罕，則"者溫"乃勇士之稱，故二字或從省也。又後文七卷或作"速客該者溫"，或作"速格該者溫"，均即此人也。 ⑫兀良哈部者勒篾弟也。遠箭近箭般做者，言往來應對也。 ⑬速別額台，兀良哈氏也。如老鼠般收拾，能殘毀敵人也。老鵐般聚集，能屯聚軍士也。蓋馬氈般蓋護，能保障地方也。遮風氈般遮擋，能捍禦外侮也。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斡兒出、者勒篾二人說："我以前無伴當時，你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這衆人為長着。"再對衆人說："您衆人離了札木合想着來我根前，若天地護佑呵，您老的每久後都是我吉慶的伴當。"說着，都委付了。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答孩、速客該往客列亦惕種的皇帝脫斡里勒行去[1]。脫斡里勒說："帖木真做了皇帝，好生是。你達達每若無皇帝呵，如何過？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壞了。"這般說將來了[2]。

①前文作"脱斡鄰"，聲之轉也。　②蓋王罕欲太祖歸其役屬，不願其隱與抗行也。

成吉思又差阿兒孩合撒兒、察兀兒罕往札木合處去。札木合說："您每對帖木真根前的阿勒壇、忽察兒說，帖木真安答俺兩個，因他離間着教分離了。當初在一處時，您如何不立帖木真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麼却立做了皇帝。您當教帖木真安答心裏安着，您於帖木真根前好好做伴者"。

後，札木合的弟給察兒①，於札剌麻山前斡列該不剌合地面住②；成吉思的伴當拙赤答兒馬剌③，在撒阿里地面住④。給察兒將拙赤答兒馬剌的馬羣搶了。他的伴當不敢趕去，拙赤答兒馬剌獨自襲將去，夜間到他馬羣邊，伏在馬鬃上，將給察兒脊梁射斷，將他馬趕回來⑤。

①後文作"台察兒"。《史·本紀》作"禿台察兒"。　②《本紀》：禿台察兒居玉律哥泉。今案：蒙古謂河曰必拉，則斡列該為水名無疑。但以為泉名，又譯為玉律哥，則非也。此今鄂勒昆河也。《祕史》三卷前文以鄂勒昆河為斡兒浑矣，後文八卷塔陽順塔米爾河渡斡兒羅水，此為今"鄂勒昆"之對音。"斡列該"又即"斡兒羅"之對音也。因是以求札剌麻山，亦可識也。八卷塔陽渡斡兒羅水到納忽山岸東邊察乞兒馬几惕地面，察乞兒馬，即"札剌麻"之對音。然則此山與水皆在乃蠻部矣。給察兒與札木合本不同居，而別居於鄂勒昆河上。拙赤答兒馬剌亦居於乃蠻之撒阿里，故居址相近，乃有爭奪馬羣之事。札剌麻山，在鄂勒昆河之東，由納忽山岸東下而至此也。　③前文卷一忽闌剌生三子，一名拙赤；又後文十二卷太祖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最長，"足見拙赤是長子通稱。此答兒馬剌不知何部之大太子，以後文撒阿里地近乃蠻，知是乃蠻別部之長，與太祖連結，故云伴當也。　④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北渡科布多河，至隆克里山麓，有石人，具蒙古冠服，相傳為元太祖像，以示遠國之顯瞻仰者。薩克里山，即此撒阿里地面，在今科布多河之北矣。《詩注》又云：科

布多河，在烏里雅蘇泰西北千里，濱河為城，今烏里雅蘇台地也。《本紀》曰：時帝麾下捌只別居薩里河，則知撒阿里是河名，此扯赤在河上地面住。後文六卷、八卷、十三卷均有撒阿里客額兒地名，皆與乃蠻交戰之所。時札木合依王罕，而其弟所居斡列該地，與乃蠻撒阿里接界，故紿察兒有搶奪撒阿里馬羣事也。 ⑤元《黃溍集·安慶武襄王帖木兒神道碑》曰：哈班於王為曾大父，有子曰忽魯渾，則王大父也。以哈必赤事太祖皇帝。哈班嘗從太祖飲班朮納河之水，遇盜，舉槍欲刺之，為忽魯渾反鋒所刺，人馬俱踣。即此事也。但答兒馬剌之外，又有忽魯渾，則足以補《祕史》所未詳。

札木合因為射殺他弟紿察兒，領着他一種并十三部①，共三萬人，越過阿剌兀惕土兒合兀的嶺②，要與成吉思厮殺。時成吉思在古連勒古的地面裏③，有亦乞列思種的人④，木勒客脫塔黑、孛羅勒歹二人來報成吉思知了。於是他的十三圈子內，也起了三萬人，迎着札木合，到答蘭巴勒主惕地面對陣⑤。成吉思被札木合推動，退着，於斡難河哲列捏地面狹處屯紮了⑥。札木合於是回去，將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煮了⑦。又斫斷捏兀歹察合安的頭⑧。馬尾上拖着去了⑨。

①見《元史本紀》者，如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其一種泰赤烏也。 ②阿剌合部所居嶺名土兒合兀。 ③不兒罕山前有此小山，桑沽兒河所出。 ④此與上文亦乞列孫氏之不剛為同族。 ⑤答蘭巴勒主惕，《本紀》作"答蘭版朱思"。明人茫昧多如此，今以後文九卷考之，太祖將殺札木合，重述此事云："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厮殺趕人我者剌捏地面狹處。"即此役也。巴勒渚納，即"巴勒主惕"對音。以《元史·速不台傳》求之，即客魯漣河，此水名非山名也。《速不台傳》曰：太祖初建國都於班朮納海，即龍居河也。案：龍居河即"臚朐河"之對音。《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臚朐河今名克魯倫河，在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界內，東北流八百餘里合黑龍江，五代遼時以此河為遼界。《朔

方備乘》曰：額爾古納河上游曰克魯倫河，一曰臚朐河，東北人呼倫貝爾城界，潴為呼倫湖。是知呼倫湖即班朮納海，龍居河即臚朐河，明矣。臚朐即克魯倫河之異名，班朮納，即"巴勒渚納"之對音，又出自太祖口述，可為答闌巴勒主惕地面之確證。他日太祖與王罕再戰於巴勒渚納，其輿圖亦可因此了然矣。　⑥後文九卷作"者剌捏"。按：此役為太祖生平最失利之事，《本紀》謂破走札木合，又以此為帝方幼冲之時，反以巴渚納海之敗，移於王罕之戰，殊為失實，當以《祕史》為信。　⑦怒其立成吉思為皇帝也。　⑧捏兀部人名察合安，後文十卷稱察罕豁阿，即此人。　⑨為部衆棄札木合張本。

那裏札木合回了後，兀魯兀惕種的主兒扯歹[①]，與忙忽種的忽余勒答兒[②]，各引着他一族，離了札木合，太祖行來了[③]。又晃豁壇種的蒙力克[④]，也引着他七個子來了[⑤]。太祖因這些百姓來了，喜歡着，於斡難河邊林裏做筵席。先於訶額侖並合撒兒、撒察別乞等行放了一甕馬奶子[⑥]。再於撒察小孃額別該行也放了一甕[⑦]，因此上，豁里真、[⑧]忽兀兒臣[⑨]，兩個孃子說："俺根前如何不先放？"將厨子失乞兀兒打了[⑩]。失乞兀兒說："也速該把阿都兒[⑪]，捏坤太子[⑫]，死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打。"說着，大聲哭了[⑬]。

①兀魯兀惕，其源出於納臣之子兀魯兀歹。後文十卷即以主兒扯歹管兀魯兀百姓也。　②即蒙古部也，其源出於納臣之子忙忽台。忽余勒答兒死於王罕之戰，後文或作忽合勒答兒。　③《太祖紀》曰：時帝功德日盛，泰赤烏部多苦其上非法，晃帝寬仁，諸部皆慕義來降。即其事也。　④晃豁壇乃海都之孫。蒙力克，《元史·忠義傳》作"明里也赤哥"，即伯八兒之祖也。　⑤後文十卷之脱侖，即七子之一，其見於本書者，又有闊闊出。　⑥合撒兒，太祖弟；撒察別乞，太祖再從兄弟行也。《本紀》作"薛徹別吉"。其父曰忽禿黑禿主兒乞，亦作"莎兒合禿主兒乞"，是為主兒乞氏。撒察別乞，前文作"薛拉別乞"，後或專稱撒察。　⑦《本紀》作

"野別該"，為薛徹別吉次母。 ⑧《本紀》作"忽兒真"，即薛徹別吉母。 ⑨《本紀》作"火里真"，與忽兒真稱為二哈敦。案：《唐書》作"可敦"，即夫人之稱。《祕史》或作"哈屯"。 ⑩《本紀》作"失邱兒"。按："邱"字本無"邑"旁，乃"兀"之訛字。 ⑪前文作"把阿禿兒"，此作"把阿都兒"，皆"巴圖魯"之對音也。 ⑫也速該兄，而太祖之伯父也。 ⑬為太祖夾攻塔塔兒而主兒乞六日不至張本。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勒古台①，在外拏馬，就整理事。主兒乞處，教不里孛闊整治②。有合答斤的人③，來偷韁繩，被別勒古台拏住，不里孛闊護那人④，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別勒古台也不以為事，流血行間，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被他這般做"？別勒古台說："雖傷了，不曾十分重，為我上頭，弟兄每休惡了。"

①太祖異母弟，即《本紀》之皇弟別里古台。 ②《太祖本紀》曰：皇弟別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華言野外牧場也。播里掌薛徹別吉乞列思事。不里孛闊，合不勒合罕第三子忽禿黑禿蒙古兒之子，乃太祖從父行也。 ③合答斤人，其源出於孛端察兒第三子不忽合塔吉。 ④《本紀》作"播里"。

太祖不聽，將樹枝折折，又抽出撞馬乳的木椎厮打，把主兒乞勝了，又把豁里真忽兀兒臣兩個孃子奪將來。他每却來商和，將兩個孃子還與了。以後使臣相往來間，大金因塔塔兒篾古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捕，逆著浩勃札河，將篾古真薛兀勒圖襲著來①。太祖知了。

①《本紀》曰：塔塔兒部長篾兀真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之，北走。帝聞之，自斡難河迎擊。即其事也。浩勃札河，今地圖謂之烏爾匣河，其水出車臣汗左翼左旗之烏爾載寨坎山，東北流入塔里泊。其地有卡倫名哲格勒圖者，與此"薛兀勒圖"對音，當由此得名也。塔里泊亦以塔塔里得名矣，偏西三度半為河源，直中線偏西不及一度為哲

格勒圖卡倫，極高四十九度半至五十一度。

太祖說："在前塔塔兒將我祖宗父親廢了的冤仇有麼道①，如今趁着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鄰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兒篾古真等逆着浯勒札河襲將來也，他正是廢我祖父的讎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乞種的撒察別乞、泰出②，將這報讎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③。待了六日不來④，太祖遂與脫斡鄰引軍順浯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⑤。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地面⑥，立了寨子，被太祖、脫斡鄰攻破，將塔塔兒篾古真薛兀勒圖殺了⑦。

①《祕史》凡言廢者，皆殺也，謂也速該為塔塔兒毒死。潘檉章《明史考異》曰：明初諱誅為廢，《廢丞相汪廣洋敕》，見《高皇帝御製集》。愚按：譯《祕史》者正明初人，殆以"誅"音同"朱"，故改曰廢。　②即前文之"台出"。　③塔塔搶俺巴孩之讎，主兒乞不當忘。　④蓋以斡難河筵會之隙故也。　⑤王京，謂金國王都宰相完顏襄。　⑥其地當在今塔里忽之旁。　⑦《本紀》曰："帝論薛徹別吉帥部人來助，候六日不至，帝自與戰，殺篾兀真笑里徒，盡擄其輜重。

金國的王京知太祖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寨子攻破，殺了篾古真等，大歡喜了，與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①、脫斡鄰王的名分②。王京又對太祖說："殺了篾古真等，好生你得濟，我回去金國皇帝行奏知③，再大的名分招討官教你做者。"說罷，自那裏回去了。太祖與脫斡鄰將塔塔兒共擄着，也各自回家去了④。

①札兀忽里，部長也。《金史·百官志》曰：金自景祖始建官屬，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忽魯"與"忽里"對音，知即為總帥矣。《親征記》曰：金主因我滅塔塔兒，

拜上為察兀忽里。原注：若今移剌使也。 ②本稱罕，復封王，故稱王罕。

③是時為金國泰和間金主完顏璟。 ④《金史·百官志》曰：招討司使一員，正三品；副招討使一員，從四品。招懷降附，征討攜離。《方輿紀要》卷八引《史略》曰：初，金人以鐵木真為察兀禿魯。原注曰："鐵木真侵并旁部衆益强，會塔塔兒部叛，帝乃會金師擊滅之。金人以其有功，拜為察兀禿魯，猶中國招討司也。"

太祖軍在塔塔兒營盤裏時，拾得個小兒，鼻上帶一個金圈子，又金綜絲貂鼠裏兒做兜肚，與了母訶額倫，訶額倫說："必是好根腳人的兒子，喚做失乞刊忽都忽的名字①"。教做第六個兒子②。

①後文作"失吉忽禿忽"。 ②是為四養子之三。

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泐澧海子邊①。被主兒乞將五十人剥了衣服，十人殺了②。人來報與太祖，太祖大怒，說："何故被主兒乞如此做？先在斡難河林裏做筵席時，他的人將厨子打了，又將别勒古台肩甲斫破了，今遍為祖宗的上頭，要同他報仇，他又不來，倒倚着敵人，又做了敵人。"於是引着軍馬剿捕主兒乞去。至客魯漣河前朵羅安孛勒答兀地面③，將主兒乞百姓擄了。獨撒察别乞、泰出兩人，馽身走至迭列禿口子行，被太祖拏住④。太祖問："你在前與我説甚麽來？"兩人説："俺自説的言語不曾依⑤。"遂伸頸就戮。太祖於是殺了。

①此今人枯倫湖之開拉里河，亦名哈拉爾河者也。《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自枯倫湖東北角分二支流出，一支於噶兒巴里山之西北地，東北流，有開拉里河，自東合諸水西北流來會。又曰：開拉里河源出諾民河源山之西麓，有兩源西流而合，西北流，與枯倫湖東北流出之水會，此水源流千餘里。《龍沙紀略》曰：枯輪海周匝千里，在黑龍江之南，開拉里河之左。《朔方備乘》曰：克魯倫河瀦為呼倫湖，鄂爾順河首受貝爾池水匯

其東，哈拉爾河匯其東北。臣秋濤謹按：哈拉爾河，上源曰特諾克河，出呼倫貝爾池東山二水合西流，北合扎敦河，又合北來一水，又西，依奔河出其東南山，二水合西北流，南合輝河來會。又西北經呼倫貝爾城東，墨勒根河出其東山，二水合西流來會。又西北，瀦於呼倫池，此水亦名開拉里河。　②以報鏈席斷打之役。　③客魯連河前，蓋今車臣汗旗及右翼中前旗之地，有山名托納山，與此"朵羅安"亦音相近也。　④《本紀》曰：帝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乞，薛徹別乞以舊怨故，殺十人，去五十人衣。帝怒，因帥兵踰沙磧攻之，殺虜其部衆，唯薛徹太丑僅免。越數月，帝復伐薛徹太丑，追至帖烈徒之隘，滅之。按："帖烈徒"即"迭烈禿"對音，然"迭烈禿"即"口子"之義。後文王罕被乃蠻將帖列格禿百姓擄去，與此並非一地，並稱"帖列格禿"為"口子"，足見"帖列格禿"與"迭列禿"即"口子。"《太宗紀》五年幸鐵列都之地，亦即此口子矣。　⑤謂立成吉思為帝時盟誓之語，見本卷前文。

太祖既殺了撒察別乞、泰出，回至主兒乞營，將主兒乞百姓起了。時札剌赤兒種的人帖列格禿伯顏①，有三子，教長子古温兀阿②，將他二子模合里③、不合④，拜兒太祖與了。說："教永遠做奴婢者，若離了你門户阿，便將腳筋挑了，心肝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剌温孩亦赤⑤，也將自己二子統格、合失⑥拜兒，說："教與你看守金門，若離了時，便將他性命斷了者。"又將第三子者卜客，與了太祖弟合撒兒⑦。者卜客於主兒乞營内，得了一個小兒，名字羅兀勒⑧，獻與了訶額倫母。

①《元史語解》：巴延，福也。蒙古以有福者稱曰伯顏。　②後文九卷作"古温黯阿"。《元史·木華黎傳》曰：父孔温窟哇，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從平篾里乞征乃蠻，數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捨水際霍脱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孔温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有子五人，木華黎其三子也。至治元年，詔封孔温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

王，謚忠宣。元《黃溍集·中書右丞相鄆王拜住神道碑》曰：拜住系出札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五世祖諱木華黎。又《平章魯國公別里哥帖穆爾神道碑》曰：六世祖諱孔溫窟哇，事太祖皇帝，從征泰赤、幾里期、奈蠻諸部。奈蠻已降而復畔，往討之。太祖馬憊，遂以己所乘馬奉太祖，步戰而死。五世祖諱木華黎，從太祖皇帝滅克烈王可罕。太祖既踐天位，以為佐萬户太師國王云云。此"古溫兀阿"之譯為"孔溫窟哇"者也。又《元文類》二十四元明善撰《丞相東平王安同碑》曰：皇帝嗣歷，拜大司徒相柱為左丞相。明年，制贈乃祖孔溫兀答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云云。又曰：忠宣王親連天家，世不婚姻。太祖皇帝起兵與乃蠻戰，敗績，七騎走，困乏絶食，忠宣多力。走水次，縛致二歲橐駝，炙其肉啖太祖。太祖馬憊，六人相顧，忠宣遂以己馬濟太祖，步射賊而死。子五人，第二子曰忠武王木華黎。忠武與博爾术、博爾忽、赤老溫佐太祖定天下，號為四傑云云，此"古溫兀阿"之譯為"孔溫兀答"者也。 ③即《元史》之木華黎，《源流》作"摩和賁"，《語解》改為"穆呼哩"。滿洲語凡物磨去棱角之謂。後文多作"木合黎"，或作"木合里"。《元史本傳》：木華黎，札剌兒氏，世居斡難水東。《蒙韃備録》曰：元勳乃成吉思太師國王，没黑肋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曰摩暗羅，彼語語則曰謀合理，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見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靼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己，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 ④《蒙韃備録》曰：元勳有兒曰計里歌那，自有千騎，不任事。弟二人，長曰抹歌，見在成吉思處為護衛。次曰帶孫，歸王，每隨侍焉。按：木合後官護衛，即孟珙所稱抹歌也。《木華黎傳》：臨終召其弟帶孫，云云。 ⑤孩亦赤為稱呼，赤剌溫為名字，此與玛兒罕失利之子赤老溫同名對音，故并其官稱之，使不混也。《元史·忙哥撒兒傳》曰：曾祖赤老溫愷赤，事太祖。又詔論忙哥撒兒之子略曰："汝高祖赤老溫愷赤，事我成吉思皇帝，皆著勞績。"赤老溫愷赤，即"赤剌溫孩亦赤"之對音。實一人也。 ⑥統格命名，以統格黎河為義，與合失均無閒。 ⑦後文十二卷使者卜客輔合撒兒。 ⑧《秘史》四養子之四也。後文七卷作"孛羅忽勒"，十卷作"孛羅兀惕"，十二卷征禿馬惕為所殺。《元史》作"博爾忽"。《太祖本傳》曰：塔齊爾伯祖父博爾忽，從太祖起朔方，

平諸國，宣力為多，當時與木華黎等俱以功號四傑。

訶額侖前後得的小兒古出①、闊闊出②、失吉刊忽禿忽③、孛羅兀勒④四個，與他兒子每日做眼教看，每夜做耳教聽，因此養了。

①前文作"曲出"，征篾兒乞部時所得。　②札木合營所得。　③後文作"失吉忽禿忽"，塔塔兒營所得。　④主兒乞營所得。

主兒乞種的緣故，初，合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斡勒巴剌合①。合不勒因其最長，於百姓內揀選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弓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兒乞②。

①前文卷一作斡勒巴兒合黑。　②斡勒巴剌合之子所以名曰忽禿黑禿主兒乞，以此故也。然則以主兒乞名其族，乃取無敵之義。

太祖將此種人也服了，又將他百姓做自己的百姓了。太祖一日教不里孛可①，與別勒古台厮搏。先，別勒古台與不里孛可厮搏時，不里孛可用一手一足搏倒教不能動，至此不里孛可佯為力不及別勒古台，倒了。別勒古台一邊壓着，回顧太祖，太祖將下脣咬着②。於是別勒古台知其意，用膝將他脊背按着，兩手捉住他項，用力向後折折了脊骨。不里孛可說："我本不輸，因怕成吉思，佯為力不勝，却將我性命送了。"初，合不勒皇帝七子③，長名斡勒巴兒合④，次子名巴兒壇把阿禿兒⑤，巴兒壇的子名也速該⑥，也速該子即是太祖。其第三子⑦，名忽禿黑禿蒙列兒⑧，蒙列兒的子即是不里孛可。不里孛可將巴兒壇子孫行隔越了，却與巴兒合勇猛的子孫行作伴⑨，所以雖有一國不及之力，終不免折折腰死了。

①前文卷一作"不里孛闊"，"孛闊孛可"對音字。《元史本紀》但稱

"播里",無下兩字。今按:"孛可"即"伯克"也。今回部尚沿此稱,大頭目謂之阿奇木伯克,故後文十卷云:如今達達體例裏以別乞為重,別乞即孛可,又即孛闊。不里以勇力冠於通國,故共推為伯克。 ②切齒之狀,蓋追憶鏈會之役,欲別勒古台置之死。 ③《元史·本紀》之葛不律寒。 ④即斡勒巴剌合。 ⑤《本紀》曰:葛不律寒歿,子八哩丹嗣。 ⑥是為烈祖神元皇帝。 ⑦謂合不勒之第三子。 ⑧前文卷一作"忽禿黑禿蒙古兒"。按:今蒙古喇嘛僧稱口呼圖克圖,譯言再來人也,俗云活佛,此其命名之意。 ⑨藏於主兒乞以貳於太祖。

元朝祕史卷五

其後雞兒年①，合塔斤等十一部落②，於阿勒灰不剌阿地面③，聚會商議，欲立札木合做君④，於是衆部落共殺馬設誓訖⑤，順額涸古涅河⑥，至於刊沐連河洲的地行⑦，將札木合立做了皇帝⑧，欲攻成吉思與王罕。被豁羅剌思種的人豁里歹⑨，到古連勒古地面，⑩，告與成吉思⑪，成吉思使人告與王罕，王罕於是收集軍馬成吉思行來了。

①《皇元聖武親征記》以此為壬戌秋事，所云"雞兒年"者，蓋約會在辛酉，而交戰在壬戌秋也。　②合塔斤部出自朵奔篾兒干之第三子不忽合塔吉，《速不台傳》：奏以乃蠻怯烈杭斤欽察諸部千户，通立一軍。"杭斤"當即"合塔斤"之合音也。　③不剌，泉也。明余庭璧《事物異名》曰：泉，蒙古曰布剌。《西域水道記》曰：凡河，國語曰畢喇。是也。阿勒灰不剌，即本卷後文之兀勒灰河，其地名失魯格勒只惕。又後文七卷作"浯泐灰溼魯格泐只惕"，近答闌捏木兒格思之地，蓋塔塔兒所居，今塞北漠南地也。明葉向高《四裔考》曰：明初，劃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為西域咽喉，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喇灰三種云云，今案：《祕史》，則垂河以南，即《回回祕史》之"畏兀"及"委兀"，即"畏吾兒"。《祕史》之"阿勒灰"、"兀勒灰"、"浯泐灰"即"哈剌灰"也。《水道提綱·塞北漠南篇》曰：松花諾尼以西，克魯倫以南，地多沙土，即少經流。大漠古稱瀚海，今曰戈必，井泉亦罕覯焉。蘆河土名烏爾虎河，圖作吳兒灰

河，源出索岳爾濟山，由東長大，袤延數百里，其西龍臨大漠，東北即枯倫貝也。盧河南流曲曲而西南三百里許，經烏朱穆秦左翼東六十里，折而西流，北合色野爾濟河，南合音札哈河、哲爾洪河，入右翼界，至克勒河漠之地涸云云。"吳兒灰"即"活勒灰"，又即"兀勒灰"，又即"阿勒灰不剌"矣。虞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哈從成宗援也只里王，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又《元文類》五十《張宏行狀》曰：公生遼東兀魯回河，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焉。據上數說，則兀剌灰河在今烏朱穆秦旗，故與遼東鄰矣。④《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與汪罕征之，積屍以為京觀，乃蠻之勢遂弱。時泰赤烏猶強，帝會汪罕於薛里河，與大戰斡難河上，斬獲無算。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畏威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為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告變。帝與汪罕自虎圖澤逆戰於歪亦烈川，大敗之。帝駐軍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部長阿剌兀都兒等來逆戰，大敗之。時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掠之，於是宏吉剌歸札木合。與朵魯班、亦乞剌思、塔答斤、火魯剌思、塔塔兒、散只兒諸部會于犍河，共立札木合為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此《元史》敘諸部立札木合本末也。核以《秘史》，則不甚相合。蓋《元史》取之《親征記》，今《記》雖有傳本，而譌奪太多，頗難援證，殊不及《秘史》完整。但《秘史》亦有斷爛，未可執此遂疑《元史》之非。觀後文云，札木合潰散，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則此會有乃蠻可知。惟《秘史》前文殊無乃蠻起釁之故，則殘缺明矣。又《元史·石烈抄兀兒傳》曰：太祖時，有哈剌赤、散只兒、朵魯班、塔塔兒、宏吉剌、亦乞列思等，謀奉札木合為帝，將不利於太祖云云，雖無乃蠻一部，然各部之名，與《本紀》相應，《列傳》取材家乘，或不荒唐，聚而考之，亦補闕拾遺之意爾。⑤以《元史》與《秘史》考之，除合塔斤外，曰散只兀，即《輟耕錄》散术兀歹也。蓋出於孛端察兒之兄不忽禿撒勒只，所云"做了撒勒只兀楊姓氏"者也。曰朵魯班，出於朵奔蔑兒干之後，所云"朵兒邊的姓"。又《輟耕錄》之朵里別歹者也。曰宏吉剌，即翁吉剌也。曰亦乞剌思，即《輟耕錄》之"亦乞列歹"，又即卷四"亦乞列係"，與不圖同族者也。曰火魯剌思，即《輟耕錄》色目三十一種之火里

剌，又上文四卷之斡羅納，蓋出於海都之孫斡羅納之後。此外則札木合部、塔塔兒部、泰赤烏部、蔑兒乞部、乃蠻部，並詳《祕史》矣。　⑥《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瀦為枯倫湖，自出枯倫湖東北流，經黑龍江索倫界，兩岸無山，土人名為額爾古納河，實克魯倫河也。又東北流，兩岸有山，而黑龍江自西來會。《龍沙紀略》曰：自界碑橫而東也，河之由南而北入黑龍江者四。鄂爾姑納為俄羅斯界河，故其名獨著，小河匯此而入黑龍江者十有一。而伊密河、特納客河、魁河、莫勒根河、札敦河，五河又匯於開拉里河，以入鄂爾姑納，達於黑龍江。《朔方備乘》曰：額爾古訥河為中國與俄羅斯分界之水，其上游曰克魯倫河，源出車臣汗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流經拖諾山南，聖祖賜名飲馬河。轉東北流，瀦呼為呼倫湖，復從湖東北溢為額爾古訥河。東北流，又北，逕分界摩崖碑東，又北，與黑龍江會。　⑦《事物異名》曰："河，蒙古語曰木連。"據此語以考之，劉郁《西使記》有"昏木蘭"，邱處機《西遊記》有"吹没蘭"、"霍闡没蘭"、"答剌速没蘭"。《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烏斯國之烏斯沐連，皆河也，此"刊沐連"即"刊河"，又即《本紀》之"犍河"也，然不知所在。惟《元史·百烈抄兀兒傳》曰：諸部等居堅河之濱，忽蘭也兒吉之地。是"堅""犍"同音，與"刊"字聲轉，既有塔塔兒、宏吉剌之居，則此河洲者，即克魯倫河之洲也。《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東北流經西拉得克西撥各山之陰，又東百里，中有沙洲曰朮兒呼朮。又東北流，東經杜勒鄂模，又東，河心有沙洲，南岸為他本托羅灰之北麓。折東南流，又東流二百里，至南岸小山，折向東北百數十里，至南岸大山東北麓。折東南流百數十里，至東岸山南麓。折東北流百數十里，折向正北數十里。又東北流，中有沙洲，其東南岸外，則杜勒鄂模也。又曰：喀爾喀河匯為巨澤，曰布伊爾湖。自湖正北流出百數十里曰烏順河，中有沙洲，受西南來之烏藍布勒克水。又北，折而東北，又西北流，入枯倫湖。以上沙洲數處，皆在額洏古涅河，未知孰為刊沐連河洲。若以札木合所居之豁兒豁納川求之，則喀爾喀河流出者為較近也。　⑧《本紀》曰：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曰：有洩此謀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共舉足踏岸，揮刀斫林。按：禿律別兒河岸，蓋即朵兒邊之族所居，所謂朵魯班部，與"禿律別"對音也。　⑨前文四卷豁羅剌氏有薛赤兀兒，此豁里歹當是彼同族。　⑩山名，在不兒罕山前，桑沽

兒河所出，太祖建營於此。 ⑪《本紀》曰：塔海哈時在衆中，與帝飛下抄吾兒連姻。抄吾兒偶往視之、具知其謀，即還至帝所，悉以其謀告之。又《召烈台抄兀兒本傳》曰：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祖。史文與《祕史》不同，且豁羅剌思氏出自海都孫斡羅納，召烈台出自孛端察兒少子沼兀列歹，亦難混也。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着，順客魯連河迎著札木合去①。成吉思使阿勒壇三人作頭哨②，王罕使桑昆等三人作頭哨③。其頭哨內，又自差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④、撒克撒列⑤、赤忽兒忽⑥，三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乞惕牙地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說⑦：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擊消息，行間，遇札木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禿兒等說話了⑧。見天色已晚，却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①《本紀》曰：帝即起兵逆戰於海剌兒帖尼火魯罕之地。與下文額捏堅歸列禿，未詳同異。 ②前阿勒壇推戴太祖時，曾誇說云："多敵行，俺做前哨。"故用之。 ③桑昆，遼官，《遼史》作"詳穩。"時王罕亦設此官，以其子亦剌哈為之也。《本紀》直稱亦剌合，而二十一年《紀》又作"赤臘喝翔昆"，則名既錯出，官仍茫昧。又《兀赤台傳》曰：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勇，諸部畏之。同此一人，或稱名，或稱官，或官與名並舉，均不易悟，聊詳記之，俾了然也。 ④此一地名，其時屬札木合。 ⑤即前文一卷扯克撒兒。 ⑥即前文一卷之赤忽兒古。此兩山名也，撒克撒列為塔塔兒部所居住，時烈祖被毒於此。赤忽兒忽，則翁吉剌部所居，光獻翼聖皇后外家在焉，皆塔塔兒、泰赤烏兩部所雜處矣。 ⑦蓋從克魯倫河岸而至赤忽兒忽，則必先至兀乞惕牙，故折回報知。 ⑧太祖至是知其貳於札木合，而以軍情輸告之。

至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闊亦田地面對陣①，布陣間，札木合軍內不亦魯罕②、忽都合③，兩人有術能致風雨④。欲順風雨擊成吉思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軍不能進，皆墜澗中。札木合等共說天不

護佑，所以如此，軍遂大潰。

①《本紀》作"闊奕壇"之野。　②《本紀》作"不魯欲罕"，又作"卜魯欲罕"，乃蠻之長，而太陽罕之兄也。　③後文八卷薛兒乞部長脱黑阿子名忽都，當即同一人。　④金幼孜《北征錄》曰：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縛筏渡水，得一木板，上有'虜'字，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東華錄》：康熙五十六年諭曰：書册所載，有所謂雷斧雷楔，大約得自深林者皆石，得自平原者皆銅。朕所得最多，將小石一塊，置於泉水攪之，即可祈雨，蒙古謂之查達齊，書册則曰查達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蒙古西域祈雨，以楂達石浸水中呪之，輒驗。楂達生駝羊腹中，圓者如卵，扁如虎脛，在胃似鸚武嘴者良，色有黄白。駝羊有此則漸羸瘠，生剖得者尤靈。

札木合軍既潰散後，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①。札木合將立他的百姓擄了，順額洌古涅河回去，於是王罕追札木合②，成吉思追泰亦赤兀惕種阿兀出把阿禿兒③。阿兀出把阿禿兒至自己部落，將百姓起了，渡過斡難河，整治軍馬，候成吉思來對戰。成吉思既到，連戰數合，日晚，各就戰地處相抗着宿了。

①國朝福撫慶《異域竹枝詞·新疆篇》注曰：雪山起自嘉峪關而西，山南為南路，山北為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犂、塔爾巴哈台，其餘愛曼無算。吴省蘭注曰："按愛曼，譯語村落也。"又俞正燮《癸巳類稿·土爾扈特投誠始末書後》曰：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奏，土爾扈特車伯克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瑪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云云，據上兩説，則"乃蠻"即"部落"之義，古今土語未改，其時塔陽之父亦難察，取以名國也。《輟耕録》色目氏族三十一種，乃蠻歹居其一。　②自後札木合每在王罕處必因此役而降，然自此不居諳兒諳納川，蓋已失之於太祖矣。　③札木合之頭哨，誘阿勒壇等貳於太祖者也。

成吉思與泰亦赤兀惕戰時，其頸被傷流血，蒼黄之甚，有臣者勒蔑將壅血吮去。至夜半，成吉思方醒悟，説：

"我血已自乾了，好生渴得甚。"者勒蔑乃裸身徑去敵人營內，於車箱中尋馬乳不得，止有酪一桶，挈回來，其來往間曾無一人見者。又尋水來將酪調開，與成吉思飲。成吉思旋飲旋渴，三次方已。成吉思說："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起身坐間，天明，及視坐處流的血都如泥濘，成吉思說："如何這般做？遠些棄呵不好。"者勒蔑說："荒忙不及遠去，又怕離了你，當地嚥的嚥了，吐的吐了，我肚裏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說："我傷既如此，你如何裸身入敵營，倘若被擒，你豈不說我被傷？"者勒蔑說："我若被擒，我說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知，將衣服脫去欲殺間，遂扯脫走來。彼必以我言語為至誠，必與我衣服用我，我必將他馬騎了走來。"成吉思說："在前被蔑兒乞惕於不兀罕山困我時，你曾救我性命[1]。今次又將壅血吮去，我正乾渴，你又捨命尋將酪來與我吃，使我心內開豁，這三次恩，我心中永不忘了。"

①是役者勒蔑相從捍衛察探，見三卷。

次日，成吉思視敵人已於夜間潰散去了，營內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曾起去。成吉思上馬，將已走的百姓亦當將回來。忽山嶺上見一個穿紅的婦人，哭着大聲叫"帖木真"，成吉思遂使人去問，那婦人說："我是鎖兒罕失剌女名合答安[1]，丈夫現被軍要殺，所以喚帖木真來救。"成吉思既知便去救。比成吉思至，其夫已被軍殺了。成吉思遂於此地下營，將合答安至，與之並坐[2]。至次日，鎖兒罕失剌、者別[3]，二人來見。二人原係泰亦赤兀惕種脫朵格家人[4]，成吉思對鎖兒罕失剌說："在前我帶的枷，你父子每

脱去，有恩於我，如何來遲？”鎖兒罕失剌説：“我心已自倚仗着你，若早來，恐泰亦赤兀惕將我妻子誅滅了，所以今日方來。”

①事在前文二卷。　②《元史·后妃表》，據《歲賜録》忽答罕皇后守第四鄂爾多，不道即合答安否。又有合答皇后，未詳孰是。據後文十卷太祖對鎖兒罕失剌云：“你父子每藏着我，教合答安女子奉侍我。”則合答安似曾被幸，此次又因其夫已死，與以位號耳。　③者别，《元史》無傳，錯見於《本紀》及各《傳》中。《本紀》稱：若赤老温、若哲别皆來降。又云：遣虎必來、哲别二人為前鋒。則作“哲别”。七年《紀》云：遮别攻東京不拔。又作“遮别”。至《吾也而傳》並官名稱之為“折不那演”。《曷思麥里傳》：“從哲伯攻乃蠻。”《速不台傳》：“與只别追阿阿惕王滅里。”又《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作“者必那演”。又《也罕的斤傳》作“折别兒”。至《木華黎傳》竟作“闊别”。皆是人也。《蒙韃備録》曰：有鵰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皇重兵。皆此“者别”之殊文矣。　④前文二卷云：鎖兒罕失剌為速勒都孫氏。則所云“泰亦赤兀惕”者，專指脱朶格耳。巴塔赤罕以下，並無速勒都孫氏，則非太祖同族，故二人非泰赤烏，乃泰赤烏人之家生子也。脱朶格，後文十卷作“脱迭干”，彼文以也客扯連放馬之乞失里並稱，則鎖兒罕失剌原非貴族，而同來之者别可推矣。

成吉思問者别：“闊亦田地面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項骨射斷的果是誰？”者别説：“是我射來①。如今皇帝教死呵，止污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呵，我願出氣力，將深水可以横斷，堅石可以衝碎②。”成吉思説：“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隱諱了不説。如今你却不隱諱，可以做伴當③。”初，者别本名只兒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者别”，如戰馬般用着他，者别，軍器之名也④。

①《元史·速不台傳》曰：太祖與乃蠻部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户從，射却其衆，奔闊出襜山而潰。“闊出襜”似即“闊亦田”。但者别從敵人

射太祖，忽魯渾助太祖，射敵人耳。 ②語意近"水截蛟龍，陸斷犀象"。前文二卷云："深水乾了，明石碎了。"然則此二語，乃漠北常談也。 ③太祖釋射鉤之怨，收扛鼎之功，其獲效於者別多矣。史雖無專傳，然其功可考也。《記》曰："錄人之功，容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太祖有焉。 ④《元史語解》曰："哲伯，梅針箭也。"西清《黑龍江外紀》曰：從軍用梅針箭，行獵用骨披箭。骨披箭鵰頭銜鎖鏃，閤梅針箭鏃數倍。一人例佩十三枝，今則十一枝，為壯士率佩七九。國語骨披箭曰占，故俗謂其鏃曰占葫蘆，亦稱哨箭也。

成吉思將泰亦赤出兀的阿兀出把阿禿兒子孫殺盡，將百姓起來①，至忽巴合牙地面住冬了②。

①《祕史》：俺巴孩十子，其可考者祇合答安一人。泰亦赤兀氏出自俺巴孩，此"阿兀出"當為俺巴孩之子。 ②地在客魯漣河源頭，太祖迎王罕供給之處也。

泰亦赤兀惕種的官人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因與成吉思有仇①，避於林中，其家人失兒古額禿老人，并二子阿剌黑、納牙阿②，將塔兒忽台乞鄰勒（兀）〔禿〕欲獻與成吉思，其人體肥不能騎馬，載於車內。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有弟并子追至，失兒古額禿老人懼怕，遂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壓住，抽出刀子說："我殺你也死，不殺你也死，不如先殺了你，我然後死。"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呼其弟與子說："他要殺我，若殺了我，你每要我死屍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真處，也必不殺我，我於帖木真少時亦曾有恩。"其弟與子遂回了。失兒古額禿至忽禿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說："我每若將他拏至帖木真處，必說我每拏了正主，難做伴當，必將咱每殺了。不如放回去，對帖木真說：我每本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拏來，因是正主，心內不忍的上頭，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每。"於是放

回去了。到成吉思處備言其事，成吉思說："若你每將他拏來，我必殺了你每。你每不忍却放了也好。"所以特賞納牙阿[3]。

①謂起營時撇下太祖母子不呼喚也，事在前文二卷。《太祖紀》曰：族人泰赤烏部舊與烈祖相善，後因塔兒不台用事，遂有隙，絶不與通。塔兒不台，即塔兒忽台乞鄰勒禿也。前文作"塔兒忽台乞鄰勒黑"，後文或作"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共九字。　②納牙阿，後或但作"納牙"。　③為後文封納牙中軍萬户張本。

在後，成吉思在帖兒速地面，有客列亦種人[1]，札合敢不來降[2]。時蔑兒乞欲與成吉思戰[3]，成吉思遂與札合敢不將蔑兒乞戰退。又客列亦種及那禿別干、董合等姓[4]，潰散的百姓亦來降[5]。初，客列亦種王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之故[6]，因在先王罕將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的諸弟殺戮[7]，被叔古兒罕[8]，欲殺王罕，追至合剌溫山内[9]，止有百人，至也速該處。也速該却將古兒罕[10]，趕入合申地面[11]。將原有的百姓還收集與王罕，其契交之故是這般。

①即王罕脱斡鄰所統部族也。　②《本紀》曰：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　③前文三卷太祖與王罕札木合將蔑兒乞百姓殘毀，房子推倒，故蔑兒乞猶欲報仇。　④《輟耕録》：蒙古氏族有"禿别歹"，即"禿别干"之對音。董合，《本紀》作"董哀"部。此二部故屬王罕，《紀》載太祖與董哀部遇，又帝還至撒哥澤駐軍，似此部以董哥之澤得名者。　⑤其所以潰散者，蓋王罕與西遼戰，新為西遼所敗。　⑥此因王罕來依太祖，而追溯王罕前來依烈祖事。　⑦此罕以八字為名，《本紀》作"王汗之父忽兒札胡思孟禄"。諸弟，謂罕所生之子，乃汪罕之諸弟也。後文七卷太祖述其事云："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即其事也。　⑧《元史》作"菊兒"，無"罕"字。今按：此西遼耶

律大石之罕號也，《遼史》作"葛兒罕"，乃音之轉耳。《遼史·天祚本紀》曰：耶律大石者，世號為西遼，太祖八代孫也。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遼以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為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不能拒敵，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食他人耶？"上無以對，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自立為王，宵遁，北行過黑水，西至哈屯城，駐北庭都護府，會七州十八部王衆，得兵萬餘。西至大食，假道阿闐至尋思干，西域諸國兵十餘萬來拒，敗之，僵尸數十里。駐軍尋思干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為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號葛兒罕，漢號曰天祐皇帝，改元曰延慶，曰康國，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后塔不煙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紹興，在位十三年没。妹普速完在位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三十四年秋出獵，乃蠻子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尊為太上皇，皇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絶。《祕史》稱為王罕之叔，當是同盟之國，如遼宋之稱叔姪耳。錢詹事大昕《遼史拾遺》曰：諸家編年書紀直魯古之死，皆繫以辛酉，當宋嘉定元年，不知何據？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為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擒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奔也兒的石河上，戊辰再奔契丹。契丹即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西遼尚無恙也。《元史》：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朮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於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己巳歲西遼尚存也。《遼史》述二主兩后年數分明，自甲辰至國亡計八十六年，其干支當為辛未，非辛酉也。辛未為元太祖六年，正在屈出律奔契丹之後，若辛酉則屈出律之父尚在，何由奪西遼而有之？不可信矣。《西游記》云：金師破遼，大石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盜據其土。既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乃滿即乃蠻，其云失國依大石，即屈出律奔契丹事。其云盜據，即直魯古被擒，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據其位也。長春親到遼西舊都，距遼亡僅十數載，所言必實。按《西游記》，是大石建都之

前，稱尊號者已十餘年。建都又十年而歿，豈非在位二十年乎？延慶改元，當在甲辰，直魯古之亡，必在辛未。諸家臆決附和，置之勿論可矣。《松漠紀聞》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揣五子甯通，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頓刻高數丈，絶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案以《遼史》及《松漠紀聞》考之，即《祕史》所稱古兒罕也。洪皓撰此書時，正元太祖伐金之日，其云"今大實已亡"，則當直魯古之世矣。明陶宗儀《遊志續編》載元劉祁《北使記》曰：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翠乣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陽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駝，負輜重人回鶻，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强，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誅。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為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云云，此即《遼史》耶律大石之事。其云立三十餘年，足證錢詹事之說。其云為回紇所滅，即算端也。算端又即《祕史》之回回國矣。　⑨《本紀》作"哈剌溫隘"，又作"哈剌溫"，不言何地之山。以《祕史》求之，後文七卷合撒兒尋成吉思至合剌溫山，行至巴勒渚納海子，據《速不台傳》，知為龍居河。"龍居河"即"盧朐河"對音，然則即克魯倫河所匯之海子，即今呼倫湖矣。克魯倫河出肯忒山東南百餘里，則合剌溫乃肯忒山東南支脈，近呼倫湖處也。後文九卷封木合黎為國王，東至合剌溫山，做左手萬户，則是從杭愛山東至肯忒山脈盡處也。是時烈祖也速該居斡難河，此合剌溫山在族人泰赤烏部境，蓋烈祖用事，故足以敕王罕耳。　⑩按太祖之滅西遼，在於晚年，以《元史》壽六十六逆計之，也速該歿時，太祖尚在沖歲，則此古兒罕當也速該未歿之日，約略在大石子夷列即位後。　⑪"合申"當作"河西"，此漢地名，蒙古語讀若"合申"，譯者以對音寫之，便成合申耳。此明代河套地，今蒙古阿拉善駐牧之所，唐代立河西節度使於此，宋以後為西夏地，蒙古沿舊名稱曰河西也。明人撰《元史本紀》，序此事云：烈祖親將兵逐蔑兒，走西夏。庶瞭然矣。《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西套厄魯特三旗，唐時

屬河西節度使。

後王罕欲殺其弟額兒客合剌，其弟走入乃蠻種亦難察處①。亦難察起軍將王罕却趕入合剌圪塔種古兒罕處去②。不多時，王罕反了古兒罕，從畏兀③、唐兀④，二種經過。時止有五個羝羅羊擠乳，駱駝上剌血喫。行至古泄兒海子⑤，成吉思因與王罕有舊，使勇士速客該去迎⑥。又白隨後至客魯連河源頭，迎見王罕至營。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給，是年在忽巴合牙地面住過冬了⑦。

①乃蠻，塔陽罕之父也。《本紀》作"亦難赤"。 ②合剌圪塔，後文九卷亦作"合剌乞塔"。七卷太祖責王罕云："你弟額兒客合剌，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是此文所稱合剌圪塔種古兒罕，在西域回回地也。《元史本紀》曰：烈祖崩，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剌，怨汪罕多殺之故，復叛歸乃蠻部。乃蠻部長亦難赤為發兵伐汪罕，盡奪其部衆與之。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奔契丹，又經回鶻。回回則西遼也。然則"合剌"即"耶律"之對音也。耶律楚材撰《從容庵錄序》題"移剌楚材晉卿序"，劉郁《西游志》凡"耶律"姓均作"移剌"，足見"耶律"之"律"讀"剌"音也。"圪塔"即"契丹"二字對音，《遼史·太祖紀》曰：太祖姓耶律氏，契丹迭剌部霞瀾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霞瀾"二字亦與"圪塔"音近。《遼史語解》改曰"轄塔喇"，更與"圪塔"近矣。云"古兒罕處"者，謂尋思罕城也。《湛然居士集》卷四有記西游事，自注云："西域尋思干城，西遼号為河中府。"又卷五自注云："尋思干有西域校里檀故宫在焉。"卷十二自注云："尋思虔，西域城名，土人云尋思肥也。"虔，城也，通謂之肥城。此即大石建都西域之處，《祕史》所謂契丹種之地矣。 ③畏兀，本卷亦作"委兀"。後文十一卷作"委吾"。《元史》多作"畏吾兒"，此"回鶻"二字之對音也。國朝顧炎武《日知錄》曰：大抵外國之音，皆無正字，唐之回紇，今之回回是也。《唐書》回紇一名回鶻，《元史》有畏兀兒部，"畏"即"回"，"兀"即"鶻"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元史·太祖紀》以回鶻、回回為二國，恐非。黃氏《集釋》引錢大昕說曰："謂今之回回即古之回紇者，非也。其謂元之'畏兀'即'回鶻'之轉

聲，是也。元時畏兀兒亦稱畏吾兒，趙子昂撰《趙國公文定碑》曰：'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歐陽原功讀《高昌偰氏家傳》曰：'偉兀'，'回鶻'之轉聲也。"以《祕史》考之，是時契丹既稱古兒罕，則耶律大石已立國於起兒漫以後矣。因是以《金史》求之，太宗昊乞買天會二年十月戊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斡魯，言遼詳穩撻不野來奔。言耶律大石自稱為王，置南北官屬，有戰馬萬匹。遼主從者不過四千户，有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余都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大石則俟報下。三年二月，獲遼主於余都谷。四月，詔以遼主赴京師。七月，入見，降封海濱王。五年冬十月，沙州回鶻活剌散可汗遣使入貢。回鶻，即《祕史》畏兀，是時王罕經過之畏兀，必在活剌散作汗以後事。　④唐兀，猶今日稱"唐古特"。溯其原起，蓋唐種也。凡蒙古人言"古"、言"特"、言"惕"，皆指種類。此唐國種，故曰唐古惕也。今蒙古、西藏尚有此種，意唐代北庭及雄州戍卒之裔。若《祕史》唐兀，第指西夏言之，後文七卷云"你經過委兀河西地面"，是復述此文，以河西易唐兀，河西即西夏也。十三卷成吉思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又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兒罕說。十四卷狗兒年去征唐兀，差人去唐兀主不兒罕說。又成吉思攻打靈州城，唐兀惕主不兒罕將金佛等物來獻。合申即河西，靈州即西夏，然則不兒罕乃西夏主李遵頊、李睍之蕃名也。王罕之經過唐兀，為太祖時之西夏國，以西夏乃唐氏故疆，李姓本中土族屬耳。　⑤《本紀》不載此地，但云"帝往招之，撫勞振給，遂會於土兀剌河"。似即以土兀剌河當此海子。尋王罕所居，雖近土兀剌河，然此時由西夏至客魯倫河，安得逕上拉河耶？此蓋今哈密之巴里坤海子，亦名巴爾庫爾者也。由甘肅嘉峪關至漠北，必徑巴里坤，故《元史·地理志》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疑即此古泄兒海子，"古泄"蓋"居延"之轉聲也。　⑥前文四卷曾使速客該往王罕脱斡鄰處，故又使之。　⑦忽巴合牙，蓋在今蒙古車臣汗部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克魯倫河發源處也。往時太祖在斡難河西，斡難發源肯特山北麓。冬月苦寒，故自破滅泰赤烏部以後，七年於此過冬，今歲亦於此過冬，故知其地當在山南也。

其王罕的弟兄衆官人等數着說："王罕心性惡，將兀

弟每都殺戮盡，自家百姓又被殘害，如今將他如何報？且他在前七歲時，曾被蔑兒乞擄去舂碓。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和母子擄去使他牧放①。後懼乃蠻攻殺，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②，投入合剌乞塔種古兒皇帝處③。不及一年，又反出去，經過委兀、唐兀地面④。艱難至甚，被帖木真賑濟了。如今將前恩又忘了，反生歹心，咱每如何好？”說後，有阿勒屯阿倏黑將前語告於王罕，將共商量的諸弟及官人額勒忽禿兒、忽勒巴里、阿鄰太子等皆拏住，只有弟札合敢不走入乃蠻處去。額勒忽禿兒等繫禁在房內，王罕說：“咱過委兀、唐兀時，說甚麼言語來？你每如此，我不與你每一般。”使衆人唾其面，然後疏放了⑤。

①此當是王罕居謙州時事也。《元史·地理志》曰：謙州以河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乞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龍岩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或云王罕始居此地。按王罕居土兀剌河邊黑林，此《祕史》所言，其地在今蒙古土謝圖汗部。《元志》所言，則今俄羅斯色楞格河北流下游地也。東距金境，南距蔑兒乞，故少時被兩部擄去，此必未遷土兀剌河黑林子時事也。又按《蒙韃備録》曰：成吉思少被金人擄為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以《祕史》求之，成吉思未嘗被擄，即泰赤烏拿去披枷，為時無幾，或緣與王罕有父子之稱，故以此事被之太祖耶？南宋遠在臨安，傳聞非實，附記其由耳。 ②乃蠻地在今科布多。垂河，今伊犂吹河也。《西域水道記》曰：伊犂西南境有特穆爾圖淖爾，有齊齊爾哈納河，亦曰霍什霍爾河。東南流入淖爾，直霍什。西北為吹河。”“吹”“垂”對音字也。今按《新疆圖考》：垂河地在伊犂之西北，其水東南入特木爾圖諾爾。其上游出西北方塔什漢地。此所云回回地面者，正今哈薩克、塔什干等部，皆回教也。又按太祖時，土人稱垂河曰吹没輦。没輦，回紇語河也。元邱處機《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東過霍闡没輦，至賽藍大城，宣差阿狗追餞於吹没輦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游記》之“吹没輦”，即《祕史》之垂河矣。 ③

《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為河中府，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為務，釀蒲萄為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土馬復振，盛據其土，從而算端西削其地，乃蠻尋滅，算端亦亡。按"乞塔"種謂西遼也，"乞塔"即"契丹"二字之對音。《魏書·契丹傳》曰：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種同類，俱窟於松漠之間。太和三年求入内附，止於白狼水東。《唐書·北狄傳》曰：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軻比能為幽州刺史王雄所殺，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黄龍之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云云。④委兀，即畏兀。《太祖紀》四年，畏吾兒國來歸。六年，畏吾兒國主亦都護來覲。即委兀也。《西游記》曰：抵陰山後，至小城北，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沿川西行，歷二小城，至繁思馬大城，此唐北庭端府。西三百里有縣曰輪臺，至輪臺東南望陰山三峰倚天。又歷二城，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遠迎。據《西游記》，則"畏午"即"委兀"對音，其城在昌八剌，即《元史·地理志》之"彰八里"。其地當在今回疆博克達山西北四五日程，是其故址也。《蒙韃備録》曰：韃之始起，則有回鶻為鄰，每於西河□□□賣於其國。迄今文書中自□於他國者，皆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歐陽元《圭齋集·高昌偰氏家傳》曰：偉兀之先曰畯欲谷，本突厥部，以女婿匐妻默棘連可汗為可敦，乃與謀其國政。詳《唐書·突厥傳》。默棘連卒，國亂，婿匐可敦率衆歸唐，封寶國夫人，而默棘連故地盡為回紇所有。畯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即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駕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為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即今之和寧路也。回紇有普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北庭。北庭者，今之别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敝，乃并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喇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為和綽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即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吾學編》曰：火州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塗谷，即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高敞，名

高昌壘。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吐蕃。其地有阿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元時號畏兀兒國，國朝號火州。其東七十里有柳陳，西百里有土魯番。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東有荒城故址，云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並居焉。 ⑤《太祖紀》曰：札阿紺孛謀於按敦阿述、燕火脫兒等曰："我兄性行不常，既屠絶我昆弟，我輩又豈得獨全乎？"按敦阿述泄其言，汪罕令執燕火脫兒等至帳下，解其縛，且謂燕火脫兒曰："吾輩由西夏而來，道路飢困，其相誓之語，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汪罕又屢責札阿紺孛，至於不能堪。札阿紺孛與燕火脫兒等俱奔乃蠻。

其後狗兒年秋①，成吉思於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爾四種對陣②。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既定之後均分。若軍馬退動至原排陣處，再要翻回力戰，若至原排陣處不翻回者斬。於是戰勝了塔塔兒，遂至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③。并四種奧魯擄盡④。初戰時，有阿勒壇等犯軍令，搶財物。成吉思使者別、忽必來盡奪了他所得的財物⑤。

①《親征記》云：壬戌。 ②《本紀》曰：歲壬戌，帝發兵於兀魯灰失運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察罕即察阿安。然《祕史》止四種之一，《元史》止四種之二，餘則未詳。《元史列傳·闊闊不花傳》按灘脫脫里氏，《布智兒傳》有蒙古脫脫里台氏，或亦塔塔爾之種耶？ ③《蒙韃備錄》曰：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為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敷俵有差。兀勒灰河，即前文之阿勒灰不剌也。葉向高《四裔考》曰：明初劃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為西域咽喉，其地漢伊吾盧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忽納失里居之。其部落有回回、畏吾兒、哈剌灰三種。今以《祕史》核之，則亜河以南為回回。畏兀兒，即委兀，又即回紇也。哈剌灰蓋以兀勒灰河得名。虞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塔從成宗援也只里王，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還至哈剌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丹之軍，盡得遼左諸部。《元文類》五十《張宏行狀》曰：公生遼東兀魯回河，樂其風土，且便畜牧，遂留居焉。

據此則兀勒灰河近遼東也。　④奧魯，蓋軍人之意，劉郁《西使記》曰：十九日過里丑城，征西奧魯屯駐於此。《元史·曷思麥里傳》：從太祖征汴，至懷孟。令領奧魯事。《忙兀台傳》：事世祖，為博州路奧魯總管。　⑤《親征記》曰：壬戌，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真河，先晉粲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既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哲別二將盡奪其所獲散軍中。

元朝祕史卷六

成吉思既擄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有殺咱父親的讎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盡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共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兒種人也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①？"別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遂擄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衆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着一把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背却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事定之後，成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別勒古台泄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議大事，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整治鬪毆盜賊等事。議事後，進一鍾酒畢，方許別勒古台、答阿里台入來②。"

①前文卷一忽圖剌合罕生忽闌，忽闌子也客扯連。是也客扯連非塔塔兒，乃泰赤烏部人也。且前文明云"也客扯連兩個奴婢為把歹及乞失

黎”，如此則非異族同名之比，當是誤記耳。　②答阿里台，即答里台，太祖之叔父也。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連的女也速干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寵①，對成吉思說：“我有姊姊名也遂，顏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婿成親，如今不知在何處。”成吉思說：“若果有顏色，教尋去。尋得來時，肯將你位子讓與麼？”也速干說：“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去，正遇着他與其婿避亂在林裏。其婿見人來，走了，遂得也遂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將他位子讓與也遂坐了②。

①以漢法言之，則太祖於也速干姊妹，乃再從兄妹也。《元史·后妃表》：也速干皇后守第四鄂爾多。　②《后妃表》：也速皇后守第三鄂爾多。“也速”當即“也遂”之對音矣。鄂爾多者，帳殿之名，蒙古語行宮也。故妃后位號，即以鄂爾多稱之。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遂、也速干兩個嬭子共坐間，也遂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合黎等令在會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個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麼人，那人說：“我是也遂的夫婿。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讎人子孫，今遍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即斬了。

只那狗兒年，成吉思去勦捕塔塔兒時，王罕自去勦捕蔑兒乞，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真脫忽木地面①。殺了他大兒子脫古思別乞，要了他兩個女兒並他妻子。又擄了他二子並衆百姓每。王罕於成吉思行，任甚麼財物不曾

與②。

①以後文九卷脫忽脫阿未度額兒的失水計之，則脫忽木地面，當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今俄羅斯國托穆斯科，即其地也。"託木"之與"脫木"，正對音矣。 ②《元史·太祖本紀》曰：居無何，汪罕自以其勢足以有為，不告於帝，獨率兵攻蔑里乞部。部人敗走，脫脫奔八兒忽真之隘，汪罕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帝不以屑意。

那後，成吉思與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①。時不亦魯黑在兀魯黑塔黑的地面②，濆豁黑水行③，成吉思與王罕到了，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台山去了④。追至忽木升吉兒地面兀瀧古河⑤。遇着不亦魯黑來哨的官人也迪土卜魯黑⑥。被成吉思出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拏住他。又追至乞濕渤巴失海子行，不亦魯黑遂窮促了⑦。

①《本紀》曰：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復與汪罕征之。《親征記》作"孟祿可汗"。 ②此即"額魯特"三字之對音也。宋書或作"厄魯特"，或作"額諾德"，皆此三字。或作"噶爾丹"，則康熙間汗名，仍是此地名之"額魯特"三字也。《朔方備乘》曰：厄魯特四部，其先本元阿魯台部，聲訛為厄魯特。後分為四部，曰和碩特，曰準噶爾，曰杜爾伯特，曰土爾扈特。其游牧在金山之西，各有分地，以伊犂為會宗。東鄰喀爾喀，北鄰俄羅斯。《乾隆府廳州縣志》曰：伊犂在烏魯木齊西北二千里，漢時為烏孫國地，元為阿勒穆爾地，明初為衛拉納地，舊為準噶爾各鄂拓克及各台吉游牧處。乾隆二十年，大兵討準噶爾，擒達瓦齊，伊犂平。其後阿睦爾撒納煽亂，二十二年復討平之，特設總統將軍統轄南北兩路。今按《祕史》此文稱兀魯塔，即額魯特，今伊犂一路也。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準噶爾本蒙古厄魯特人，元管駝馬牛羊四部，分駐西北邊準其牧馬部也。今外藩四十九家多元後裔，準噶爾語言文字，皆同蒙古，而諱言蒙古人，以此。 ③今科布多之北有科布多河，即額魯特旗游牧。其上游曰索果克河，即此"濆豁黑"之對音。知今科布多地為乃蠻別部也。 ④阿勒台山，

即唐代之金山也。或作"阿爾泰山"，或作"阿勒坦山"。《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即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緜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為西北諸山之祖。《水道提綱》曰：自哈密城北踰天山，至巴勒庫兒北即沙漠三百里。又踰大山，過沙地，山水無數，其山皆以阿爾泰山為祖。《朔方備乘》曰：俄羅斯境内諸山，有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　⑤今烏隆古河，亦曰長隆古河，元時亦稱龍骨河。劉郁《西使記》曰：龍骨河與别失八里相直，近五百里。别失八里，古北庭都護治，西注潴為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水道提綱》曰：畏隆古河，出阿爾泰山之尾西南麓，西南流，有阿里克台河及布拉青吉兒河自北山前後來會。《西域水道記》曰：阿勒坦山之尾西南麓，布拉干河出焉。東南流，喀喇淖爾水注之，又東南流，索勒果河注之。又南，岳羅圖河注之。又西南，託賴圖河注之。又東南，噶爾古嶺水注之。又東南，特穆爾圖河注之。又西南流，為布拉干河。又西南流，察罕河注之。又西流，過瑚圖斯拉境北，又西流，為烏隆古河。北距額爾齊斯河二百里，是即《祕史》之兀龍古河矣。忽木升吉兒地面，即《提綱》之布拉青吉兒河也。　⑥《本紀》作"也的脱孛魯"。　⑦《本紀》作"黑辛八石之野"，即"乞濕巴失"對音。然此水名，不可云野，此即《西使記》之乞則里八寺，乃兀龍古河所潴之海也。《元史·郭德海傳》曰：從先鋒柘柏西渡乞則里八海，攻鐵山。"柘柏"即《祕史》之"者别乞"。則里八海，即此乞濕勃巴失海子矣。《提綱》曰：畏隆古河潴為奇薩爾巴思鄂模，周四十里，又南隔山為沙漠。奇薩爾巴思，即"乞濕勃巴失"對音。鄂模，蒙古語湖也。《西域水道記》曰：烏隆古河過哈喇莽奈山北，又西北，注噶勒札爾巴什淖爾。淖爾二，小者曰巴噶淖爾，周二百餘里，圓橢形，在東南。大者曰噶勒札爾巴什淖爾，周五百餘里，形狹而長，在西北。大小相聯，形如葫蘆，而近上為細腰，又曰赫色勒巴什淖爾。"淖爾"即海子，赫色勒巴什，又即"乞濕勃巴失"之對音也。

成吉思與王罕同時，有乃蠻種能斷殺的人可克薛兀撒卜剌黑[1]，於巴亦答剌黑别勒赤兒地面，整治軍馬要斷殺[2]。成吉思與王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着宿了。那

夜王罕於自己立處虛燒着火，却逆那合剌泄兀勒河起去了③。

①《本紀》作"曲薛吾"、"撒八剌"二人，今按：此一人耳，"黑者罕"之對音，亦部長也。 ②後文七卷述此事作"拜答剌黑別勒赤列地面"。③兀勒，蒙古語河也。合剌泄兀勒，即喀喇淖爾也。《西域水道記》曰：布拉干河東南流百里，右會喀喇淖爾水。喀喇淖爾周數里，在布拉干河源南十餘里，亦東南流百里入布拉干河。按以地圖睨之，王罕從科布多東境喀喇泊自此，逆烏里雅蘇台河，則順塔米爾河至土拉河也。

那裏札木合王罕一同起時，札木合對王罕說："帖木真安答在前曾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落後了不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罕皇帝："皇帝，我是存有的白翎雀兒①，帖木真是散歸告天雀兒②。"當有兀卜赤黑台的人古鄰把阿禿兒說："你為甚諂佞，將自己的兄弟讒譖着說③。"

①《輟耕錄》曰：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②告天雀，蓋蒙古稱鴻雁之語。《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沈主事曾植曰："至順《鎮江府志》卷四土產禽類：噪天又名告天，似雀而稍大，愈鳴則飛愈高，力乏則自空投地，伏於草中。"《爾雅》：鵝天，鷾。注："大如鶉雀，似鵝，好高飛作聲，江東呼為天鵝。"豈謂是與？ ③《本紀》曰：汪罕聞之，疑，遂移部衆於別所。

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他將我做燒飯般撇了。"於是從額埒兒阿勒台的谷子渡着①。直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②。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大概料得過了，不把來當數。

①《一統志》曰：阿爾泰山，其南一枝蜿蜒不斷。又東，為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支，如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南枝為都特嶺布帶山，又南，為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屏峰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為阿

爾班岳達察嶺。此文所稱額埒兒，當即岳達察嶺也。又東南至空可喀喇龍山而止，所謂谷子者，當在岳達察矣。　②乃蠻建庭之地，往時成吉思伴當與札木合之弟搶馬羣處也。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於王罕的後襲着，將桑昆的妻子百姓擄了，又將王罕在帖列格禿口子行的①一半百姓頭口，也擄將去了②。初，蔑兒乞惕脫黑脫阿的二子忽圖③、赤剌溫在王罕處④。因這機會，也連他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着薛涼格河去了⑤。

①前文四卷主兒乞地面有朶羅安山，其口子名迭列，木華黎之祖居此，名曰帖列格禿伯顏。知帖列格禿，乃口子之義。故王罕可居之土兀剌河黑河亦以此名稱之也。　②至是乃蠻之地，幾乎西自科布多北境，東至土剌河。若非太祖之救王罕，則今蒙古至新疆，皆亦難察之所得矣。③後文作"忽都"，或作"忽都合勒"，或作"忽禿"。足見上文闊亦田之戰，與不合魯黑欲以術致風雨者，即此忽圖，但前文偶作忽都合耳。　④後文十一卷稱忽禿赤老溫者，即此"赤剌溫"之對音也。狗兒年，成吉思征塔塔兒時，王罕乘勢伐蔑兒乞，復駈脫黑脫阿於脫扈木，而擄此二子為質，蓋欲羈縻之以為用，使西並乃蠻，東吞太祖。是時王罕拓地北至白哈兒湖，西至科布多，廣袤數千里，與太祖結父子之誼，近交遠攻。太祖東收塔塔而鄰西夏，王罕西收蔑兒乞而鄰乃蠻，故兩國合兵，直可以至科布多而無阻隔，蓋王罕拓地之力也。至是王罕一敗，坐失數千里，徒為太祖供驅除耳。猶猴叢鷸之喻，不其然歟！　⑤順着薛涼格河，至脫扈木地面，而與其父脫黑脫阿相合也。前文三卷脫黑脫阿為太祖所攻，順薛涼格河走人巴兒忽真，此為今俄羅斯白哈爾湖。後文九卷與乃蠻古出魯克相合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則本卷上文王罕趕脫黑脫阿人巴兒忽真脫扈木地面，為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二子與其父相合，合於此矣。是時乃蠻地也。

王罕妻子百姓，既被乃蠻種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搶了，差使臣與成吉思說："你可差四傑來救咱①。"成吉思遂差孛斡兒出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比及四傑到時，桑昆的

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拿住間，四傑到來救了②。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了的百姓，又差四傑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也者。"

①《元史·木華黎傳》曰：木華黎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此即本書之孛斡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矣。《本紀》云：汪罕還至土兀剌泐，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不備，襲擄其部衆。亦剌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剌合與卜魯古觧共追之。且遣使來曰："乃蠻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恥乎？"帝遣四人帥師以往。師未至，亦剌合已追及曲薛吾，與戰大敗。

②《本紀》曰：流矢中亦剌合馬跨，幾為所獲，須臾四（傑）將至，擊乃蠻走。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答曾一次將我自己輸了的百姓救與了，①今他兒子帖木真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兩個為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教帖木真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呾剌的黑林行會着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為父，今次又結為父子，共說道："多敵人處勦捕時一同勦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呵，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着過了。

①合剌溫山之役，見上文五卷。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兒別乞，與子拙赤①。却將豁真名字的女兒②，與桑昆子禿撒哈相換做親③。桑昆自尊大着說："俺的女子到他家呵，

專一門後嚮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呵，正面嚮南坐麼道。”下覷着，不曾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①《元史紀》曰：帝欲為長子朮赤求昏汪罕女抄兒伯姬。　②豁真者，太祖女，後降駙馬不圖者也。《元史類編》曰：孛秃赤乞列氏，太祖以皇妹帖木真妻之，號昌國大長公主。皇妹薨，太祖女火臣別吉公主適孛秃為繼室。按：火臣別吉，即《本紀》之火阿真伯姬，又即《祕史》之豁真也。孛秃，即前文四卷之不圖。《蒙韃備錄》曰：成吉思皇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真斆拽，今嫁豹突駙馬。按：“阿真”即“豁真”，“斆拽”即“別吉”也，“豹突”即《元史》“孛脫”，又即《祕史》之“不圖”矣。

③《本紀》曰：汪罕之子禿撒合亦欲尚帝女火阿真伯姬，俱不諧，自是頗有違言。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覺了，於猪兒年春間，同阿勒壇等商議起了①。到者者額兒溫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地面②，桑昆處讒說：“帖木真與乃蠻塔陽使臣往來通話③。他口裏雖說父子，動靜却恁。莫還倚仗他麼？若不預先除了您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真呵，我自橫衝入去。”阿勒壇、忽察兒說④：“訶額侖母的衆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真合兒塔阿惕說⑤：“他的手脚我與你拏。”脫斡鄰勒說⑥：“不如去擄了他百姓，若擄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溫別乞說：“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梢頭，深的水底，我與你同去。”

①阿勒壇犯軍令搶物，太祖奪之，見前文五卷。至是叛歸王罕。　②者者額兒，七卷作“者哲額兒”。《元史語解》：溫都兒，高也。客列兒，即“客額兒”之聲轉，蒙古語曠野也。其地名曰別兒。　③塔陽，《本紀》作“太陽罕”，乃蠻部長之名也。　④捏坤太子之子，蓋亦以塔塔兒之戰犯軍令為太祖所削。　⑤《本紀》曰：答力台、火察兒、按彈叛歸亦剌合，說之曰：“我等頗佐扎討寧謜太后諸子。”按彈，即阿壇。火察兒即忽察兒。則答力台似即《祕史》之額不格真合兒塔阿惕，然不能對音。且《本紀》之

答力台，即《祕史》答里台，乃太祖之叔父，前文卷一、卷四稱答里台斡赤斤，本卷稱曰答阿里台，後文十二卷稱曰答阿里台，且實從太祖處叛從王罕。但既不對音，又未達其稱謂之義，為別一人，或即一人無可證也。

⑥脫斡鄰勒，太祖族人，後文七卷以弟呼之。 ⑦猶云：不管是長是短，橫豎我同你去也。

桑昆聽了札木合衆人說，使撒亦罕脫迭額教對他父親說，王罕說："我的帖木真兒子行，你為甚那般想，見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天必不愛護咱。札木合的言語狂誕，不可信。"王罕不從。桑昆又使人說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反覆說不從，桑昆自去與他父親說："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說："孩兒自的行，怎生棄捨得？見倚着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咱。"桑昆見不從，煩惱着去了。王罕喚回來說："天莫不不愛護麼？兒子行，您怎生要棄捨，你但去做，所以勝得他的事，您自知者。"

於是，桑昆與衆人商議：帖木真曾索咱女子察兀兒別乞來，如今可約定日期，請他喫許昏筵席①。來時就這裏拏了。議定了，差人請成吉思去。成吉思同十人來，路間於蒙力克老人家裏宿，蒙力克說："他的女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着不肯與，如今怎生特地請喫許昏筵席？帖木真兒子省不得，不若只推春間馬瘦，且養馬不去麼道②。"成吉思因他說，使不合台、乞剌台兩個去喫筵席③，自那裏便回了。桑昆見不合台等到，說道："被他每覺了，咱每早去圍着拏了他④。"

①《本紀》曰：汪罕父子謀欲害帝，乃遣使者來曰："爾者所議姻事，

今當相從，請來飲布渾察兒。"注云："布渾察兒，華言許親酒也。" ②《元史·伯八兒傳》曰：祖明里也赤哥嘗隸太祖帳下，初，客剌汪罕與太祖為鄰，暫相親好，既而敗盟，其子星根欲襲太祖，因遣使通問，詐許以女妻太祖弟哈札爾。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詐，諫止之。汪罕知謀泄，遂謀人寇，後為太祖所滅。按：此即蒙力克諫止太祖事，星根即桑昆也。 ③不合台，當即四卷模合里之弟不合。 ④《本紀》曰：帝率十騎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帝遂還。

那般商議定了，阿勒壇弟也客扯連來家說："如今共議定了，明日要拏帖木真去。若只今有人報與帖木真，不知怎生賞呵是。"他妻阿剌黑亦惕說："你那泛濫言語莫說，家人聽得恐做真話。"說時，有放馬的人巴歹①，送馬乳來，聽得，回去說與同伴乞失里黑②。乞失里黑說③"我再去察聽。"到家時，正見也客扯連子納鄰客延磋箭着說："恰纔咱說的話，這當取舌的，家人每的口止當的誰？"又對乞失里黑說："白馬與栗色兩個馬拏來拴着，我要明日早上馬。"乞失里黑聽得這話，遂去說與巴歹："恰纔體審你的言語是實了，今我兩個告與帖木真去。"就將兩個馬拏來拴住，至自己房內殺了一個羔兒，將牀木煮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匹。那夜到帖木真的帳房後，將也客扯連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拿你的事已真實了有④。"

①也客扯連亦以泄漏誅塔塔兒事投王罕。前文一卷也客扯連奴婢一名把歹，《本紀》曰：王汗謀既不成，議舉兵來侵，國人乞力失聞其事，密與弟把帶告帝。把帶，即此巴歹也。《木華黎傳》作"拔台"。 ②前文一卷作"乞失黎黑"。《本紀》作"乞力失"，當是"乞失力"之誤倒。"力"與"里"音轉耳。 ③《哈剌台孫列傳》曰：曾祖啟昔禮，始事王可汗脫斡鄰。王汗與太祖約為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謀害太祖，啟昔禮潛以其謀

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一夕遁去，還攻滅王汗，并其衆，擢為千户，賜號達爾罕。故昔禮即乞失里、《傳》所叙即此事也。邱處機《西游記》曰：上獵東山，馬蹄，罷獵。邱處機諫宜少出獵，上顧謂吉息利、答剌汗曰："神仙勸我以後都依也。""吉息利"即"乞失力"之對音。"答剌汗"亦即"達爾罕"之對音矣。 ①為後文十卷賞巴歹二人張本。

元朝祕史卷七

成吉思聽了巴歹、乞失里說，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當每說知，將家內物件棄了，遂往躲於卯溫都兒山陰去處。行時，教者勒蔑做後哨，哨望着，至明日午後，於合剌合勒只惕額列惕地面歇息①。中間有阿勒赤歹放馬的赤吉歹等來報②。自卯溫都兒山前，望見忽剌安不剌合惕地面塵起③，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時王罕同札木合來，問札木合道："帖木真處厮殺的有誰？"札木合說："兀魯兀惕、忙忽惕④，那二種百姓能厮殺。雖當混戰時不亂，從小鎗刀裏慣，他的旄纛或花或黑，見時可隄防着"。王罕說："那般呵，教咱只兒斤勇士合荅黑吉衝他者。⑤隨後再教土綿土別干姓的⑥阿赤黑失爺、斡蠻董合亦惕⑦勇士豁里失列們太子⑧，領一千護衛的人以次應援，最後仍教咱大中軍衝者。"王罕又說："我這軍馬，札木合弟你整治者。"於是札木合分出去了。札木合對他伴當每說："我在前常不能敵帖木真來，如今王罕教我整治他的軍馬，看來他又不及我，可以報與帖木真安答知道。"於是札木合

暗遣人將前言說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慎者”。

①合剌合勒只惕，即後文之合勒合河。《祕史》凡言“主惕”，或“只惕”，皆指海子。合勒合即今之喀爾喀河，源出蒙古特爾根山，流入貝爾池，其上有地名額列也。《元史·晉吾兒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於哈剌真。即此合剌合勒只矣。 ②阿勒赤歹，太祖弟合赤溫之子，《世系表》作“按只吉歹”。 ③忽剌安不剌合，下文作“忽剌安不兒合”。 ④兀魯兀惕，今額魯特其後也。忙忽，即“蒙古”對音，二部皆出自孛端察兒曾孫納臣之後。 ⑤只兒斤，金之部族在王罕部落者，即“朱里真”之對音，宋人稱女真者也。《元史·本紀》作“朱力斤”。宇文懋昭《大金國志》曰：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舌音訛為女真，或曰廬真，避興宗名，即此只兒斤矣。 ⑥前文五卷有“禿別干”，無“土綿”二字，此作土別干，即禿別干也。 ⑦薛合，《本紀》作“薛哀”。 ⑧《本紀》作“火力失烈門”。

成吉思知了這話，說道：“主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你意思如何？”比及主兒扯歹回話，忽亦勒答兒說：“我做先鋒，久後將我孤兒抬舉①。”主兒扯歹說：“皇帝面前，我的兀魯兀惕忙忽惕做先鋒厮殺。”說罷，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纔立罷，王罕的先鋒只兒斤衝將來，兀魯兀惕、忙忽惕迎着衝將去，將他每敗了。追去時，被王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赤黑失侖衝將來，將咱忽亦勒答兒刺下馬，忙忽惕軍復翻回於忽亦勒答兒落馬處立了②。主兒扯歹領着兀魯兀惕衝去，又將他敗了。追去間，斡蠻董合亦惕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軍衝來，主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罕子桑昆不教他父知也衝來，主兒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③。衆客列亦惕種的軍見射倒桑昆，却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既勝了王罕，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忽亦勒答兒回

來，那夜起着，離了斯殺處宿下了。

①主兒扯歹，兀魯兀惕部人，出於納臣，故稱以伯父。忽亦勒答兒，前文四卷作"忽余勒答兒"，忙忽部人也。　②姚燧《牧庵文集》有《平章忙兀公博羅碑》云：公畏答而公子曾孫。始畏答而與兄弟翼俱事太祖，易名屑廉，約為按答。帝與王罕陳於曷剌真，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鼠不應，屑廉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為鑿。"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鞮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為殿，腦中流矢，帝親為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襲只里吉為敵將，實禦屑廉，其以只里吉民百户屬屑廉子，世世歲賜勿絶。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家。《元史·畏答兒傳》即采此文，以《秘史》考之，其云畏答兒，即忽亦勒答兒也。屑廉，即"薛禪"兩字也。曷剌真即忽剌安也。兀魯一軍，即兀魯兀惕也。朮徹帶，即主兒扯歹也。只里吉，即王罕之只兒斤也。子世世不絶，即後文十卷受孤獨賞賜也。　③《本紀》曰：帝遣折里麥為前鋒，先與朱力斤部遇，次與董哥部遇，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皆敗之，最後與汪罕親兵遇，又敗之。亦剌合見勢急，突來衝陣，射之中頰，即斂兵而退。即此事也。惟此役功在主兒扯歹，非者勒蔑，《紀》誤。

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斡闊台①、孛羅忽勒②、孛斡兒出三人，成吉思說："斡闊台與中倚仗的孛羅忽勒、孛斡兒出一同生死，必不肯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着軍馬準備斯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孛斡兒出。成吉思椎胸告天說罷，孛斡兒出說："被敵人將我馬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惕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機會裏，見他馱物的馬馱歪了，將他馱的割斷，騎着走出，依着蹤迹來了。"

①《元史·本紀》曰：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輟耕録》同，又曰：太祖皇帝六子，曰朮赤，曰察合台太子，曰太宗皇帝，曰睿宗皇帝，曰兀魯赤太子，曰果里千太子，即缺列堅。《蒙韃備録》曰：成吉思有子甚多，長

子比因破金國，攻打西京宣中時陣亡。第二子却為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藏，四太子名天婁，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按：斡闊台、阿藏皆太宗名，後文或不作"斡闊台"而作"斡歌歹"者，均之對音字耳。 ②前文作"孛羅几勒"，即《元史》博爾忽，有傳。 ③《元文類·廣平王碑》曰：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遁，卧憩車中，聞博爾术至，曰："此天賚我也。"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人下又有兩脚垂着。及到來時，斡闊台、孛羅忽勒劈騎着一個馬，孛羅忽勒口上帶着血，因斡闊台項上中箭，孛羅忽勒將凝住的血咂去。成吉思見了，眼淚流着，心裏艱難了，便用火將斡闊台箭瘡烙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喫。孛羅忽勒說："敵人的塵上高起着，看着往卯温都兒山前忽剌安不兒合惕地面去了。"①於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着涪泐灰濕魯格泐只惕名字的水，入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去了②。

①忽剌安不兒合，上文作"不剌合"，同一地，譯文偶殊耳。 ②牧塔塔兒地也。初時，塔塔兒部落全居於答闌捏木兒格思，其東南有哈爾渾河，西北流，名曰合勒合河，今之喀爾喀河也。西南匯為巨澤，今名曰布伊爾湖。所謂濕魯格泐只者，其地傍此湖矣。前文六卷太祖盡誅塔塔兒人，蓋移居於此。又札木合往時居於豁兒豁納，自太祖破札木合後，札木合遂依王罕，所謂泰赤烏、塔塔兒兩部，非降則殺，蓋已成為奇滉温之地矣。

那裏隨後有合答安答勒都兒罕離了他妻子來成吉思處說："王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罕說：'不可惹鬬的人惹鬬他，可惜！'將兒子腮上教釘釘了，'就我兒子性命有時，可再教衝咱。'阿赤黑失命說：'皇帝皇帝休，未生兒子時，禱祈着要子嗣。將這既生了的兒子桑昆抬舉，咱達達多半

百姓在咱這裏，同帖木真反出的百姓待那裏去？每人止騎著一匹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若不來呵，咱去如拾馬糞般取將來①。'王罕應許了，說：'將這兒子休搖動，好生抬舉者。'自那裏回了。"

①王罕是時其勢尚盛，非太祖所能敵，觀此言可以知强弱。

成吉思自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順着合勒合河動時，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①。成吉思領一千二百依着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②。就打圍著做行糧。打圍時，忽亦勒答兒金瘡未曾痊可，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野獸走馬，金瘡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合兒合水的斡嶋訥帆山的半崖上葬了③。

①下文合勒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則合勒合河，乃今喀爾喀河流入貝爾池者也。蓋答闌捏木兒格思，其地即在河上。　②謂主兒扯歹及忽亦勒答兒二人共領其半。　③今地圖，喀爾喀河南岸有呼恰烏爾山，似即此所云斡嶋訥帆山也。

合勒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①，有帖兒格等翁吉剌②，成吉思使主兒扯歹領兀魯兀惕、忙忽惕去，教說與翁吉剌百姓每，想着在前姻親呵，投降來者③。若不肯投降呵，便斷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剌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曾動着他的。

①按今地圖，喀爾喀河，源出特爾根山下，流入貝爾池。《水道提綱》曰：克魯倫河，潴為呼倫湖，有烏里順河，自東南布伊爾湖，合喀爾喀河諸水北流來會，正當湖面之正東。"布伊爾"即"捕魚兒"之對音，"喀爾喀"即"合勒合"之對音也。　②帖兒格等翁吉剌，當今車臣汗左翼前旗及中右旗，是其故址也。　③《本紀》：宏吉剌部本與哈答斤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同誓以襲帝與王汗。至是，帝先務降之也。姻親，謂訥額侖及孛兒帖皆宏吉剌氏也。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剌，就起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1]、雪格該者溫[2]，二人往王罕處去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3]，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不是有人離間？當初咱在勺兒合勒昆山的忽剌阿訥屺的山行[4]，不曾共說來，若有人離間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如今父親咱每曾對面說話來麼？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轅，一轅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5]。我豈不比一條轅一個輪麼道？在前，你的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皇帝，有四十個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皇帝。後你將台帖木兒、不花帖木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兒客合剌要殺，他遂走入乃蠻去了。為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兒罕來征你[6]，你止有一百人逃入合剌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札兀兒兀真獻與蔑兒乞的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跟前求救[7]。我父領着軍，將你叔父趕入合申地面[8]，將你百姓還了，於土浯剌河邊黑林內[9]，與我父做安荅。你曾知感着說：'這恩於你子孫跟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10]。'隨後你弟額兒客合剌於乃蠻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你走入乞塔種古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11]。不及一年，又反出，經過委兀河西地面[12]。窮乏了，擠着五個羊，剌着駝血喫，騎着個瞎沙馬來。因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你來我營內[13]，又科斂着養濟你[14]，你後將蔑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15]。後又同追不亦魯黑[16]，

於拜答剌黑別勒赤列地面⑰，與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虛燒着火退走了，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却襲着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又將你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桑昆的妻子百姓頭匹都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⑱。如今有甚麼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①《本紀》曰：汪罕既敗而歸，帝亦將兵還至董哥澤駐軍。以此文校之，知“董哥”即“統格”對音，“黎”者，語助辭。“澤”即小河矣。《紀》又曰：遣阿里海致書於王罕。按“阿兒孩合撒兒”六字為名，札剌亦兒族也，與太祖弟是兩人。　②即前文四卷速客該者溫，亦可稱速客該。　③統格黎河，即通克拉河，下流入鄂爾坤河。　④按前文六卷王罕與太祖再結父子，即在土兀剌河黑林。然此乃黑林山也，訥兀者，山也。上文斡嘛訥帆山，亦以山稱訥帆，此亦其例也。忽剌即虎忽剌，乃“土兀剌”之對音。《輟耕錄》云：和林山二水出焉，其一即虎忽剌。又可悟勺兒合勒崑即和林山也，仍是前卷土兀河黑林矣。　⑤《元史·木華黎傳》曰：太祖命木華黎、博爾朮為左右萬户，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輇，身之有臂也。”足見輔車相依之語，蒙古人亦有此義。　⑥按古兒罕即《本紀》菊兒罕，解見卷五。王罕既非速後，安得以西遼為叔父？當是大石轉戰時，嘗與忽兒察忽思不亦魯罕為兄弟，故王罕以叔父稱之耳。　⑦按：脱黑脱阿之弟歸，為也速該所奪，則麗兒乞與也速該讎也。此舉歸女，當是假道，非說情。　⑧合申，解見卷五。　⑨《元史·地理志》：王罕始居謙州。然則後遷土兀剌黑林，蓋得烈祖之力，前文云被麗兒乞擄去春碓，蓋未遷黑林以前事。　⑩《本紀》述阿里海之辭曰：“君為叔父菊兒所逐，困迫來歸，我父即攻菊兒，敗之於河西，其土地人民盡收與君，此大有功於君一也。”　⑪“乞塔”即“契丹”二字對音，即西遼葛兒罕耶律大石也，亦作“大實”。　⑫“委兀”即“畏吾兒”，“河西”即上文“合申”，解見前。　⑬前文五卷使勇士速客該迎至忽巴合牙過冬。　⑭《太祖紀》又曰：君為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為麾里乞部人所遏，我請我兄薛徹別及及我弟大丑

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案：史文與《秘史》情事稍異。 ⑬是時太祖征塔塔兒，王罕即攻蔑兒乞，事在前文六卷。《本紀》曰：君困迫來歸時，我過哈丁里，經掠諸部羊馬貲財，盡以奉君。不半月間，令君飢者飽，瘠者肥，此大有功於君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大獲而還，未嘗以毫髮分我，我不以為意。我征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宏吉剌五部，如海東鷹鳥之於鵝雁，兎無不獲，獲則必致於君，此大有功於君五也。 ⑯古出古敦不亦魯黑故乃蠻部長。 ⑰前文六卷作"巴亦答剌黑別勒赤兒"。 ⑱《本紀》曰：及君為乃蠻所傾覆，我遣四將奪還爾民人，重立爾國家，此大有功於君四也。

王罕聽了這言語，嘆息着說："帖木真的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樺皮桶心說："我若見帖木真兒子害他呵，似這血般。"教刺着，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着教分離了，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鍾飲有來？為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妒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鍾滿飲呵，待費的多少？"又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說①："您兩個不知如何要棄我？忽察兒，你是捏坤太子的子，當初咱每裏教你做皇帝，你不曾肯。阿勒壇，你父忽禿剌皇帝、曾管達達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輩有巴兒壇的子撒察、台出②，他兩個也不肯做，你衆人教我做皇帝，我不得已做了③。您如今却離了我，在王罕處您好生作伴着，休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着帖木真，無帖木真呵，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着④，休教別人作營盤。"⑤

①二人犯軍令為太祖所罰，因叛投王罕。 ②案：撒察即撒察別乞，前文一卷作"薛扯別乞"，與台出均合不勒合罕之長房孫。其父即忽禿黑

禿主兒乞，乃巴兒壇之姪，非巴兒壇之子也。二人則巴兒壇之姪孫，此言巴兒壇子，蓋是駁文。　③阿勒壇等推戴事見四卷。　④三河，謂土拉河、鄂爾昆河、色楞格河也，此指黑林王罕所居，《本紀》叙述此語云：三河祖宗肇基之地，毋為他人所有。語意不同，若以太祖所居言之，則斡難河、客魯漣河、兀剌河三河也。　⑤王罕之黑林，他日太祖得之，是為和林。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鄰弟説："我唤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必乃察剌孩、領忽①，二人原擄將來的奴婢名斡黑答，他的子名速别該，速别該子名闊闊出乞兒撒安，闊闊出乞兒撒安子名也該晃脫合兒，也該晃脫合兒子是你。你如今將誰的百姓要諂妄着與王罕②？我的百姓，阿勒壇、忽察兒必不教别人管。你是我祖宗以來的奴婢，我唤你做弟的緣故如此。

①海都次子也，於屯必乃為叔父。　②脫斡鄰勒欲擄太祖百姓以助桑昆也。

成吉思再對桑昆説："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你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曾將咱每一般抬舉，你生心恐怕我攙在你先，將我疾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里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着。若你舊嫉妒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見存時要做皇帝麽道？故教心裏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來時，差兩個人來。"成吉思將這話分付了阿兒孩合撒兒、速格該者温，他兩個對桑昆説了。桑昆説："他幾曾説是皇帝父親來？只説好殺人的老子；我行也幾曾説是安答來？只説脫黑脫阿師翁①。續着羊回羊尾子行②，有這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厮殺為頭的言語。你必勒格别乞、脫朵延兩個，將旄纛立起，騸馬每放得肥着，無有疑惑。"

那裏阿兒孩合撒兒自王罕處回來了，速格該者溫因他妻子在脫斡鄰處，不曾回來。阿兒孩合撒兒將這話對成吉思說了。

①脫黑脫阿幾滅太祖之族，故桑昆知太祖恶之，只以桑昆為脫脫之師父也。 ②洪皓《松漠紀聞》曰：羊生達靼者，大如驢，尾巨而厚，類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明蕭大亨《夷俗記》曰：取羊乳，俟羔能齕草，驅至他所，將牝羊每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畢，始解其束縛，令母子相聚也。以此語求之《祕史》此文，則束縛兩羊之頭，似即"縛着羊"之謂也。從羊尾後取乳，似即"回羊尾子"之謂也。以喻太祖日以謀殺王罕為事，猶人奪羊乳也。明張燧《千百年眼》曰：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詠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成吉思隨即起去，至巴勒渚納海子行住了①。那裏正遇着豁魯剌思種的搠斡思察罕等，不曾厮殺，便投降了②。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自汪古惕種的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處來③，有羯羊一千，白駝一個，順着額洏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④。來至巴勒渚納海子飲羊時，遇着成吉思⑤。

①此即四卷所云答闌巴勒主惕地也。《本紀》曰：帝既遣使於汪罕，遂進兵，擒宏吉剌別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衆。時汪罕形勢盛强，帝微弱，勝敗未可知，衆頗危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史文"班朱尼"即《祕史》"巴渚納"三字對音。但《祕史》叙太祖與汪罕之戰，以卯溫都兒山為最惡，巴渚納戰未被其創，惟前文四卷與札木合戰於此地，被其推動，退於哲列捏，實為大敗。且太祖詰責汪罕之言，已云在統格黎河下營。夫統格黎者，由鄂勒昆河入色楞格河而達北海之水，明是勝王罕之後，自東而西之證，豈有退至東邊巴勒納為戰場之理？得無《元史》誤以哲列捏之役移之汪罕乎？且始終未與汪罕為巴渚納之戰，《祕史》前後文可考也。至班朱尼河之役，

見於列傳不一而足，是宜尋覽前後，列而論之。《札八兒火者傳》曰：太祖與克烈王汗有隙，一夕王汗潜兵來，倉卒不為備，衆軍大潰。太祖從行僅十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爾河，餱糧俱盡，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爾射之，殪，汲河水煮而咽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此水。"將士莫不感泣。又《速不台傳》曰：太祖初建興都於班朱納海，即龍居河也。又《土土哈傳》曰：世祖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朱河以記功。"云云，足見太祖與王罕為巴渚納之戰，乃王業所基，《祕史》不為發揮，頗嫌漏略。據《速不台傳》，則班朱納海，即龍居河，"龍居河"即"朧朐河"對音，朧朐河即克魯倫異號，此為呼倫海子，不必致疑。且可以《蒙古源流》證之，《源流》曰：歲次戊午，年三十七歲，遣使于克哩葉特之翁汗，言前取布爾德大哈屯時，事之如父，曾以貂裘為獻。今朕願如父子相親。翁汗不信，率克哩葉特之衆興兵前來，迎戰于鄂諾河下游呼倫貝爾地方，遂降翁汗，據克哩葉特之衆。其云"克哩葉特"，即《祕史》客列亦惕。布爾德大哈屯，即孛兒帖兀真。翁汗，即《元史》"汪罕"對音。鄂諾河下游呼倫貝爾，即斡難河下游呼倫湖流入布伊爾湖，亦即《元史》紀傳之班朱尼河、班珠爾河、班朱納海、及班朱河，又即《祕史》之巴渚納海子。但《元史》言敗，《祕史》言住不言戰，惟《源流》言戰勝，微有齟齬，然其為呼倫湖無疑也。　②前文四卷有豁羅剌的人薛赤兀兒來投太祖，五卷有豁羅剌思種人豁里歹以合塔斤十一部落立札木合事來告太祖，與此豁魯剌思，皆一族也。　③忽里，其官也。名阿剌忽失的吉，乃汪古部種族也。《太祖本紀》曰：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與此"阿剌忽失"對音，則此汪古氏乃白達達種也。汪古種蓋金國之地，《元文類》載馬祖常撰《馬公月合乃神道碑》云：世屬雍古部族，居静州之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則"汪古"即"雍古"對音，其地在居延海，此回回教人名阿三從居延海來也。所以叙其事者，他日太祖征乃蠻，乃蠻塔陽罕欲得阿剌忽失夾攻，而阿剌忽失不從塔陽而從太祖，蓋得阿三之力居多，為後八卷拒塔陽張本也。　④順額洏古涅河，則下游為今黑龍江地也，《契丹國志》曰：女真世居混同江之東山，乃鴨緑水之源，地饒山林，土産人參、蜜蠟、北珠，獸多青鼠、貂鼠。　⑤明何喬遠《名山藏》曰：洪武二十年，徵馬兒罕國王帖木兒貢駝馬、海東青、藍將

軍深入逐殘胡，撒馬兒罕有行賈捕魚兒海者，盡俘以歸。上察其真，遣還之。據此，則回回地面貿易於今之關東者，代有其人，此阿三者亦其類也。

成吉思在巴勃渚納海子住時，有弟合撒兒將他妻子兀孩哥也古、也松格、秃忽撇在王罕處①。單身領幾個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至合剌溫山②，緣嶺尋不見，乏了糧食，喫生牛皮筋。行至巴勃渚納海子，尋見兄成吉思。成吉思喜歡了③，商量着，差沼列歹種的人合里兀答兒④、兀良合歹種的人察兀兒罕二人做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弟形影望不着，踏着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着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可倚仗的人來呵，我往父親行去⑤。"成吉思又對使臣說："您去，俺便起身。您回去時，只於客魯連河的阿兒合勒荅吉地面行來。"約會着，隨即教主兒扯歹、阿兒孩⑥，兩個做頭哨，去客魯連河的阿兒合勒荅吉地面下了。

①《太宗紀》八年，分賜諸王，野苦：益都、濟南二府户内撥賜。《憲宗紀》二年，命諸王野古征高麗，當即其人。《世祖紀》命大將也古追大理高祥。又《耶律留哥列傳》，睿宗以其子石剌佐諸王也苦控制高麗。又《王珣傳》珣子榮祖從諸王也忽略地三韓。皆此人也。合撒兒妻、子陷於王罕，當由卯温都兒之戰，斡闊台雖歸，而合撒兒則被擄也。 ②肯忒山之支脈也。 ③喜得王罕虚實也，《本紀》曰：哈撒兒别居哈剌渾山，妻子為汪罕所擄，挾幼子脱虎走，糧絶，探鳥卵為食，來會於班朱尼河上。即其事也。 ④沼列歹，即前文一卷之沼兀列亦惕氏，源出孛端察兒之妾子沼亦列歹。《本紀》有族人照烈部，與"沼列"為對音也。 ⑤《本紀》曰：帝移軍斡難河源，謀攻汪罕，復遣二使偽為哈撒兒之言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在王所，縱我欲往，將安所之耶？王倘棄我前愆，念我

舊好，即束手來歸矣。”　⑥即阿兒孩合撒兒，以與太祖弟易混，故删三字。

合里兀答兒、察忽兒罕二人到王罕處，將說去的言說了。王罕正立起金撒帳做筵會，聽得合里兀答兒說罷，王罕說：“果那般呵，教合撒兒來。”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禿兒堅同合里兀答兒等去[1]。將及到原約會處，亦禿兒堅望見下營的形影甚多，便回走了。合里兀答兒快馬趕上，不敢拏，前面橫當着。察忽兒罕馬鈍，自後箭射到處，將亦禿兒堅騎的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禿兒堅拏住，將至太祖處，送與合撒兒教殺了。

①《本紀》曰：汪罕信之，因遣人隨二使來，以皮囊盛血與之盟。

合里兀答兒等對太祖說：“王罕不隄防，見今起着金撒帳做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太祖說：“是。”遂教主兒扯歹、阿兒孩兩個做頭哨，日夜兼行，到者折額兒溫都兒山的折兒合不赤孩地面的口子行[1]，將王罕圍了。廝殺了三晝夜，至第三日不能抵當，方纔投降[2]。不知王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了[3]。這廝殺中有合答黑把阿禿兒名字的人[4]。說：“我於正主，不忍教您拏去殺了，所以戰了三日，欲教他走得遠着。如今教我死呵，便死，恩賜教活呵，出氣力者。”太祖說：“不肯棄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着，獨與我廝殺，豈不是丈夫！可以做伴來。”遂不殺，教他領一百人與忽亦勒答兒的妻子永遠做奴婢使喚[5]。因當初忽亦勒答兒先說要廝殺的上頭，教他子孫常請受孤寡的賞賜[6]。

①前文六卷作者者額兒溫都兒山。　②《本紀》曰：及至，即以二使為嚮導，令軍士銜枚夜趨折折運都山，出其不意襲汪罕，敗之，盡降克烈

部衆。 ③《本紀》曰：汪罕與亦剌合挺身遁去，汪罕嘆曰："我為吾兒所誤。" ④合答黑，即前文之合答黑吉也。出於只兒斤氏，其稱把阿禿兒，猶前文勇士也。 ⑤使供忽亦勒答兒家使喚，所謂受賞賜者也。以合答黑賞與之者，以其忠誠衛上，使忽亦勒答兒家得其死力故也。 ⑥《元史·畏答兒本傳》曰：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畏答兒腦中流矢，創甚。帝親傅以善藥，留處帳中，卒。及王罕滅，帝以其將只里吉實抗畏答兒，乃分只里吉實民百户隸其子，且使世世歲賜不絶。仍令收完亡兀人民之散亡者，太宗思其功，復以北方萬吉封其子忙哥為郡王。歲丙申，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秦安州民萬户。帝曰："畏答兒戰功多，其增封二萬户，與十功臣同為諸侯。"

元朝祕史卷八

那遍將客列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勒都歹種的人塔孩把阿禿兒①，太祖處有恩的上頭②，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③。再王罕弟札合敢不有二女，長女名亦巴合，太祖自娶了④。次女名莎兒合黑塔泥，與了拖雷⑤。為那般，將札合敢不的百姓，不曾教虜了。

①即前文四卷之塔乞也，又四卷亦作"塔孩"，又作"答孩。"　②前文四卷答孩同速客該往王罕處告即位有功。　③本王罕勇士合答黑吉所管也。後文九卷以此百姓與豁兒赤作萬户，稱阿答兒乞等百姓即此。

④後文十卷以阿失黑等二百人為從嫁，其後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按《元史·后妃表》，凡位號三十九人，無亦巴合，則亦巴合未正位號時，即已賜與主兒扯歹，故《后妃表》據《歲賜録》收載，而無此人。　⑤《元史·睿宗列傳》曰：睿宗景襄皇帝諱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元史譯解》及《源流》均作"圖類"。又《元史·卓沁台列傳》曰：乃蠻滅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卓沁台俘其主札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史稱"札哈堅普"即"札合敢不"之對音，然與《本紀》又雜出。《紀》云：克烈部，札阿紺孛來歸。札阿紺孛者，部長汪罕之弟也。札阿紺孛即札合敢不，此二女據《卓沁台傳》，則是俘得。據《祕史》則是來降，當是王罕敗

後，勢窮獻女求盟耳。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將王罕的金撒帳，並鋪陳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又將客列亦惕汪豁真姓的人①，就與他兩個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②。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厮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③。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列亦惕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列亦惕諸姓每都分與衆伴當④。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⑤。

①汪豁真姓即汪古惕也。前文七卷及本卷後文，均有汪古惕種語。

②按《輟耕錄》曰：天子凡宴饗，一人執酒觴立於右階，一人執拍板立於左階，執板者抑揚其聲，贊曰"斡脫"，執觴者如其聲和之曰"打弼"，則執板者節一板，從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於是衆樂皆作，然後進酒詣上前。上飲畢授觴，衆樂皆止，別奏曲以飲陪位之官，謂之喝盞。蓋沿襲金源舊禮，至今不廢。諸王大臣，非有賜命，不敢用焉。"斡脫"、"打弼"，彼中方言，未暇考求其意。 ③二人本也客扯連之奴婢，故與豁除屬籍也。 ④《元史·兵志》有喀喇衛。"喀喇"即"客列"對音，蓋因客列亦部降人編入兵籍也。 ⑤下文有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起去，至客勒帖該合答地行。則知此為王罕黑林左近之地，暫時於此過冬者也。上文四卷有迭列禿口子，六卷亦云帖列格禿口子，則此文迭格兒，與下文帖兒格，皆山之口子也。山名阿不只阿闊，其山口坦平，可屯聚處矣。

王罕、桑昆父子二人，僅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處①，王罕行得渴了，將人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豁里速別赤拿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②。桑昆此時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

去了③。至川勒，桑昆與伴當闊闊出並其妻一同尋水喫④。因見野馬被蠅蟲咬着⑤，桑昆下馬，將馬教闊闊出拏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闊出牽馬走了⑥。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闊闊出說："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⑦，你可將這金盂子與他，教尋水喫。"闊闊出，遂將金盂子撇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⑧。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出殺了⑨。

①案《元史·太宗紀》九年春，獵於揭揭察合之澤。《憲宗紀》三年，帝獵於怯寔乂罕之地。《元史語解》於此兩文，均改為齊齊克察罕，是兩地實一名，又皆與此"的的克撒合"對音。此地既有涅坤水，則當在王罕所居黑林之西，傍鄂勒昆河之水處也。太祖往日從斡難河到王罕黑林，止言土兀剌河，不言鄂勒昆河，此必一渡土拉河即到，不煩更渡鄂勒昆河故耳。此次太祖襲破王罕，自東而來，王罕父子敗走，必望西而遁，當渡鄂勒昆河。此河之東，有地名的的克撒合勒也。考元太宗建宮殿於和林以後，兩朝皆常獵於齊齊克察罕，知此地在和林之西也。"涅坤"水即"鄂勒昆"河對音，《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源有二，一出杭愛山尾南麓，偏西十四度五分，極高四十七度。東南流曰姑洛河，曲曲二百里，南源自西來會。南源出鄂爾吉圖都蘭喀喇山，亦作威者伊闍，都蘭喀喇山即大黑山，在杭愛山之南八十餘里。源又有一自北麓東南流曰阿木勒稽烏林塔河，西十四度六分，極四十六度八分，亦作烏里雅思他河。此地元時屬和林，疑烏林、烏里，皆"和林"音之轉也。一自東麓東流百里而合，又東百餘里，與姑洛河會，始曰鄂勒昆河。　②《本紀》曰：汪罕出走，路逢乃蠻部將，為其所殺。案：王罕與乃蠻戰敗後，蓋自色楞格河以西，皆為乃蠻所奪。其始與太祖攻乃蠻時，直至今科布多為界，皆王罕地，故數千里無梗阻。此時在鄂勒昆河，便為乃蠻哨望人所殺，職是故也。　③《唐書》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初，麴文泰聞唐兵

起，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病卒，子智盛出降。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功。按：此碑在今哈密北之南山口內松樹塘上，則沙磧二千里者，此即《秘史》之川勒矣。後文十五卷云，川勒地面無水，祇有野獸。此桑昆所以致渴也。以《本紀》考之，則川勒當是西夏地。 ④即四養子之一也。舊在札木合營所得，其後當是隨札木合去，又投王罕部下，故為桑昆伴當也。四養子惟孛羅兀勒成四傑。次則失吉忽禿忽為斷事官，平金國。古出亦委付與太祖弟斡赤斤，惟闊闊出不終，為太祖所戮。 ⑤劉郁《西使記》曰：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陳誠《使西域記》曰：塞藍夏間草上生黑蜘蛛，甚小，噬人徧體皆痛，六畜被傷者多死。 ⑥《本紀》曰：亦剌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資。既而亦為所攻，走至龜茲國，國主以兵討殺之。按：龜茲國，今庫車也。 ⑦《越語》曰：雖靦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婦人從人，不尚節義，故有此語。 ⑧《元史·閔本傳》曰：拜住始祖哈里巴，封河東公，事王罕。太祖取王汗，收諸部落，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與皇帝同事王汗，王汗今已滅，欲為之報仇，則逆天不祥；欲改事帝，則有所不忍，故避之遠地，以沒吾生耳。"《元史類編·不忽木傳》曰：祖海藍伯嘗事克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既亡，欲為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所之。"海藍伯"即"哈里巴"對音也。桑昆有哈里巴而不用，乃與闊闊出為伍，安得而不亡哉！ ⑨《元史·朮赤台傳》曰：朮赤台子怯台，怯台子端真拔都兒。太宗時，與亦剌哈台戰，勝，帝即以亦剌哈妻賜之。按："太宗"當作"太祖"，若太宗則未及與亦剌哈戰。亦剌哈即《秘史》桑昆也。蓋賞闊闊出之妻，與以桑昆妻配主兒扯歹之孫同時矣。王罕既亡，太祖之國，自是與乃蠻鄰。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1]："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2]，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着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為不祥，就踏踐碎

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剌名字的人說③："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却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察必勒格皇帝曾說④：'我老了，這婦人年少⑤，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⑥。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⑦。"說了。再後塔陽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⑧，教筒箭謊得走出來，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麽道？天上祇有一個日月，地上如何有兩個主人⑨？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速說："那達達百姓歹氣息，衣服黑暗，取將來要做甚麽？教遠有者，若有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①《元史·地理志》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阿速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蠻部始居此。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五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剌，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按史文敘乃蠻未南遷之地，在今俄羅斯色楞格河之西岸，昂可剌河之上游，此為乃蠻始居。若是時乃蠻建庭在今阿爾泰山，乘王罕敗後，擴境至於杭愛，今土謝圖汗三音諾顏部，皆往日王罕之地，而是時已為乃蠻得之，所以前卷與乃蠻戰，以科布多為戰場，此時與乃蠻戰，反在東數千里，而以杭愛為戰場也。魏默深不明其故，妄疑元代和林乃乃蠻王庭，蓋讀《祕史》不熟，不知其所緣起耳。"塔陽"《元史》作"太陽罕"，《源流》作"達延汗"，乃蠻王亦難察之子也。亦難察死，其子塔陽嗣為汗。　②據此言知王罕盛時，乃蠻嘗為役屬。　③前據王罕、桑昆妻子百姓者也。　④前文有察阿忽領忽之子想昆必勒格，又桑昆分付必

勒格別乞將旄纛立起，則"必勒格"者，"貝勒"對音也。 ⑤亦難察既稱其妻年少，則古兒別速或塔陽之後母。 ⑥外蕃喜畜獵犬，每有獵獲，犬必先知，蓋得氣之先者，然則鳴聲或嘶殺哀促，惟彼地能驗之。 ⑦《元史·兵志》曰：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冬春之交，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遊豫，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 ⑧據此語及後文"莫不是達達氣運來了"，則專以蒙古為韃靼，乃蠻蓋非韃靼類。王罕已死，桑昆逃西夏，亦必僭號，故稱曰老王罕。 ⑨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漠北亦有此語。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着說："你不可說大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臣，去對汪古惕種的主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說①："這東邊有些達達每，你做右手②，我自這裏起程，可將他弓箭奪了。"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手。"却使人去對太祖說："乃蠻的塔陽要來奪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曾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隄防，恐來奪你弓箭③。"此時太祖正在帖篾延客額兒地面圍獵④，知了這話，就圍獵處與衆人商量，多說馬瘦，如何可好。斡惕赤斤說⑤："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却肥。既聽了這等說，如何坐得住⑥？"別勒古台又說："若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恃其國大民衆，敢發大言，我可乘此奪他弓箭何難⑦？咱去呵，他多馬羣，必安然撇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①汪古惕部舊役屬於客列亦惕，上文云"將客列亦惕汪罕真姓的人與巴歹乞失里二人做宿衛"，是也。忽里猶曰部長也，《元文類》二十三有閻復撰《駙馬高唐忠獻王闊里吉思碑》：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為部長。則此部乃卜國之子孫也。《輟耕錄·氏族篇》：色目有三十一種，而雍

古歹居其一。則非蒙古族類也。此時王罕已滅，而汪古氏宗族來降，此忽里之官名曰阿剌忽失的吉，太祖仍命其領彼部族也，故曰汪古惕種的主。知忽里為部長之名者，金封太祖為札兀忽里，故知忽里是蒙古語部長之名。《本紀》曰：乃蠻部長太陽罕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即此事也。②冀其煽動客列亦部降人為內應以助之。③《元文類》二十三閻復《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碑》，即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之曾孫也。碑云：亡金壓山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惕吉忽里一軍扼其衝，太祖聖武皇帝起朔方，併吞諸部，有國西北曰帶陽罕者，遣使卓忽難來謂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汝能為吾右臂，朔方不難定也。"阿剌兀思料太祖終成大事，決意歸之，即遣麾下將禿里必答思齎酒六榼，送卓忽難於太祖，告以帶陽之謀。時朔方未有酒醴，太祖祭而後飲，舉爵者三。使還，酬以馬二千蹄，羊二千角。上詔忠武："異日吾有天下，奚汝之報，天實鑒之。"且約同征帶陽，會於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帶陽，下中原復為嚮導，南出界垣，留居鎮守，為疇昔異議所害。詔追封高唐忠武王。④《本紀》作"帖麥垓川"，《元史》以水名之也。圍獵必在山，《祕史》以山名之也。⑤即太祖弟帖木格也，以後均祇稱斡赤斤。⑥《本紀》曰：皇弟斡赤斤曰："事所當為，斷之在早，何可以馬瘦為辭？"⑦《本紀》曰：別里古台亦曰："乃蠻欲奪我弓矢，是小我也。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而攻之，功當可成也。"

別勒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合闊帖兒格地面起去①，至合勒合河斡兒訥兀地的客勒帖該合答地行下了②。將自己軍馬數了③，立千百户牌子頭④，設六等扯兒必官⑤，都委付了。又設八十個做宿衛的人，七十個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百户並白身人內子弟，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⑥。又教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着⑦。如厮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斡歌列扯兒必⑧與忽都思合勒潺⑨，將七十個散班一同管了。

①自去冬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住，今從此地起營去，雖異文實一地

也。帖兒格是此山之口子矣。 ②合溏合河斡兒訥兀，前文七卷忽亦勒答兒葬處。《本紀》曰：帝駐兵於建忒該山。"建忒該"即"客帖該"對音。合答，山也。山名客勒帖該，其地在合溏合河之上，蓋今喀爾喀河南岸是其處。 ③《元史·兵志》：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為爵秩崇卑。 ④《元史·兵志》曰：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衆牧養。長萬夫者為萬户，千夫者為千户，百夫則為百户。 ⑤扯兒必，宿衛官也。一作"闊里必"，見《元史·伯八兒列傳》。一作"闊利必"，見《西遊記》。後文十一卷亦作"扯兒賓"。《元史·兵志》曰：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温、博爾忽、博爾朮為四怯薛，領怯薛歹分番宿衛。夫屬橐鞬，列宫禁，宿衛之事也。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警非常，則為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為鎮遏軍。六等似即指此。 ⑥《輟耕録》曰：國朝鎮殿將軍，募選身軀長大異常者充。凡有所請給，名曰大漢衣糧。年過五十，方許出官。《兵志》曰：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為，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為一品官。 ⑦自忽亦勒答兒死後，遂以阿兒孩代領忙忽惕。 ⑧即字斡兒出之弟斡歌連。 ⑨巴魯剌氏，與忽必來同族。

成吉思再説："帶弓箭的人並散班、護衛、厨子[1]、把門人等[2]。教日裏人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着馬[3]。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着門口立。至次日抬湯時，却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4]。"那管的千百户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①《元史·兵志》曰：侍衛帶弓矢者曰闊端赤。《蒙韃備録》曰：在左右帶弓矢執侍，驍勇者曰護衛。《兵志》曰：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 ②《兵志》曰：司閽者曰八剌哈赤。 ③《兵志》曰：典車馬者曰兀剌赤莫倫赤。 ④《兵志》曰：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

之，為第一怯薛；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為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溫領之，為第四怯薛。

鼠兒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着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二人做頭哨，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遇着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的①。往來相逐間，被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②。"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了。朵歹扯兒必對成吉思說③："咱人少遠來，可祇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彼人雖多，其主軟弱，不曾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火如星般多？"就將先拏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軍馬已塞滿了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一如星般多了。"

①《本紀》曰：太陽罕至自按台，營於沆海山。今案："按台"即"阿爾泰"山之對音，今謂之杭愛山者也。《水道提綱》曰：西北諸山，皆以阿爾泰山為祖，支峰綿亘北漠，東為杭愛，有色楞格鄂爾渾諸河；東南挺為肯特，為大興安，有黑龍江克魯倫諸水。"杭愛"即"康合"之對音也。然"杭愛"二字，又即古來"瀚海"二字之對音。《漢書》稱瀚海，又稱大幕。《漢書注》謂瀚海為沙漠，唐人曰沙磧，又謂之莫賀延磧，又稱為大患鬼魅磧，五代稱沙陀，今謂之戈壁，無復瀚海之目。然唐代尚有瀚海都督府之設，即以沙磧為古瀚海，相沿名之，已成漢語。此一帶沙漠最高之山，漠北亦沿稱瀚海山，北語轉變遂為沆海，今又以蒙古語翻譯，則為杭愛矣。《元史》"沆海"二字，於漢語較近也。外番輿地所在有之，如唐人稱賀蘭山，番語沿之，今為阿拉善矣。《漢書·匈奴傳》"盧朐"，《遼史》沿之，名曰"盧朐河"。《元史》則變為龍居河。《西遊記》則又變為陸局河矣。凡諸山

水，既成漢名，再轉蕃音，遂同蕃語。今略考尋史傳，酌厥舊名，俾頑學通材，相說以解，世多博雅，或無譏焉。 ②《本紀》曰：時我隊中羸馬有驚入乃蠻營中者，太陽罕見之，與衆謀曰："蒙古之馬，瘦弱如此，今當誘其深入，然後戰而擒之。" ③即前文四卷命其總管家內人口之多歹也。是時設六等批兒必命為之。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孩地面的合池兒水邊①。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②："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衆。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呵不轉晴，腮上刺呵不躲避，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兒說達達的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過金山③，整拽軍馬，誘引着他行。比至金山，他瘦馬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勝麼道。"古出魯克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合一同在這裏有④。我父塔陽，於孕婦更衣處，牛犢喫草處，都不曾到。如今怕了。"說這等話，教使臣却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力有勇的古出魯克，廝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里速別赤說。"你的父亦難察必勒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子的脊背，馬的後胯，不曾教兒⑤。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可惜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老了⑥。咱軍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⑦。"歎息說罷，於馬上打着箭筒另去了⑧。

①康孩即上文康合兒合山，今"杭愛山"之對音。合池兒水，今"阿叉"河對音也。《水道提綱》曰：色楞格河，自喀爾喀西北杭愛山頂之西南大幹諸山發源，東北流。又東曲曲百數十里，有阿叉河，南自呼普蘇古兒山之西北麓，東北流來入之，北岸有山，疑即元時和林上都地，山水迴合，西十四度一二分極四十九度三分。所稱阿叉河，當即合池兒水也。

②《本紀》：太陽罕子屈出律罕，即此"古出魯克"對音。《遼史·天祚本紀》：乃蠻子屈出律，即乃蠻塔陽罕子。又《元史·抄思傳》曰：乃蠻其先泰陽為部主，祖曲書律，父敞溫。則又以"古出魯"三字為"曲書律"。③金山即前文六卷之阿勒台山也，亦作"阿爾泰"，又作"阿勒坦"。《西域水道記》曰：漠北大山曰阿勒坦山，譯言金山也。山頂極四十八度七分，西二十二度二分，其尾極四十六度五分，西二十度四分。《西遊記》曰：傍大山西行，鎮海相公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為山精所惑，食以佳饌。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能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隔河止泊。④謂韃靼之族，同札木合各分其半。時札木合敗後，投弈王罕，王罕敗後，又投乃蠻，故有泰赤烏人也。⑤言有進無退，故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⑥乃蠻名將，曾襲擄王罕、桑昆妻子者也。戰敗則死，故曰可惜。⑦逵逵謂太祖也。言塔陽恇怯必敗，豈非天命有歸也。⑧《祕史》言豁里速別赤先見。

塔陽聽了那話，怒着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您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廝殺。"遂順塔米兒河①，渡斡兒豁水②，至納忽山崖東邊③，察乞兒馬兀惕地面。成吉思哨望的，望見乃蠻軍馬。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自做頭哨，教弟合撒兒主中軍，斡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却退至納忽山岸前，緣山立住。成吉思哨望的隨即將乃蠻哨望的趕至山前。彼時札木合亦在乃蠻處④，塔陽問："那趕來的如狼將羣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養的四個狗，曾教鐵索拴着，那狗是銅額鑿齒，錐舌鐵心，用鍛刀做馬鞭，飲露嘶風，廝殺時喫人肉。如今放了鐵索，垂涎着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者勒蔑、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

軍，如喫乳飽的馬駒繞他母喜歡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子殺了，剥脱衣服的兀魯兀惕、忙忽惕二種人。”塔陽說：“既如此，可離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我帖木真安答，渾身穿着鐵甲，似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麽，你曾說若見達達時，如小羖羺羔兒，蹄皮也不留⑥。您如今試看。”塔陽但說可懼，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倫母的一個兒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度長，喫個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個强牛拽着來也。他將帶弓箭的人全嚥呵，不礙着喉嚨；吞一個全人呵，不够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⑦，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若與他相鬬時，隔着空野，用客亦不兒名的箭射呵，將人連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做拙赤合撒兒⑦。”塔陽說：“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合說：“是訶額倫最少的子，名斡赤斤⑧。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①《會典圖說》曰：塔米爾河出中左末旗東南山，東流南北合數水，經右翼中右旗，察罕鄂倫河出其西山，東北流來會。又東經額魯特前旗，入土謝圖汗部界，入於鄂爾坤河。《水道提綱》曰：他米勒河，亦曰塔米爾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勒昆源之西，三澗合而東北流，有西北流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他米勒河，又北而會呵索郭特河，皆杭愛以北水也。又東北受諸水，又東北與北源會。北源出枯庫嶺東麓，在杭愛山西北三百里，三澗合而東流。又東北會三水，始曰他米勒河，又東瀦為台魯勒倭黑池，廣數十里。又東流有察罕烏林河，自西北來會，其南

岸即布拉干北山也，疑即和甯。又東北百數十里，而南源自西南來會，又東曲曲百里，折而東北百里會鄂勒昆河。此水兩源，俱五百餘里始合，又二百里入鄂勒昆，自杭愛山以北，枯庫嶺以東，諸泉皆匯入焉。　②即"鄂勒昆"河之對音也。前文三卷作"斡兒洹"。　③《水道提綱》曰：鄂勒昆河，又東北流，折正北，循庫庫齊老台山西麓，經西里布里都地之蘇都池東。又北受西來一水，折而東北，又東經納鄰庫勒墨地南，受北一小水。又東北至山麓，又東經都蘭哈喇地北出山。有哈兒渾木克河自東南來會。山即庫庫齊老台山之麓，此山自南而北，折而東，長二百數十里，當鄂勒昆東南岸，其東有溫泉。今按：渡斡兒潴，則必在水之東南，有山處為納忽山崖所在納鄰庫勒墨地，似"納庫"即"納忽"對音。　④王罕敗後，西依塔陽。　⑤洪皓《松漠紀聞》曰：北羊有角者，百無二三，味極珍。善牧者每羣必置殺羸羊數頭，仗其勇很，行必居前，遇水則先涉，羣羊皆隨其後，以殺羸發風故不食。原注云："殺羸，音古力，北人訛呼'殺'為'骨'。"按：殺羸，小羊也。骨軟易嚼，故可吞噬不留。《本紀》曰：札木合從太陽汗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軍若牯羸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遁去。　⑥昂忽阿，人名，蓋力士能以强弓射箭殊常，故其箭名昂忽阿箭。下文客亦不兒語意倣此。　⑦拙赤，蒙古語大太子也。合撒兒，太祖同母長弟。　⑧《元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二搠只哈兒，次三哈準大王，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嘆那顏者也。次王別里古台王。案：搠只哈兒，即拙赤合撒兒，斡赤斤即斡嘆那顏。

札木合遂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塔陽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爭上高山頂上去，並無厮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答，你謹慎者。"那日太祖兒日色晚，圍着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遁，人馬墜於山崖，相壓死者甚衆，明日擊住塔陽①。其子古出魯克因不在一處，得脫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河，要紮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勒台山前②。勢愈窮促，遂將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同有的

達達札答闌、合答斤等種，也都來投降了③。那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成吉思說："你說達達歹氣息，你如何却來？"成吉思遂納了④。

①《本紀》曰：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禽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絕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衆悉降。 ②《西遊記》曰：抵金山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夜行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為祟，牛馬乏皆道棄之。抵陰山前三百里和州，沿川西行，西即鼇思馬大城。此大唐北庭，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宿輪臺之東，南望陰山三峰，突兀倚天。又至回紇曷八剌城，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晨起，西南行二十里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沿池正南下，松樺陰森，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六七十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為四十八橋。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自金山至此，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沒鞏，水勢深闊，截斷陰山，乘舟以濟，至一大山。又西行，度西南一山，至河紇小城，又西南，過板橋渡河至南山，即大石林牙。其國王遼後也。乃蠻失國，依大石，盜據其土，上馬復振。案：此《記》所言，即古出魯克西奔之路。塔陽之禽，蓋在白骨甸大沙陀矣。 ③《本紀》曰：於是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來降。按：朵魯班、散只兒兩部，不見於《祕史》，《朔方備乘》曰：都爾班山，俄羅斯設有卡倫，在齊雅爾河西山西，其南與中國恰克圖接界。據此，則"都爾班"與"朵魯班"為對音。此部正在篾里乞部之北，正巴爾忽真之地面，此為脫黑脫阿所糾者也。又朵奔篾爾干，其後為朵兒邊氏，當即朵魯班部所自出，以朵兒邊氏，成朵魯班部。所居之地，今栢沿稱都爾班山，亦可考見矣。散只兀部，其源出於孛端察兒之兄不忽禿撒勒只，其後為撒勒只兀惕姓氏，見《祕史》前文一卷。大率諸部，

皆札木合糾集欲滅太祖，其始稱合答斤十一部落，其後稱乃蠻十一部落者也。王罕既滅，塔陽亦亡，惟篾里乞及乃蠻又竄入可可敦察，於是太祖極於所在，竟成混一之業，蓋亦有天意焉。④案：古出魯克於塔陽被戮之日，即能襲罕。《元史》稱屈出律罕者也。塔陽之母，有孫成立，計其年紀，即屬後母，亦當在知命之年，恐非可納。且《元史·后妃表》，凡三十九位號，並無古兒別速。《秘史》之言，似近於誕。尋孟珙《蒙韃備錄》云：北使人於彼，國王相見命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姬侍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諸姬皆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餘四人乃韃人云，則乃蠻被擄，乃是公主，其云國王，即太師木華黎，非成吉思也，當由傳聞之誤。

那鼠兒年秋①，太祖於合剌答勒忽札兀剌地面②。與篾兒乞的脫黑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答額兒地面，將他百姓虜了，脫黑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剌溫帶幾個伴當走了③。初，虜蔑兒乞時，豁阿思蔑兒乞種人答亦兒兀孫將他忽蘭名字的女子④，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間被亂兵所阻當，遇着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⑤。答亦兒兀孫說："這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先去呵，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着說："仔細問了，號令他。"問間，其女子忽蘭說："納牙曾說我是皇帝的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獻去。路間因有亂兵，所以留住。若不遇着納牙留住呀，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必問他，若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有，間我皮膚便了。"納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說："忽蘭的言語是。"就那日將忽蘭試驗呵，果然不曾被污。因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

以後大勾當裏可以委付⑤。”

①此為丙寅之前二年，太祖是時未稱皇帝，鼠為甲子年也。 ②此今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地也。《西域水道記》曰：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三源，東源為庫爾喀喇烏蘇河，南源為晶河，西源為薩爾巴克圖河，皆注於淖爾。亦曰布爾哈齊淖爾，在安阜城北一百三十里，極四十四度三十五分至四十六分，西三十二度四十一分至三十三度二十五分，東西百五十里，南北八十里，周四百餘里，冬夏不盈虧，舁水於岸，自然成鹽，伊犁之境，是焉仰給，故又曰鹽海。庫爾喀喇烏蘇河入自淖爾之東，晶河入自西南，薩爾巴克圖河入自正西，其北岸即塔爾巴哈台境也。“喀喇塔拉額西柯”即“合剌答勒忽札”之對音，“兀剌”即水也，“淖爾”即“腦兒”，謂海子。 ③忽都，五卷作“忽都合”，六卷作“忽闍”，均一人也。赤剌溫，後文十一卷亦作“赤老溫”。 ④《后妃表》太祖忽蘭皇后守第二鄂爾多。 ⑤其源出於巴阿里歹，據前文五卷作“納牙阿”，為失兒古額禿之子。文孝廉廷式云：“納牙”、“諾延”一聲之轉，此官名也。”其說是矣。 ⑥為十卷封納牙中軍萬户張本。

元朝祕史卷九

初，擄蔑兒乞百姓時，將脱黑脱阿子忽都的妻與了斡歌台①。一半百姓反去，將台合勒山寨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失剌的子沈白領右手軍去攻②，自去追襲脱黑脱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嶺去③。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脱黑脱阿相合了④，於額兒的失不黑⑤都兒麻地面根源行⑥，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廝殺。脱黑脱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能將去，其子祇割將他頭去⑦。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⑧，至回回地面垂河行⑨，與合剌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⑩。蔑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剌温過康里欽察種去了⑪。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沈白攻破台合勒寨。將蔑兒乞百姓盡行殺擄了。又先投降的蔑兒乞在老營内反了，被在營内家人戰勝。成吉思説："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①即太宗英文皇帝窩闊台，前文七卷作"斡闊台"。後文十四卷作"斡歌歹"。②《本紀》曰：蔑里乞"俄復叛去，帝至泰寒寨，遣孛羅歡、沈

白二人，領右手軍往平之”。又十七年“夏，避暑塔里寒寨”。“泰寒”及“塔里寒”皆“台合勒”二字之對音也。 ③“阿來”即“阿林”之轉聲也，此今汗阿林山。《朔方備乘》曰：汗阿林，在中國科布多西北，乃金山西北大幹，隨額爾齊斯河東岸以北者也。其山南起科布多境，層峰相接，山脈向西北行，其東麓有孛吉泊，其西麓有色爾喀斯喀泣泊，又西北有數水出東麓，注鄂布河。其西麓有大泊曰忽謨斯夸湖，湖水西流，入額爾齊斯河。 ④《本紀》曰：元年發兵“復征乃蠻”，太陽汗子屈出律竄與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冬，“再征脫脫及屈出律汗。”按“屈出律竄”即“吉出魯克”，“脫脫”即“脫黑脫阿”之對音。 ⑤《本紀》曰：時斡亦剌部不戰而降，“因用為嚮導，至也兒的石河，討蔑兒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朔方備乘》曰：額爾齊斯河，源出金山，金山為昆侖北支最大之幹，故額爾齊斯河亦為正北方最巨之川也。一曰也兒的石河。見《元史·太祖紀》；一曰葉兒的石河，見《憲宗紀》；一曰也里的失河，見《武宗紀》；一曰額兒的失水，見《祕史》；一曰額勒濟斯河，見《水道提綱》。皆此水之異名也。《西域水道記》曰：額爾齊斯河二源，一源為華額爾齊斯河，一源為喀喇額爾齊斯河。二河合為額爾齊斯河，西北流，瀦為辛桑淖爾。復從西北溢為額爾齊斯河，西北流，又東北流，達俄羅國界。過托穆斯科，又過鄂格爾圖喇，又過森羅特城。又折而西北流，又東北流，過狄穆衍斯科，又過薩馬爾斯科，又東北流與鄂布河合，又東北流注北海。案：“不黑”者，水之稱。前文四卷斡列該不剌合同例。 ⑥案：下文渡額兒的失水，則都兒麻在河東可知。前文六卷王罕將脫黑脫阿趕入巴兒忽真脫忽木地面，此即今俄羅斯“託穆斯科”對音，在色楞格河之西，額爾齊斯河之東，蓋託穆河源所出之處，故曰根源也。且“都兒麻”急讀亦即“託穆”二字矣。《朔方備乘》曰：托穆河源，出托穆斯科城東南山，西流三百餘里，遶托穆斯科南，繞過城西，又西北流百餘里，注哈屯河。哈屯河會托穆河，又西北流遶格野斯歸城，又西北流，其下游與額爾齊斯河會。似其地矣。 ⑦其子，忽都及赤剌溫也。 ⑧《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畏吾兒地，注云：“至元二十年立畏吾兒四處站及交鈔庫。”又有柯耳魯地。今案：“委兀”即“畏吾兒”，“合兒魯”即“柯耳魯”兩處對音。《本紀》：太祖四年己巳，畏吾兒國來歸，即委兀矣。《西游記》：輪

癸縣又歷二城，至回紇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兒率衆部族及回紇僧遠迎。"回紇"、"畏午"，皆"委兀"對音，則其部族在昌八剌城，蓋即《元志》西北地之彰八里也。 ⑨垂河即今吹河，注見前文五卷。《元史·速不台傳》曰：丙子，帝會諸將征滅里吉部，速不台請行，帝許之。選裨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覘虛實，速不台誡之曰："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行，若挈家逃者。"滅里吉不設備，大軍至蟾河與戰，獲其二將，部主霍都奔欽察。按："蟾河"即"垂河"之聲轉，"霍都"即"忽都合勒"之對音。又《雪不台傳》：太祖十一年戰滅里吉衆於蟾河，追其部長玉峪大破之，遂有其地。 ⑩《本紀》所云屈出律奔契丹即此也。"乞塔"即"契丹"之聲轉。此古兒罕，即西遼主葛兒罕，注見前文五卷也。《續史方輿紀要》曰：乃蠻在蔥嶺西南。今按：乃蠻當在金山，顧氏云云，乃占出魯克嶺西遼以後，其國在今塔什干故也。《西遊記》曰：降局河又四程，西北渡河，有故城基址若新，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二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案：《記》云云，即此古兒罕地，《西使記》曰："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按：此亦西遼也，《元史·蜀興愛里傳》，初為西遼闊兒罕近侍。其云闊兒罕即此古兒罕矣。 ⑪今俄羅斯地也。後文十三卷稱康鄰十一部落即此。《元史·不忽木傳》曰：世為康里部大人。康里即漢高車國也。欽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欽察，有斡羅思，後文十四卷又作"乞卜察"十一種百姓，"欽""乞"亦聲轉也。元黃溍《康里氏先塋碑》云：康里，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古麻氏，賢而有識，以二子置褚中，負以橐駝而來朝，則太祖已賓天，乃獻於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胤也，不可辱於奴隸，敢以來歸，幸它日為天子使。"上憐而撫育之。憲宗御極，二子召入宿衛，領昔寶赤扈從伐宋，母回康里而復來。世祖入正大統，給以土田，俾居興和天城之大羅鎮。母後以子牙牙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功臣上柱國，追封雲中王。《元史·土土哈傳》曰：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為氏，號其國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曲出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

亦納思已老，其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已叩其境，其子班都察舉族迎降。元虞集《句容郡王燕帖木兒碑》曰：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勇而善戰，自曲年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為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太祖皇帝征蔑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不從，及我師征亦納思，□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至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云云，即其地也。

那牛兒年，成吉思造與速別額台一個鐵車，教襲脫黑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厮殺敗着，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拏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掘出來；如魚走入海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匹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間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圍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着，馬的鞦並鬧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使拿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黑脫阿子每拿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篾兒乞拿我，將不兒罕山繞了三遭。這般有仇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乃蠻蔑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個伴當，同做劫賊。因上倘魯山去[1]，殺了一個羝羊燒喫。喫間，札木合說："誰的兒子今日將羝羊殺了燒喫？"說後，五個伴當將他拿了，送與成吉思。札

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鴉會拿鴨子，奴婢能拿主人，皇帝安答必不差了②。"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拿的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並他子孫盡典刑了着。"於是教當札木合面前殺了。却使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做一隻車轅，你分離去了。如今既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共提說，睡着時共喚省。在前你雖另行，却是我有福有吉慶的安答，若真實厮殺時，你却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罕厮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及與乃蠻厮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合說知道者③。

①倘魯山即唐龍嶺，亦作"湯努山"。《元地理志》曰：謙州在謙河西南，唐龍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地，沃衍宜稼。《水道提綱》曰：自阿爾泰頂東北大幹，經千一百餘里。又東百里為湯努山，甚高大，西十八度三分極四十九度四分至五分。 ②言必有以處決，不令攻刑倒置也。 ③欲其知感而降也。王罕事在前文七卷，乃蠻事在八卷。

既說罷，札木合說："咱年少做安答時，不可消化的飲食曾喫，不可忘的言語曾說，因人將咱離間，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答相見。如今安答欲教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將衆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內刺一般，反使安答日間心不安，夜間睡不穩①。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騸馬。我自小亡了父母，又無兄弟，妻好說長話，伴當不中倚仗，為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答勝了。如今恩賜教快死呵，安答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後，於你子孫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說："札木合安答雖

是另行，不曾有真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②。他又是大名頭的人③，無緣故，不可將他害了④。有個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搠只、答兒馬剌台察兒兩個的馬羣相搶劫的上頭，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斡殺，趕入我者剌捏地面的狹處，教我好生恐懼。如今教你做伴，你又不肯，雖欲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着你言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仍以禮厚葬了。

①蟣蝨在膚，芒刺在背，使人不安。札木合以合縱連橫之才，欲舉十三部之衆除太祖以自王，假若得志，亦不能容太祖於卧榻，終為韓彭之葅醢耳。固已計之熟矣。 ②《蒙韃備錄》曰：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 ③札木合之權略，次於項籍、田橫而勝於袁紹、公孫瓚。 ④殺之無名，不足以服其心。

成吉思既將衆部落收捕了，至是虎兒年，於斡難河源頭，建九脚白旄纛做皇帝①。封功臣木合黎為國王，命者別追襲古出魯克整治達達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人為千户。

①宋甯宗開禧二年丙寅，金泰和之六年也。《本紀》曰：元年丙寅，帝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諸王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蒙韃備錄》曰：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為識認，外此並無他旌幢。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云。

成吉思說："這駙馬並九十五千户，已委付了①，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禿忽喚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去。失吉忽禿忽說："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內，直至長成，不曾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么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曾做

我第六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偽的事，你懲戒着，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者，凡斷了的事，寫在清册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②。"失吉忽秃忽說："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與衆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賜呵，於上城内住的百姓與我。"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着要。"失吉忽秃忽既受了恩賜，却喚字斡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教入來受賞賜③。

①《元史·諸公主表》曰：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尚公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 ②《元文類》六十七馬祖常撰《月合乃碑》曰：國朝天造之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元史·百官志》曰：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敦厚，非有庶事之繁。以萬户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元史紀事本末》曰：太祖時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 ③《太宗紀》曰：六年，以胡土虎那顏為中州斷事官。中州即中土，胡土虎即忽秃忽，蓋後事太宗朝之恩眷，亦根源於此也。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多，無如土罕父子賺我去時，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着那恩，使我子孫也如何忘得。今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至你子孫不絶了。"

成吉思再對字斡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騸馬八匹，被賊劫去。我襲着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伴，一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你父納忽伯顔有家財，祇你一子，為甚肯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

在後我又喚你作伴，你不曾違了。我被三種蔑兒乞逐入不兒罕山時，你又與我一同甘苦。我與塔塔兒於答闌捏木兒格思地面相抗着宿時，正遇着霖雨，你欲我歇息，披着氈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脚只却換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驗①。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與木合黎將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在衆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户管者②。”

①《元史·博爾朮傳》曰：戰於火赤兀里，博爾朮繫馬腰間，遶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又嘗潰圍於克烈，太祖失馬，博爾朮擁帝累騎而馳，頓止中野。與木華黎張氈裹蔽帝，遲夕植立，足跡不移。蔑里乞之戰，以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帝已還卧車中，聞博爾朮至曰：“此天贊我也。”《元文類》閻復撰《廣平王玉昔碑》，述其祖博爾朮事，與《傳》略同。《元文類》二十四元明善《忠憲王安童碑》曰：木華黎濫忠武，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温號為四傑。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天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馬鬻蔽太祖卧。上起視跡，二人之足不移。 ②程大昌《北邊備對》曰：金山，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陽。《皇輿西域圖志》：阿勒坦鄂拉為古金山，在庫爾圖達巴西北三百里，哈柳圖郭勒發源西南麓，其迤東境峰巒層沓，亘數百里，為北路名山之冠。東為舊藩喀爾喀蒙古諸部，西為準噶爾部。張穆《蒙古游牧記》曰：阿爾台亦作阿爾泰，今作阿勒坦。蒙古謂金曰阿勒坦，即古金山也。在科布多城西。閻復《廣平王碑》曰：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户長，位諸將之上。首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有軸，身之有臂，電掃荒屯，龍奮九土，柱天之力競矣。

成吉思再對木合黎說：“咱在豁兒豁納主不兒地面①，忽禿剌皇帝歡躍的觱篥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想着你父古温豁阿②。對你言語，曾說了來，為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③。坐次在衆人之上，東邊

至合剌溫山。你就做左手萬户，直至你子孫相傳管者④。”

①“不兒”與“必拉”對音，蒙古稱河也。豁兒豁納，注見前文一卷、三卷。 ②《元史·木華黎傳》曰：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曰：“此非常兒也。”父孔溫窟哇，前文四卷作“古溫兀阿。” ③《元史·百官志》曰：太祖十二年，以國王置太師一員。《木華黎傳》曰：八月，詔封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贈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絶。”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曷也兒、契丹、藩、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 ④《蒙韃備録》曰：太師國王没黑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着窄服，能諸國語。元黃溍《拜住神道碑》曰：高祖孛魯翩國王奉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定。此木華黎之子也。《碑》又云：曾祖霸都魯，從世祖皇帝伐宋，追封東平王，謚武靖。此木華黎之孫也。《碑》又云：祖安童事世祖，拜尚書右丞相，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謚忠憲，進封魯王。考兀都台成宗時以大司徒贈太師，追封東平王，謚忠簡，追封兖王。此木華黎之曾孫、元孫也。《碑》又云：王諱拜住，泰定元年贈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至元二年進封鄆王，子男二人，長答剌麻碩理，次因牙納碩理，文宗賜名篤麟鐵穆爾。此木華黎之來孫、耳孫也。

成吉思再對豁兒赤説：“我年小時，你曾説先兆的言語。與我辛苦作伴，那時你曾説：‘我先兆的言語若應呵，與我三十個妻。’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内，好婦人女子，從你揀三十個①。再將三千巴阿里種②，又添塔該、阿失黑二人管的阿答兒乞種等百姓③，湊成一萬，你做萬户管者。順額兒的失河水林木内百姓地面④，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違了的就處治者。”

①為後文禿烏惕反張本。 ②源出於孛端察兒次子巴阿里歹，豁兒

赤即其後也。 ③前文八卷以一百只兒斤百姓，與塔孩把阿禿兒。後文十卷，札合敢不以二百人與其女亦巴合為從嫁，太祖以亦巴合賜主兒扯歹，留阿失黑等百人做遺念，此二人所管百姓所由來也。阿答兒乞卷一前文作"阿答兒斤"，其源出於合赤溫之子阿答兒歹。 ④《異域錄》曰：額爾齊斯河，沿途俱林藪，有杉松、馬尾松，楊、榆、叢柳、櫻黃，沿額爾齊斯河岸，皆塔塔拉人居住，間有田畝。

元朝祕史卷十

成吉思再對主兒扯歹說："你緊要的恩，在合剌合勒只額列惕地面，與王罕廝殺時。正愁間，雖是忽亦勒答兒先說要廝殺，然成就事業，其實在你。將他只兒斤等緊要的軍馬殺退，直衝至中軍天門與門户，將桑昆的腮射中了，此時若射不中桑昆，也不知如何，那是你緊要的大功①。隨後順合勒合河起時，我望你如高山遮護一般。及至往巴勒渚納海子處征王罕時，你做頭哨，因天護助，將客列赤惕緊要的國平了②。所以乃蠻薛里乞種不能與咱對陣，潰散了。初，乃蠻歹兒乞潰散時，札合敢不獻了兩個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你用計策將他拿住，方擄了他百姓③，這是第二次功④。"遂將夫人亦巴合賜與主兒扯歹⑤。成吉思對亦巴合說："我不是嫌你無性行，無顏色，亦不曾說你身體不潔，教在夫人次序內列着。如今為主兒扯歹征戰時，捨性命，將離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上頭，將你賜與他。久後我位子裏坐的子孫，想着這有功的道理，直至子子孫孫。亦巴合位子裏，休教斷絶了麽道。"

再對亦巴合說："你父札合敢不，當初教厨子阿失黑帖木兒等⑧，引二百人與你做從嫁有來，你如今去時，留阿失黑帖木兒等一百人做遣念。"又對主兒扯歹說："有四千兀魯兀種的百姓你管者⑦。"

①《元史·朮赤台傳》曰：初，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勇，諸部畏之。怯列亦哈剌哈真沙陀等帥衆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忽因答兒等馳告太祖曰："事急矣，睿下忠勇無如朮赤台者，宜急遣之拒敵。"從之。朮赤台承命單騎陷陣，射殺鮮昆，降其大將失列門等，遂併有怯列之地。 ②《元史·朮赤台傳》曰：始從征怯列亦，自罕哈啟行，歷班真海子，間關萬里，每遇戰陳，必為先鋒。帝嘗論之曰："朕之箠汝，如高山前日影也。" ③事在九卷前文，但言營內家人戰勝，未言功在主兒扯歹。 ④《元史·朮赤台傳》曰：乃蠻屈出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朮赤台俘其主扎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未幾，乃蠻復叛，朮赤台以計襲扎哈堅普殺之，遂平其國。 ⑤亦巴合之獻，事在第八卷。《元史·朮赤台傳》曰：賜嬪御木巴哈別吉、引者思百。 ⑥前文九卷管阿答兒乞百姓之阿失黑也。 ⑦《朮赤台傳》曰：俾統兀魯兀四千人，世世無替。

成吉思再對忽必來說："你將剛硬不服的人服了，你與者勒蔑、者別、速別額台四個，如猛狗一般，凡教去處，將堅石撞碎，崖子衝破，深水橫斷，所以厮殺時教您四人做先鋒，教孛斡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四傑隨從我①。教主兒扯歹、亦勒答兒在我前立，教我心安有來。如今但凡軍馬事務，忽必來你為長者，再說別都溫性拗的上頭②，你怪他，不曾教做千户，與爾正好一同做千户，商量着行，看他久後如何。"

①《元史·兵志》曰：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時號朵魯班庫魯克，猶言四傑也。 ②前文四卷有埰赤別都者溫，朵兒別氏，似即此人。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木合黎等説："這忽難夜間做雄狼，日裏做黑老鴉，依着我行，不曾肯隨歹人①。您凡事可與這忽難、闊闊搠思二人商量着行。我子拙赤最長②，教忽難領着格你格思③，就於拙赤下做萬户者。"又説："忽難、闊闊搠思、迭該④、兀孫額不干四人，但曾聞見的事，不曾隱諱，便來對我説了。"

①不隨薛徹台出諸人，投札木合去也。　②《元史·宗室世系表》曰：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　③格你格思，即前文一卷之"格泥格思"，其源出於抄真斡兒帖該之第六子格泥格思後，遂成此種族。　④别速部人，前文四卷令管牧放羊隻。

成吉思再對者勒蔑説："你父札兒赤兀歹老人，背着風匣，自不峏罕山來，於斡難河迭里温孛勒答地面生我時，與了一個貂鼠襖兒，此時者勒蔑在襁褓内，自那裏許做了貼己奴婢，一同生長，做伴到今，多有功勞，是我有福慶的伴當，九次犯罪休罰者。"

成吉思再對脱侖説①："你父子為甚得各管千户，因你助你父親收集百姓上頭，所以與你扯兒必名分②。如今將你自收集的百姓做千户，與脱魯罕商議着行③。"

①前文無脱侖其人，考之《元史》，則脱侖乃蒙力克之子也，《元史·伯八兒傳》曰：祖明里也赤哥，隸太祖帳下，王罕詐以女妻太祖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知其詐諫止。父脱倫闊里必扈從太祖征西域。則脱侖為伯八兒之父即明里也赤哥之子矣。前文六卷諫止太祖赴王罕筵席，為蒙力克，是蒙力克即《史》之明里也赤哥，脱侖乃蒙力克之子也。《哈八兒禿傳》從千户脱侖伐宋，則脱侖逮事憲宗也。　②史稱脱倫闊里必即《兵志》怯薛也。元人《西遊記》有"闊列必"亦"扯兒必"對音，注見前文八卷。

③脱魯罕即太祖子拖雷也，注見前文八卷。其稱曰"脱魯罕"者，即"拖雷王"也，《元史·世系表》：諸王多稱大王，其上冠以名諱，拖雷王，以蒙

古語呼之曰脱魯罕也。太祖太宗征西域，拖雷從行，脱侖亦扈從，觀後文十三卷，脱侖至大甯，其城降，至女真，其主亦降。十四卷在捌納兒合地面，大王與衆宵人聚會，其中有脱侖議説，又征唐兀上不兒罕，命脱侖殺之，足見脱侖所商議之脱魯罕，即拖雷罕也。

成吉思再對蒙格禿乞顔的子汪古兒厨子説①："在前你與這脱忽剌兀惕三姓②，塔兒忽惕五姓③，敵失乞惕巴牙兀的兩種④，與我作一個圈子，昏霧中不曾迷了，亂離中不曾離了，寒溼處曾共受來。如今你要甚麽賞賜？"汪古兒説："賞賜教揀呵，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⑤，都散在各部落裏有，我欲要收集者。"成吉思應許了，説："你收集了，做千户管者。"又説："汪古兒、孛羅兀惕你二人，分左右散茶飯均勻，教我心安。如今你二人騎馬着，於多人處散茶飯者。坐時，你二人於大酒局分左右，與脱侖等俱向北坐着，就料理茶飯。"

①前文四卷作"翁古兒"，又作"汪古兒"，今管飲膳，故曰厨子。 ②前文四卷札剌亦兒種合赤溫、合剌孩、合闌勒歹三個脱忽剌溫兄弟，是三人皆出於脱忽剌氏也。 ③前文四卷合答安兄弟五人，為塔兒忽氏。 ④"敵"當依前文作"敵"，前文四卷有此兩種姓，未言何人。 ⑤汪古兒以巴牙兀惕為兄弟，而其父蒙格禿則乞顔氏，尋前文一卷、德薛禪稱也速該云：必是你乞顔人的古兆。是太祖亦乞顔則同族人矣。朵奔篾兒干家裏使喚的人，其父自云："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則"巴牙兀惕"即"伯牙兀歹"對音，其為一族無疑，汪古兒殆其後人也。

成吉思再對孛羅兀勒説："我母親將你並失吉忽禿忽、古出、闊闊出四個，於營盤内拾得做兒子，養育提攜着，教你成人，欲要與俺兒子每作伴。我母親養你每的恩，您曾報了多少來？孛羅兀勒與我做伴，凡緊急的征戰處，雖有雨的夜裏，與敵人抗拒時，不曾教缺了湯飯，使我空

宿了。又族滅了塔塔兒時，有合兒吉勒失剌逃出，無喫的，却回來母親的家内，他說是尋衣食的。母親說：'既是尋衣食的時，那裏坐。'就於西邊門後坐間，有拖雷方五歲，入門來，却出去，被合兒吉勒肘下挾出，用手抽刀。母親叫着說：'壞了兒子。'時孛羅兀勒妻阿勒塔泥正在東邊坐着，隨即走出，將那人頭髮拿住，又將那抽刀手扯住，連刀落了。此時房北邊有者夕、者勒蔑二人殺牛，聽得阿勒塔泥叫，二人將刀斧就那裏將那人殺了。後阿勒塔泥、者夕、者勒蔑三個争頭功，者歹、者勒蔑說：'若不是俺來得疾，你一個婦人，怎奈他何？拖雷已被他害了。'阿勒塔泥說：'你每不聽得我聲音呵，你每如何來？又不是我拏着他頭髮，扯落他刀子時，比及你來呵，拖雷已被他害了。'這般論來，阿勒塔泥得了頭功。"又說："於合勒合勒只惕地面與王罕厮殺時，斡歌歹項上中箭，孛羅兀勒將塞了的血咂去，救了斡歌歹性命[1]。他能還報我母親養育恩，將我二子性命救了，凡百艱難處，也不曾怠慢，今後九次犯罪休要罰者。"

①斡歌歹即七卷之斡闊台，太宗英文皇帝也。

成吉思再說："女子每行賞賜咱[1]。"

①因阿勒塔泥之賞，而及其餘女子。如合答安豁阿黑臣老婦德薛禪妻搠壇類。

成吉思再對兀孫老人說："兀孫、忽難、闊闊搠思、迭該這四個人，但聽見得心内想起的事，不曾隱諱，都對我說。如今達達體例裏，以别乞官為重[1]。兀孫你是巴阿鄰為長的子孫，你可做别乞[2]。做别乞時，騎白馬，着白衣，

坐在衆人上面，揀選個好年月，議論了，教敬重者③。”

①“別乞”即今回部之“伯克”二字對音也。《西域聞見記》曰：回部大頭目，謂之阿奇木伯克，最為尊貴，生殺予奪，惟其所為。次則伊什罕伯克，亦有統領之責。今按《秘史》稱別乞者，有太祖異母弟別克帖兒，有撒察別乞，有忽察兒別乞，有脱古思別乞、察兀兒別乞、合赤温別乞、必勒格別乞、忽都合別乞，皆尊貴之稱。惟不里孛闊，亦作“不里孛可”，與此“別乞”二字音同字異，然核其對音則一也。 ②巴阿鄰氏，出自巴阿里歹之後。 ③按：白馬白衣，蓋回教也。《輶軒録》曰：國俗尚白，以白為吉。《西域水道記》引回人庫魯安書云：其部初有女子曰阿郎固庫勒魯者，天帝使一丈夫向女吹噓白氣，感而有身，生子曰麻木哈伊項，為回部王。傳至三世，習蒙古法，又傳十四世，為吐呼魯克吐木勒罕，年二十二，嗣為國主。後二歲，獵於阿克蘇，遇回人授派噶木巴爾法，返伊犁。又《西域水道記》述回部事云：西方有墨克及噶德那諸國，始汗曰青吉斯汗，其裔孫派噶木巴爾倡回教，為第一世初祖云云，其言“阿郎固庫”即《秘史》之“阿蘭豁阿”，其言“青吉斯汗”，即《秘史》“成吉思皇帝”，是蒙古之異，已習回教，故別乞之設，以宣揚回教，亦其舊俗，可備考證者也。

成吉思再説：“忽亦勒答兒安達①，在前斷殺時，先開口要斷殺，有功的上頭，教他子孫受孤獨的賞賜者②。”

①即安答也。忽亦勒答兒歿於王罕之戰，事在前文七卷。姚燧《牧庵集·忙兀公博羅馹神道碑》作“畏答而”。《碑》云：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噣盛彊，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為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為？”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有如此矢！”帝感其誠，約為按答云云，此文稱安達，職是故也。 ②據姚燧《碑》文，則其子名醜木易，其孫名瑣魯火都，其曾孫即世祖朝平章政事博羅馹也。

成吉思再對察罕豁阿的子①，納鄰定斡鄰説：“你父，我跟前謹慎，於答闌巴勒主惕地面裏斷殺，被札木合廢了。如今你請受孤獨的賞賜者。”脱斡鄰説：“我的兄弟捏古思散在各部落内②，我欲收集咱。”成吉思許他收集，教

他子孫世襲管者。

①即前文四卷之察合安不窪也，與此"察罕豁阿"四字對音。其先出於捏兀歹氏，故札木合答闌巴勒主惕之戰，既勝太祖，將赤那思地面部民烹之，又殺察合安，以其頭懸馬尾而去。前文四卷稱"涅兀歹察合安"，即其人也。察合安既殺於是役，故成吉思追溯其事，而恤其子。譯文無定字，但取其音，故轉寫成"察罕豁阿"四字耳。　②"捏古"即"捏兀"之對音。其衆舊居於赤那思地面，札木合殺察罕豁阿，其族逃遁在各部中。

太祖又對鎖兒罕失剌說："我小時被泰亦赤兀種的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兄弟每拿我時，你父子每藏着我，教合答安女子奉侍我，放出我來。您那恩，我心中日夜長想着有來。您却自泰亦赤兀處來得遲了，如今方賞賜您，您要甚么賞賜？"鎖兒罕失剌父子說："俺欲要蔑兒乞的薛涼格地面自在下營①。再要如何賞賜呵，皇帝理會者。"成吉思說："依着你，那地面內自在下營。再教你子孫行，許他帶弓箭喝盞，九次犯罪休罰者。"又對其子赤老溫、沈伯說："在前你二人說來的言語，如何忘得？你二人心裏想起有缺少的，自來索者。"又說："鎖兒罕失剌、巴歹乞失里黑，教你每自在。出征去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者。鎖兒罕失剌是在前泰亦赤兀種的脫迭干家人，巴歹乞失里黑是也格扯連放馬的，如今教倚仗着我快活者②。"

①《朔方備乘》曰：色楞格河上源曰齊老圖河，出三音諾顏部中左末旗，為鄂爾哲依圖泊。東北流經中左旗右翼後旗，又東北流，德勒格兒河自札薩克圖汗部東南來會。轉東流經左翼中旗中末旗，又東流，哈綴河自西南來會，始曰色楞格河。又東流入土謝圖汗部界，又東流經右翼左旗右翼右末次旗，又東流經中左翼末旗，與鄂爾坤河會。又東北流經恰克圖西，中國與俄羅斯互市處也，有理藩院司官駐此。又北流達俄羅斯

國界。按：蔑兒乞薛涼格地面，在今恰克圖之南。 ②云"自在""快活"者，蒙古語"封答剌罕"三字之解也。《輟耕錄》曰：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老叟曰："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明日循行河濱，尋夢中所見處，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帝徹夢中語，謂曰："汝先涉。"其人乃行，大軍從之，無一不濟。帝旌其功，對曰："但得自在足矣。"乃封為答剌罕。據此則蒙古語"答剌罕"，漢語"自在"也。《輟耕錄》又曰：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焉。太祖龍飛，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户，次及千户而已。丞相哈剌哈孫之曾祖啟昔禮以英材見遇，擢任千户，錫號答剌罕。案："啟昔禮"即"乞失力黑"之對音也。

成吉思再對納牙說："當初你父子每將塔兒忽台乞里勒禿黑拿來時，你說自己的主人，如何棄捨着拿去，就那裏放了，來歸順我。為那般，我曾說這人省得大道理，久後一件事裏委付。如今孛斡兒出做了右手萬户，木合黎國王做了左手萬户，你做中軍萬户者。"

再對者別、速別額台兩個說："您自收集的百姓，管着做千户者①。"

①《蒙韃備錄》曰：又有鵯博者，官亦等見，隨成吉思掌重兵云云。"鵯博"即《祕史》之"者別"，又即《元史》之"哲伯"也。

再教牧羊的迭該將無户籍的百姓，收集著做千户者。

再分管百姓時，木匠古出古兒①，管的百姓少了，就於各官下百姓內，抽分着，教他與札答剌種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户管者②。

①前文四卷作"窟出沽兒"，又作"古出沽兒"，命其管修造車輛，故曰木匠。 ②札答剌種祖孛端察兒之子曰札只剌歹，見上文卷一。前文四卷木勒合勒忽，亦作"木惕合勒忽"，蓋以牧養馬羣有功。

當初共立國的人，合做萬户、千户、百户的，都委付賞

賜了①。成吉思説："在前我祇有八十人做宿衛，七十人做護衛散班，如今天命衆百姓俱屬我管，我的護衛散班等於各萬户、千户、百户内，選一萬人做者②。揀選時，於各官並白身人兒子内，選揀有技能身材壯的，教我根前行。若是千户的子，每人帶弟一人，帶伴當十人；百户的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五人；牌子並白身人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三人③。其千户的子，伴當十人，所用馬匹，於本千百户内科斂④，整治與他。與時，除父分與的家財並自置財物人口外，照依原定例與者。其百户子伴當五人，牌子白身人子伴當三人，所用馬匹，只依前例與他。若千百户牌子多人有違者，加以罪責。若宿衛時躲避不來者，别選人補充，將那人發去遠處。若有人願要充做，諸人休阻擋者。"

①《蒙韃備録》曰：韃人生長鞍馬間，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户、百户，牌子頭傳令而行。　②《元史·兵志》曰：宿衛之士，其初名數甚簡，後屢增爲萬四千人。探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也。然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敝於此焉。　③《兵志》曰：凡佐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爲一品官。　④《兵志·馬政篇》曰：元起朔方，俗善騎射。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數計。牧人曰哈赤、哈喇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宫馳驛閲視，較其多寡。有所産駒，即烙印取勘，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册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

元朝祕史卷十一

於是各千百户，依着成吉思言語，揀選將來。將在前宿衛的八十人，添至八百人。成吉思教添至一千，命也客捏兀鄰做為頭千户者①。在前帶弓箭的四百人②，原教者勒篾也孫帖額與不吉歹一同管了③。散班與帶弓箭的，入直時分作四班④。一班教也孫帖額為長，一班教不吉歹為長，一班教火兒忽答為長，一班教剌卜剌哈為長。如今添作一千，教也孫帖額為長者。

①似即也客扯連。蓋雖投身於塔塔兒，而其二女也遂、也速干皆為皇后，既降之後，以外戚得列宿衛。 ②《元史·塔察兒傳》曰：火兒赤者，佩弓矢侍左右者也。 ③前文七卷阿勒赤歹放馬人名"赤吉歹"，報王罕來襲。此不吉歹，或即其人，前文"赤"字疑筆誤也。 ④《輟耕錄》曰：國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衛供奉之士為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

在前孛斡兒出親人斡哥列扯兒必①，原管護衛散班添至一千，還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合里親人不合管者，一千教亦魯該親人阿勒亦歹管者，一千教朵歹扯兒必管者，一千教朵豁勒忽管者，一千教主兒扯歹親人察乃管者②，

一千教阿勒赤的親人阿忽台管者，一千選揀的勇士教阿兒孩合撒兒管者。平時祇做散班，出征時教前面做勇士者。各千户内選揀得宿衛的八千，同帶弓箭的二千，通計護衛的一萬。成吉思説："這些做我護衛的人，以後教做大中軍者③。"

①孛斡兒出之弟斡歌連也。"連"之轉聲為"列"，扯兒必注見前文卷八。 ②《元史·木赤台傳》曰：子怯台材武過人，自太宗及世祖歷事四朝，以勞封德清郡王，賜金印，丙申賜德州户二萬為食邑。至元十八年，增食邑二萬一千户。 ③《兵志》曰：也可怯薛，"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錢詹事大昕《元史拾遺》曰：蒙古語"大"為"也可"，凡官名也可者，第一之稱。此《志》有也可太傅，又有也可怯薛，《職官志》有也可札魯忽赤，皆取第一義。

成吉思再説："護衛的分做四班，一班教不合管者，一班教阿勒赤歹管者，一班教朵歹扯兒必管者，一班教朵豁勒忽管者。"四個為長的委付了，將輪班次序宣布着説："入班時，為長的官人領着扈衛的散班宿，三夜一次交替①。若有合入班的人，不入者笞三下；第二次又不入者，笞七下；第三次無事故又不入者，笞二十七下，流遠方去者。掌護衛的官人，凡換班時，將這言語省會一遍。若不省會，則掌管的有罪；既省會了，有違了號令的，依前例要罪者。掌管護衛的官人，不得我言語，休將所管的人擅自罰者。凡有罪的，必奏聞了，將該斬的斬，該打的打，不依我言語，將所管的人用條子打的依舊教條子打他，用拳打的依舊用拳打他。"

①《兵志》曰：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為第一怯薛，即也可怯薛。亥子丑日為第二怯薛，寅卯辰日為第三怯薛，巳午未日為第四怯

薛。《輟耕録》曰：云都赤乃侍御之至親近者，雖官隨朝諸司，亦三日一次輪流入直，負箭朶於肩，佩環刀於要，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時若上御控鶴，則在墀陛之下，蓋所以虞姦回也。

成吉思再説："我的護衛散班，在在外千户的上；護衛散班的家人，在在外百户牌子的上。若在外千户與護衛散班，做同等相爭鬪呵，將在外的千户要罪過者①。"

①《太宗六年紀》曰：條令諸千户越萬户前行者，以木鏃射之。

成吉思再對輪班的宫人説："帶弓箭的散班及厨子人等①，入班時白日裏各管自的職事，日落時帶弓箭的將弓箭②，厨子將器皿③，各分付與宿衛的人，出去外面宿，次日攪湯後都入來，依舊各管自的職事。日晚後繞宫前後往來行的人，宿衛的拏住，次日問者④。宿衛的交替時分，付與符驗教入者。宿衛的夜間繞着宫，把門宿者。若夜裏有人入呵，將他頭打破，肩甲斫斷者。若有急事來説，先見宿衛，一同來帳房後説者。宿衛上面兩間不許人行坐，宿衛數日，不許人問，違者將鞍馬衣服奪與者。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額勒只吉歹⑤，曾在宿衛上行，被宿衛的拿了有來⑥。"

①《兵志》曰：凡宿衛預怯薛之職者，分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之屬。 ②《兵志》曰：其怯薛執事之名，則主弓矢鷹隼之事者曰：火兒赤、昔寶赤、怯憐赤。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闊端赤。 ③《兵志》曰：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元《黄溍集·宣徽使答失蠻碑》：寶兒赤蓋古内饗之職最為親密。 ④《輟耕録》曰：雖宰輔之日近清光，然有所奏請，無云都赤在，固不敢進。今中書移咨各省，或有須備録奏文事者，内必有云都赤某，以此之故。 ⑤《定宗紀》曰：二年八月，命野里知吉帶率撏思蠻部兵征西。當即額勒只吉歹其人也。 ⑥《刑法志》曰："諸擅帶刀闌入殿廷者，杖八十七，流遠。

成吉思說："你宿衛的於大雨雪的夜裏或晴明的夜裏，或敵人紛擾厮殺的夜裏，在我帳房周圍宿衛，使我身心皆安。凡有緊急事，不曾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裏坐了。如今將我這吉祥至誠的宿衛，教呼作老宿衛的者；斡哥列扯兒必入班的七十個散班，教呼作大散班者；阿兒孩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者，也孫帖額等帶弓箭的教呼作大帶弓箭的者①。

"九十五千户内，選揀的人做我貼身的親護衛，久後我子孫將這護衛的想着，如我遺念一般，好生擡舉，休教懷怨福神般看着。"

①《兵志》曰：四怯薛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

成吉思再說："内裏的扯兒必官並放頭口的，宿衛的知料者；内裏的房子、車輛、旄纛、生熟飲食、器皿等物。宿衛的提調者①。若有缺少，只問他要，凡給散衣食，不得宿衛的言語，休給散者。若給散時，必自他始。凡内裏有人出入，宿衛的整治者。把門的貼門立者。門内二人管酒局者。管營盤的於宿衛人的選充者。圍獵時共圍獵車前留一半者。"

①《兵志》曰：典車馬者曰兀剌赤、莫倫赤，牧駱駝者曰帖麥赤，牧羊者曰火你赤。

成吉思再說："我不出征，宿衛的亦不許出征，若有違者，起軍的頭目有罪①。宿衛的不着他出征，只因他常護衛我，圍獵時跟隨我，平日又管收拾車輛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複了他，不許他出征。"

①《兵志》曰：宿衛之士，"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廷；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

太祖再說："宿衛的內，教人與失吉忽禿忽一同斷事者①。凡衣甲、弓箭、器械等收拾給散者。官騎馬內教收拾馱網索者。宿衛的同扯兒賓給散段匹者②。凡下營時，教帶弓箭的散班與也孫帖額帶弓箭的，於帳殿右邊行。不合等散班於帳殿左邊行。阿兒孩的勇士於帳殿前面行。宿衛的管帳房車輛，於帳殿根前左右行。衆護衛散班並內裏家人等，朶歹扯兒必管着，常在帳殿根前行者。"

①《元史·百官志》曰：斷事官秩三品，掌刑政之屬，國初嘗以相臣任之，其名甚重，其員數增損不常。其人則皆御位下及中宮東宮諸王各投下怯薛台等人為之。　②扯兒賓即扯兒必。

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魯兀惕種①，其主阿兒思蘭即投降了②。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

①"合兒魯"即"黑魯"二字之對音。明代之哈烈，是其地也。陳仁錫《明世法錄·西戎傳》曰：哈烈一名黑魯，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撒馬兒罕西南，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焉。國人稱速魯檀，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並隸其國。石城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常燠少雨，市中流水不斷。貿易以銀錢三等，飲食無匕箸，凭首衣白，產巴旦杏、鎖服、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珠翠、馬、獅、黑白文獸。田美多穫，地宜桑蠶也。又案："合兒魯"，元人多作"哈喇魯"。《黃溍集·答失蠻碑》云：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剌魯氏。曾祖馬馬，贈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追封中山郡公。太祖皇帝六年，奉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覲于龍居河。前文九卷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故因追古出魯克而征之也。合兒魯其地當在今伊犁西南，"合兒魯"又作"匣剌魯"，《元史·也罕的斤傳》曰：也罕的斤，匣剌魯人。祖匣答兒密立以斡思堅國哈剌魯軍三千來歸於太祖。　②阿兒思蘭，獅子也。蓋取獅子之義以為名。《遼史語解》曰：阿爾斯蘭，獅子也。《本紀》曰：太祖六年辛未，"西域哈剌魯部主阿昔蘭罕來降。"即其事也。

太祖又命速別額台追脫黑脫阿子忽禿、赤老溫等①，

追至垂河，將忽禿等窮絶了回來。

①"忽禿"即前文八卷之"忽都"，九卷之"忽都合勒"。赤老温，前文八卷作"赤剌温"，二人為太祖所追，渡額爾齊斯河西走，欲投康里欽察部。太祖所以鐵車追之也。

初命者別追古出魯克①，追至撒里黑峴地面②，將古出魯克窮絶了回來③。

①《本紀》曰：太祖二年再征屈出律罕，屈出律罕奔契丹。此時契丹已為金所滅，所云"契丹"者，即西遼耶律大石耳。 ②《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有撒列哈夕撒里黑峴，即《西遊記》之"算端"二字對音也。算端之地面，即其所都之邪米思干也。《西遊記》曰：邪米思干大城，其城因滿岸為之。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户，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閣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宫據焉。 ③《元史·曷思麥里傳》曰：哲別令持曲出律首往徇西域，若可失哈兒、押兒牽斡端諸城，皆望風降附。今案："哲別"即"者別"，"曲出律"即"古出魯克"對音。可失哈兒，今之喀什噶爾。押兒牽，今之葉爾羌。斡端，今之和闐也。《元史·郭寶玉傳》曰：帝將伐西蕃，患其城多依山險，問寶玉攻取之策。寶玉曰："使其城在天上則不可攻，如不在天上，至則取矣。"甲戌，從帝討契丹遺族，歷古徐鬼國訛夷朵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收別失八里、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拒戰，追殺幾盡。進兵下撏思干城，次暗木河。破護岸兵五萬，斬大將佐里，遂屠諸壘，收馬里四城。辛巳，可弗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薄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

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①，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來成吉思處説："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呵，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②。"成吉思説："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段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③。

①《黃溍集·行中書省左丞亦輦真碑》云：偉吾兒人，上世為其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癭，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為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所自出也。據《西游記》，則畏午兒王所居，即在昌八剌城。《西域水道記》曰：烏可克嶺西南四十里，有孟克圖嶺，吉吉河發其北麓。經昌吉縣治，其城曰寧遠，極四十三度四十五分，西二十九度二十六分，其地疑元之彰八里也。《元史·地理志·畏兀兒地》第三十六曰彰八里。至元十五年，授朵魯知金符，掌彰八里軍站事。亦作"昌八里"，亦作"擔八里"。《耶律希亮傳》"至昌八里城"，《李進傳》"軍潰被擒，從至擔八里城"，據徐說則委吾主所居，當今昌吉縣治之地。《本紀》曰：太祖四年，春，畏吾兒國來歸。六年，畏吾兒國主亦都護來覲。即《祕史》所稱委吾主亦都兀矣。 ②《通鑑輯覽》曰：宋寧宗嘉定元年冬十二月，輝和爾國降於蒙古。輝和爾國自唐宋四遷火州，統巴什八里之地，臣于契丹，至是遂舉部降於蒙古。按巴什八里，《元史·地理志》作"別失八里"，《西域水道記》謂今之濟木薩，是其地也。元歐陽元《圭齋集·傑氏家傳》曰：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徐松《新疆賦注》曰：古城西六十里為濟木薩城，城北有唐李衛公所築北庭都護府舊址。別失八里即長春《西游記》之鹽思馬城也。 ③《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曾孫火赤哈兒的斤嗣為亦都護。至元十二年都哇卜思巴圍火州，亦都護受圍凡六月，都哇以書繫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且爾祖嘗尚公主矣"云云，亦都護即《祕史》之"亦都兀"，其所云尚公主，即阿勒阿勒屯。然則委吾主蓋都火州，其主蓋即巴而朮阿而忒斤也。《元史·諸公主表》：高昌公主位也立可敦公主，太祖女，適亦都護巴而述阿兒忒的斤。所云"也立可敦"即"阿勒阿勒屯"矣。虞集《道園學古錄·高昌王世勳碑》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其最稚曰卜吉可罕。既壯，遂為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玉倫的斤。數與唐人攻戰，久之議和親，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畝力答哈，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白山口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曰：和林之盛强，以

有此山。乃告的斤曰："福山之石，於國主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烈而焚之，沃以醇酢，輦去。後七日，玉倫薨。自是國多災異，乃遷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百七十餘載。太祖皇帝龍飛朔漠，當是時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主號也。知天命有歸，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等國。又從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又薨，子馬木剌嗣。又薨，子火赤哈兒嗣。至元中海都之亂，都哇、卜思巴等兵十二萬圍火州，六月不解，都哇以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諸孫，何以不我歸？爾祖嘗尚主矣。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火赤哈兒曰："吾豈惜一女不救民命？然吾終不與面也。"以其女墜諸城下與之。都哇解去。上嘉其功重賞，妻以公主巴巴哈兒，定宗女也。屯於火州南哈密力北，軍至大戰，力盡死之。子紐林方幼，諧闕請兵，上壯其志，妻以公主不魯罕，太宗皇帝孫女也。主薨，又尚其妹八卜义公主，嗣為亦都護。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為高昌王。公主薨，尚公主兀剌真，安西王阿難答之女也。鎮兵火州，復立揭吾兒城池。延祐五年薨，子二，長帖睦兒補化，次鐵吉。帖睦兒補化尚公主朵兒只思蠻，嗣為亦都護高昌王，天曆元年知樞密事，明年拜左丞相。讓其弟鐵吉，嗣為亦都護高昌王。以上虞集《碑》叙委吾國亦都兀世系至為詳悉，其云"虎忽剌"即《祕史》之"土兀剌"河，其云"薛靈哥"即"薛凉格"河也。云"也立安敦"即"阿勒阿勒屯"之對音。蓋"安敦"及"阿屯"，即《唐書》之"可敦"，漢語夫人也。云"列諸第五子"，與《祕史》云相合。其云"者必那演"即"者別"也。"那演"即"諾延"之對音。"罕勉力"即《祕史》"篾力克"也。"鎖潭"即"算灘"及"瑣檀"之對音，即《祕史》稱西遼為乞塔古兒罕者也。其云"回回"即"波斯"也。又按：委吾地入明代仍稱火州，《明世法録》曰：火州，漢車師前後王地也。自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和帝時班超定西域，復置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以地勢高敞得名。後魏初闞伯周自稱高昌王，併於鞠嘉。唐貞觀中平其國，置西州及都督府，而西突厥據車師後王地，尋以來降，置庭州領蒲類等縣。其後陷吐蕃，有回鶻雜居，亦稱西州回鶻。宋時屢遣使貢獻，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使高昌，經哈密鄉嶺，歷伊州，乃

至。地熱，產五穀，出貂鼠、白氈、蒲桃酒。樂多琵琶、箜篌。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佛寺皆唐賜額。其國師子王避暑北庭山，有煙氣湧起，至夕光焰若炬，疑所謂稱火州者也。元號揭丌兒，隸焉哈木。入明號火州，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至，言其國蕭條零落，東有荒城故址，即古高昌治，漢西域戊己校尉所居。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接于闐，北抵瓦剌，東南至肅州一月程。

元朝祕史卷十二

兔兒年，成吉思命拙赤領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①。令不合引路②。斡亦剌種的忽都合別乞比萬斡亦剌種先來歸附③，就引拙赤去征萬斡亦剌，入至失黑失惕地面④，斡亦剌、禿巴思諸種都投降了⑤。至萬乞兒吉思種處⑥，其官人也迪亦納勒等也歸附了⑦。將白海青、白騸馬、黑貂鼠來拜見拙赤⑧。自失必兒等種以南⑨，林木中百姓⑩，拙赤都收捕了。遂領着乞兒吉思萬户千户，並林木中百姓的官人，將着海青、騸馬、貂鼠等物，回來拜見成吉思。成吉思以斡亦剌種的忽禿阿別乞先來歸附，將扯扯亦堅名的女子與了他的子亦納勒亦，將拙赤的女豁雷罕與了亦納勒赤的兄，將阿剌合名的女子與了汪古種⑪。却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最長，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教人馬生受，將他林木中百姓都歸附了，我賞與你百姓⑫。"

①《本紀》曰：二年丁卯，遣按彈、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此即兔兒年征林木中百姓事也。前文卷九太祖對豁兒赤說："順額兒的失河林木內百姓，從你下營。"此今阿爾台山以北近額爾齊斯河一帶地也。《朔方

備乘》曰：康熙三十九年聖訓：鄂羅斯地方遥遠，僻處西北隅，曩者遣人分畫疆界，即獻尼布楚地以東為界。尼布楚等處，原係布拉忒吴郎海諸部落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為業，人稱為樹中人。後鄂羅斯强盛，遂并吞之，已五六十年矣。恭譯聖謨，方知尼布楚以北，西至金山有樹中人之稱，此即林木中百姓者也。 ②不合者，木華黎之弟也。《木華黎傳》：世居斡難水東，故與林木中百姓為鄰。 ③斡亦剌，《元史·本紀》作"猥剌部。"萬斡亦剌，《本紀》無"萬"字。《紀》云：乃蠻太陽罕與蔑里乞部長、脱脱克烈部長、阿憐太石猥剌部長、忽都花别吉諸部合兵，勢頗盛。帝與戰，擒殺太陽罕，諸部軍一時皆潰。明日餘衆悉降。此即忽都合别乞來降事也。已而復征蔑里乞部，其長脱脱奔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元年帝即位，復征乃蠻，擒卜魯欲罕，太陽罕子屈出律罕與脱脱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再征脱脱及屈出律罕，時斡亦剌部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嚮導，至也兒的石河，討蔑里乞部滅之。此斡亦剌後來歸附事也。據《史》則斡亦剌本與蔑里乞為鄰，而近額爾齊斯河者也，是為林木中百姓之一。

④萬斡亦剌，影元槧本作"禿綿斡亦剌。"蓋"禿綿"譯言"萬數"也。《事物異名〔録〕·數目門》："萬，蒙古語曰土滿。"土滿即禿綿，猶言衆耳。入至失黑失惕之地，蓋斡亦剌之南境，以太祖三年《紀》考之，即額爾齊斯河上地耳。 ⑤據元槧本所列，曰不里牙惕，曰巴兒渾，曰兀兒速惕，曰合合納思，曰康合思，曰禿巴甘，共六部。今按：《輟耕録》蒙古氏族，有八魯忽歹。疑即巴兒渾。兀兒速惕即《地理志·西北地》欽察注之阿速也。合合納思即《地理志·西北地》之撼合納也。《志》云：猶言布囊，口小腹巨，地形類此因名，謙河所出也。康合思疑即昂可剌河，其河在吉利吉思東北，會謙河入北海。《志》云：昂可剌者，因水為名，晝長夜短，日没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唐史》骨利斡國是也。是皆林木中百姓矣。 ⑥元槧本作"禿綿乞兒吉速惕"，譯言衆乞兒吉思種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及元朝析其民為九千户。其境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剌河，北入於海。又曰：謙州以河為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又曰：至元七年，詔遣劉好禮為

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又《本紀》太祖二年，遣按彈、不札剌二人使乞力吉思。又《哈剌八都魯傳》曰：世祖謂哈剌曰："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產魚，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合納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劉郁《西使記》曰：孛羅城迤西至麻阿中以馬捧拖床遞鋪，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又虞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哈掠地金山，有詔進取乞里吉思。明年春，次欠河云云，則乞兒吉思地在金山以北近謙河也。國朝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阿爾泰之東，有三十三庫伯，其中峰特出者，曰汗庫伯。下臨希爾希吉思湖，流泉飛瀑，頗著靈秀云云，今以湖名"希爾吉思"考之，當即元代乞兒吉思故址矣。 ⑦元槧本叙其人名曰也迪，曰亦納勒，曰阿勒迪額兒，曰斡列別克的斤。 ⑧《本紀》曰：太祖二年，"野馬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遣使來獻名鷹。"即其事也。 ⑨"失必"即"鮮卑"之對音也。《北史》曰：魏之先出自黄帝軒轅氏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朔方備乘》曰：俄羅斯東土錫伯利部，本鮮卑舊壤，故有錫伯之名。今黑龍江境，有錫伯一種，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倫，亦非蒙古，即鮮卑遺民也。《一統志》作"西畢爾斯科"，《瀛寰志》略作"西伯利。"文田案：《元史·兀赤傳》曰：兀赤，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所云"西北"二字即"失必兒"之對音。《柳邊紀略》所稱"席百"一作"席北"，又作"西北"，在船廠邊外西南五百餘里云云，亦指鮮卑遺族稱"西北"二字之證。《元史》亦有直稱失必兒者，《玉哇失傳》曰：玉哇失，阿速人，與海都將戰於亦必兒、失必兒之地。此錫伯利之兒《元史》者也。 ⑩《朔方備乘》曰：元時林木中百姓，今俄羅斯阿穆哈拜商以南地也。 ⑪《蒙韃備録》曰：成吉思皇帝女七人，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令領白韃靼事，日逐看經，有婦女數千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元文類》二十三閻復撰《駙馬忠獻王闊里吉思碑》曰："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唐忠武王，曾祖妣阿里黑。祖駙馬孛要合謚武毅王，祖妣皇曾祖姑阿剌海別吉為齊國太長公主。太祖兵下中原，忠武為嚮導，為異議者所害。武毅尚幼，王妃阿里黑挈之夜遁，逃難雲中。太祖聞忠武死，悼痛不已。雲中既下，詔求王妃及武毅。武毅自齠齔太祖携征

西域，年十七，封北平王，尚齊國太長公主，仍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按達忽答。《元史·諸公主表》曰：趙國大長公主阿剌海別吉，太祖女，適武毅王孛要合。今按：前文八卷，汪古種主即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也。⑫《源流》曰：青吉斯汗令次子珠齊，于托克瑪克地方即汗位。珠齊即拙赤。林木中百姓，殆即爾時稱為托克瑪克矣。

再命孛羅忽勒征豁里禿馬惕種①，其官人歹都禿勒已死②，其妻孛脫灰塔兒渾管着百姓。孛羅忽勒到時，令三人於大軍前行，至日晚入深林徑路間，不覺他哨望的人自後至，將路截了，殺了孛羅忽勒③。太祖聞知大怒，欲親征，孛斡兒出、木合里諫止。別命朵兒伯朵黑申再去征。朵兒伯朵黑申嚴整軍馬，於先行的把截處虛張聲勢，却從忽剌安不合獸行的小徑行去。又恐軍人畏懼不行，令人各背條子十根，若不行的，用此懲戒。每人又各將帶鎝斧鋸鑿等器，將當路樹木除去。行至山頂，下視禿馬惕地面百姓，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大軍直進，彼中不想卒到，就筵席間擄了。

①即孛羅兀勒。《元史》作"博爾忽。"《本傳》但云事太祖為第一千户，殁於敵。不言禿馬惕事。蓋雖名《博爾忽傳》，實其曾孫《月赤察兒傳》耳。"禿馬惕"史作"吐麻部。"《朔方備乘》曰：《博爾忽傳》之吐麻，當在今俄羅斯東境，白哈兒湖左右。此殆以"禿馬"二字為上文"都兒麻"之對音。都兒麻近額兒失水，即今額兒齊斯河地也。②《博爾忽傳》吐麻部主都剌莎合兒當即此人。③《本傳》曰：吐麻部既服而叛，太祖命博爾忽及都魯伯討平之，博爾忽卒於其地。《元文類》二十三元明善《太師淇陽王月赤察兒碑》，即孛羅忽勒之曾孫也。《碑》云：姓許慎氏，曾大父博兒渾白太祖早年已見神聖，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斃於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為第一千户，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六千户，贈推忠佐命著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

在先豁兒赤官人、忽都合別乞二人，被禿馬惕拿住，

在孛脫灰塔兒渾處。其二人被拿的緣故，因太祖許豁兒赤娶三十妻。豁兒赤知禿馬惕女子生得美，要娶三十個，致那百姓反了，將他拿住。太祖得知，因忽都合別乞知林木中百姓動靜，所以使他去①。也被他拿了。既收捕了禿馬惕後，賞與了孛羅兀勒一白禿馬惕的百姓②。與了豁兒赤三十個禿馬惕的女子；忽都合別乞處與了孛脫灰答兒渾。

①據此語則禿馬惕百姓為林木中之一種也。 ②孛羅兀勒有子脫歡襲職，故可賞以百姓。元明善《淇陽王碑》云：博兒渾夫人鐵魁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嗣父官，佐憲宗皇帝四征不庭，贈推誠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淇陽王。

太祖將百姓分與了母親及弟與諸子，說："共立國的是母親，兒子中最長是拙赤，諸弟中最小是斡惕赤斤①。母親并斡惕赤斤處共與了一萬百姓，母親嫌少，不曾做聲。兒子拙赤處與了九千，察阿歹處與了八千，斡歌歹處與了五千②。拖雷處與了五千③，弟合撒兒處與了四千④，阿勒赤歹處與了二千⑤，別勒古台處與了一千五百⑥。有叔父答阿兒台，因先曾從王罕，太祖欲要廢他⑦。

①《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嚕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云云，是斡赤斤尚非最小。此云最小，是就同母四人言之，蓋宜懿太后所生止四子也。 ②《世系表》太祖六子，"次二察合台太子。"前文七卷作"斡闊台"，九卷作"斡歌台"，十卷以後皆作"斡歌歹"，即太宗英文皇帝，史稱諱窩闊台者也。 ③即睿宗皇帝也，世祖皇帝忽必烈之父。 ④《本紀》作"哈撒兒"，《世系表》作"搠只哈兒王"，烈祖神元皇帝之次子。 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三哈(準)〔赤溫〕大王。"哈準之子濟南王按只吉歹。"哈準"即前文一卷之"合赤溫"對音，惟《秘史》合赤溫無戰功，疑其早歿。則此阿勒赤歹，乃太祖親姪，即"按只吉歹"之對音也。此阿勒赤歹，與前文十一卷

之阿勒赤歹，當是兩人，此為太祖親屬，彼是亦魯該親人備宿衛者也。⑥《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五別里古台王。"《祕史》稱異母弟者也。⑦即把兒壇第四子答里台斡赤斤。前文六卷作"答阿里台"者也。《祕史》凡言廢者皆欲殺之，孛斡兒出等三人，對太祖說："自的家自壞，如自的火自滅一般。你的父親遺念，只留得這個叔父，怎忍廢他？他既不省事，你可想着你父親休絕了。"於是太祖心下辛酸，應許着，怒遂息了。

太祖於訶額倫母親並斡惕赤斤處與了一萬百姓，委付了古出等四個官人①。拙赤處委付了忽難等三個官人②。察阿歹處委付了合剌察兒等三個官人③。又說察阿歹性剛，子細教闊客搠思早晚根前說話者④。斡歌歹處委付了亦魯等二人⑤。拖雷處委付了哲歹等二人⑥。合撒兒處委付了者卜客⑦。阿勒赤歹處委付了察兀兒孩⑧。

①前文三卷作"曲出"，十卷亦作"古出"，蓋"曲"之與"古"，本是對音，故古出魯克，《元史》亦作"曲出律罕"也。歐陽元《僕氏家傳》曰：亞思蜀次子岳璘帖穆爾，精於偉兀書，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真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諸王子以孝敬睦仁厚不殺為第一義。上聞嘉之。則岳璘似即四官人之一也。②前文十卷忽難與闊闊搠思、迭該、兀孫額不干共四人，此云三人者，蓋以闊闊搠思改付察阿歹故也。③合剌察兒出於巴魯剌思氏，見前文四卷。④"闊客搠思"即"闊闊搠思"，本以輔導拙赤，以察阿歹與拙赤不相能故，又改令闊闊搠思規諫之。他日以大位與太宗，而封二人於遠方，蓋太祖有深意焉。⑤前文十一卷有亦魯該，太祖以其親人阿勒赤歹管千户，當即與此亦魯為一人也。惟亦魯該親人阿勒赤歹與太祖之親人亦名阿勒赤歹，一管千户，一管二千户，必非一人，當分別之。⑥即四卷之哲台，十卷之者歹。⑦帖列格禿第三子，木華黎之叔父也。見前文四卷。⑧前文四卷作"察兀兒罕"，者勒蔑之弟也。七卷又作"察忽兒罕。"

晃豁塔歹種的蒙力克有七子①，第四子名闊闊出，為巫，喚做帖卜騰格理。其兄弟七人比惡，將太祖弟合撒兒

打了，來見太祖。太祖正因他事怒間，說："你平日說人不能敵，如何却被他打？"於是合撒兒垂淚起去，三日不見太祖。帖卜騰格理來說："長生天的聖旨神來告說，一次教帖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合撒兒管百姓。若不將合撒兒去了，事未可知。"太祖聽了這話，那夜就去拿合撒兒。有古出等將這緣故對太祖母親訶額侖說。訶額侖用白駝駕車，連夜起行，日出時到合撒兒處。正見太祖將合撒兒衣袖拴住，去了冠帶，問的中間，見母親到，好生驚恐。母親怒下車，將合撒兒解了，與了冠帶，盛怒盤坐，出兩乳置膝上，問道："您見了麽？這是你喫的乳。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初你小時，曾喫了我這一個乳，合赤溫、斡惕赤斤兩個喫不了這一個乳，惟合撒兒將我這二乳都喫了，使我胸中寬快。為那般，所以帖木真心有技能，合撒兒有氣力，能射。但凡百姓叛的，用弓箭收捕了。如今敵人已盡絶，不用他了。"太祖見母親怒息了，却說："怕也怕了，羞也羞了。"說罷，遂退。後太祖不教母親知，將合撒兒百姓奪去，止與了一千四百。後訶額侖得知，心內憂悶，所以早老了。合撒兒處初委付的者卜客，走入巴兒忽真地面去了②。

①即晃豁壇氏，其先出於抄真斡兒帖該之子晃豁壇。②今俄羅斯巴爾古錫穆和屯，在尼布楚城西北約七百餘里，城西濱柏海爾湖東岸，南有巴爾古錫穆河西注湖。見《朔方備乘》。

在後有九等言語的人，都聚在帖卜騰格理處，多如太祖處聚的人。有斡惕赤斤的百姓也去投了。斡惕赤斤使莎豁兒去取，被帖卜騰格理打了，鞴着馬鞍在他身上回來。次日，斡惕赤斤自去，其兄弟七人圍着說："你如何敢

差人來取百姓?"欲要捶打,斡惕赤斤恐懼說:"我不當差人。"他說:"你既不是,當伏罪。"令於後面跪了。斡惕赤斤於次日清早太祖未起時,入去跪着,說這緣故,說罷哭了。太祖未言中間,孛兒帖兀真夫人欠伸①,用被遮了胸,垂淚着說:"他是如何的,晃豁壇在前將合撒兒打了②,如今又要斡惕赤斤跪,是何道理? 你今見在,他尚將你檜柏般長成的弟每殘害,久後你老了,如亂麻羣鳥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兒子每管。"說罷哭了。太祖對斡惕赤斤說:"帖卜騰格理如今來時,由你。"於是斡惕赤斤起身去,準備了三個力士。少頃,蒙力克領着七子來,帖卜騰格理至酒局西邊,纔坐,斡惕赤斤將他衣領揪住,說:"你昨日教我伏罪,我如今與你比試。"斡惕赤斤揪向外去。中間,帖卜騰格理帽落於火盆邊,其父拾起嗅了,置於懷中。太祖說:"你出去鬬氣力。"揪着出時,門限外原準備的三個力士迎着拿了,將他脊骨折斷,棄於左邊車梢頭。斡惕赤斤却入去說:"帖卜騰格理昨日要我伏罪,今日纔與他比試,却卧着了,推辭不肯起,元來也是平等的伴當。"其父蒙力克覺了,垂淚說:"我自皇帝未起創之先,做伴當到今日③。"纔說中間,六子便寨着門圍着火盆立,捋起衣袖。太祖驚起,說:"教躲了,我出去。"說罷出立。帶弓箭的散班圍着立了。太祖見帖卜騰格理已死,使人用帳房遮了死屍,便起營去了。

①兀真即夫人也,嫌蒙古語未顯,故綴以漢語。 ②蒙力克之先,名晃豁壇。晃豁壇者,海都之孫抄真斡兒帖該子。 ③烈祖被毒時,以太祖託察剌合老人父子。及王罕、桑昆以許婚欲陷太祖,非其諫止則危矣,蒙

力克功自可録。

帖卜騰格理死屍遮的帳房門與天窗初皆厭蓋了，令人看守。至第二日將曉，天窗開着，死屍自出去了，審視果然，太祖説："帖卜騰格理將我弟每打了，又無故讒譖的上頭，天不受他，連他身命都將去了。"遂怪責蒙力克道："自的子不能教訓，要與我齊等，所以將他送了。我若早知您這等德性，只好教你與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每一例廢了來。"又説："若早間説的話，晚夕改了，晚間説的話，早晨改了，莫不被人言説呵羞恥。因在先説定免你死有來，罷①。"怒遂息了。自帖卜騰格理死後，蒙力克父子每的氣勢遂消減了②。

①前文九卷孛斡兒出，十卷孛羅兀勒，皆九次犯罪免罰，餘人無免死明文。然既與孛斡兒出、木合黎同受賞賜，則必免死，且九卷明云直至你子孫不絶，則帶礪之盟矣，其免死罪可知。 ②案：《元史·忠義伯八兒傳》，伯八兒即蒙力克之孫也。伯八兒之父脱倫稱為闊里必，他日護從太祖征西域，是但誅帖卜騰格理之外，其子孫仍不失富貴，見於正史者如此。

元朝祕史卷十三

在後羊兒年①，成吉思征金國②，先取了撫州③，經過野狐嶺④，又取了宣德府⑤。使者別、古亦古捏克二人做頭哨，至居庸關⑥。見守禦的堅固，者別說可誘戰，於是把軍馬佯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軍馬追襲，至宣德府山觜上，者別却翻回衝着，將金國陸續來的軍馬殺敗⑦。成吉思中軍隨後到來，將金國的契丹、女真等緊要軍馬都勝了⑧。比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木般堆着⑨。者別將居庸關取了⑩。成吉思入關，至龍虎臺下了營⑪，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⑫，教者別攻取東昌，不克⑬。回了六宿，却翻回去，每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使金人不意中間，將東昌取了。⑭

①羊兒謂辛未，當宋甯宗嘉定四年，金衛紹王大安三年也。耶律楚材《湛然集》有《進庚午元曆序》曰：中元歲在庚午，天啟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度，不五年而天下略定。 ②《金史·衛紹王本紀》曰：衛紹王諱永濟，世宗第七子，章宗泰和八年，遺詔立衛王，即位柩前。大安三年四月，大元太祖法天起運聖武皇帝來征。《元史·本紀》曰：元年丙寅，始議伐金。初，金殺宗親成補海罕，帝欲復仇，會金降俘具言金主

璟暴虐，帝乃定議，然未敢輕動也。五年春，金遣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為誰？"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即乘馬北去。六年辛未，帝自將南伐。 ③《金史·地理志》曰：西京路撫州鎮甯軍節度使，遼秦國大長主建為州。章宗明昌三年，復置刺史，為桓州支郡，治柔遠。明昌四年，置司候司。永安二年，升為節鎮，軍名鎮甯，撥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密濟顯必喇、王敦必喇、拿憐兀花速、宋葛斜忒渾四明安以隸之。領縣四：柔遠、集甯、豐利、威甯。《通鑑輯覽》注曰：撫州地在今蘇尼特。《乾隆府廳州縣志》曰：鑲黃等四旗牧廠，在張家口北百里，金置撫州，治柔遠縣。正黃等四旗牧廠，在張家口西北二百里，金撫州集甯縣地。正黃旗察哈爾，在張家口西北三百二十里，金為撫州威甯縣地。外藩蘇尼特二旗，在張家口北五百五十里，本漢上谷及代郡北境。後漢烏桓鮮卑居之，唐為突厥所據，遼置撫州，金屬西京路，元為興和路地，明為蒙古蘇尼特所據。 ④《西游記》曰：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元劉秉忠《藏春集》第二卷有《過居庸關》、《過也乎嶺》詩，也乎即野狐矣。王惲《玉堂嘉話》又張德輝《（記）〔紀〕行》又作"扼胡嶺"。明金幼孜《北征録》曰：永樂八年，發萬全，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入德勝口，山皆碎石若堆栗然。入關，兩峽石壁如削，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明木增《雲薖淡墨》曰：成祖北征至野狐嶺，上有碑識曰：嶺去天十八里，其寒裂膚，此地極北，紫微北斗已向南觀。《元文類》二十四《忠憲王安同碑》曰：木華黎謚忠武，太祖即大位，為左萬户，從破金師二十萬於野狐嶺，北師由紫荊口入。《讀史方輿紀要》：嶺在萬全縣北三十里。 ⑤《金史·地理志》曰：西京路宣德州，遼改晉武州為歸化州雄武軍，大定七年更為宣化州，八年復更為宣德，領縣二、宣德、宣平。《元史·地理志》曰：順甯府，金為宣德州，元初為宣甯府，中統四年改宣德府。據此則太祖取宣德時尚未升為府，蓋明人翻譯時以中統後地名入之。 ⑥《金史·地理志》曰：大興府昌平縣有居庸關，國名查剌合攣。《方輿紀要》

巨；居庸關在懷來縣。錢良擇《出塞紀略》曰：度居庸關，山路崎嶇，四十五里出關入平地，名塗道。二十五里榆木驛，二十五里懷來衛。 ⑦《本紀》曰：帝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秋七月，命速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八月，戰於宣平之會河川，敗之。九月，拔德興府，居庸關守將遁去。速別遂入關，抵中都。 ⑧案：《元史·兵志》有契丹軍、女直軍，蓋皆伐金國時先後來降者也。 ⑨宋謝采伯《密齋筆記》曰：余嘗觀黏罕兀朮河東，斡離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陷開封府，至順河，凡一百八十餘州，八百七十五縣，蹂踐殘滅，何可勝紀！而自貞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韃靼殘破河東、河北、山東、山西，復一十七府，九十餘州，鎮縣二十餘處。數千里間，殺戮皆盡，城郭邱虛，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燒燬，此殺戮大果報也。 ⑩《元史·札八兒火者傳》曰：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鋼關門，布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終夕可至。"乃令札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兵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支梧，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關既破，中都大震。 ⑪《北征錄》曰：永樂八年二月十一日，早發清河，晚次沙河。十二日，早發沙河，午次龍虎臺。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云云，則龍虎臺，即在居庸關內也。何喬遠《名山藏》曰：順天府北一百二十里曰居庸關，秦始皇築長城居息庸徙於此。《淮南子》九塞，居庸關居一焉。龍虎臺在居庸關內。 ⑫《元史·本紀》曰：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徇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是冬，駐蹕金之北境。七年正月，帝破昌、桓、撫等州。金將紇石烈九斤率兵三十萬來援，戰於霸兒堆，大敗之。秋，圍西京，金元帥左都監奧屯襄率師來援。帝遣兵誘至密谷口，逆擊之，盡殪。復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圍。《蒙韃備錄》曰：金虜開釁人陷西京，始大驚恐，乃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為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後來凡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嬰其鋒。 ⑬此元東昌路，是時為金之博州。撰《秘史》者元人，未暇考其沿

单，故以元地名入之。《金史·地理志》：山東西路博州，宋博平郡，領縣五：聊城、堂邑、博平、茌平、高堂。《元史·地理志》曰：東昌路，唐博州，宋隸河北東路，金隸大名府，領縣六：聊城、堂邑、莘縣、博平、茌平、邱縣。 ⑭《本紀》曰：冬十二月，遮別攻東昌，不拔即引去，夜馳還冀，克之。

者別取了東昌回來，與成吉思相合。初，北平被攻時，金王京丞相對金主說①："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到了，達達每好强盛，將咱勇猛的軍馬殺絶，可倚仗的居庸關取了，若再與他厮殺不勝呵，只恐軍馬就潰散了②。莫若且歸附了達達皇帝，教他退軍。若退了軍時，咱那時再做商量也者。又聽得說達達軍馬不宜水土，見生瘟病，如今達達皇帝跟前，與他女子、金銀、段匹，試看從也不從。"金主說："王京說得是。"遂歸附了成吉思，將公主及金銀、段匹等物教王京送與了成吉思③。遂將攻城軍馬退了，王京親送至奠州撫州山觜行辭回了④。軍人將金銀等物，用熟絹拴定，備力馱去了。

①《元史·本紀》：太祖八年，金西京留守忽沙虎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是時丞相則高琪也。《金史·衛紹王本紀》曰：大安三年九月，平章政事千家奴、參知政事和碩，自撫州退軍宣平，河南大名路軍逃歸。九月，千家奴、和碩敗績於會河堡，居庸關失守，大元前軍至中都，中都戒嚴。是時德興府宏州、昌平、懷來、緒山、豐潤、密雲、撫甯、集甯，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歸大元。至寧元年八月，右副元帥呼沙呼以兵入宮，自稱監國都元帥，遏上出故邸，遂使宦者李思中害上於邸，九月甲辰，宣宗即位。《宣宗本紀》曰：貞祐元年十一月，將乞和大元，詔百官議於尚書省。十二月，平章政事獨克坦公弼進尚書右丞相，尚書右丞承暉進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左副元帥珠格高琪進平章政事。二年三月，遣承暉詣大元請和。 ②《本紀》曰：八年秋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駙馬赤駒先登，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

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詔可忒、薄剌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怨沙虎遁去。帝出紫荊關，敗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古北口，遮別遂取居庸，與可忒、薄剌會。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為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洺、磁、相、衛、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隰，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皇弟哈撒兒及斡陳那顏、拙赤斛、薄剌為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帝與皇子拖雷為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曹、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蕭勃迭來降。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九年甲戌春三月，駐蹕中都北郊，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從，乃遣使論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 ③《金史·宣宗紀》曰：貞祐二年三月庚寅，奉衛紹王公主歸於大元太祖皇帝，是為公主皇后。《本紀》曰：金主遂遣使求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 ④《金史·地理志》曰：河北東路莫州，宋文安郡軍治任邱。貞祐二年五月，降為鄚亭，領縣一：任邱。《元史·地理志》曰：保定路本清苑縣，唐隸鄚州，金改順天軍，又曰河間路。州六，莫州，唐置鄚州，尋改為莫，領縣二、莫亭、任邱。

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①，其主不兒罕降②，將女子名察合的獻與成吉思③，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内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産駱駝、毛段子、鷹鵰，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科斂，直至趕逐不動，送將來了④。

①唐河西節度使地，外藩相沿稱曰河西，音轉為合申耳，今西套厄魯特游牧之所。注見五卷、七卷。《本紀》曰：歲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

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駝而還。二年丁卯。再征西夏，克斡羅孩城。四年己巳，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師，獲其將嵬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隄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女請和。 ②不兒罕即夏主李安全之蕃名也，注詳前文五卷。 ③《元史·后妃表》：太祖察兒皇后守第三鄂爾多。 ④《元史·謝仲温傳》曰：父睦歡以賢雄鄉曲，聞大兵南下，轉客烏拉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

成吉思那一次征進，金主歸附了，多得了段匹；合申主歸附了，多得了駱駝。回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營了①。

①案：撒阿里客額兒地，在故乃蠻之東杭愛山之麓。前文八卷所謂者別二人至撒阿里客額兒遇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故知其地在康合山麓。康合即沆海，又即今杭愛也。下文尚征金國，太祖安得遽回杭愛？此必將征西域諸國，方在此地駐蹕爾，否則即回蹕行宮，亦必不到撒阿里客額兒也。《本紀》征金出居庸關後，避暑魚兒濼，則庶近情事。以此時尚未回蠻漠北耳。

在後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擋了，以此成吉思狗兒年再征金國①。成吉思要自取潼關②，命者別攻居庸關，金主聞知，命亦列等二人領兵守關③。以忽剌安迭格列軍人做頭鋒把住關，成吉思至關，見金兵大至，與他對敵。金兵稍退，拖雷、古出二人橫衝其陣，金忽剌安迭格列軍並亦列等軍大敗，殺人滿野。金主聞知，遷都汴梁④。其餘金兵困餓。人皆相食。成吉思歸。以拖雷、古出二人有功。都賞賜了。

①狗兒年者，太祖九年甲戌，當宋甯宗嘉定七年，金宣宗貞祐二年也。 ②《本紀》：太祖末年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據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

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太祖之論如此，故此次通好于宋，本思假道，其自取潼關，亦以精兵之所在故也。 ③"亦列"與"移剌"二字對音。耶律楚材《湛然集·從容庵録序》自稱曰"移剌楚材"，金劉祁《歸潛志》凡姓"耶律"皆書作"移剌"。此亦列即移剌，乃遼姓也。其時金國有糺軍、契丹軍，均遼人，故以遼將統之，此遼將姓耶律也。 ④《本紀》曰：九年甲戌夏五月，金主遷汴，以完顏福興及參政抹撚盡忠輔其太子守忠留守中都。六月，金糺軍斫答等殺其主帥來降，詔三撾合、石抹明安與斫答等圍中都。秋七月，金太子守忠走汴。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烏古倫、寅答虎以城降。以寅答虎為留守，吾也而權兵馬元帥鎮之。興中府元帥石天應來降。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夏四月，克清順二州。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人守之，遣乙職里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不從。是秋，取城邑八百六十有三。《石抹也先傳》曰：也先為金人奚部長，聞太祖起兵朔方，四馬來歸，言東京金根本，可傳檄定也。太祖命從木華黎為先鋒。也先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邀而殺之，懷其誥命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下令易置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得地數千里，兵十萬，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金人喪其根本之地，始議遷河南。

成吉思至北平失剌客額地面時①，者別已得了居庸關，引兵來會。初，金主遷都時，命其臣合答留守燕京②。成吉思命汪古兒等三人往收其府庫，計其金帛數目。金臣合答將金帛等物來獻與汪古兒等，失吉忽禿忽說③："昔者中都金帛皆屬金主④，如今中都金帛已屬成吉思，如何敢擅取？"遂却其獻，獨汪古兒、阿兒孩、合撒兒受其獻。及事畢歸，成吉思問三人曾受獻否，失吉忽禿忽具陳前言。成吉思責讓汪古兒，賞賜失吉忽禿忽，說："汝可與我做耳目。"

①此所稱北平，即今京師也。在元為大都路，在金為中都路，其稱北平者，蓋明初翻譯《祕史》時，削元人之舊稱，用興朝之新號，故曰北平也。《祕史》凡言客額兒者，大率建庭之所，金人建都大興府，貞元中定都時稱曰中都，故蒙古語曰客額兒也。失剌蓋皇城之義，宮殿黃屋，《遼史語解》曰："實喇，黃色也。"是其義矣。《金史·地理志》曰：中都路海陵，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為中都。府一，領節鎮三，刺郡九，縣四十九，鎮七。大興府，天會七年析河北為東西路時屬東路，貞元元年更今名。明人《北平錄》曰：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至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北行，出奔上都，達等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八月，破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駐應昌府。冬十月，捷至，詔改大都為北平府。明何喬遠《名山藏》曰：順天府，洪武初為北平府，永樂初改為順天府。又案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曰：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龍興之故地，敗之斡歇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則北平之名或始於元也。 ②《本紀》曰：太宗三年，克鈞州，獲金將合達。然皆非留守之職，且非太祖攻燕時事。《金史·衛紹王紀》曰：大安三年四月，遣西北路招討使紐鈷祿合打乞和，似即此合答矣。《元史·地理志》曰：大都路，唐幽州范陽郡，遼改燕京，金遷都為大興府。 ③四養子之一也，是時為斷事官。《太祖本紀》曰：太祖十年五月，遣忽都忽籍中都帑藏。即是人也。《太宗紀》曰：六年秋七月，以胡土虎那顏為中州斷事官。亦即此忽禿忽也。《元文類·耶律楚材碑》：太宗即位，詔括户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丙申七月，忽覩虎以户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亦即此忽禿忽也。 ④《元史·地理志》曰：十年克燕，初為燕京路總管大興府，世祖改中都，其大興府仍舊。是中都者，未改大都路以前之稱也。

金主至汴梁①，稽首歸附於成吉思，仍令其子騰格里領百人入侍②。於是成吉思自北平經居庸關回。③。命合撒兒領右手軍沿海自大甯④，經過女真⑤，若便歸附，即緣彼中邊郡，經浯剌、納浯二江⑥。泝討浯兒河回營⑦，不然，即

縱兵勦捕。合撒兒同主兒扯歹、脫侖三人至大甯，其城降⑧。至女真，其主亦降，其餘城池悉來歸附，遂派討浯兒河回舊營了。

①《元史·地理志》曰：汴梁路，金改南京，宣宗南遷，都焉。金亡歸附。領司一，縣十七，州五，開封、祥符、倶倚郭。 ②騰格里當是金主珣太子守忠之番名也。 ③《本紀》曰：十一年丙子，還臚朐河行宮。 ④大甯者，金之北京路大定府大定縣地。此亦元人撰《祕史》時以元代地名入之也。《金史·地理志》曰：北京路，府四，領節鎮七，刺郡三，縣四十二，鎮七，寨一一，堡五十六。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為中京，國初因〔稱〕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為北京，置留守司。《元史·地理志》曰：大甯路，本奚都。唐初，其地屬營州，貞觀中，奚酋克都內附，乃置饒樂郡。遼為中京大定府，元初為北京路，至元七年，改北京為大甯路，領司一，縣七，州九：義州、興中州、瑞州、高州、錦州、利州、惠州、川州、建州。 ⑤《元史·地理志》曰：開元路，古肅慎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郎始來朝，以其地為燕州，置黑水府。其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渤海浸弱，為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東瀕海，南界高麗，西北與契丹接壤，即金帝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元姚燧《夾谷公神道碑》曰：女直，古肅慎氏之國，語為女真，避遼興宗貞爾諱改為直。 ⑥"浯剌"即"烏喇"之對者。國語謂江曰烏喇，此指今黑龍江也。"納浯"即"腦溫"之對音，此指今腦溫江也。又作"愛滹"。徐錫齡《熙朝新語》曰：盛京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里。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是也。皆今盛京地。《龍沙紀略》曰：元人中土，沿腦溫江、黑龍江，置驛江岸，殘址猶有存者。黑龍江源出北山，其上游為敖嫩河，敖嫩源出阿母巴、興安諸山之南，東流六百里，與科勒蘇河合；又東北八百里，受衆流為黑龍江，北會泥撲處河，又三百餘里，北流，凡一千五百餘里，復東南流六百里，至額蘇里，與精奇尼江合。又曰：腦溫江，《盛京通志》作"諾尼"，蒙古謂腦溫為碧，今呼嫩江。源出宜呼爾山，山在黑龍江之南興安嶺下，江流自北而南，經查克達奇山之東，額勒克爾山之西，循墨爾根城西門下抵卜魁城西門，凡一千四百餘里，與松阿里江合；東北

流一千六百里，北會黑龍江，又四百里，南會烏蘇里江，是名混同江。江之南屬甯古塔，其北為黑龍江境內地，合五江之水歷千餘里入海。黑龍江自西至東凡七千餘里，精奇里江源以南，松阿里江源以北，南北凡三千餘里。《朔方備乘》曰：黑龍江，古黑水也。滿洲語曰薩哈連烏喇。薩哈連謂黑，烏喇謂江也，亦稱烏江，又稱烏龍江。上源曰散嫩河，元太祖始興地也。自喀爾喀界內肯特山發源，東流，又東北流，曰黑龍江。東流，經尼布楚城南，又東北流，額爾古納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精奇里江自東北來會。又南流，經愛琿城西黑龍江城東而南流。又東流，入吉林三姓城界，與混同江會。又東流，與烏蘇里江會。又東北流，入於海。案：《祕史》所云彼中邊郡者，謂遼陽等處也。《元史·地理志》曰：遼陽等處行中書省為路七，曰遼陽路，曰廣甯府路，曰大甯路，曰東甯路，曰瀋陽路，曰開元路，曰咸平府，曰合蘭府、水達達等路，蓋大甯女真皆在此中。⑦討禿兒河，《元史·地理志》謂之脫斡憐，以河得名也，《志》曰：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元初設軍民萬戶府五，撫鎮北邊，一曰桃溫，一曰胡里改，一曰斡朵憐，一曰脫斡憐，一曰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水道提綱》曰：兆兒河亦曰桃爾河，源出西興安山東麓，有數源，一曰奴查兔河，東南流百餘里。稍南曰郭忒河，東流，又折東南數十里。又南曰木什夏河，兩源合東南流數十里，折向東北百里，與前兩河會，東流，會北來之查木哈兔河。又東南流數十里，會北出厄白勒哈巴拉嶺南，合二水之厄模克什忒河，有即白各兔河自西南亦來會。以上皆源也。又東南，會北來之哭乞太河。又東南，會西南之忒門河。又東，會北來之多灰羅太河。又東，會北來之素灰兔河，又西南來之即拉呼太河。又東南，始號拖羅河。又東南數十里，有散龍撒里河自北合三水來會。又東，折東南流數十里，有得白忒河西自茶蒲乞勒庫哈達之北必郎烏山之南東北流來會。又東南曲曲行三百里，出山就沙地，有歸勒里河即貴勒爾河，自西北合諸水東流來會。洮兒河既會歸勒里河，東南流數十里，分為二派，一南流，一東南流十餘里，又分一支，先合南派，又東南流二百里，至喀沙兔點之東南，復合而東流百餘里。又折東北曲曲流二百里，至札賴特旗南，匯為納藍撒藍池，猶言日月池也。東流，入嫩江。嫩江既會洮兒河，東南流，入郭爾羅斯後旗界百數十里，而松花江自南來會。⑧此今蒙古喀喇沁地

也。明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曰：古肅慎國，後漢曰挹婁，魏曰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開元中，以其地為蕲州，置黑水府。其後曰粟末，靺鞨强盛，號渤海，黑水往屬之。後渤海為黑水所攻，黑水復擅其地，是金舉祖也。初號女真，臣屬於遼，避遼號改女直。至阿骨打而大，滅遼為金，以其地為大甯府。元滅金，設軍民萬户府五，分領混同江南北黑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路總攝之。《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外藩喀喇沁本二旗，新添一旗。春秋山戎地，秦漢遼西境，後漢為鮮卑地，晉為慕容氏地，元魏時庫莫奚居此，唐初内附，置饒樂都督府，隸營州，後分為東西奚，尋并於契丹，遼統和中以故奚王牙帳建城，號中京大定府。金貞元二年更為北京，置留守司，元初為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七年改為大甯路，二十二年改為武平路，後復為大甯，隸遼陽行省。洪武中置大甯都指揮使司，永樂初以大甯地賜三衛酋長朵顔，後為察哈爾所滅，以其地予其塔布囊是為喀喇沁。

其後太祖征回回，為其殺使臣兀忽納等百人①。臨行時，也遂夫人說："皇帝涉歷山川，遠去征戰，若一日倘有諱，四子内命誰為主？可令衆人先知②。"太祖說："也遂說的是！這等言語，兄弟兒子並孛斡兒出等皆不曾提說，我也忘了。"於是問拙赤："我子内你是最長的，說甚麽？"拙赤未對。察阿歹說："父親問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篾兒乞種帶來的，俺如何教他管③？"纔說罷，拙赤起身將察阿歹衣領擎住說："父親不曾分揀，你敢如此說？你除剛硬再有何技能？我與你賽射遠，你若勝我時，便將我大指剁去；我與你賽相搏，你若勝我時，倒了處再不起。"說了，兄弟各將衣領擎着，勃斡兒出、木合里二人勸解④。太祖默坐間，有闊闊搠思說："察阿歹你為甚忙？皇帝見指望你，當您未生時，天下擾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賢明的母不幸被擄。若你如此說，豈不傷着你母的心？你

父初立國時，與你母親一同辛苦將您兒子每養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這等賢明，你如何可這般說？”

①《本紀》曰：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遂取訛答剌城，擒其酋哈只兒只爾禿。即此事也。但擒酋在十四年，殺使必在年前事矣。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曰：默德那即回回祖國，地接天方，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五穀繁滋，大類江淮。初，國王誤罕幕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並臣服焉，尊為別諳拔爾，華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為本，而無象日，每向西拜天，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隸楷，西洋諸國皆用之。國人善鑒識，每於買胡海市廉得奇琛，故稱識寶曰回回。種類散處南北為色目人甚夥，並窗目胡鼻，白布纏首，俗以蜜為酒，以牛為菜，夫婦配合，必取水淋沐。親死，用布裹屍入棺，鼓樂送至墓，去棺底，掩以土。禁食豕肉，相傳驢豕交媾而生。艾儒略《職方外紀》曰：中國之西北，出嘉峪關，過哈密、土魯番，曰加斯加爾多高山。產玉石二種，牛羊馬畜極多，因不啖豕，諸國無豕。自此以西，曰撒馬兒罕，曰革利哈大業，曰加非爾斯當，曰杜爾格斯當，曰查理，曰加木爾，曰古查，曰蒲加剌得，皆回回諸國也。初宗馬哈默之教，諸國皆同云云。案：加斯加爾，今喀什噶爾。撒馬兒罕，即元代尋斯干，又即《祕史》撒里黑崑。杜爾格斯當，今土爾其國也。蒲加剌得，今布哈爾，亦非布哈拉也。餘或隨時改變，不盡可考矣。 ②四子謂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也。《宗室世系表》尚有二子，其年蓋尚幼，故不數。 ③謂孛兒帖被篾兒乞擄去以配赤勒格兒，故諱為篾兒乞所生。 ④《本紀》作“木華黎”。其封國王在十二年丁丑，薨於十八年，此時將征西域，約在十三年也。

太祖說：“如何將拙赤那般說？我子中他最長，今後不可如此說。”察阿歹微笑着說：“拙赤的氣力技能也不用爭。諸子中我與拙赤最長，願與父親並出氣力，若有躲避的，就便殺了。斡歌歹敦厚，可奉教訓。”於是太祖再問拙赤如何說，拙赤說：“察阿歹已說了，俺二人並出氣力，教

斡哥歹承繼者。”太祖說：“你二人不必並行，天下地面儘闊，教您各守封國①。你二人說的言語，各要依着，休令人恥笑。如在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將自說的言語違了，後如何了來？如今他子孫見在，教隨您每以為鑑戒②。”又問斡歌歹如何說，斡歌歹說：“父親恩賜教說，我難說自己不能，儘力謹慎 行將去。只恐後世子孫不才，不能承繼，我所言者如此。”太祖說：“斡歌歹既如此說，中也者。”又問拖雷如何說，拖雷說：“父親指名說的，兄跟前忘了提說，睡著時喚醒，差去征戰時即行。”太祖說：“是。”又說：“合撒兒、阿勒赤歹、斡惕赤斤、別勒古台四個弟的位子裏③，他的子孫各教一人管的，我位子裏，教一個子管④。我言語不差，不許違了。若斡歌歹的子孫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孫每，豈都不生一個好的⑤？”

①《元史·朮赤傳》曰：朮赤者，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地，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朮赤薨，子拔都嗣。拔都薨，弟撒里答嗣。撒里答薨，弟忙哥帖木兒嗣。忙哥帖木兒薨，弟脫脫忙哥嗣。脫脫忙哥薨，弟伯忽嗣。伯忽薨，弟月即別嗣。據史文，則拙赤封地，史臣已不能指其地名。《蒙古源流》云：汗在時，令長子察干岱于俄羅斯即汗位，次子珠齊于托克瑪克即汗位，三子謂德格依留守漢位，幼子圖賴守產。據《源流》云云，則察干岱即察阿歹，其封地為俄羅斯；珠齊即拙赤，其封地為托克瑪克。既以察阿歹為長子，拙赤為次子，而托克瑪克又不能實指何地。惟泰西洋人所著《四裔年表》云：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成吉思汗卒，以屬地分王四子，第三子察喝台立國於波斯之士蘭。是則托克瑪克即波斯地，以波斯人記本國事，勝於蒙古之耳聞。既以波斯分與察阿歹，自以俄羅斯分與拙赤，則《源流》之說，乃少長之混淆，一將名字互易，而長次分地，本自不訛。又瞭然於托克瑪克確為今之波斯國，蓋波斯為回回祖國，可即《元史·旭烈兀傳》所謂“建庭

於忽里模子之地”者也。《祕史》所云二人各守封國者，至此始昭然矣。②《元文類·太師廣平王玉昔帖》：皇子察哈歹出鎮西域，有旨從博爾朮受教。博爾朮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謹白龍魚服之戒。玉昔帖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 ③阿勒赤歹蓋太祖弟合赤溫之子，合赤溫是時已歿，封阿勒赤歹為後，故曰四個弟也。《輟耕錄·元宗室世系譜》：濟王哈赤溫生濟南王按只吉歹。《元史·太宗紀》：八年，詔以中原諸州民户，分賜諸王、貴戚，斡魯朵按赤帶撥賜濮、棣二州。《移剌捏兒傳》：子買奴從諸王按赤台征女直。皆即此“阿勒赤歹”之對音也。《王珣傳》作“諸王按只台”。《張榮傳》作“按赤台那衍”。 ④朮赤一域，察阿歹一域，斡歌歹一域，各以一子管之，非四子但立一子也。 ⑤原太祖幅員之廣，東盡高麗，西極拂菻，南暨忻都，北至北海。崇建藩屏，長駕遠馭，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而其享國視漢、唐、宋為最促，百年之間，日本喪其精銳，海都鬨於蕭牆，奸臣內訌，羣寇外叛，數萬里之疆壤，遂擧起而亡之，豈得謂封建郡縣非兼而用之哉？有取天下之力，而無治天下之法，及夫土崩瓦解，曾不能撓斡難之滑流，保和林之片壤。天之所壞，人不能支，雖同姓受封，遠等姬嬴，非劉不王，潛契漢鼎，亦何益焉！觀其垂裕之謀，詎云不密？揆其效驗，事與願違，吳起有云：山河非險。有天下者，可為鑑已。

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兒罕說①：“你先說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不兒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說：“你氣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肯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敢不如何敢這般說？將我這軍馬逕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祐護，回回處回來時，却去征他。”

①以《本紀》考之，太祖四年，西夏納女請和，其時夏主為李安全。十四年，太祖征西域。上一年十三年，伐西夏，其時夏主為李遵頊也。

兔兒年①，太祖去征回回，命弟斡惕赤斤居守，以大人忽蘭從行，命者別做頭哨②。速別額台做者別後援，脫

忽察兒做速別額台後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待太祖到時却夾攻。者別如命，從篾力克王城邊經過，不曾動他百姓[3]。至第三次，脫忽察兒經過，搶了百姓的田禾。篾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剌勒丁相合，領軍迎太祖廝殺[4]。太祖命失吉忽秃忽做頭哨，與札剌勒丁對陣，敗了[5]。將追及太祖處，者別等三人自札剌勒丁後至，將扎剌勒丁勝了[6]。欲入不合兒城不得[7]，直追至申河，軍馬溺死者殆盡[8]。獨札剌勒丁與篾力克逆申河走去[9]。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10]，至子母河巴魯安客額兒地面[11]，下了營，命巴剌追札剌勒丁等[12]。以者別、速別額台兩人有功，賞賜了。以脫忽察兒違令，欲廢了，後不曾，只重責罰，不許管軍[13]。

①十四年己卯，即宋甯宗嘉定十二年。 ②《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諸國，將部曲萬人以先，紀律嚴明，所向克捷。案："罕勉力"即"勉力罕"之倒文，下文"篾力克"之對音也。"鎖潭"即"算灘"，《元文類》五十七宋子貞撰《耶律楚材碑》曰：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七驁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按："梭里檀"亦即"算灘"之對音。《耶律楚材集·進征西庚午元曆表》云：庚辰聖駕西征，駐蹕尋斯干城。 ③《本紀》：十六年辛巳秋，帝攻班勒納城。"班勒納"即"篾力克"對音也。《西游記》有班里城，亦即此"篾里克"對音。《記》云：溯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尚聞犬吠。即敘此篾力克事也。又曰：西域主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滅里可汗"即"篾力克王"也。《西域水道記》曰：喀什噶爾西方有墨克國。墨克殆即篾力克城矣。 ④《本紀》曰：十七年壬午夏，西域主札蘭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 ⑤《本紀》曰：忽都忽與戰不利。 ⑥《本紀》曰：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蘭丁遁去。 ⑦不合兒城，今布哈爾也，亦作"布哈

拉。"《本紀》作"蒲華城"，又作"卜哈兒城"。《傳》又作"不花城"。別書又作"花兒"，又作"蒲花羅"，皆對音字也。《紀》曰：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蓋既為太祖所攻克，先得布哈爾，並得薛迷思干，故兩國之主欲入布哈爾城不得也。《地理志·西北地附錄》：篤來帖木兒。所轄有不花剌、哈散納傳，太祖征西域，下不花剌等城，不花剌即卜哈兒也。趙汝适《諸蕃志》曰：大食國據諸蕃要衝，舟車輻輳，蒲花羅等皆其屬國。《耶律留哥傳》曰：帝征西域，留哥既卒，長子薛闍扈從，帝曰："薛闍從朕征西域。"回回圍太子於哈馬爾城，薛闍引千軍救出之，身中槊，又於蒲華掃思干城與回回格戰，傷於流矢，以是積功為拔都魯。耶律楚材《贈蒲察元帥》詩："閒乘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蒲花羅、蒲華，即今所云"布哈爾"也。《西域聞見録》曰：布哈拉，回國也。在葉爾羌之西，馬行二十五日可至，城池堅厚闊大，周凡十二門，以十二辰布之。稱其君曰汗。《西域水道記》曰：蘇提布拉克嶺，東為阿部，西為霍罕。霍罕西十五程曰布哈爾，亦大國。《新疆賦》注曰：布哈爾，距葉爾羌四十日程。 ⑧申河今印度河，唐時名新頭河者也。《海國圖志》七十引《長阿含經》曰：阿耨達池南有新頭河，從獅子口出，從五百河入西南海。元好問《遺山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碑》曰：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干、普花，見拒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萬。今案："遜丹"即"算端"，或作"算灘"，或作"瑣魯檀"。"斜迷思"即"薛迷思干"大城也。"普花"即"不合兒"城也。"嗔木連"即"申河。"西域謂河曰木連也。《祕史》有"刊木連"，《西使記》有"昏木輦"，《西游記》有"吹没輦"，皆"木連"二字對音。即印度河矣。南懷仁《坤輿圖説》曰：印度河長四千里，入海口濶闊一百六十里。 ⑨《四裔編年》曰：宋甯宗嘉定十三年，波斯王馬罕米古里卒，子吉剌丁嗣立。及嘉定十五年，蒙古來攻，王奔印度。次年，降于蒙古。至嘉定十九年，蒙古以波斯分王四子，其第二子察哈台立國於土爾。所云"吉剌丁"，即"札剌丁"之對音矣。《元史·速不台傳》曰：壬午，帝征阿阿國，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與只别追之，及於灰里河。只别戰不利，速不台駐軍河東，戒其衆人爇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既度川，行數千人為

游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至，滅里逃入海，不月餘病死。此即篾力克逆申河走去事也。 ⑩沈刑部曾植曰：此即《經世大典》及《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之"巴達哈傷"。今巴克達山地也。 ⑪《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有地名"八哈剌因"，即"巴魯安"對音。《本紀》：十八年夏，避暑八魯彎。亦即"巴魯安"之對音也。 ⑫巴剌本札剌亦種人，見前文四卷。《本紀》曰：遣八剌追之不獲。 ⑬《宗室世系表》：脱忽大王，太祖兄蒯只哈兒王之第三子，

太祖自回回地面歸①，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②。過阿梅河③，至兀籠格赤城下營④。命拖雷往亦魯等城下營⑤，拙赤等至兀籠格赤下營了⑥，差人來説："如今俺三人内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⑦。

①《西游記》曰：壬午九月，至邪迷思干大城，止駐蹕於城之東二十里。六日，入見。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三日，東過霍闌没筆大河，至行在。癸未正月十有一日，馬首遂東。二十一日，東遷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蘭約三程。二月十七日，入見，上曰："朕已東矣"。據此文，則太祖自回回歸，在十八年正月後。 ②《本紀》曰：十八年夏，避暑八魯彎川，皇子朮赤、察罕台、窩闊台及八剌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 ③《元史·憲宗紀》：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事。即此"阿梅河"之對音矣。又作"阿木河"，《憲宗紀》：六年，以阿木河隆民分賜諸王百官，《明世法録》曰：迭里迷去哈烈二千餘里，在撒馬兒罕西南，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渡，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又作"暗木河"，《郭寶玉傳》曰：次暗木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一時延燒，乘勝直前，破護岸兵五萬，斬大將佐里，遂屠諸壘，收馬里四城。《西域水道記》曰：阿母河在鐵門關之南，憲宗三行省，西城居其二，别失八里行省控制西域右地，阿母河行省控制西域右地。世祖即位，省阿母河行省不立官司矣。程大理司文《西游記跋》曰：阿母河，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思海。 ④《本紀》曰：十六年辛巳秋，皇子朮赤、察台台、窩闊台分攻訛答剌等城，下之。 ⑤《本紀》曰：十六年辛巳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兒可、馬魯訛剌思等城。十七

年壬午春，拖雷克徒思、蔑察兀兒城。遣軍經木剌夷國，大掠之。渡搠搠闌河，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 ⑥《元史·曷思麥里傳》曰：帝親征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札剌丁合戰于月亦心揭赤之地，敗月亦心揭赤，按：月亦心揭赤，當作"月戀揭赤"，"戀"俗書作"恋，"故訛。即此"兀籠格赤"也。《通鑑輯覽》注曰：和闐回部所屬六城，有玉隴哈什城。蓋即元時所謂玉龍城也。《西域水道記》曰：和闐河，西源曰哈喇哈什河，東源曰玉龍哈什河。《太祖紀》"分攻玉龍傑赤"是也。河產良玉，其餘哈喇哈什、桑谷、樹雅、哈朗歸山四處，又《新疆賦注》曰：張匡鄴《行程記》載于闐玉河三，其白玉河即今玉龍哈什河，緑玉河即今哈剌哈什河，烏玉河即今阜窪勒河。 ⑦以拙赤、察阿歹不相能，而太宗能服之。他日太祖崩，諸王雍戴太宗即位，蓋亦根源於此。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剌兒等城①，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山領處過夏了②。就等候巴剌③，差人去對拖雷說："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拖雷已取了亦魯等城④，正攻出黑北連城⑤，至城破，方回來與太祖相合⑥。

①國朝陳履中《河套志》曰：榆林府靖邊縣靖邊營，宋之兀剌城也。延安遠在其南，長城近列於北。明撤內地兵以守此，非以其衝要乎？又曰：兀剌宋所築之城也，即今哨馬營，在延安府南三百二十里，大邊在北一里。明移保安縣兵屯此，哨馬又謂之范將軍馬營，文正公舊跡也。《本紀》曰：十四年，帝親征，遂取訛答剌城。"訛答剌"即"兀都剌"之對音，蓋此城得之最早矣。 ②《元史·鎮海傳》：命屯田於阿魯歡立鎮海城戍守之。案：阿勒壇豁兒者，今黄河源，稱為"阿勒坦郭勒"，對音字也。"坦"字即"奇爾"二字之合音，猶云營盤也。《新疆賦注》曰：羅布淖爾濱行千九百里，東南至巴顏哈喇嶺之麓，為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始出，其地有巨石高數丈，岩壁皆土，作黄赤色，壁上有天池，流水百道，皆黄金色，東南流注為阿勒坦郭勒。又東北流三百里，有泉數百泓，錯列如星，為鄂敦塔拉，即星宿海。阿勒坦郭勒入其中，夾諸泉東北流，是為黄河。《西域傳補注》曰：蒙古語謂黄金為阿勒坦，故名其地曰阿勒坦也。羅布淖爾伏流

湧出，噴為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為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好《元史》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 ③遣追札剌勒丁於欣都思，故待其還。 ④前注引《本紀》所云"也里"城，即"亦魯"對音。 ⑤出黑扯連，今印度北有地名西刻，即"出黑"之對音也。《海國圖志》引《外國史略》曰：五印度西刻地在後藏南，長七百六十里，闊百三十里，與後藏交界。多山嶺，遍地江流，乃印度五支江所派也。其都曰拉合，其君常至此避樂。又有雲勒悉城，王所藏庫處。莫但城，乃製造綠緞之處，所屬之谷曰加治彌耳，高於海面五百八十丈，所環之峰最高者約千七百丈，冬夏積雪不消。昔大蒙古之君夏時於此納涼，為加治彌耳國之名勝地。 ⑥《本紀》曰：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

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了。及回，太祖三日不許三子入見，木合里等說①："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兒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護，既屈服了回回百姓，俺衆人皆歡喜，皇帝如何這般怒？兒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後教他謹慎，可以着他來見。"太祖怒遂少止，教拙赤等來見，太祖依舊怪責。三子恐懼流汗，有帶弓箭的晃孩、晃塔合兒②、搠兒馬罕等三人向前說③："三子如初調習的鷹雛一般，方纔出征，如此怪責，恐向後學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敵人，將俺如西番狗般使去。天若祐護，將敵人勝了，凡金銀匹帛都將來獻。"又說："這西邊有巴黑塔惕種的百姓合里伯王④，可命那裏出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晃孩、晃塔合兒二人，命搠兒馬罕征合里伯王去了⑤。

①按《本紀》：十三年，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十四年，屠絳州。十五年，徇真定，攻東平，趨洺州，徇河北。十六年，出河西，攻延安。十七年，克乾、涇、等州，攻鳳翔。十八年春三月，薨。未嘗從征西域。此云"木合

里說，"當是十七年自關中疏陳耳。 ②前文四卷之晃答赫兒，當即此人。 ③前文十四卷亦作"綽兒馬罕。" ④"巴黑塔"即"巴達"二字之對音。"合里伯"則"阿剌伯"國是其地。《西使記》曰：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法里。其城有東西，城東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甓。其國俗富庶為西域冠。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王，土人相傳報達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諸蕃志》作"白達"，趙汝适《諸蕃志》曰：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一都會，自麻囉拔國約陸行一百三十餘程，過三十餘州乃到。國極強大，馬器甲甚盛，王乃佛麻覆勿真下，子孫相襲傳位。至今二十九代，經六七百年。大食諸國或用兵相侵，皆不敢犯其境。王出，張皂蓋金柄，城市衢陌民居豪侈，多寶物珍段，少米魚菜，人食餅肉酥酪，產金、銀、琉璃、白越諾布，國人以好毛布纏頭及為衣服。七日一次削髮，剪爪甲，一日五次禮拜天，遵大食教，故諸國敬焉。《職方外紀》曰：百爾西亞西北諸國，皆為度爾格所并，有國曰亞剌比亞，中有大山名西乃。上古之世，天主垂訓召一聖人美瑟於此，賜以十戒著於石版云云。其云百爾西亞者，今白西，即古之波斯。度爾格者，今土耳其地。亞剌比亞，即阿剌伯，又即《祕史》之"合里百"對音也。《外紀》作於天啟初年，據此，則合里白自萬曆以拜并入於土耳其，故不自為一國，今西人所稱乃故址矣。《瀛環志略》曰：阿剌伯，回教初興之國也。北界東土耳其，東界波斯及阿勒富海，南距印度海，西抵勒爾西海，長四千餘里，廣三千餘里。其地西南濱海一帶腴壤，中央戈壁，古為土夷散部，恒役屬於波斯。陳宣帝大建元年，有摩哈麥者生於麥加，少年為商，往來西國，娶富商之寡，遂致大富。不識字而性聰敏，以佛教拜偶象為非，思別創教門以自高異。入山讀書數年，著書曰《可蘭》。入其教者，焚香禮拜念經，禁食豬肉。唐高祖武德四年，避難於麥地拿，土人靡然從教，徒黨日衆，不人教者率衆攻之，兵敗徒散，收合復起，遂滅大敵，據阿剌伯全土，鄰部皆畏從之，故回教遂蔓延西土。當其盛時，肯翦滅波斯，薦食羅馬，據阿非之全境，裂歐羅之西垂，縱橫三土，幾於無敵。後為土耳其所攻，屬藩盡失，日就衰微，卒乃納貢於土耳其，稱藩國焉。西域稱摩哈麥為派罕巴爾，華言天使也。其前裔稱和卓木，華言神裔也。麥地拿為摩哈麥葬處，嵌以鐵棺，每歲諸回回來兩地禮拜，近者數千里，遠者數萬里，接踵膜拜，以數萬計。阿剌伯地

分六部，古條支國也。回教既興，乃有天方、天堂等名，其國在波斯之西南，前明時累次朝貢，多由西域陸路。明初鄭和等由海道使西洋，至天方而止，稱為西洋盡處。彼蓋由印度海駛入紅海，遂以為海盡於此，而不知小西洋之外，尚有大西洋也。 ⑤按《元史·憲宗三年紀》：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八年，諸王旭烈兀討回回哈里發，平之，擒其王，遣使來獻捷。則此役至憲宗方竣事。所云"哈里發"，即"合里伯"也。八哈塔，又即《西使記》之"報德"矣。

再欣都思種①、巴黑塔惕種兩間，有阿魯等種②，命朵兒伯朵黑申去征進。

①此今印度國，官書稱"溫都斯坦"，又作"痕都斯坦"者也。《乾隆府廳州縣志》曰：溫都斯坦，亦西域回國之大者，葉爾羌西南行六十日至克什米爾，復西南行四十餘日至溫都斯坦，水亦有通，境內江河皆通海岸。時有國廣海航到彼停泊，其東北即克什米爾國。《瀛環志略》曰：緬甸之西，兩藏之西南，有廣土突入南海，形如箕舌，所謂印度者也。《漢書》謂之身毒，又稱天竺。六朝以後，釋典皆稱印度，今稱溫都斯坦，一作痕都，又作忻都，又作興都，一音以華文譯之，遂人人殊。凡外國地名皆類此。印度有五，地形入海之處為中南兩印度，東印度東界緬甸，北連後藏；北印度雪山拱抱，東為後藏之邊徼，西為西域之札布，即布哈爾東南部落。西印度跨印度河，與西域之阿富汗俾路芝接壤，東西約五千餘里，南北約七千餘里。境內名水二，東曰安額河，發源西北，東南流，至孟加拉，雅魯藏布江從東北來會之，入海，印度人稱為藥水，佛書所謂恒河者也。西曰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至信地入海，其地為佛教所從出，故自古著名。自後漢通中國，唐時屢入貢，趙宋時為回部所侵削，元起北方，太祖征服西北印度，世所傳過角端而還兵者。至憲宗朝，復征服中印度，以宗王駙馬分王其地，東南諸部皆聽役屬，由是五印度為蒙古別部。元末，駙馬帖木耳王撒馬兒罕，威行西域，印度諸國皆臣服。 ②巴黑塔惕種，即報達國也。報達國東有大河，為今之阿勒富海，亦名東紅海。自紅海以東為今波斯國地，又東為阿富汗及俾路芝地。俾路芝一名忽魯謨斯，其東為印度河，與印度分界，所謂欣都思也。考《元史》，欣都、印度、身毒等名雜

出，《太祖本紀》：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此印度也。《憲宗本紀》：二年秋七月，命諸王禿兒花撒邱征身毒，此身毒也。三年夏六月，命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兒等國。此欣都思也。三名雜出，而本自對音，總是欣都思國也。此合里伯王為今時之阿剌伯國。然《元史》亦二名雜出，《憲宗本紀》：三年夏六月，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六年，兀良合台討白蠻等，克之。八年，諸王旭烈兀討阿阿哈里發，平之。似以"合里發"與"八哈塔"為兩國，又多"白蠻"之名。不讀《祕史》，不知"合里發"，是"合里伯"與"阿剌伯"之對音。此為國名，"八哈塔"是"巴黑塔"與"報達"之對音，此為種類。今欣都思與巴黑塔兩種之間，元時名阿魯，即今之阿富汗及忽魯謨斯與波斯三國也。《瀛環志略》曰：阿富汗，回部大國也。北界布哈爾，東界印度，南界俾路芝，西界波斯，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國本波斯東境，明正德初，有巴卑爾者，自立為國。康熙中，波斯衰亂，乘勢并其全土。越十七載，波斯復興，滅阿富汗。阿富汗王子收復故土，仍與波斯并立，俾路芝在阿富汗之南，亦回部也。東接東印度，西接波斯，南臨印度海，東西約一千八百里，南北約六七百里。國無王，分六部，各有酋長。其立國不知所自始，明初，鄭和使西洋，乃有忽魯謨斯國名。泰西人舊圖，阿富汗、俾路芝皆歸入波斯，回族分爭，遂別成部落耳。波斯回部大國，東北連沙漠，界布哈爾，東界阿富汗、俾路芝，西接東土耳其，北抱裏海，與俄羅斯接壤，南抵阿勒富海，與阿剌伯毗連。長約四千餘里，廣約三千里，雄富多寶貨，與中國貿易最旺，所云碧眼波斯胡也。唐初，回教興於阿剌伯，波斯與之鄰，國為所奪，由是為回回大部。元末，駙馬帖木兒據撒馬兒罕，富強無敵，今葱嶺以西裏海以東諸回部，皆撒馬兒罕所屬。遣其子沙魯哈據波斯，稱哈烈國。明永樂間嘗入貢，為諸部之首，後為土耳其部人所奪，傳二百餘年，衰亂，尋為阿富汗所并。康熙中，故王裔恢復舊土，地分十一部。唐初，阿勒伯人摩哈麥創立回教，因起兵攻阿剌伯，奪其國，時波斯衰弱，為摩哈麥所并，故自唐以後，波斯遂為回回國。以上皆徐中丞繼畬《志略》語，可以為印度阿剌伯兩國中間之證。但波斯一國，今昔界異，元太祖時之回回國，本是波斯，其南界濱海之地，乃阿魯之部落，故既遂逐回回國王，又并收此阿魯部落也。"阿魯"即"忽

魯”二字對音，《元史》旭烈兀與拔都等克馬扎兒部，遂留鎮西域，建庭於忽里模子之地。元之忽里模子，即明之“忽里謨斯”，惟元代建庭至明初尚沿其號，所以鄭和使西洋有此國名。而不見於唐、宋，良由《元史》太略，祇有蛛絲馬迹可以尋求，元人明人及西人各就所見述之，詳彼略此，自所不免，蛛絲馬跡踪而跡之，在於學人耳。

再命速別額台勇士征迤北康鄰等十一部落①。渡亦的勒、札牙黑二水②，直至乞瓦兒綿客兒綿等城③。

①前文九卷篾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剌溫過康里、欽察種去，此云康鄰，即是康里。“里”之與“鄰”，一聲之轉，猶“脱斡鄰”亦稱“脱斡里”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有欽察，無康鄰。欽察之上有阿蘭阿思，或“阿蘭”，本“康鄰”對音，或即與欽察連地，而統屬於欽察，均難臆解。其十一部落，曰康鄰，曰欽察，亦作乞卜察，曰斡魯思，曰阿速，祇此見於《祕史》，餘七部史無明文。《速不台傳》：丙子，帝會諸將討篾里乞，部主霍都奔欽察。明年，奏請討欽察，隨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至太和嶺，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衆潰走。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斯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大掠阿速部而還。此即太祖命速別額台征康鄰事也。《曷思麥里傳》曰：帝遣使趣哲伯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失兒灣沙等城悉來附。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皆敗降。又招下黑林城，進克斡羅斯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密只思艘，獻諸朮赤太子，誅之。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脱思可汗戰，又敗其軍，進至欽察，亦平之。此皆太祖朝征迤北康鄰等十一部落事。 ②此今俄羅斯國人裏海之烏拉河及佛兒格河也。知即此二水者，前文九卷古出魯克與忽都合勒、赤剌溫由金山渡額爾齊斯河而西，元兵亦渡河而西，則必渡二水始至俄羅斯之莫斯科窪。此俄羅斯歷古建庭之地，當為欽察國，自康熙四十年始西遷彼得羅堡也。《朔方備乘》曰：裏海者，大地中央巨澤也。蔥嶺之西，水皆西流。最大者，北曰納林河，南曰阿母河，皆注於鹹海，即古稱徙都海也。鹹海之西有巨澤，曰裏海，蒙古語謂之騰吉斯鄂模。距鹹海不過數百里，而廣大數倍，南北約三千餘里，東西約千里，受西北諸國之水，汪洋似海，而不通大海，故名裏海。逾裏海以西，即俄羅斯東南境，伊黎之北曰哈薩克，其右部之北曰北哈薩克，北哈薩克西北

約四百里即烏拉嶺，烏拉河出焉。西南流千數百里，至河斯達拉罕東境，入裏海。佛兒格河，一曰窩爾牙河，東南流七千餘里，入裏海。河源出倭斯瑪城之西北四百里外窩集中，東南流，又西南流，鄂噶河自西來會；又東流，喀穆河自東北來會；又西南流，逕薩拉多傅城，又南流，始名額集爾河，一作額濟勒河。又東南流，分數派，入裏海。今案：先渡亦的勒，故知即烏拉河，次渡札牙黑，故知即佛爾格河也。《捏古剌傳》曰：憲宗朝，與也里牙阿速三十人來歸。也里牙似即窩爾牙河，蓋"也"字與"額"音近，額兒齊斯河亦云也兒的石河，是其例也。"阿速"即河，《地理志》云：阿速以水為名也。 ③《四裔年表》曰：宋甯宗嘉定十四年，元太祖自蒙古伐俄羅斯。《俄國志略》曰：宋理宗嘉定時，有蒙古人成吉思之子名拖雷者，率兵至俄國西鹹海旁之地，後又帶兵至裏海，繼又至尼泊河，征服小國無算。俄國率衆六邦戰於卡爾戛河之上，該河入於阿薩夫海，亦為所敗。案：尼泊河，即烏拉河，亦即亦的勒水。卡爾戛河，即佛兒格河，亦即札牙黑水也。乞瓦綿客兒綿，不見於它書，明代西洋人撰《職方外紀》，稱俄羅斯國曰莫斯哥未亞，核其地段，即今"莫斯科窪"之對音，然則乞瓦綿客兒綿，當即其一，故曰直至也。蓋直抵其都矣。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鎮守。有姓忽魯木石①，名牙剌洼赤的回回父子二人②，自兀籠格赤城來見太祖③。因其能知城池的緣故，遂命其子馬思忽惕與鎮守官一同管不合兒等城④。又命牙剌洼赤管北平⑤。

①蓋即忽魯謨斯國之宗族，故姓忽魯謨斯，譯字不同，故作"忽魯木石"也。其地在西域之中，東控身毒，西連大食佛菻，故元代建庭於此，以旭烈兀領之。蓋征西域時，建議於是人，不始憲宗矣。《職方外紀》曰：百爾西亞南有島曰忽魯謨斯，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其地悉是鹽，否則硫黃之屬。草木不生，鳥獸絶迹，人著皮履，遇雨過履底一日輒敗。多地震，氣候極熱，人須坐卧水中，没至日方解。又絶無淡水，勺水亦從海外載至，其艱如此。因其地居三大州之中，凡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之富商大賈，多聚此地。百貨駢集，人烟輻輳，凡海内珍奇之物，取之如寄。土人言大下若一戒指，此地則戒指中之寶物也。明王圻《稗史彙編》曰：忽魯謨斯

國邊海倚山，各處番船雲集，民皆富饒。舉國皆回回教，每日三次禮拜，人青白魁偉，衣冠清楚。娶妻則男家請教門官主婚，飲食用酥油，市有燒羊、燒雞、燒薄餅、哈里撒一應麵食。以銀鑄錢，名底那兒。國無酒館，飲酒棄市，土產各番寶物。 ②牙剌洼赤，《元史·昔班傳》作"闊里別斡赤"，對音字也。《傳》云：聞太祖北征，領兵來歸，從征回回國，數立功，自請為本國坤閒城達魯花赤，從之。即其人也。"坤閒"即"忽魯"二字之轉聲。《旭烈兀傳》忽魯模子即其地，模子蓋城郭之稱也。《元史·阿剌瓦而思傳》曰：阿剌瓦而思，回鶻八瓦耳氏，事其國為千夫長。太祖征西域，駐蹕八瓦耳之地，玆部曲來降。即其人也。 ③太祖十六年下玉龍傑赤城時駐蹕鐵門關。 ④《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巴克達山居蔥嶺中南境，漢時當為烏秅國地，國之西有布哈爾等回國。 ⑤《太宗紀》：十三年，命牙老瓦赤主管漢民公事。《憲宗紀》：元年，以牙剌瓦赤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世祖紀》：憲宗令斷事官牙魯瓦赤總天下財賦，於燕視事。

太祖征回回七年①，初命巴剌追回回王札剌勒丁并篾力克王，追過申河，直至欣都思種地面②，根尋不見。回來，却將欣都思邊城百姓的駝羊都擄了③。於是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④。第七年雞兒年秋⑤，回到禿剌河黑林的舊營内⑥。

①《本紀》書十四年親征至二十年邁行宮。 ②《郭寶玉傳》曰：辛巳，可弗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捋思干城，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即此回回王至欣都思事也。《西游記》曰：辛巳十月，至答剌速河，逢東夏使回。使者回，七月十二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 ③《四裔年表》：嘉定十七年，蒙古伐印度。《西使記》曰：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户，民居以蒲為屋，夏大熱，人處水中。印度即漢身毒也。 ④當在十九年甲申。 ⑤太祖二十年乙酉，是為宋理宗寶慶元年。 ⑥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過夏國新安縣》詩，作于丁亥九月望日。詩云："昔年今日度松關，"原注云："西域陰山有松關。"計楚材扈從太祖征西域，是與太祖同度陰山，當在九月十五日，其云"昔年"者，係由丁亥年逆憶乙酉九月望日也。《楚材

集》載《辨邪論序》，稱"乙酉日南至叙於瀚海軍之高昌城。"則九月望日回到松關，九月末回到和林也。又《楚材集·從容庵録序》："甲申中元序于西域阿里馬城。"楚材扈從太祖，則近額兒的石水者，即阿里馬城也，今伊犁之地是也。《輟耕録》曰：太和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麗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識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駕。《元文類·耶律楚材碑》云：上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頭，馬尾，緑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省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帝即日下詔班師。明張寰《清賞録》第十一卷引耶律楚材扈從《西征記》曰：北印度土人不識雪，歲二月麥，盛夏置錫器于沙中，尋即鎔鑠；馬糞墮地，為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古今傳記不載。

元朝祕史卷十四

成吉思既住過冬，欲征唐兀[1]。從新整點軍馬，至狗兒年秋[2]，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從行。冬間，於阿兒不合地面圍獵，成吉思騎一匹紅沙馬，為野馬所驚，成吉思墜馬跌傷，就于搠斡兒合惕地面下營[3]。次日，也遂夫人對大王并衆官人說："皇帝今夜好生發熱，您可商量。"於是大王并衆官人聚會，其中有脱侖議說[4]："唐兀是有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動。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時，再來攻取。"衆官人皆以為是，奏知成吉思，成吉思說："唐兀百姓兒咱回去，必以我為怯，且這裏養病，先差人去唐兀處，看他回甚麽話。"遂差人對唐兀主不兒罕說[5]："你曾說要與咱做右手，及我征回回，你却不從，又將言譏諷我。如今已取了回回，我與你折證而言。"不兒罕說："譏諷的言語我不曾說。"有阿沙敢不說："是我說來。要與我厮殺時，你到賀蘭山來戰[6]。要金銀緞匹時，你往西涼來取[7]。"使臣回，將前言說與成吉思，成吉思說："他說如此大話，咱如何可回？雖死呵，也去問他。長生天知者。"遂到賀蘭山，與阿

沙敢不斯殺，阿沙敢不敗了⑧。走上山寨，咱軍將他能斯殺的男子並馱馱等物盡殺擄了，其餘百姓縱各人所得者自要。

①注見前文五卷，《本紀》曰：二十一年丙戌，帝以西夏納仇人赤嘴喝翔昆，及不遣質子，詔親征。按赤嘴喝翔昆，即王罕子桑昆亦剌合也。明人撰《元史》不知對音，故錯出難悟。 ②太祖二十一年丙戌，宋理宗寶慶二年也。 ③據《西遊記》，太祖墜馬在十八年癸未，二月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踣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自後兩月不出獵。邱處機親至西域，目擊進諫，豈有訛誤？此文言狗兒年秋者，乃是癸未年前預備之辭，否則成吉思兩次墜馬，方為可通，但阿兒不合及捌斡兒合兩地皆在西域，則歲月不如《西遊記》之確也。阿兒不合者，即阿里馬城，又即阿里麻里城，又即明之亦力把力也。《西遊記》曰：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宿于西果園，土人呼果為阿里馬，蓋地多果實，以是名其城。東歸時，於吹没鞏南岸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至阿里馬城之東園。《西使記》曰：出鐵木兒獵察關，至阿里，市井皆流水交貿。有諸果，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録》曰：阿力麻里，諸王海都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回鶻五城，唐號北庭都護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按此數説，則其地即今伊犁。阿力麻里，即阿里麻里。阿里麻里，即阿里馬，而"阿里馬"三字，又即"阿兒不合"四字急讀之對音也。捌斡兒合，即《元史·西北地附録》之"撒麻耳干"，《哈散納傳》作"薛迷則干"，又即《明史·西域傳》之"撒馬兒罕"，又即《太祖本紀》之"薛迷思干"，又即《西遊記》之"邪米思干"，又即《西使記》之"撏思干"也。 ④《元史·伯八兒傳》：父脱侖闊里必扈從太祖征西域。案：闊里必即前文十卷之扯兒必。 ⑤《本紀》：十三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出走西涼，是時夏主乃李睍也。 ⑥賀蘭山，今蒙古札薩克所轄"阿拉善"旗，是其對音也。程大昌《北邊備對》曰：賀蘭山，在靈州保静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駝馬為賀蘭。《河套志》曰：賀蘭山，在寧夏府西六十里，陽屏西夏，陰阻北番，延亘五百餘里，邊境倚以為固。上有廢

寺百餘，多元昊故宮遺址，樹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馬賀蘭，故名。《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西套厄魯特三旗，駐牧賀蘭山陰，及龍首山北，在河套以西，唐時屬河西節度使。廣德初，陷于西番；宋景德中，陷於西夏；元屬甘肅行中書省，明為邊外地；國朝初，蒙古阿拉善厄魯特部落駐牧套內，後噶爾丹强，伊滅套西，其酋逃竄近邊，康熙二十五年，上書求給牧地。詔于寧夏邊外劃界給之。賀蘭山在旗東。 ⑦《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西套厄魯特，晉為前涼後涼北涼所有，《元史·地理志》曰：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為路七，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為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為西涼府。 ⑧《本紀》曰：二十一年二月，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鄂羅和拉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雅爾等縣。十一月，帝攻靈州，丙寅，渡河擊夏師，敗之。二十二年丁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寧二州。

成吉思在雪山住夏①，調軍去將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盡絶擄了，賞孛斡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②。又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③，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④。已前金主曾倚仗着他做近侍，將咱速速祖宗廢了⑤。你二人是我近侍，却將他每來使喚者。"

①案下文有賞木合黎財物語，則是時木華黎未卒也。《本紀》書太師國王木華黎薨在太祖十八年，則此時所住雪山，乃西域雪山，非西夏之山。以太祖班師西域是十九年以後事，其親征西夏又二十一年以後事，計其年月，是時木華黎卒四年矣，故知其仍是追溯征西域時所住雪山也。自漠北至西域隨地皆雪山，太祖所住雪山，蓋鐵門關外千里。《輟耕録》曰：邱處機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元史·郭寶玉傳》曰：辛巳可弗又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撚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谷中雪深二丈，寶玉請封山川神。壬午三月封崑崙山為元極王。據此傳知即崑崙也。《輟耕録》曰：朶甘思東北鄰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勝吉里塔，即崑崙山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上

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新疆賦注》曰：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十里為大雪山，名曰呢辭衣，譯言雪也。 ②《本紀》：十六年，木華黎出河西，克霞、綏、德、保、安、鄜、坊、丹，等州，進攻延安。所云調軍者即在於此役。 ③《輟耕録》氏族條叙元代漢人八種：曰契丹，曰高麗，曰女直，曰竹因歹。是女直與竹因，均元代所稱漢人種族之一。"竹因"即此"主因"之對音。但《祕史》此文云：金國的主因種，究其所以稱主因者，"朱里真"三字之併文，即前文七卷王罕所用之"只兒斤"部轉聲，又即《大金國志》所謂金國本名朱里真，訛為女真者也。 ④《蒙韃備録》曰：太師國王出師多帶妻孥，我使入彼國，國王相見了，命之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姬侍稱夫人者八人，皆共坐。所謂諸姬，皆粲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之類。又曰：摩睺羅國王每征伐來歸，諸夫人連日各為主禮，具酒饌飲燕。 ⑤"速速"當作"達達"，字之誤也。前文一卷兀兒失溫河塔塔兒種人，將俺巴孩拿了送與大金。此即廢殺元代祖宗之事，今太祖以此種人分屬兩人也。

成吉思自雪山起程①，過兀剌孩城②，却來攻打靈州城③。時唐兀惕主不兒罕將着金佛並金銀器皿及男女馬駝等物，皆以九九為數來獻④。成吉思止令門外行禮。行禮間，成吉思惡心了。至第三日，將不兒罕改名失都兒忽，命脱俞殺了。對脱俞説："初征唐兀時，我因圍獵墜馬，你曾愛惜我的身體來，提説要回。因敵人言語不遜，所以來征，蒙天祐助，將他取了。今有不兒罕將來的行宫并器皿，你將去者。"

①以《西遊記》考之，太祖起程在十八年癸未，然邱處機既不同行，則扈衛有無折回，《記》未詳悉，《本紀》班師在二十年，還行宫在二十一年，其親征西夏則二十二年事。 ②《元史·地理志》曰兀良哈。按：《紀》：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良哈西關口入河西，獲西夏府將高令公，克兀良哈城。是此兀良哈城本屬西夏，非山内外之兀良哈也。姚燧《牧庵集·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曰：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

六朝，門閥甚峻，唯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夏甚盛強，雖宋、金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云云，"兀納"即《秘史》"兀剌孩"、《元史》"兀良哈"之對音。且據碑，則西夏李氏本祖李唐，蒙古稱西夏為唐古惕者，譌言唐國種，其說確矣。《輟耕錄》柯九思撰《黃河源志》曰：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河西，至黃河九渡。《乾隆府廳州縣志》曰：科爾沁六旗，在喜峰口東北八百七十里。明初置福餘外衛，以元後兀良哈首領為都指揮，掌衛事。阿祿科爾沁，在古北口東北一千一百里，明初于兀良哈地置為外藩。翁牛特二旗，在古北口東北五百二十里，明初以兀良哈部長置衛為外藩。巴林二旗，在古北口東北七百二十里，明初為兀良哈北境。據此則《秘史》兀剌孩城，今喜峰口古北口以北地也。③《元史·地理志》曰：寧夏府靈州，唐為靈州，又為靈武郡。宋初省於夏國，改為翔慶軍。錢良擇《出塞紀略》曰：唐《元和志》豐州西南至靈州九百里。靈州今靈夏衛靈州所也。④《本紀》曰：二十二年六月，夏主李睍降。《輟耕錄》曰：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將皆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多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

成吉思既虜了唐兀惕百姓，殺其主不兒罕，滅其父母子孫，教但凡進飲食時須要提說唐兀惕盡絕了。初因唐兀惕不踐言，所以兩次征進。至是回來，辛豬兒年，成吉思崩①。後將唐兀惕百姓多分與了他也遂大人②。

①《源流》曰：成吉思汗以丁亥七月十二日殁於圖爾思格依城，年六十六。案：是年為宋理宗寶慶三年，金主守緒正大四年。《輟耕錄》曰：太祖應天啟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真，國語曰成吉思，宋開禧二年丙寅十一月，即位于斡難河，自號可汗。至宋寶慶三年丁亥七月己丑崩于薩里川，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又《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曰：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次歸化城北，蒙古語庫庫河屯也。十九日，入城，觀甸城碑記。按歸化城乃元之豐州。二十日早發，二十一日入祁連山，有土城廢址，疑即碑所云甸城也。遠望石峰疊翠，入其中則亭皋蜿蜒，相傳元

世帝后俱潛居此山而不立陵墓。 ②《元史·兵志》有唐古衛領河西三千人。

成吉思既崩①，鼠兒年，右手大王察阿歹、巴禿，左手大王斡赤斤②，同在內拖雷等諸王駙馬并萬户千户等，於客魯連河闊迭兀阿剌勒地行③。大聚會着，依成吉思遺命，立斡歌歹做皇帝④。將成吉思原宿衛護的一萬人並衆百姓每就分付了。

①《本紀》曰：二十一年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渾垂山，取甘肅等州。秋，取西凉府綽羅和拉等縣，遂踰沙陀，至黄河九渡，取雅爾等縣。冬十一月，攻靈州。夏遣威明令公來援。帝渡河擊夏師，敗之。二十二年丁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寧二州。夏四月，帝次龍德，拔德順等州。閏月，避暑六盤山。是月，夏主李睍降，帝次清水縣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壽六十六。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謚聖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謚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②前文云：太祖征回回，命弟斡赤斤居守。《西遊記》：邱處機至小沙陀斡辰大王帳下相距不遠云，"斡辰"即"斡赤斤"，蓋斡赤斤是時嘗在斡難河上舊營。 ③《元史·太宗本紀》曰：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太祖第三子。元年己丑夏，帝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帝拖雷來見。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今按：阿剌勒者，蒙古語山也。《西域水道記》曰：凡山蒙古語曰鄂拉。"鄂拉"即"阿剌"之對音。此山名闊迭兀，即後文十五卷末所稱客魯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面者也。《本紀》曲雕阿蘭，即是"庫鐵烏阿剌"之對音。緣所採非一書，所譯非一人，故複音錯互，不悟其為一地，蓋翻譯之學未精也。此闊迭兀雖知其在客魯連河上，然以前文所述客魯連河地名求之，却無此名，計當在河之初源，今蒙古車臣汗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矣。 ④是為太宗。《元史·睿宗列傳》曰：方太祖崩時，太宗留衛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己丑夏，太宗還京，八月即位。

斡歌歹既立，與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親留

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惕種的王合里伯，曾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如今再教斡豁禿兒、蒙格禿兩個做後援征去①。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命速別額台征進去了，為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②，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不里、古余克③、蒙格等做後援征去④。其諸王內教巴禿為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為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户，也都教長子出征。"這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兀察阿歹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衆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兀察阿歹謹慎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⑤。

①蒙格禿與憲宗同名，知非憲宗者，是時憲宗征阿速，南北異路。此與四卷、十卷前文蒙格禿乞顏同名而不同一人。《憲宗紀》：二年，分遣諸王於各所，蒙哥都於擴端所居地之西。即其人也。又九年，諸王蒙哥都復攻巢州禮義山。 ②《元史·速不台傳》曰：乙未，太宗命諸王拔都西征八赤蠻，且曰："聞八赤蠻有膽氣，速不台亦有膽勇，可以勝之。"遂命為先鋒。徹又令統大軍。八赤蠻聞速不台至，大懼，逃入海中。 ③不里，據後文為察阿歹子。"古余克"即"貴由"二字之對音，定宗諱也。《本紀》曰：定宗簡平皇帝諱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尼瑪察氏，以丙寅年生帝。太宗命從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圍木栅山寨，以三十餘人與戰，帝及憲宗與焉。《元史語解》"貴田"改作"庫裕克"，更與"古余克"三字對音。《太宗紀》：七年，遣諸王拔都、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八年，詔以中原諸州民户分賜諸王貴戚，拔都平陽府，古與大名府。"拔都"即"巴禿"，"古與"亦即"貴田"也。 ④"蒙格"即"蒙哥"。憲宗皇帝諱也。《本紀》曰：憲宗桓肅皇帝諱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也。母曰莊獻皇后怯烈氏，歲戊辰十二月三日生帝。時有黃忽答部知天象者言帝後必大貴，故以蒙哥為名。蒙哥，華言長生也。太宗在潛邸，養以為子，分之部民，及睿宗薨，乃命歸藩邸。 ⑤案此與元後代議論相反。《元史·康里脱脱傳》曰：大德三年，武宗以皇子統軍北鄙。五年，叛王海都犯邊，師次杭

海，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乃止。大將朵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此又一義也。

斡歌歹皇帝再於兄察阿歹處商量將去，說："皇帝父親的見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有金國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為如何？"察阿夕說："是，但老營內委付下好人着，我自這裏添與你軍。"說來了，遂委付帶弓箭的斡勒答合兒留守老營。

兔兒年，斡歌歹皇帝征金國①。命者別為頭哨，遂敗金兵②。過居庸關，斡歌歹駐軍龍虎台，分命諸將攻取各處城池。斡歌歹忽得疾，昏憒失音，命師巫卜之，言乃金國山川之神為軍馬擄掠人民，毀壞城郭，以此為祟。許以人民財寶等物禳之，卜之不從，其病愈重，惟以親人代之則可。疾少間，忽開眼索水飲，言說："我怎生來？"其巫說："此是金國山川之神為祟，許以諸物禳之皆不從，只要親人代之。"斡歌歹說："如今我根前有誰？"當有大王拖雷說："洪福的父親將咱兄弟內選着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根前行，忘了的提說，睡着時喚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誰行提說着喚醒着？多達達百姓教誰管着？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來，我又生的好，可以事神，師巫你呪說着。"其師巫取水呪說了，拖雷飲畢，略坐間，覺醉，說："比及我醒時，將我孤兒寡婦抬舉教成立者，皇帝哥哥知也者。"說罷，出去，遂死了。其緣故是這般③。

①《本紀》曰：二年秋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拖雷、皇姪蒙哥率師從。 ②《本紀》曰：三年二月，克鳳翔。四年，攻鈞州，克之。遂下虢、嵩、

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永等州。命速不台等圍南京。元明善撰《忠憲王碑》曰：太宗皇帝取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中，追斬守將，從戰京師，于三峰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完顏合達檀密，移剌蒲儿。③《太宗本紀》曰：四年九月，拖雷薨，《睿宗列傳》曰：憲宗時追謚睿宗皇帝。

斡歌歹既將金國窮絶了①，名其主為小厮②，掠其金帛頭畜人口以歸③。於汴梁、北平等處立探馬赤以鎮守之④。遂回至嶺北下了⑤。

①《金史·哀宗紀》曰：天興元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夏四月丁巳，遣户部侍郎楊仁謁大元兵乞和。丁卯，解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死者九十餘萬人。閏十月，詔徵諸道軍期以十二月一日入援。十二月甲申，詔議親出。乙酉，除拜罔從及留守京城官。庚子，上發南京，與太后皇后諸妃别。辛丑，次陳留。壬寅，次杞縣。癸卯，次黄城。甲辰，次黄陵岡。乙巳，諸將請幸河朔。二年正月丙午朔，濟河。丁未，大元兵追擊於南岸。辛酉，上入歸德。六月，決策遷蔡。己亥，上入蔡州。九月辛亥，大元兵圍蔡城。己未，括蔡城粟。十一月，宋遣其將江海、孟珙帥兵萬人，糧三十萬石，助大元兵攻蔡。十二月壬子，大元兵決練江，宋兵決汝水。己卯，破外城。己丑，陷西城，甲午，上微服夜出東城，謀遁不果。三年正月戊申，上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内族承麟，承麟固讓，詔曰："朕肌體重肥，不便鞍馬，卿平日趫捷，萬一得免，祚胤不絶，此朕志也。"己酉，承麟即位，帝自縊於幽蘭軒。末帝率羣臣入哭，謚曰哀宗，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綘山，收骨瘞汝水上。末帝為亂兵所害，金亡。②《本紀》曰：六年正月，金主傳位於宗室子承麟，遂自經而焚。城拔。獲承麟，殺之。宋兵取金主餘骨以歸，金亡。③《本紀》曰：五年，速不台進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梁王從恪、荆王守純等至軍中，速不台遣送行在。④《兵志》曰：軍士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⑤《地理志》曰：元立行中書省十有一，嶺北等處行中書省統和寧路總管府，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初，立元昌路，後改轉運和林

使司，前後五朝都焉。世祖中統元年，遷都大興，和林置宣慰司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皇慶元年，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改和林路為和寧路。《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古漠北地，元建都于此，名和林。皇慶元年，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明號喀爾喀。本朝康熙二十八年，噶爾丹併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三十五年，親征至克魯倫河，盡殲其衆，漠北悉平。

綽兒馬罕征巴黑塔惕種，其種歸附了①。斡歌歹以其地面與所產之物好②，就令綽兒馬罕等為探馬赤官，留鎮其地③。令將所出金帛駝馬等物，每年進貢，再速別額台的後援巴禿大王等降其康里④、乞卜察等三種⑤。破其斡魯思種城，悉殺擄其人⑥。惟阿速惕等城百姓擄得擄了，歸附得歸附了⑦。亦答兒合臣⑧，採馬赤官鎮守而回，又在先女真高麗處，曾命札剌亦兒台征進去⑨。至是再命也速迭兒為後援，征進了，就為探馬赤以鎮其地⑩。

①前文十三卷稱合里伯國為巴黑塔惕種，是此文巴黑塔即合里伯國王也。此時合里伯國王是力屈暫服，後又叛命，故至憲宗之世，又命宗弟旭烈兀征之，與此相去十餘年事。《憲宗紀》：二年秋七月，命諸王乞都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兀征西域素丹諸國。三年，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西使記》曰：報達國王曰合法里，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法里以舸走，獲焉。其國傳四十主，至合法里而亡，是綽兒馬罕征合里伯，未全歸附，為後十數年旭烈兀等之先聲也。②《西遊記》曰：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近五十株。《西使記》曰：報達國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③《地理志》西北地有撒麻耳干，似即綽兒馬罕所駐之地，其地本名鄂思干者也。④《朔方備乘》曰：康里在欽察之東。今按何說是也，《昌思麥里傳》曰：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思罕戰，又敗其軍，進至欽察。則康里近孛子八里，即《地理志》別失八里也。《西使記》言別失八里與龍骨河

南北相直近五百里，此即今烏龍古河。其河瀦為海，名奇薩爾巴思郭模。《元史·郭德海傳》渡乞則里八海者也。郭德海渡此攻鐵山，其地在今俄羅斯國，何氏謂即塔喇斯科，似即元初康里部所在。⑤《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欽察》下注云：太宗甲午年，命諸王拔都征西域、欽察、阿速斡羅思等國，歲乙未，亦命憲宗往焉。前文九卷篾兒乞忽都合勒過康里欽察種云，"欽察""乞察"一聲之轉，即欽察也。《速不台傳》曰：篾里乞部主霍都奔欽察。及討欽察，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棄於不租河，縱兵奮擊，衆潰走，遂收其境。《土哈哈傳》曰：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曲出生唆未納，唆未納生亦納思，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篾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太祖遣使問曰："汝冥匿吾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會亦納思老，國亂，其子忽魯速蠻欲歸順，太祖已命蒙哥帥師抵其境，忽魯速蠻舉族降。虞集《句容郡王燕帖木兒碑》曰：歲丁酉，欽察主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太宗本紀》曰：九年春，蒙哥征欽察部，破之，生擒其酋八赤蠻。《地理志》曰：歲丁酉，師到寬田吉思海傍，欽察酋長八赤蠻逃避海島中，適大風吹海水去而乾，生擒八赤蠻。《憲宗本紀》曰：將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帝聞，亟進師，適大風乾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天開我也。"遂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為？"乃因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竄入海，與魚何異？見擒，天也。水迴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後軍有浮渡者。⑥《速不台傳》曰：速不台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乙未，太宗命諸王拔都及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討兀魯思部，闍禿里思哥城，不克，遣速不台往，一戰獲其主也烈班，諸城皆下，盡取所部而還。《憲宗紀》曰：與諸王拔都征斡羅思部，至也烈贊城，躬自搏戰，破之。《地理志》曰：遂與諸王拔都征斡羅思，至亦烈贊城，七日破之。⑦《曷思麥里傳》曰：太祖遣使趣哲別疾馳討欽察，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始降，又招下黑林城，進克斡羅思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密只思臘，獻諸北赤太子，誅之。尋征康里，進至欽察，亦平之。《速不台傳》曰：大掠阿速部而還。《太宗紀》曰：十一年冬十一月，蒙哥率師圍阿

速薩怯思城，閱三月拔之。《定宗紀》曰：太宗命從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圍木栅山寨，以三十餘人與戰，帝及憲宗與焉。《元地理志》曰：歲丁巳，出師南征，以駙馬剌真之子乞解為達魯花赤，鎮守斡羅思阿速。歲癸丑，括斡羅思阿速户口。《明世法録》曰：阿速在西海中為大國，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涼暄適節，有魚鹽耕牧，鮮飢寒寇盜，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明史·西域傳》曰：阿速國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西域水道記》曰：《元史》每言阿速與欽察為鄰，疑阿速即哈薩克。曷思麥里由西域轉戰而北，先阿速而斡羅思，而康里，而後欽察也。《速不台傳》：收欽察境，略阿剌部。是先欽察而斡羅思而阿速也。然《曷思麥里傳》，先言帝趣哲伯疾馳以討欽察，則征欽察究在先，曷思麥里徇西域諸城而北先至阿速，則阿速在欽察之南。"阿速"與"哈薩克"音亦相近也。《朔方備乘》曰：案哈薩克在裏海東北。曷思麥里由西域征阿速部，是時元兵已踰尋思干城而西，曷思麥里必不更折而東，繞出裏海之北也。惟自布哈爾等國西行，取道於裏海之西，黑海之東，以征俄羅斯，則阿索富城正當孔道，是阿速即阿索富城，無可疑者。文田案：徐、何皆精於輿地，未敢定其是非，惟當取俄人撰述以決之。此書後出，兩家皆恨未及見也。《俄國志略》曰：宋嘉定時，蒙古拖雷率兵至俄國西鹹海旁之地，後又帶兵至裏海，繼又至尼泊河。俄國率衆小邦戰于卡爾戛河之上，此河入於阿薩夫海，亦為所敗。迨十三年後，有蒙古王名拔都，成吉思之孫，將兵伐俄，大獲全勝，所有人民盡殺之，其老幼婦女被掠殆盡。其時無人主國，由蒙古封教該處人為王，遷於馬司孤作都。其人勇謀兼備，鄰邦小國皆附焉。蒙古王馬賣知其情形，謀設法以制之，傳諭將應交課稅加倍輸納。該王不允，屯兵於郭河以守之，兼有傳教神副從中開導，固壯兵心，嗣果得大勝，自是蒙古不敢輕視。數年後，蒙古復起大隊兵來戰，圍馬司孤城，該王無禦敵之策，惟有請盟於城下。至明洪武年間，王卒。據俄人自言，則寬田吉思海即今裏海，而鹹海、裏海並有騰吉思湖之目。"田吉思"三字，原即"騰吉斯"之對音。又裏海較大，故稱大騰吉斯海子。此寬田吉思海所由名也。尼泊河即烏拉河，卡爾戛河即佛兒格河，兩河皆注裏海，是裏海之為寬田吉思海。援古證今，確乎不拔。何氏欲以額納噶泊當寬田吉思海，甚非事實。揣何氏之意，徒欲於《元史》

中尋一俄羅斯地名，為元代兵力遠及歐羅巴洲之證據，故强以寬田吉思海為額納噶泊，又奪阿速之名而專畀之阿索窟，不許其兼有哈薩克而後已。而不知其偏也。元氏版章廓矣，借予圖籍荒落，則代史官於漠北地名，已同糊面，其狀斡羅思地者，祇云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又云驛騎急行二百日可至，如是而已。在錫伯利部者，尚難核實，況欲取據於歐羅巴之地乎？不知蓋闕，未足責也。今於《俄略》之外，再得一佳證。《庚申外史》亦元人撰也。《外史》曰：元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厮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云云，既曰阿速，又曰綠睛，則非歐洲無此種類，然則哈薩克以西，彼得羅以東，皆阿速也。借曰不然，安有綠睛回回乎？太和嶺當即烏拉嶺，此則欽察之地，額爾齊斯西岸是康里，從此漸西，是為阿速，而阿速自西抱南，直濱裏海，此又疆域之約略可指者，以之貫穿《元史》、《祕史》，庶乎有條不紊耳。 ⑧即達魯花赤也，此無定字，《西遊記》有"塔剌忽只"，《西域水道記》曰："即達魯花赤。"《元史·兵志》：阿速衛，至元九年立達魯花赤。 ⑨《元史·杭忽思傳》曰：杭忽思阿速氏，主阿速國。太宗兵至其境，杭忽思率衆來降，賜名拔都兒，錫以金符。命領其土民，尋奉旨選阿速軍千人及其長子阿塔赤扈駕親征。《耶律留哥傳》曰：留哥子薛闍，太宗命與撒兒台東征高麗東夏。薛闍卒，子石剌佐諸王也苦及札剌台控制高麗。《本紀》曰：太宗三年辛卯秋八月，以高麗殺使者，命撒禮塔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瞰遣其弟懷安公請降，撒禮塔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四年八月，撒禮塔復征高麗，中矢卒。《元史·外夷高麗傳》曰：太宗三年八月，命撒里台征其國，四年八月，中流矢卒。高麗王瞰盡殺達魯花赤七十二人。 ⑩《東國史略》曰：高麗王瞰十七年，當蒙古太宗二年，其明年，蒙古元帥撒里塔將兵攻咸新鎮，又圍龜州，既而分屯京城四門。王遣閔曦往犒時，元帥撒禮塔駐軍安北都護府，三軍皆降，王遣淮安公諗講和。十九年，金允侑射殺蒙古撒禮塔，自是蒙兵歲至，攻陷州郡。二十三年，蒙古兵又來渡義州江，分屯安北府，又嘉慈龜朔郭博之地，遂入黃州，至信安二州，衛斥東南三道城邑。二十四年，遣將軍金寶鼎如蒙古上表乞解兵，自是元兵往來不絕。

巴禿自乞卜察差使奏來說："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叔的福蔭，將十一種國土百姓都收捕了①。因大軍將回，各人分離，會諸王做筵席於內，我年長些，先喫了一二盞，不里、古余克兩個惱了，不曾筵會成，上馬去了。不里說：'巴禿與我一般，如何先飲②？他是有髯的婦人，我脚後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說：'他是帶弓箭的婦人，胸前教柴打他。'額勒只吉歹子合兒合孫說：'他後頭接與他個木尾子。'③如此說了，為俺每征了這異種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處。說間，被不里、古余克兩個這般說着，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

①《四裔年表》：寧宗嘉定十四年，太祖自蒙古伐俄羅斯。宋理宗嘉熙元年，元人大舉伐俄羅斯，陷甫剌地馬，執俄羅斯王伊高，殺之。初，諸侯吞併，至是皆降於元。嘉熙二年，元立伊高子耶羅四剌夫第二為王。案：自太祖用兵至此，凡十七年。 ②拔都為朮赤太子之子，不里為察合台太子之子，故云一般。 ③額勒只吉歹，前文十一卷稱為可倚仗人，然則太祖時功臣也。木尾子，吐蕃舊語也。《舊唐書·吐蕃傳》曰：吐蕃重兵死，惡病終，臨陣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衆，必以徇焉，其俗恥之，以為次死。木尾子當即此義矣。

巴禿使臣既奏了，斡歌歹大怒，不教古余克拜兒，說："這下等的，聽誰的言語，敢將哥哥毀謗①？捨了你如棄一鳥卵，如今教去邊遠處做探馬赤，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又說："合兒合孫學誰來，敢將俺親人毀傷②？罪本當殺，若殺了呵，人必說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③。不里是察阿歹兄的子④，教巴禿對察阿歹兄處說將去。"

①拔都為朮赤子，謗拔都即謗朮赤也。朮赤太宗之兄，故曰哥哥。 ②拔都太宗之皇姪，故曰親人。 ③《定宗本紀》曰：太宗嘗命諸王按赤

帶伐金，帝以皇子從，又從諸王拔都西征，帝及憲宗與焉。《太宗紀》曰：十二年，皇子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遣使奏捷。冬十二月，詔貴由班師。是太宗末年，定宗並不出征。 ①按《宗室世系表》：太祖皇帝六子，次二察合台太子，察合台太子位表凡二子，曰也速蒙哥，曰合剌旭烈。此云不里，當即也速蒙哥大王。

元朝祕史卷十五

大王忙該、官人阿勒赤歹等奏說："成吉思曾有聖旨，野外的事，只野外斷；家裏的事，只家裏斷。如今古余克的事係野外的事，只可委付巴禿自處治①。"斡歌歹怒息，召古余克拜見，就責怪教訓說："你征進去，去時將軍人都打遍，挫了威氣，你敢想斡魯思百姓②，為怕你一人投降了？敢把哥哥來做敵人般欺侮。我成吉思皇帝曾說：人多則人懼，水深則人死。如今速別額台前頭遮護着，你與衆人得了這幾個斡魯思種，你自己羧癩的蹄子不曾直得，逞好男子，初出門便惹是非，因忙該等勸諫，且罷。這事是野外的事，你同合兒合孫去，只教巴禿斷者。不里行，教對兄察阿歹知者。"

①尤赤子拔都豈能逞志於太宗之皇子乎？若委以處治，亦解紛之妙術也。 ②康里、欽察、阿速凡十一部部落，皆統於斡羅思。

斡歌歹皇帝將成吉思時守衛的並衆散班每各各職掌，照依舊制，從新再宣諭了一遍。

斡歌歹皇帝說："我成吉思皇帝艱難創立國家，如今

教百姓每安寧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將合行之事，與兄察阿歹處商議，一、百姓羊羣裏，可每年只出一個二歲羯羊做湯羊，每一百羊內，可只出一個羊，接濟本部落之窮乏者①。一、諸王駙馬等聚會時，每每十百姓處科斂，不便當，可教千户每每年出騍馬並牧擠的人，其人馬以時常川交替②。一、賞賜的金帛器械、倉庫等掌守的人，可教各處起人來看守③。一、百姓行分與他地方做營盤住，其分派之人，可於各千户內選人教做④。一、川勒地面，先因無水⑤，止有野獸，無人住。如今要散開百姓住坐，可教察乃、畏吾兒台兩個去踏驗，中做營盤的地方，教穿井者⑥。一、使臣往來，沿百姓處經過，事也遲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户每出人馬，立定站赤，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⑦。“這幾件事，因察乃孛勒合答兒對我提說，我想來也可行，察阿歹兄知者。”察阿歹聽了這話，都道：“是，只依着這般行。”再說：“站赤一節，我自這裏立起⑧，迎着你立的站⑨，教巴禿自那裏立起⑩，迎着我立的站，說將來了⑪。”

①《太宗本紀》曰：元年秋，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特牛一，羊百者輸羖羊一，為永制。 ②《兵志》曰：元起朔方，牧養蕃息，周迴萬里，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十。牧人曰合赤、合剌赤，有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行逐水草。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閱視烙印，取勘。駕使出入則供尚乘。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者還於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都蘭氈置撒帳為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烏木丹來京師。烏木丹者，承乳車也。日釀黑馬乳以奉玉食，謂之細乳。每烏木丹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一束，菽八升。自諸王百官而下，亦有馬乳之

供，烏木丹如前之數，而馬減四之一，謂之粗乳。又自世祖以下山陵，各有烏木丹取馬乳以供祀事，號金陵濟馬。《元文類·耶律楚材碑》曰：上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 ③《元文類·耶律楚材神道碑》曰：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公曰："四海之富，何求不得？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如陳時可、劉中，皆天下之選。

④《兵志》曰：元初用兵征討，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 ⑤前文八卷，桑昆至川勒地面，與伴當闊闊出並其妻同尋水喫，足見其地之水極難得也。 ⑥因上文桑昆至川勒地面云云，以《本紀》桑昆所走為西夏，則此稱川勒即西夏，無可疑者。歐陽元《傒氏家傳》曰：岳璘從太祖征討，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道出河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為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宗即位，選公充大斷事官。即畏吾兒台穿井之事也。案：沙漠之地，每苦無水，《西遊記》：邪米思干北，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以飲渴者，太祖西征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俄羅斯行程錄》曰：喀爾喀塞外雄藩，地大人衆，在中國習聞之矣。今入其境，童山赤地，查哈馬克圍一帶，寸草不生，地無勺水，遁卒踉蹌，一敗塗地，百聞不如一見，信哉。錢良擇《出塞紀略》曰：歸途無他異聞，但苦飢渴，度沙磧以後，馬死垂盡，軍士步行糧盡，日止一餐，煮散麵為漿，人得一盂以延其命。飢不可忍，渴更難堪，徒行者多以渴死，參佐章京渴死，無木為棺，又無柴焚化，乃以馬糞煨令半枯，折其骨，裹而歸之。軍士死則委之而已。全軍人死者九百餘，畜死者駝千餘，馬二萬七千餘，銀費二百五十餘萬，從者足趾無不走折者。《朔方備乘》曰：觀其所述，可見朔漠行師之難，亦考前事者所宜知也，故具錄於此。 ⑦《兵志》曰：元制在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遼陽狗站一十五處，元設站戶三百，狗三千隻。《蒙韃備錄》曰：凡見馬則換

易，並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 ⑧這裏謂和林也。《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外藩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元太祖十五年建都於此，名和林。立元昌路，前後五朝都焉。《太宗紀》曰：七年春，城和林，作萬安宮。 ⑨察阿歹立國於波斯，則是從波斯起站至和林，而和林迎之，約在今伊犁相遇也。 ⑩拔都征斡羅思十一部落，則其站起自斡羅思欽察等部也。 ⑪亦約在今伊犁相遇，伊犁是時名阿里麻里也。

斡歌歹皇帝於是將這事，又宣佈於諸王駙馬等知道。其諸王駙馬等皆道："便當，好生是。"然後差人於各處起取上項羊馬，并守倉庫站赤等户①。所擺站赤，命阿剌溾、脱忽察兒兩個整治，每一站設馬夫二十人，内鋪馬，并使臣的廩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②。如有短少者，家財一半没官。

①《太宗本紀》曰：元年，始置倉廩，立驛傳。《西遊記》曰：八剌喝孫漢語為城中有倉廩。 ②《兵志》曰：太宗元年十一月，敕諸牛鋪馬站每一百户，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户每年一牌内納米一石，令百户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麵一斤，米一斤，酒一瓶。

斡歌歹皇帝説："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①，一件立了站赤②，一件無水處教穿井③，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馬赤鎮守了④。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沈湎于酒⑤；一件聽信婦人言語⑥，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⑦；一件將有忠義的朵豁勒忽因私恨陰害了⑧；一件將天生的野獸，恐走入兄弟之國，築牆寨圍攔住，致有怨言⑨。

①《太宗紀》曰：太祖伐金，定西域，帝攻城略地之功居多。 ②《兵志》曰：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脱脱和斯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户闕乏逃亡，則又以時食補，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飢渴則有飲食，梯航畢達，海宇會同，

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盛。 ③案：《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所經喀爾喀國，即元代和林故地。《錄》云：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次察罕卓魯，有泉源可汲。六月，次烏蘭忒門，有舊井可飲。次克布祿岡上，得舊井五，水濁而腥。次古爾半國，尋得舊井三處，不足軍士汲飲，七月，駐蹕嶺乾澗側，有二舊井，得水甘冽。次克勒孫，行歷沙七十里，有舊井二所。哈剌哈達有古井四，淡而不濁，其中蓋有元太宗時所穿井矣。 ④《兵志》曰：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男子十五以上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 ⑤《太宗紀》曰：十二年正月，以商人奧都剌合蠻充提領諸路課稅所官。十三年十一月，大獵還至鈆鐵鋒胡蘭山，奧都剌合蠻進酒，帝歡飲極夜乃罷。遲明，帝崩於行殿。《輟耕錄》曰：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帝悅，賜以金帛。 ⑥《太宗紀》曰：十三年帝崩，六皇后乃馬真氏始稱制。案：太宗崩于辛丑，而壬寅、癸卯、甲辰、乙巳皆不立君，蓋矯帝遺旨以皇孫失烈門為嗣也。定宗丙午稱元年，而《紀》云，帝雖御極，朝政猶出於六皇后。則太宗婦言是用，亦可知矣。 ⑦《后妃表》：太宗正宮孛剌合真皇后，脫列哥那六皇后，尼瑪察氏昂灰二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三皇后，禿納吉納六皇后，業里訖納妃子，未知孰為所取之女子。又按：《太宗紀》九年六月，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賜麾下。然則左翼諸部，乃太祖所與斡赤斤一萬之百姓也。 ⑧前文四卷忙忽的人多豁勒忽先與哲台來降，後與斡歌連、合赤溫、哲台帶弓箭。前文十一卷以散坦一千教朵豁勒忽管之，是朵豁勒忽於太祖朝舊列宿衛大臣也。太祖以委付子弟何人，於《祕史》無考，然太祖崩後，子弟皆擁兵樹黨，則朵豁勒忽必以此獲罪可知。 ⑨《兵志》曰：成宗元貞二年，樞密院言昔大朝會時，皇城外皆無牆垣，故用軍環繞以備圍宿，今牆垣已成，南北西三畔皆可置軍。據《祕史》，則和林牆垣起於太宗，《兵志》所言，乃追溯之辭。《本紀》太宗七年城和林作萬安宮。八年萬安宮落成。九年築掃鄰城，作迎堅茶寒殿。十年築圍蘇和城，作迎駕殿。《地理志》迎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圍蘇和迎駕殿去和林城三十餘里。此《祕史》所謂築牆寨圍攔住者。蒙古行國，以射獵為生，驟變城郭，則以為非便，此怨言由來矣。

此吉大聚會着[1]。鼠兒年七月，於客魯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面處下時，寫畢了[2]。

①《輟耕録》曰：元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定宗紀》曰：太宗崩，皇后臨朝，會諸王百官於達蘭達葩之地，似即此事。 ②案太宗崩於十三年辛丑十一月，其鼠兒年則十二年庚子也。作書時太宗未崩，客魯連河有闊迭額阿剌勒地，即十四卷"闊迭兀阿剌勒"之對音，太宗即位處也。以《元史》考之，《太宗紀》云：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即此地也。又云：即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即此地之對音，二也。十三年《紀》：大獵，還至鈘鐵嶺胡蘭山，亦此地之對音，三也。《定宗紀》：二年避暑曲律淮黑哈連之地，"連"誤作"速"，亦此地之對音，四也。《憲宗紀》：朝廷久未立君，諸王咸會於阿剌脱忽剌兀之地，即"忽剌兀阿剌脱"之倒裝文法，亦此地之對音，五也。元年，西方東方諸王諸大將復大會於闊帖兀阿蘭之地，亦此地之對音，六也。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録》，經克勒阿際拉漢凡數次，其地近克魯倫河土拉河之間，"克勒阿"三字與"闊迭額"音近，未知即其地否。元代諸王聚會推戴即位之所，當必地勢廣袤，水草豐肥，自非親歷，難以臆定耳。

附錄

張　跋

右《元朝祕史》譯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從《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寫出。二十七年，復從仁和韓氏借得影鈔原本，校對無訛；二十八年，刻入叢書；六月十三日校畢。平定張穆記。

顧氏《日知録》之餘卷四"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製為蒙古字以通天下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哈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攷，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鄭曉《今言》：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亦黑等，以華言譯

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令取《元祕史》參考以切其字，譜其聲音。既成，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又鄭曉《吾學編·四夷考》上卷語同。

錢　跋

元太祖創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跡最疏舛，惟《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為"罕"，方與他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為泰赤烏氏，即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為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剌為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為泰亦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剌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剌者，赤老溫之父，《史》既不為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剌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篾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擄夫人宏吉剌氏。太祖求救於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答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為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搠只與札木合部人搆怨一事，繫於"帝方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

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誚責案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為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為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聞乃蠻太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為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于忽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剌歸札木合部，與朵魯班、亦乞剌思、哈答斤、火魯剌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為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土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即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剌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為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顛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跋。

元祕史注跋

右順德李侍郎《元朝祕史注》一十五卷，昔太祖成吉思汗崛起斡難土兀剌河間，憺其雄略，以鞭笞諸部，北併欽察，西底富浪，南薄忻都，皆禹迹之所未經，漢唐之所不征。惜哉武義宏矣，而文辭闕如，翰林集賢都勘實録，而私家所著若《傒氏家傳》、《玉堂嘉話》、《輟耕録》諸書，粗舉厓略，罕得其詳。以移剌晉卿躬贊王業，軍書旁午，於開創方略，未暇手草鴻篇，昭茲來禩。致金華、義烏諸子，摛埴索塗，窘於撰述，乃取《聖武親征録》以為《本紀》，顛倒荒略，固其宜也。顧嘗竊怪洪武時編類《華夷譯語》，既取《祕史》以紐合蒙古字，而不聞稽合同異，訂景濂、子充之闕，坐使鴻烈蔑然，而《祕史》亦以不顯。以今觀有元開創之迹，首尾完具，無逾是編。顧承學之士，或亦鮮刳心焉，何者？荒荒穹漠，草昧初闢，事既不經，詞近鄙俚，加以部居錯雜，族屬糾棼，朶奔孛端，衍為九派；合答蒙格，匪止一人。南邨《稗説》，種別而多惑；錢君補亡，代遠而無徵。譜牒之學，戛乎難哉！又如山川脈絡，疆宇沿革，語根本則和林上都，窮荒渺則忽魯木石。臚朐故障，為龍居、陸局之異稱；金山舊庭，易阿勒、按台之殊號。斯則張侯乘槎，窮於

鑿空；甘椽奉檄，因之回車。蛛絲鳥迹，孰得而推尋者焉。自昔歲從吾師鄘南兵備，得讀順德李先生所為《祕史注》，如髮受梳。如玉就理。五百年來榛蕪晦盲之逕，乃豁然昭明矣。按《祕史》有聲音而無訓詁，蓋元初本取輝和爾字，以達國言。是書成自至元年後，輾轉繙譯，雖條理秩然，而名稱尚滋轇葛。順德先生精於滿、蒙、漢三合音之例，博綜稗乘，旁摭金石，而一一以聲音通之，故知"客列亦惕"之為"怯列歹"，則克烈怯里之異聞析矣；知"撒里黑崑"之為"撒麻耳干"。則尋思虔、邪迷思干之轉語明矣。至如不兒罕發祥之區，巴勒諸誓衆之域，畏兀、唐兀，字近而易歧；巴兒、忽真，名同而實異。鉤心針棘之中，縣解希夷之表。辨方定位，碻乎不易。以之訂證《元史》，貫通邱長春、劉郁之《記》，無不迎刃以解者，斯真不朽盛業。大路椎輪，津導來學，匪徒忙豁侖氏之功臣者已。吾師既授之殺青，貽書垂告，不勝惓惓私淑之抱，因贅數語，以志景行云爾。丁酉孟夏。華亭後學沈惟賢敬跋。

附《尋思干邪迷思干考》：

自《元史·太祖紀》分"尋思干"、"薛迷思干"為二，近朱氏一新復據《經世大典圖》及《明史·西域傳》以"尋思干"為今"塔什干"，"薛迷思干"為今"霍罕"，又據移剌文正《西遊録》，河中府亦曰尋思干。謂文正曾親守其地，所言必不誤，以薛迷思干為河中府者非也。惟賢竊以《西遊記》證之：長春真人於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郊迎。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有算端氏之新宫，太師先居之，後出居於水北，師乃住宫，暇

日出詩一篇。《文正集》"河中春游五首"，即和其韻。長春又有詩云："雨霽雪山遥慘淡，春深河府近清明。"原注：邪迷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為河中府。是長春所駐，即文正建牙之域，其所紀河中土俗。視《西遊録》為詳。又其未至長松嶺時，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云云。可證"邪迷思干"即"尋思干"，二名通稱。太祖於十五年夏克尋思干，後算端復據以叛，故復攻之。《元史》先後異稱，因以滋歧誤也。如以尋思干為塔什干，則元祖由忽章河進兵，浩罕在其南，何以舍此勿攻，而先取數百里外之塔什干耶？《祕史》卷十一，有撒里黑崑，卷十四搠斡兒合，李侍郎注謂即《元史·西北地附録》之撒麻耳干，又即《太祖本紀》之薛迷思干，又即《西遊記》之邪米思干，又即《西使記》之撏思干。李侍郎於蒙漢聲韻紐弄之學最精，故斠然明白矣。

校點後記

《元朝秘史》十五卷，原名作《忙豁侖紐察脫卜察安》，現在通譯作《蒙古秘史》。成書於公元1240年，作者不詳。全書記載十三世紀蒙古國興起時的真實史料，從成吉思的族系身世、稱汗經過，包括十三翼戰爭和卯溫都兒大決戰，以及征服十一部、建立統一國家，直到成吉思汗逝世，斡歌歹繼位繼續西征、南征的歷程，是唯一一部真實記錄蒙古立國之初歷史的巨著。它可以澄清許多史實，如：赤老溫為成吉思手下四傑之一，《元史》却無傳，其事迹可于本書見之。成吉思與札木合戰於斡難河哲列捏地面，敗績。《元史》却不顧史實，記為"已而札木合至，帝與大戰，破走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所以，歷史學者都以本書作為信史，前蘇聯學者伍拉基米爾索夫說："如果可以說在中世紀沒有一個民族像蒙古那樣吸引史學家們的注意，那麼，也應該記着，任何一個游牧民族沒有保留下像《秘史》一書那樣具體表現了真正生活的紀念作品。"（見所著《蒙古社會制度史》）

本書不僅是蒙古族歷史巨著，也是蒙古族文學和語言學名作。全書大量運用詩歌、格言、諺語，以極强的表現

力簡捷生動地再現了衆多人物的性格特徵，保留了民間蒙語質樸精煉而又富于表現力的特點，被蒙古族人民稱之為史詩般的作品。

本書在元代即被藏之秘閣，不輕示人。《元史·虞集傳》載："奎章閣以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脱卜赤顔》一書……；抑不花言：'《脱卜赤顔》事關秘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脱卜赤顔"即"脱卜察安"，"秘史"也。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詔令火原潔、馬哈亦黑編類《華夷譯語》，曾取《元秘史》參考，(見顧炎武《日知録》及鄭曉《吾學編·四夷考》)但我們迄今未見到明版《元朝秘史》。

本書現存兩種版本，一是道光二十一年抄自《永樂大典》先元韻的十五卷本，後刻入《連筠簃叢書》。一是清顧廣圻于嘉慶年間以張祥雲所藏舊鈔本為主，校以當時其他鈔本而成，後收入《四部叢刊》續編的十二卷本。兩種版本分卷不同，文字相異不大。清咸同年間，廣東順德人李文田有感於《元朝秘史》多滋轇轕，更無訓詁，於是以十五卷本為主，參校舊鈔本，博綜稗乘，旁摭金石，以聲音通訓詁，為之作注。李文田曾官禮部侍郎，熟悉金元故實和西北地理，精通滿蒙語音，所以注釋多能勾玄發微，確實貫通，成為最佳注本。

我們這次取李注本為底本，個别地方參考1979年内蒙古社會科學院額爾登泰等校勘本和謝再善翻譯的策·達木丁蘇編譯本譯文。原刻異體字在不影響文意情況下改為正體，人名地名用字不統一乃仍其舊，錯訛字以(　)

出之，以〔 〕出補正字。注文與原文不合者一律不加引號，引用書名不全亦不加書名號。囿于水平，難免謬誤，敬希讀者郢正。

校點者

1999 年 3 月

該書得自網絡，勿做商業用途

歡迎光臨文化人類學論壇

http://culturalanthropology.5d6d.com/bbs.php